指文® 人物系列 013

Reinhard Heydrich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传

第三帝国代理人

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安全警察总监、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

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

巴超 王玉莹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　蕾
特约编辑 张　雪
视觉设计 舒正序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是纳粹德国党卫队重要成员之一，曾有望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他一方面是杀伐果决、冰冷残酷的刽子手，一方面又是温柔可靠的丈夫，高大慈爱的父亲。从海军失业人员，到身兼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安全警察总监、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波西米亚及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及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他一路青云直上，却在通往权力巅峰的途中突遭暗杀。在第三帝国，海德里希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灭亡?

建议上架：畅销书·军事/历史



定价：49.80元

Reinhard Heydrich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传

第三帝国代理人

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安全警察总监、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

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

巴超 王玉莹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传 / 巴超, 王玉莹著. --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107-0971-5

Ⅰ. ①莱… Ⅱ. ①巴… ②王… Ⅲ. ①海德里希,
L.（1904～1942）-传记 Ⅳ. ①K835.1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2003号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传

巴超 王玉莹 著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apress@163.com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010）85099947 85099948
印刷：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6开
印张：20
字数：240千字
版本：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7-0971-5
定价：49.80 元

目录 CONTENTS

前言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这个名字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是在2008年夏，在我浏览网页收集整理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篇关于“类人猿”行动的文章。当我耐心地读完这篇文章后便对海德里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一个纳粹占领区的总督为何会让英国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铲除他？而作为第三帝国安全部门的首脑又为何会在自己的保护国中被轻易暗杀？随后我通过一些文章初步了解了海德里希的生平，之后便不能自拔地投入到关于他的研究中。

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海德里希是一个充满争议与神秘色彩的人物。他出生在音乐世家，精通小提琴等多种乐器，通晓德、俄、法等多门语言，曾作为一名击剑运动员参加了193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名次，同时还是德国十项全能的运动员之一，在马术、飞机特技、射击、赛船、滑雪，甚至写作等方面也出类拔萃。值得一提的是海德里希在被刺杀前还曾担任着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职务。但另一方面，海德里希又是纳粹清除犹太人的主要刽子手，正是他主持了著名的“万湖会议”并签署了解决犹太问题的“最终方案”，这使他被钉在犹太问题的耻辱柱上，并被普遍地定性为残暴的杀人机器，甚至连他的同事都为他起了一个“金发野兽”的绰号，而在接任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总督后，其初期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又令他得到了“布拉格屠夫”的恶评。

世界上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号，但知道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人却不多。希特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给世界尤其欧洲造成了空前浩劫。而海德里希是纳粹党卫队重要成员之一，是希姆莱的得力干将。同时他也是希特勒的左膀右臂，是一个有望成为希特勒接班人的人物。不仅如此，海德里希身材高大挺拔，容貌刚毅俊美，工作中思维缜密、杀伐果决又冰

冷残酷。这样一个狠辣的角色，却在走向权力巅峰之时突遭暗杀。他的死对于希特勒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在其为海德里希举行的国葬上失神自语："海德里希，他是一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男人。"而就在11年前，海德里希27岁的时候，还只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失业海军军官，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他是怎样一步一步进入第三帝国权力的中枢，成为希特勒的左膀右臂和犹太人命运的判官的呢？以上的种种也是本书想要探究的。此外本书还介绍了许多关于其家庭、情感等方面的情况，让大家多一个角度去了解这个人物。

本书的目的就是尽量客观真实地去还原海德里希短暂的一生，为此，笔者耗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搜集整理了大量关于海德里希工作及私人生活的宝贵资料和图片。但也有一部分资料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已无可考证。时至今日，只有两部战后传记试图真实地、历史地还原海德里希，分别是《海德里希——绝对权力之争》，以及海德里希的妻子莉娜·海德里希所著回忆录。前者提供了大量通过对海德里希遗孀以及其他一些亲友的采访获得的信息，而后者则是莉娜对已故丈夫的生活细节的描写，以及她本人对纳粹党领导阶层的看法。这两部作品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另外本书还参阅了部分前纳粹高官以及帝国中央保安局官员的回忆录。笔者相信这本书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不单单是一篇简单的传记。

最后，我要感谢两年多以来在此书整理过程中进行英文资料翻译的王玉莹女士与德文资料翻译的金颖女士，在出版过程中给予我极大帮助的刚寒锋先生，提供相关资料的德国友人托马斯·塞普（Thomas Seep）先生，同时也感谢我的家人朋友对我的全力支持！谨将此书献给那些在坚持梦想的道路上努力拼搏的人们！

2015年7月20日

巴超

第一章
童年的海德里希

莱因哈德·特里斯坦·欧根·海德里希（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于1904年3月7日出生在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哈雷21大街。其父亲是布鲁诺·海德里希（Bruno heydrich），母亲是伊丽莎白·玛利亚·安娜·艾米利亚·克兰茨（Elisabeth Marie Anna Amalia Krantz）。出生四天后的他在当地的圣伊丽莎白教堂接受了洗礼。他的名字是由父母双方共同挑选的——莱因哈德是由母亲根据戏剧人物起的，特里斯坦也是其父亲根据瓦格纳戏剧里的人物起的，而欧根则沿袭了他外公的名字。

布鲁诺·海德里希于1863年出生于德累斯顿镇的一个七口之家，他是长子，下面有四个妹妹。布鲁诺从小就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从12岁起在迈森接受专业的学习，13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公开场合演出。他擅长的乐器主要包括小提琴、中音喇叭、大号和低音提琴。布鲁诺于1882年完成了他在德累斯顿音乐学院（创建于1856年，是德国一所知名的公立音乐学院）为期三年的学习，并在汉斯·冯·布洛的乐队以演奏低音提琴为业。且他从1883年至1887年间都是德累斯顿皇家乐队的低音提琴独奏者。他的目标是成为乐队的领袖和指挥。他师从乌尔纳博士门下，后者鼓励他成为一个歌唱家，随后一封推荐他做舞台剧歌者的信飞往了魏玛剧院，给他提供了一个成功转型



◎ 海德里希的父亲，布鲁诺·海德里希。



◎ 哈雷莫尔大街上海德里希接受洗礼的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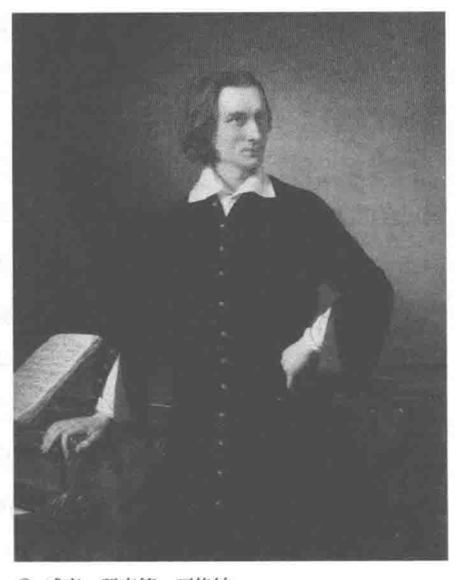
◎ 罗恩格林（Lohengrin），来源于德国民间故事。故事发生于10世纪初叶的安特卫普，讲述了来自天国的圣杯武士罗恩格林帮助了一位无辜受人诽谤和陷害的公主爱尔莎，并要娶她为妻。但武士的力量来自对身份的保密，爱尔莎因受仇人挑唆，逼问他的身份，最终他不得不在和盘托出后乘船远去，爱尔莎懊悔而死。著名作曲家瓦格纳根据这一传说创作了歌剧《罗恩格林》，其中的《婚礼进行曲》在今天依然家喻户晓。

扮演罗恩格林的机会。

1890年夏天，柯西玛·瓦格纳（Cosima Wagner，生于弗朗西斯卡，是匈牙利钢琴家和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的女儿，也是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第二任妻子）于短短几周之内与布鲁诺·海德里希熟识，据说他别在领带上多年的金天鹅就是她送的。遗憾的是，由于布鲁诺没有成为歌坛的顶级歌者，因此他在瓦格纳所在的拜罗伊特演出的心愿一直未能实现，他总是与最终的成功擦肩而过。在成为大师级歌者的梦想失利后，布鲁诺开始专注于创作，并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1895年创作的歌剧作品《阿门》毁誉参半，紧接着是1907年的《和平》和1914年的《机遇》。此外，他还创作了许



◎ 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著名的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伟大的浪漫主义大师，是浪漫主义前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 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 1813.5.22-1883.2.13），德国作曲家，著名的古典音乐大师，是德国歌剧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巨匠。

多管弦乐、合唱乐和室内乐作品。尽管这并未能使他的事业登峰造极，却使他在音乐圈内小有名气。

在德累斯顿音乐学院学习期间，布鲁诺・海德里希邂逅了校长的女儿伊丽莎白・克兰茨并与之坠入爱河，她身材娇小，金发碧眼，亭亭玉立，知书达理，前途光明，而他高大魁梧，黑发浓密，幽默开朗。他注意到了这个与自己截然相反的姑娘。1897年12月，他们结为伉俪，而布鲁诺也由此踏足上流社会，这年，他三十四岁。

伊丽莎白的父亲欧根・克兰茨是一名音乐教授，也是著名的德累斯顿音乐学院的创始人，在他的三位子女中，只有伊丽莎白对音乐感兴趣，她关注着德累斯顿音乐学院，并在此找到了归宿。

于1871年生于德累斯顿的伊丽莎白一生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系统地学习了音乐和艺术，并且拥有坚强的个性。她的教养决定了她的高效、有序和体面，而这些品质也遗传到了其子女的身上，影响小海德里希按照母亲的信条来看待生活。伊丽莎白坚信在双亲故去之后她将会继承著名的德累斯顿音乐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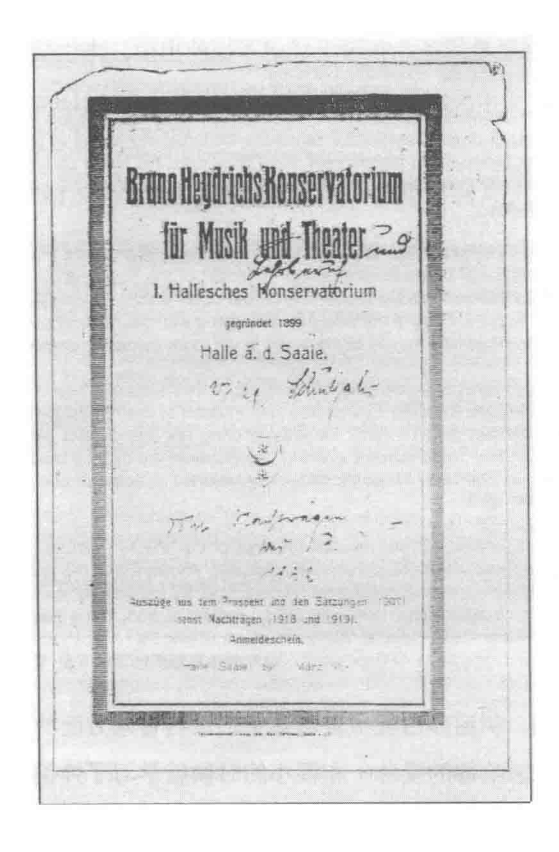
院，但她的两位兄弟——尽管没有能力管理学校，但是学校作为庞大的遗产，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诱惑——最终得到了三分之二的股份，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伦敦学习的商业，看来没有白学。

言归正传，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婚后搬到了哈雷。在那里，布鲁诺创办了自己的音乐学校，尽管与岳父的享誉世界的德累斯顿音乐学院不能相提并论，但布鲁诺对其发展还是满怀信心。他认为自己有朝一日必定会担任德累斯顿音乐学院的校长一职——在音乐才华与经验方面舍他其谁呢？他们夫妻俩都把哈雷音乐学院作为一个过渡期产物，主要为将来接手德累斯顿音乐学院打基础。伊丽莎白在父母的建议下鼓励丈夫创办自己的音乐学校。布鲁诺在创校说明书里写道："与教师家联姻后，在妻子和岳父的鼓励下，布鲁诺也成了教师。"遗憾的是，他们关于德累斯顿音乐学院的野心从未变成现实。这份巨大的失落充斥了伊丽莎白的整个后半生。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变得一蹶不振，而是继续努力工作。

在学校的经营中，布鲁诺对行政和财务毫无兴趣，将其交由妻子全权打理，他主要将精力集中于授课、乐器演奏和唱歌谱曲。伊丽莎白也教授钢琴。作为哈雷第一家专门的音乐学校，学校成长很快，名气也越来越大，到了1901年的时候，该校正式成为音乐学院。在那个年代音乐教学是很新颖的事物，而在小小的哈雷居然出了一座音乐学院，这真称得上新奇了。

随着学校的成功，渐渐被镇上的"上流人士"所接受，布鲁诺也渐渐和市长有了来往。他在当地剧院的演出也提高了他在当地社区的地位。他1903年向梅森堡的州政府申请州执照，哈雷校委会也非常建议他这么做，但是这一意图三年后才得以实现。此时，布鲁诺的名字也出现在好几个镇音乐社团的名单上。他还是苏拉菲亚会（Schlaraffia Lodge，起初是一群在上层社会讽刺王公贵族和当局的演艺人员形成的组织，一个基于友谊和宽容的理想化的社会团体，在一战和二战中曾被取缔，但是私下却一直延续至今）的创始人，这个组织后来被怀疑是海德里希安全部门的共济会。"音乐教授"是布鲁诺另一个梦想，这也表明了未来希特勒保安总局领袖的父亲是相当勤奋的。

布鲁诺家在小海德里希出生时已经有一个女儿了，根据母亲的第二个名字取名为玛利亚。1904年3月7日上午10点30分，音乐学院学生的演奏声迎来



Bruno Heydrichs Konservatorium
für Musik und Theater und Lehrerseminar
I. Hallesches Konservatorium
gegründet 1899
Halle a. d. Saale.

Auszüge aus dem Prospekt und den Satzungen (1907) nebst Nachträgen (1918 und 1919).
Anmeldeschein.

Hauptregister. A.

Nr. 6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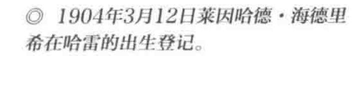
Halle, Saale, am 12. März 1904

Vor dem unterzeichneten Standesbeamten erschien heute, der Persönlichkeit nach auf Grund der Heiratsurkunde anerkannt, der Direktor des Konservatoriums Richard Bruno Heydrich, wohnhaft in Halle, Saale, Marienstraße 21, evangelischer Religion, und zeigte an, daß von der Elisabeth Marie Anna Amalie Heydrich, geborenen Krantz, seiner Ehefrau, katholischer Religion, wohnhaft bei ihm, zu Halle, Saale, in seiner Wohnung, am siebenten März des Jahres tausend neunhundert vier, vormittags um zehn ein halb Uhr ein Knabe geboren worden sei und daß das Kind die Vornamen Reinhard Tristan Eugen erhalten hab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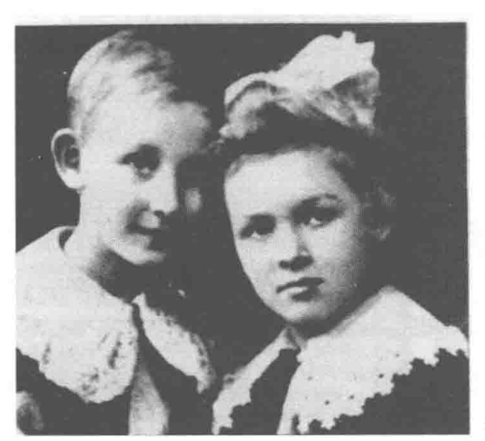
Vorgelesen, genehmigt und unterschrieben.
Richard Bruno Heydrich

Der Standesbeamte.
In Vertretung

◎ 布鲁诺·海德里希的哈雷音乐学院的创办计划书。



◎ 1904年3月12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哈雷的出生登记。



◎ 莱因哈德和姐姐玛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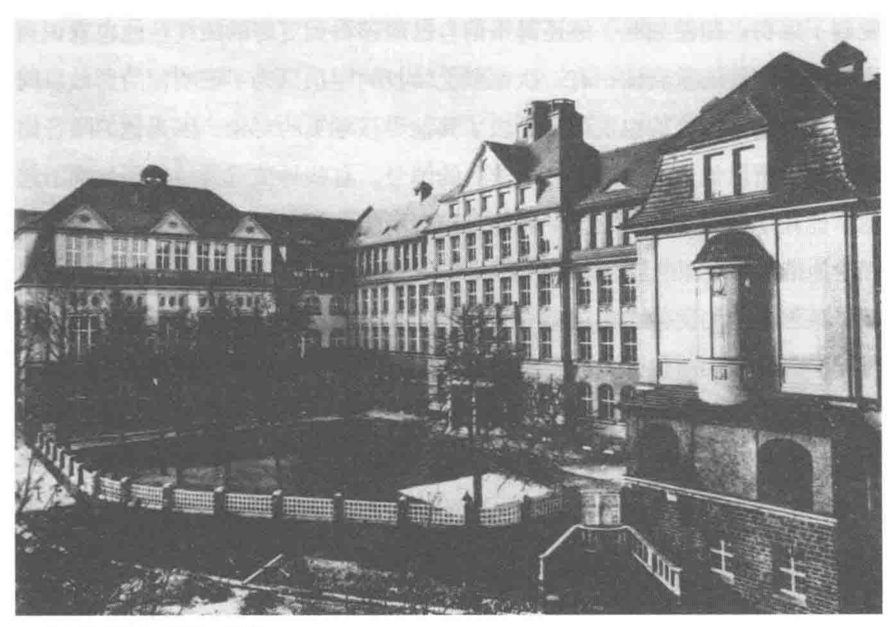
了海德里希的出生。5天后，海德里希的爸爸在镇上登记了他的出生，出生编号为669。18个月后，莱因哈德的弟弟海因茨·齐格弗里德·海德里希（Heinz Siegfried heydrich）也出生了。

在莱因哈德出生的第一个夏天，海德里希一家举家搬迁至邮政大街21号的新居。新居的规模以及位于市中心的优越位置反映了海德里希家事业的成功。这是一座四层建筑，楼上用来生活，楼下用于教学。楼下的学生总能听见婴儿的啼哭声混着乐器的演奏声以及合唱声。1906年，海德里希一家搬进了古岑大街20号的一处更加豪华的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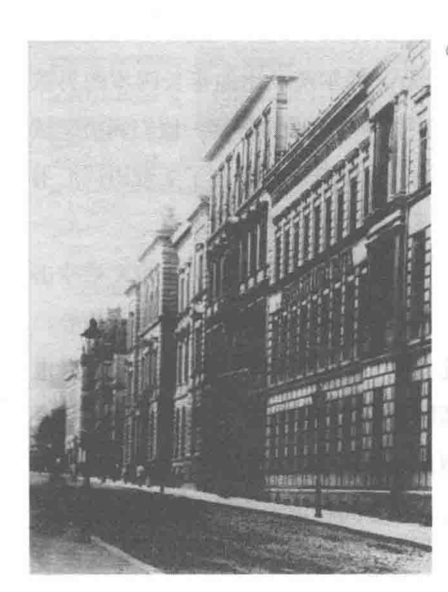
布鲁诺的孩子是在严格的天主教式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这是因为海德里希的母亲信仰天主教，而父亲为了能与母亲结婚则从福音教转到了天主教。伊丽莎白的信仰有时近乎狂热，这在后来使她和莱因哈德对教堂的态度产生了激烈分歧。伊丽莎白每天晚上都带领孩子们做祷告，而海德里希一家也每周末都去教堂做礼拜。伊丽莎白是一位深信棍棒教育的母亲，所以经常对孩子们诉诸体罚。

由于布鲁诺忙着指导学生们，伊丽莎白就负责对孩子们进行音乐方面的指导。小里尼（家庭成员们对莱因哈德的爱称）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习了弹钢琴、拉小提琴以及复杂的琴谱。到了小莱因哈德六岁上小学的时候，大家发现他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从不为功课发愁，但是有一点内向。他后来的性格特点在早年已经有所显现。莱因哈德的童年玩伴埃里希·舒尔茨（Erich Schultze）确信海德里希一家将更多的关爱给了莱因哈德的姐姐而有些忽略他。由于莱因哈德经常退守于自己的世界里，这使他的性格渐渐地变得傲慢。其他的家庭成员称他为与其母亲相像的“问题儿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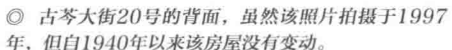
1914年，莱因哈德十岁的时候转到了革新文实中学上学。这所学校的教学以科学、现代语言和历史见长。莱因哈德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打算将来以此作为自己的职业。他喜欢用不同的物质做实验，而事实上他经常偷偷在家这么干。正是在这所学校求学时期，莱因哈德发现了自己的竞争精神，他想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想做好，也体验了未能达成目标的失落感。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件事情是，在一次化学测验中，莱因哈德没能像往常一样得到A+的成绩，而仅仅得了一个A，于是他向老师提出了抗议并因为态度恶劣



◎ 位于哈雷的海德里希的学校。



◎ 海德里希一家在邮政大街的家。



◎ 古芩大街20号的背面，虽然该照片拍摄于1997年，但自1940年以来该房屋没有变动。



受到了惩罚。即使如此，他还是坚信自己应该得到更好的成绩。他也意识到了勇气和韧性的重要性，有一次他爬上学校的屋顶只为了证明他的勇敢。同时，年轻的莱因哈德也发现自己成了其他男孩嘲笑的对象，因为他的嗓音比较尖细，所以他们给他起了“山羊”的绰号。有些男孩觉得他软弱便瞧不起他，他在学校经常受人欺负。然而多年之后险些使他成为“犹太人”的绰号则给他带来了更深的痛苦。

莱因哈德的父亲布鲁诺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总是抓住所有机会开大家的玩笑。他发现扮演犹太人的滑稽样最受大家欢迎，这到了某种程度，使他的孩子们成了被嘲笑的对象。海德里希家男孩的背后总有人喊“Isi，Isi”，只有当海因茨掏出刀子来吓唬他们时他们才会停止。海德里希家费了好大劲来辟谣，但从未完全成功。1926年，因为被误解有犹太背景，海因茨加入学生会被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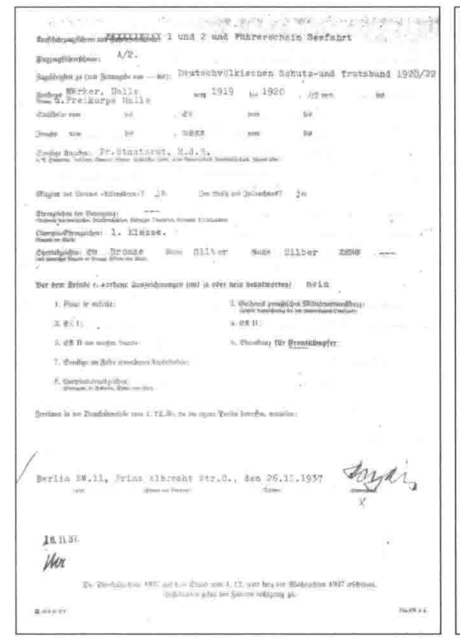
之后席卷整个欧洲的世界大战影响了所有的德国青年，莱因哈德也不例外。君主专制的德国总是在给当时的年轻人灌输军事意识，这随着1914年8月爆发的战争而到达了极点。战败简直是不能想象的，海德里希一家都在等待着对敌对国劣等军队的胜利。这场战争从最初的几个月拖到了几年，但布鲁诺从未动摇他对于胜利的信心，即使在战争最后的几个月里，他还发表了胜利即将到来的文章。他的儿子们和他一样也期待着胜利。

与此同时，莱因哈德和一个叫作埃里希·舒尔茨，比他年长四岁的男孩建立了友谊。他在沃尔瑙和舒尔茨一家度过了许多欢乐的假期。他们俩决定试着和在农场上工作的俄国战俘交谈，于是他们将零花钱都花在了买俄语词汇书学俄语上。他们也在学习法语，并且两种语言都学到了相当的水平。

至此，14岁的莱因哈德看起来似乎一切正常，直到突如其来的灾难冲击了他的世界。随着前线陷入漫长的僵局，人们对战争的结果越来越没有信心，甚至连基尔的德国海军都发生了水手叛乱。工人们忍无可忍，德皇威廉二世也被赶下了台。1918年德国战败，政治动荡席卷了整个德国，甚至蔓延到了哈雷的资产阶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小型企业受到了严重打击，其中也包括布鲁诺的音乐学院。共产党员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乡间和城镇宣传他们的思想，街斗经常发生。

作为新政府调控通货膨胀的结果，布鲁诺不得不写信给哈雷市长，通知他自己的音乐学院即将解散。尽管海德里希一家之后的地位有所提升，但一直没有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所有的这一切都对莱因哈德构成了很强的冲击，这也是他第一次卷入政治活动。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革新文实中学的同学们一道加入了哈雷志愿军。这是一支听命于马克尔（Marker）将军的国民自卫军。这个时期的成员卡上的海德里希看起来年纪非常小，签名的笔触也很稚嫩，和他多年后的熟练瘦长的字体迥异。在1937年党卫队的调查问卷中，海德里希称他在1919到1920年间是马克尔军团的一员，而1920到1922年他从属于德意志民族保护与反抗联合会。他已经进入了政治世界，这一步将影响他之后的整个人生，然而，另一方面的影响也在引导着他的命运。



1 und 2 und Führerschein Seefahrt

A/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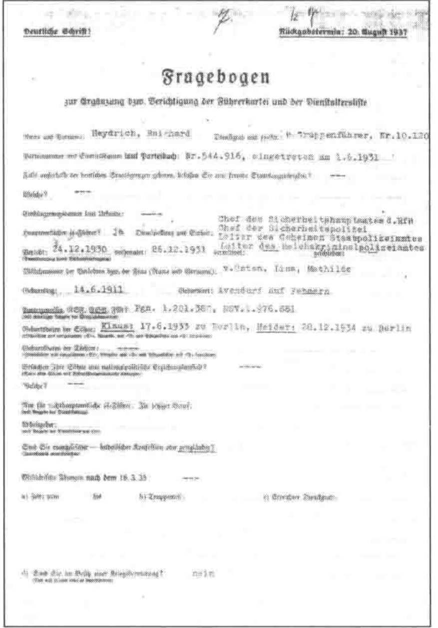
Deutschvölkischen Schutz-und Trutzbund 1920/22

Märker, Halle u. Freikorps Halle 1919 bis 1920

Pr.Staatsrat, M.d.R.

nein

Berlin SW.11, Prinz Albrecht Str.8., den 26.11.1937



Deutsche Schrift!

Rückgabetermin: 20. August 1937

Fragebogen

zur Ergänzung bzw. Berichtigung der Führerkartei und der Dienstaltersliste

Heydrich, Reinhard

Nr.544.916, eingetreten am 1.6.1931

Chef des Sicherheitshauptamtes d.RFH
Chef der Sicherheitspolizei
Leiter des Geheimen Staatspolizeiamtes
Leiter des Reichskriminalpolizeiamtes

24.12.1930 26.12.1931

v.Osten, Lina, Mathilde

14.6.1911

Klaus: 17.6.1933 zu Berlin, Heider: 28.12.1934 zu Berlin

nein

◎ 莱因哈德于1937年填写的调查问卷，这是他的第一份参政文件。

第二章
加入海军

很长一段时间，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都希望成为一个化学家，但是一战以及战后余波却改变了他的志向。在施韦因蒙德度假时他参观了德国海军的一场演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产生无与伦比的自豪感，而随后他们家族的老朋友海军上校冯-卢克纳尔伯爵在拜访他们家期间讲述的海上冒险故事更是点燃了海德里希敏感的热情。海德里希一直把冯-卢克纳尔的著作《海上狂魔》放在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他定期地去会议大厅，和成群的哈雷青年挤着去听海军上校们的演讲，而这些海军上校们都拥有着民族英雄的地位。所有的这一切都对后来立志成为著名海军上校的海德里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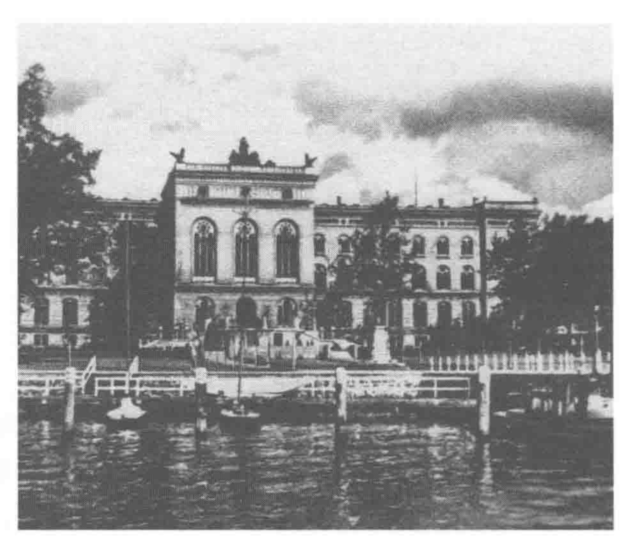
伊丽莎白和布鲁诺已经决定将音乐生涯作为他们长子的理想职业，毕竟他小提琴演奏的功底是非常棒的。他的父母坚信海德里希会在音乐上取得巨大的成功，所以当他们听说他们未来的大音乐家居然选择海军这一职业时简直不敢相信。为此双方争执不休，但是很显然海德里希不会更改他的决定。重视地位的伊丽莎白经过一番考虑觉得，家族里出一位海军官员有助于提升家族威望，而布鲁诺意识到儿子当海军可以增加一份稳定收入——海军十年后退休时会有津贴，于是他们勉强同意了。1922年3月30日，踌躇满志的海德里希带着

父亲赠送的小提琴来到基尔-霍尔特瑙报道并开始了他最初的训练。

新兵被编入了海军第22大队第2中队。最初在基尔的早期训练对于海德里希的体能和外表来说显得有些吃力。他身高1.85米，臀部很窄（谢伦伯格后来称其“细皮嫩肉”），金发碧眼，容貌俊美，在新兵中显得鹤立鸡群。不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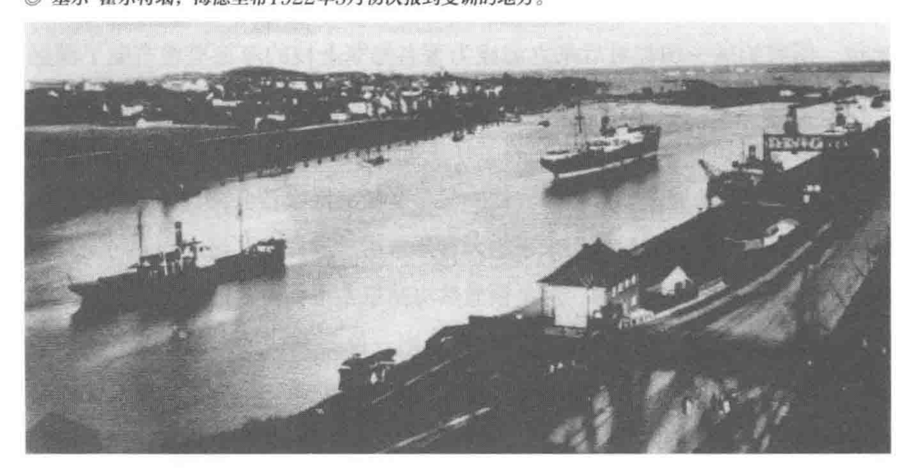


◎ 格拉夫·冯·卢克纳尔（Graf von Luckner）上校，他创作了著名的《海上狂魔》一书。



◎ 基尔海军学院。

◎ 基尔-霍尔特瑙，海德里希1922年3月初次报到受训的地方。



是他沙哑的嗓音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大家认为他性格温和，又给他起了“比利羊”的绰号，不久以后又由于他出众的音乐才华而变为“天堂羊”，“摩西韩德尔”。他并未透露自己父亲所设想的犹太祖先。他又一次自我孤立了起来，从不和同伴进行不必要的联系，而将精力集中于游泳、跑步和剑术。

海德里希的妻子莉娜在回忆海德里希时讲述了一个关于最令人生厌的教练的故事：“这是一个矮胖的来自西普鲁士的波兰男人，特别喜欢欺侮新兵，尤其是对敏感的海德里希。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命令手下的新兵双膝跪地，双手背在背后，直直地倒地来展示他们的勇气。教练圆圆的大肚子可以保护他免受伤害，但这些小腹平平的年轻人们就没那么幸运了，只能直愣愣地以头抢地。身材苗条的海德里希尤其痛恨这令人痛苦的演习。训练结束后，这个教练也常常喜欢麻烦这位来自哈雷的有些脆弱的年轻人。他在喝得酩酊大醉时，经常会把海德里希从睡梦中喊起来，让其为他演奏一首忧伤的曲子。这个教练尤其喜欢《叹息小夜曲》，海德里希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首曲子，每次在广播中听到都会非常沉痛地关掉它。后来的海德里希‘尤其关注’又矮又胖长着圆脑袋的东方人种。”

在完成了初期的训练后，海德里希被派到了“布伦瑞克”号舰上。仍然独来独往的他现在发现自己比较追求海军军衔的荣耀。在他停止训练的这段时间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海军军规对荣誉的重视。在他休假期间，他参观了自己的故乡，期间遇见了一个老对头，这个人拿惯用语嘲笑他：“看看穿着海军制服的犹太人。”这件事传到他同伴耳朵里后，同伴询问他是怎么回敬这个人的。海德里希应该是这样回答的：“我应该怎样回敬？”也就是说他什么都没做。这是他的同事们所完全不能接受的，于是他们很快便对海德里希敬而远之。接下来，他在“奈厄布”训练船上待了3个月，在那里他萌生出了航海热情，并且于1923年7月1日加入“柏林”号驱逐舰。

“柏林”号驱逐舰的指挥官是维尔弗里德·冯·洛文费尔德（Wilfred von Lowenfeid）上校，他实行的是非常严苛的管理，这非常适合易受影响的海德里希，因为海德里希深信，只有严明的纪律才能训练出卓越的军队。然而，并不是船上的所有官员都持和他相同的观点。如大副威廉·卡纳里斯上校就认为船长对船员的管理过于严厉了。



◎ 一战时期的威廉·弗朗茨·卡纳里斯（William Franz Canaris，1887.1.1-1945.4.8）。他1905年加入德意志帝国海军，一战期间在“德累斯顿”号巡洋舰上服役，并于1914年升任为副舰长。一战后期曾指挥过潜艇，先后在“柏林”号和“西里西亚”号巡洋舰上服役及在威廉港分舰队司令部任职，并曾任希维诺乌伊切岸防主任。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动”。1923年卡纳里斯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中结识了戈林，并向戈林表示，自己可以利用军队里的情报机构协助希特勒上台，被希特勒重用。1933年协助希特勒推翻施莱谢尔使希特勒成为总理。1935年任陆军部课报局局长，曾先后参与过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入侵的活动。1940年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1944年2月退役。7月20日发生刺杀希特勒事件后，希姆莱从搜查到的大量文件和日记中发现了卡纳里斯参与推翻希特勒密谋活动的证据并将其逮捕。1945年4月8日晚，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卡纳里斯被处绞刑。被称为纳粹课王。

在一战期间，卡纳里斯曾在“德累斯顿”号巡洋舰上服过役，并且这艘船于1915年被英国战舰“格拉斯哥”号封锁在麦哲伦海峡上时，他就是船上的一员。由于逃脱无望，“德累斯顿”号被船员自行凿沉了。卡纳里斯化装成智利人，乘坐荷兰开往欧洲的船只，成功躲过了封锁，并且还在沿途中致电法尔茅斯。一回祖国，他就被卷入了特务活动，被派到了中立国的西班牙马德里做情报官员。由于他的冒险经历和丰富的航海经验，他受到了学员们的膜拜，而这其中，要数海德里希对他的崇拜最甚。海德里希的妻子莉娜也认为卡纳里斯对自己的丈夫有着深远的影响：“海因里希·希莱姆在莱因哈德的一生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只有德国军事情报局的领袖威廉·卡纳里斯可与之比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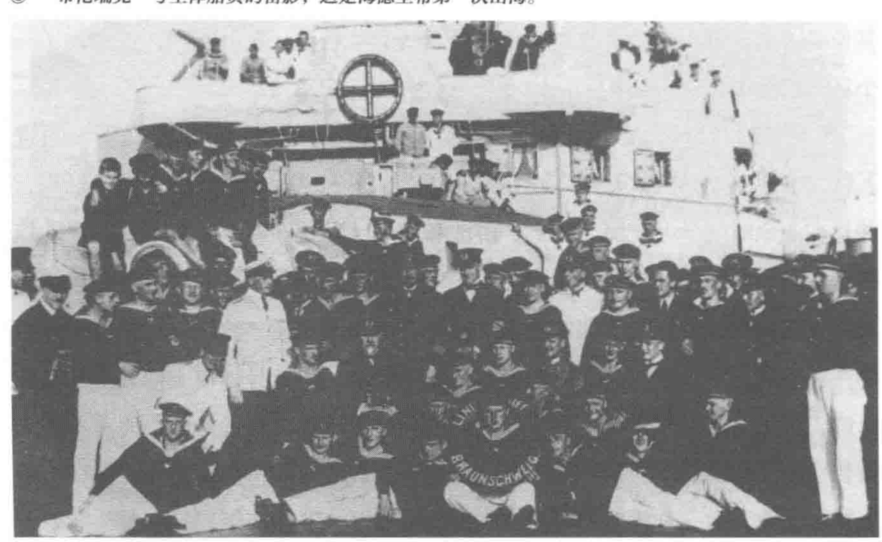
卡纳里斯的妻子埃里卡，是一个会拉小提琴的性情温和的女性，喜欢周末举行家庭音乐会（她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莫扎特和海顿），在她的弦乐四重奏里一直缺一个第二小提琴手。在发现海德里希的音乐才华后，卡纳里斯邀请他参加了一次家庭音乐会。埃里卡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演奏，于是他很快变成了卡纳里斯家的常客。卡纳里斯就职情报局期间的战功故事想必给海德里希留下了印象，讽刺的是，这些不久后对他将会很有用。（后来海德里希担任中央保安局长后与作为军事情报局局长的卡纳里斯形成了对立关系，且卡纳里斯最后是死在盖世太保手里，而盖世太保恰恰是海德里希的手下，不过那已经是海德里希死后的事情了。）海德里希成为其指挥官之一卡纳里斯家的座上客，对其仕途大有好处，并且他也与其他家庭社团有所联系。在此期间，他加入了一个私人击剑俱乐部，还买了一辆摩托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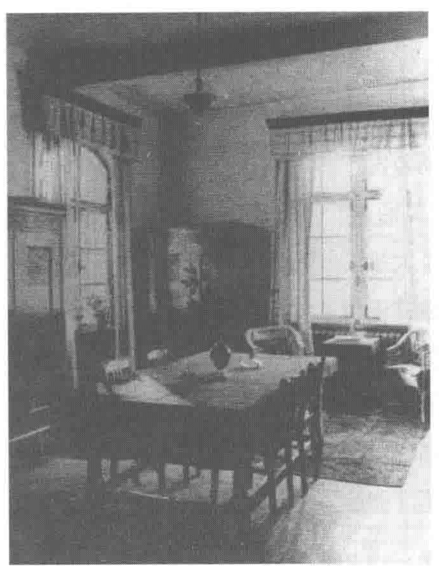
1924年4月1日，海德里希被提拔为海军见习军官，作为22大队的一员进入穆尔维克海军学院学习一直到1925年，在这一年中，他在武器库接受训练，并且在业余时间学习航海、击剑、游泳和骑马（他曾在温斯多夫军事体育学校的一次骑马事故中摔折了鼻梁骨）。在海德里希遇刺后，他的妻子莉娜曾经在与友人的信中谈及过关于他的业余爱好：“他从不浪费一分钟时间，每分每秒都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他因此极讨厌出去散步。锻炼身体对于他并不是一种消遣，而是一种考验意志，挑战极限的训练。所以他总是选择一些他并不生来擅长，而是需要经过长期自律和苦练才能够掌握的运动，比如击剑。他在击剑上其实全无天赋，全凭努力练习才成为德国冠军。”1926年1月到9月他被委派

◎ 穆尔维克海军学院第22中队成员。该照片拍摄于1924年，那时海德里希已经晋升为见习军官，他站在第四排，左上方是他的放大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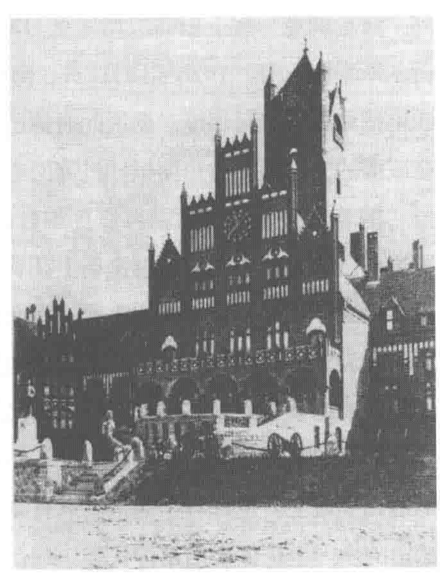


◎ “布伦瑞克”号全体船员的留影，这是海德里希第一次出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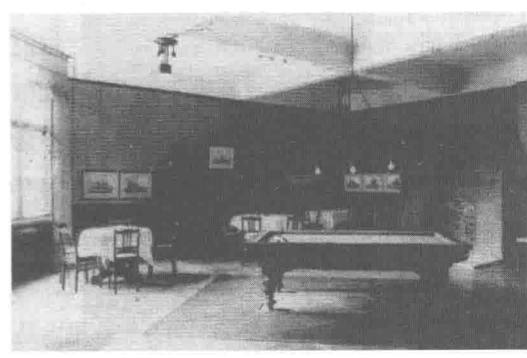




◎ 海德里希居住的标准4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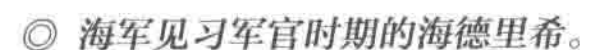
◎ 穆尔维克海军学院餐厅。



◎ 学生们的休息室。

◎ 学校的大礼堂。





◎ 海军见习军官时期的海德里希。



到“布伦瑞克”舰上做高级海军见习军官，接下来他又供职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1926年10月1日，海德里希被提拔为少尉，继而作为一个无线电信号官员进行训练。据说此时他已经取得了导航证书。海德里希似乎还曾在威廉的工程师协会短期担任过德国电动鱼雷中队的副官。

随着晋升，海德里希可以更加自由灵活地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他非常重视自己的体能训练，在射击场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并且成为海军五项的一员。1928年，他被选中参加比赛，然而他并未得到预期的结果，仅屈居于两个军队代表之后位列第三。在海德里希的生活中，击剑也扮演着重要角色，1927年他成为德累斯顿军官击剑比赛四人组的一员。海德里希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让其同队队员非常烦恼和困窘的是，初赛惨遭淘汰后，海德里希非常厌恶地将剑甩到了地上。也许对于他来说只有完美才能使他满足，他对俄语、英语以及法语的学习上也体现出这种状态。

1928年，海德里希被进一步升迁为中尉，他这次作为一个通讯官被调到了基尔的波罗的海海军分站。卡里克曾在其书中将其描述为情报官员，并称他的前同事都发现这个新任中尉很与众不同，他似乎想和同僚们保持距离。据说海德里希在秘密基地里相当敏感且沉默寡言。卡里克的言论可能是想我们相信海德里希不信任他的海军官员同伴。然而他并不介意在女士面前扮演“卡萨诺瓦”的角色，他与她们厮混，时机成熟就和她们发生关系。我们可能会觉得海德里希很荒唐吧？但是这个年轻的海军军官无疑对年轻的姑娘们很有吸引力，就像他这个年龄的大多数人一样。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她们的交谈轻松愉快，与和海军同僚们滴水不漏的谈话判若两人。卡里克还在整本书里强调海德里希是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在海军服役期间一直持强烈的政治观点。不过迄今为止，他的观点还没有得到证实。相反，莉娜在她的战后自传中写道：“年轻时候的海德里希除了那些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外别无其他强烈的政治观点，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并志愿用自己的能力以武力保卫祖国。”

海德里希的军衔和社会地位现在都提高了，尽管在很多人面前说话仍然有些羞涩和不适（这个性格上的弱点直到他多年后官至党卫队副总指挥时还伴随着他）。由于他的上司们对他评价很好，他的升职前景简直是可以预见的。他在海军通讯学院的指导员——后来成为海军中将的克雷坎普曾评价道：“他



◎ 晋升军官后的海德里希。

14 Marinestation der Ostsee.

Intendant Schwarz, l. M. Int. Kiel.
M. Ob. Pfarrer Dehmel, Evang. St. Pfarrer.
- Pfarrer Fenger.
- Ob. Pfarrer Kräuter, Kath. St. Pfarrer.

M. Anwalt Reichard. | M. Anwalt Dr. Buchholz, l. [illegible]

Hafenkapitän Kiel
und
Marinekommissar für den Kaiser-Wilhelm-Kanal.
F. Kapt. Weisbach (Raimund), [illegible] von Kiel.

Stationsrechnungsamt.
Vorst.: M. Ob. Zahlm. Pila. | M. Zahlm. Liermann.

Zur Verfügung des Stationschefs:

Oblt. z. S. Geisse.
- - Ferber.
- - von Blessingh.
- - von Wild.
- - Hinrichs.
- - Hahn.
- - von Kamptz, später „Karlsruhe".
- - Schulz (Karl-Heinrich).

Lt. z. S. Zaubzer, später „Karlsruhe".
- - Schultz (Herbert), desgl.
Oblt. (Ing.) Born.
M. Ob. St. Arzt Dr. Kränz, [illegible]
- St. Arzt Dr. Evers, [illegible]
- - - Dr. Möller, [illegible]
- Ob. Zahlm. Seefeldt. [illegible]

Marinenachrichtenoffiziere:
Kaptlt. Wiegner — [illegible]
Oblt. z. S. Schröder (Willy) — [illegible]
- - Manhenke — [illegible]
- - Bassenge — [illegible]
- - Wolf (Alfred) — Kiel —, [illegible]
- - Heydrich, [illegible]
- - Lucan — [illegible]
- - Langheld, [illegible]

Stationstender „Nordsee".
Kiel.
Komdt.: Lt. z. S. Krause [illegible]

◎ 1930年11月5日官方德国海军军衔名单中的一页，显示海德里希是一名海军信号官。



◎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Girolamo Casanova，1725.4.2-1798.6.4），极富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险家、作家，“追寻女色的风流才子”。18世纪享誉欧洲的大情圣。



◎ 二战时的海军中将克雷坎普，他是海德里希在海军学院的老师，也是荣誉法庭的成员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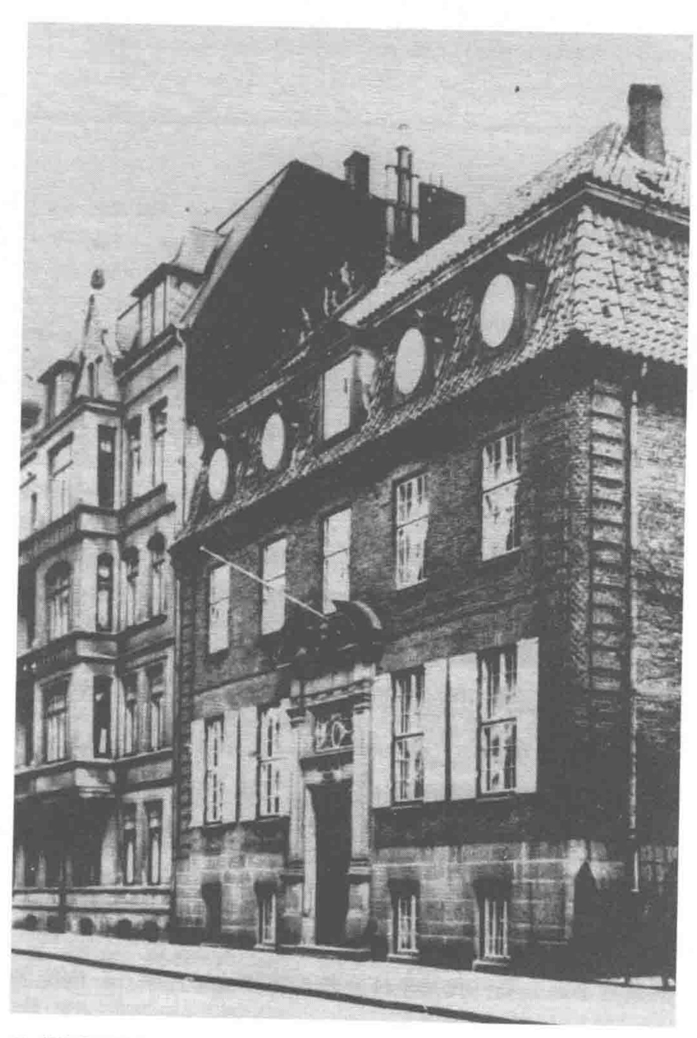
的天赋、学识和能力都是出类拔萃的。毫无疑问，这会使他得到将来上司们的认可。”他的童年玩伴，舒尔茨回忆说：“我们都确信他会凭着自己的野心和能力在海军生涯中大有作为。他永远不会满足，还是中尉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梦想成为海军上将了。”与此同时，一个年轻的女性即将走进他的生命。

唯美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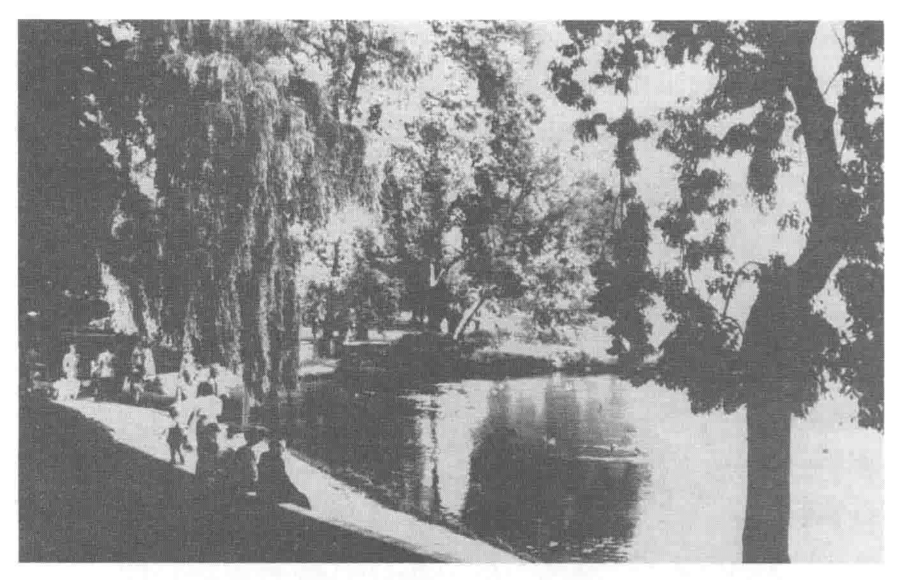
莉娜·玛蒂尔德·冯·奥斯滕是一个来自波罗的海费尔马思岛的金发美女，年方18岁，在基尔女子职业学校学习工程，并且在基尔柯纳大街的霍赫公寓租了房子。莉娜在战后提到，1930年11月的一个晚上，她和三个朋友坐在18号房里，拿着姑妈的漫画娱乐。话题转向了学校赛艇俱乐部举行的舞会（赛艇俱乐部从属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帆船和赛艇俱乐部），舞会将于12月6号在音乐教室举行。起初莉娜并不是很想参加，但是由于她的老朋友伍尔夫（Wulf）能和她一起去，还有一个同学和一个朋友要去，于是莉娜就同意了。在举行音乐会的前三天，伍尔夫由于农场上的任务确实太繁重就向莉娜致歉退出了。莉娜本也想退出，但在三个朋友鼓励下她还是勉强去了。

在舞会的那天晚上，莉娜和她的朋友们沮丧地发现，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同班女学生，看来要度过一段枯燥的时光了。就在莉娜快要离开的时候，两个年轻的海军官员走近了她们，并且邀请她们其中的两位加入他们的餐桌，莉娜就是其中一位。两个年轻人之中的那个黑头发矮个子的年轻人自我介绍说他叫曼斯坦，当莉娜在想着如何正式地自我介绍时，另一个金发的高个子青年开口了：“海德里希，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她们瞬间就被对方吸引了，海德里希整个夜晚都陪伴在莉娜身边，舞会结束后他们一起散步，最后海德里希将莉娜送回家，并向她提出了再一次见面的请求。莉娜也对年轻的有些羞涩的海德里希颇有好感，答应两天之后和他见面，就这样他们穿过了霍亨索伦公园，谈论了彼此的详细情况。海德里希拿出了两张第二天的剧院门票，第二天莉娜又一次和海德里希见面了。

海德里希穿着他最好的一套制服赴约了，在看完演出后，他们去了布伦瑞克地区的威克斯酒窖。他们安静地坐在那里，最后海德里希的求婚打破了宁静。起初她吓了一跳，说道：“我的上帝，海德里希先生，你对我一无所知，



◎ 基尔的霍赫公寓，莉娜遇见年轻的海德里希中尉时就在这里下榻。



◎ *1930年12月8日，年轻的莱因哈德和莉娜在基尔的霍恩索罗公园进行了他们第一次正式约会。*

更不要说我的家人了，你甚至不知道我父亲是谁是做什么的。海军一定有条款限制官员们的结婚对象。”海德里希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再一次提出了求婚。终于在离开前，她答应了他的求婚。他们于1930年12月18日秘密订婚了，距他们初次见面仅仅十二天。这段爱将贯穿他们的后半生，在海德里希死后还在持续。当现在我们一直认为海德里希是一个魔头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面，海德里希对爱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可以算得上至死不渝。

随后，莉娜写信通知了父亲自己的决定。莉娜的父亲邀请海德里希在圣诞节来家里作客。圣诞节的时候，海德里希带来了小提琴，并且为未来的妻子和岳父演奏了一曲。莉娜为他的优美演奏所倾倒，她多年后回忆说：“如果他的小提琴演奏得不那么美，我甚至怀疑是否曾和他结过婚。”海德里希的生平经历和在海军的生涯规划给他未来的岳父（冯·奥斯滕，一个当地学校的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这个家庭来说，一个前途光明的海军官员还是深具吸引力的。冯·奥斯滕先生给海德里希讲述了他的家族史，称他是来自北德的一个富裕农场主的次子，在他的家庭里有6个男孩和2个女孩。作为次子，他无权继承家庭农场，1896年，他离开了艾亨福特来了费尔马思岛，成了一名教



◎ 冯·奥斯滕家的房子，莉娜的卧室在三角墙最左边的那间（照片拍摄于1997年）。

Kiel, d. [illegible] 12. 30.

Meine liebe liebe Lina!

Mitten im Arbeitstrubel und in aller Eile vor der Abreise sollst Du dieses Lebenszeichen von mir haben. Bei uns ist dienstlich unendlich viel zu tun. Aber wenn ich 'mal eine kleine Atempause habe, dann sind meine Gedanken bei Dir. Und ich merke, wie sehr ich Dich lieb habe. Du! Ich kann mir garnicht mehr denken, daß es jemals anders war. Und weiß doch nur zu gut, daß ich sehr viel abgestreift habe. Immer mehr freue ich mich auf das Leben, das vor uns liegt. Du! Mit Dir könnt ich jeden Kummer überstehen!

Jetzt sind es nur noch wenige Tage bis Heiligabend. Je näher es kommt, umso zuversichtlicher sehe ich ihm entgegen. Denn gerade und aufrichtig sein ist stets die Hauptforderung gewesen die ich immer an mich gestellt habe. Da wird es mir nicht schwer fallen Deinem Vater ins Auge zu sehen. Weißt Du, Mädel, es gibt für mich bei Menschen, die ich lieb habe, nichts schlimmeres als Umwege und Unaufrichtigkeit. Gemeinen Kerls gegenüber scheue ich mich nicht, mit gleichen Mitteln zu entgegnen. — Ich kann den Sonnabend kaum erwarten! Dir dafür viel viel Liebe

Dein Reinhard

◎ 海德里希1930年12月写给莉娜的信。他们约会短短三周后，海德里希写了这封信。海德里希在信中提到他工作很忙，并且向莉娜表达了他的爱意。他正期待着和莉娜的共同生活以及圣诞前夜“直面岳父”。这对小年轻打算将他们秘密约会的事告诉莉娜的父母。海德里希在信的末尾表示他不喜欢对他爱的人遮遮掩掩。

◎ 海德里希稍晚于1931年1月3日写给岳父母的一封信，他在信里向岳父母报告他工作很勤奋。海德里希还感谢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自己，他还说自己永远不会忘记前段时间和莉娜一起在他们家度过的时光，海德里希还感谢岳父母同意他们结婚，并请求将婚期定在9月17日。信中提到是海德里希的父母挑选的这个日子。

师，并且在这里与莉娜的母亲相遇并结婚。莉娜的外公是一个商人和船长，家里有10个孩子，住在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岛上。一战后，家道中落，搬到了他们现在居住的红砖校舍。起初莉娜担心海德里希会不耐烦，但海德里希却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想了解自己新家的所有事情，一直要求未来岳父多说些。

在1923年10月18日，冯·奥斯滕夫妇庆祝了他们的银婚，尽管冯·奥斯滕承认他不认为礼拜真的有用，莉娜却在格洛森布罗的村庄教堂建立起了坚定的信仰。她的弟弟尤根，在听了希特勒在艾亨福特的演讲后，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追随者。他加入了纳粹党和准军事性的冲锋队（德语：Sturmabteilung，缩写：SA），他经常会激动地给姐姐描述准军事活动。莉娜在1929年参加了一个纳粹党的集会，随后她也加入了纳粹党，党内编号是1201380。这很可能是海德里希对纳粹党的第一次直接认知。非常有趣的是莉娜坚持说海德里希从未读过纳粹党的“圣经”——《我的奋斗》。

据莉娜说，海德里希没有什么金钱观念，事实上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还欠债。在海德里希的海军生涯里，他并不像其他同事一样，他从不让母亲帮他洗衣烫衣。他总是将衣服往洗手池里随手一丢，然后去买新的衣服。莉娜说，她有一次偶然发现海德里希至少拥有34件白制服衬衣、60个方领和107块手绢。尽管如此，这些小缺点并没有减少莉娜对海德里希的热情，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

这对情侣于1930年的节礼日（Boxing Day，为每年的12月26日，圣诞节次日或是圣诞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是在英联邦部分地区庆祝的节日，一些欧洲国家也将其定为节日，叫作“圣士提反日”。这一天传统上要向服务业工人赠送圣诞节礼物）正式订婚了，接下来的几天直到新年，他们一直都在讨论结婚的事情。他们希望订婚办得简单一些，而正式婚礼却要花一些时间，因为莉娜必须要完成1931年3月的入学考试，而海德里希也要征得上级的同意。由于海德里希和上级家的民族主义观点很合拍，所以整个拜访非常成功。随着新年的开始，海德里希的假期也结束了，由于莉娜的假期还没有结束，他独自一人返回了基尔。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少尉的一切看起来都不错，他非常骄傲地公开了他的订婚，期待着当年九月的婚礼。

在假期快结束的时候，莉娜登上了去基尔的火车。在中央火车站她见到自己的未婚夫，他看起来似乎有些不知所措。莉娜有种不好的预感，于是就问海德里希发生了什么。海德里希承认他和一个遇见莉娜之前约会过的姑娘出现了问题。她是伦茨堡殖民女子学校的学生，现在和父母一起住在波茨坦。她的父亲是一个和埃里希·雷德尔很熟的船厂负责人，在柏林地区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他与这个姑娘在一个舞会上相遇，她也去基尔找过他，他们甚至还同居过一段时间。虽然没有发生任何关系，但这个姑娘却误以为他很快会向她求婚。直到当发现他和另一个姑娘已经订婚后，这个姑娘差点崩溃了。尽管对海德里希的话有些怀疑，但莉娜最终选择接受海德里希的解释。然而不幸的是，那位姑娘的父亲可没有这么善解人意，他认为海德里希的行为是可耻的，是不符合一个海军军官身份的。他试图让海德里希给他一个说法，但没有成功。他于是上告到海军领导机关首脑埃里希·雷德尔海军上校那里，控诉了海德里希不检点的行为。

随着诉讼的成立，由波罗的海军首脑和海军上校戈特弗里德·汉森（Gottfried Hansen）主持的名誉法庭成立了，其他出庭官员还包括海德里希以前的上司古斯塔夫·克雷坎普。这个法庭在海德里希看来相当愚蠢，于是他表现得非常傲慢，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审判员们被他玩世不恭的态度激怒了，他们立即给雷德尔上报了关于海德里希未来的决定。在这个名誉法庭上，尽管处境危险，但海德里希的海军生涯并没有立即结束。雷德尔很快下达了海德里

Stettin, 23.1.31

Liebe Schwiegereltern!

Wieder im Dienst und tüchtig bei der Arbeit möchte ich Euch nochmals von Herzen danken, daß Ihr mich sofort so herzlich und wie einen Sohn in Eurem Hause aufgenommen habt. Die ersten Tage im Elternhause Linas werde ich nie vergessen. Ich bin Euch so dankbar, daß Ihr erlaubtet, daß wir uns jetzt verlobten. Ich merke von Tag zu Tag mehr, daß es das Richtige war. Lina braucht in Kiel nicht heimlich zu tun und wir können, ohne den Klatsch der lieben Mitmenschen beachten zu müssen, oft zusammen sein und uns immer besser kennen lernen. — Und nun zum Hochzeitstermin: Bitte, bitte erlaubt doch, daß wir im September (17.!) heiraten. Im Oktober/November sind bei uns die ganzen Umkommandierungen, Manöver, Dienstwechsel und noch später ist kein gesunder Zustand für Brautleute. Es gibt nichts Schlimmeres, als die Ungewissheit. Ich wäre Euch sehr, sehr dankbar, wenn Ihr Euch für den September entscheiden würdet, da können auch meine Eltern.

Nehmt herzlichen Dank von

Eurem Reinhard

◎ 海德里希1930年12月23日写给指挥官的信件。



◎ 海军司令埃里希·雷德尔（Erich Raeder），他签署了开除海德里希的决定书。纳粹德国海军元帅，是继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后德国第一位获此头衔者。雷德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留任在魏玛共和国海军中，在成为海军总司令后暗中重组了贫弱的德国海军，为其往后扩军打下重要基础。战争后期，由于水面舰队无法达成希特勒期望的战绩而被勒令拆解，雷德尔以辞职表示抗议，其职位被邓尼兹接替。二战结束后，雷德尔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但于1955年获释，1960年病逝于基尔。



◎格鲁斯上校，基尔海军基地的司令，他在海德里希的离职报告上签了名。



◎汉森上校，名誉法庭的主席。

— 55 —

Marineverordnungsblatt.

Herausgegeben von der Marineleitung (Reichswehrministerium).

2. Jahrgang. Berlin, den 10. April 1931. Heft 10.

In Vertrieb bei E. S. Mittler & Sohn, Berlin SW 68, Kochstr. 68—71.

Der Preis des Jahrgangs beträgt 3,80 RM, vierteljährlich 0,70 RM. Man abonniert bei allen Postämtern und Buchhandlungen.
Beim Verkauf einzelner Hefte des M. V. Bl. wird jedes Blatt mit 4 Pfennig berechnet.

Inhalt: Reichshaushaltsgesetz für das Rechnungsjahr 1931. Vom 30. März 1931. S. 55.

80. Reichshaushaltsgesetz für das Rechnungsjahr 1931. Vom 30. März 1931.

Reichsgesetzblatt II S. 929.

Der Reichstag hat das folgende Gesetz beschlossen, das mit Zustimmung des Reichsrats hiermit verkündet wird:

§ 1.

Der diesem Gesetz als Anlage beigefügte Reichshaushaltsplan wird in Einnahme und Ausgabe auf 10 713 494 590 Reichsmark festgestellt, und zwar:

im ordentlichen Haushalt
auf 10 465 721 350 Reichsmark an Einnahmen und
auf 10 465 721 350 Reichsmark an Ausgaben,

im außerordentlichen Haushalt
auf 247 773 240 Reichsmark an Einnahmen und
auf 247 773 240 Reichsmark an Ausgaben.

§§ 2 bis 9.

§ 10.

Der Höchstbetrag für Bürgschaften auf Grund des Gesetzes über Übernahme von Bürgschaften zugunsten des Kleinwohnungsbaues (Kleinwohnungsbürgschaftsgesetz) wird für das Rechnungsjahr 1931 auf 250 Millionen Reichsmark festgestellt. Lautet eine vom Reiche garantierte Forderung über eine ausländische Währung, so wird für die Anrechnung der Garantieverpflichtung auf die Ermächtigungssumme ihr Reichsmarkbetrag nach den Mittelkursen errechnet, die in der letzten vor der Garantieerklärung ausgegebenen Steuerkursbeilage des Deutschen Reichsanzeigers und Preußischen Staatsanzeigers für Auszahlungen veröffentlicht sind. Dies gilt auch, sofern auf Grund früherer Ermächtigungen Forderungen über ausländische Währungen garantiert sind.

§ 11.

Im Rechnungsjahre 1931 erhält die Deutsche Reichspost für die Auszahlung von Renten aus der Unfall- und aus der Invalidenversicherung und für den Verkauf von Marken der Invalidenversicherung von den beteiligten Versicherungsträgern eine Vergütung; die Höhe setzt der Reichsarbeitsminister fest.

§ 12.

§ 205 d der Reichsversicherungsordnung findet im Rechnungsjahre 1931 keine Anwendung.

§ 13.

usw.

— 75 —

99. Personalveränderungen.

Ernannt: Zum Bibliotheksobersekretär: Kanzleisekretär Kirsch; zum Marinelotsen: außerplanmäßiger Marinelotse Janßen; zu Assistenten: ehem. Marinehilfswerkführer Appel, Versorgungsanwärter Göring; zum Maschinenmeister: Maschinist Holzerland.

Ausgeschieden: Oberleutnant zur See Heydrich v. d. N. A. d. St. O., Marineoberstabsarzt Dr. Rogg, Oberarzt b. M. Laz. Wilhh.

In den Ruhestand versetzt: Obermarinebaurat Melissus v. M. Arsenal Kiel, die Marinaobermeister (Werkstättenvorsteher) Jacobs, Borchard, beide v. d. M. Werft Wilhh.

Druck Siegfried Mittler und Sohn, Buchdruckerei G. m. b. H., Berlin SW 68, Kochstr. 68—71.

◎ 1931年4月10日海军官方的命令。第75页详述了海德里希被从海军正式开除。

Abschrift.

D i e n s t l e i s t u n g s z e u g n i s .

Der Oberleutnant zur See Reinhard Eugen Tristan H e y d r i c h, geboren am 7. März 1904 zu Halle a.d.S., Staatsangehörigkeit Sachsen, trat am 30.März 1922 in die Reichsmarine ein.

Nach erfolgter Ausbildung und Bestehen der Seeoffizierhauptprüfung wurde H. am 1.10.1926 zum Leutnant zur See und am 1.7.1928 zum Oberleutnant zur See befördert.

Vom 3.1. – 23.3.1927 hat H. an einem Funkoffizierlehrgang teilgenommen und diesen mit guten Erfolge bestanden. Im Geben und Hören hatte er ziemlich gute Leistungen zu verzeichnen.

Während seiner gesamten Dienstzeit wurde er abwechselnd an Land als Adjutant und Nachrichtenoffizier und an Bord als Wach – und Funkoffizier sowie als Adjutant verwandt.

Von allen Vorgesetzten wird H. als ein gewissenhafter und zuverlässiger Offizier mit ernster Dienstauffassung geschildert, der mit Eifer jeden ihm obliegenden Dienst versah.

Vorgesetzten gegenüber offen und militärisch, bei seinen Kameraden beliebt. Untergebene verstand er gut und gerecht zu behandeln.

H. ist sportlich gut durchgebildet und ein guter Fechter und Segler.

Seine Entlassung aus dem Marinedienste erfolgt mit dem 30. April 1931.

K i e l, den 30. A p r i l 1931.
Kommando der Marinestation der Ostsee.
Der Chef des Stabes.
gez. G r o o s.
(L.S.) Konteradmiral, Dr. h. c.



Für die Richtigkeit !
K i e l, den 30. A p r i l 1931.
Kommando der Marinestation der Ostsee.
Im Auftrage !
Kapitänleutnant und I.Adjutant i.V.

◎ 海德里希的离职报告，这份报告称海德里希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出色的击剑手和水手"。

München, d. 11.8.31.

Liebe Schwiegereltern!

Nun bin ich schon 10 Tage hier, habe mich eingearbeitet und mir ein Bild vom Arbeitsgebiet und der Lebensmöglichkeit hier gemacht. Ich bin gestern durch offizielle Verfügung des Reichsführers mit der Leitung meines Referats beauftragt worden, bin sofort zum Sturmführer ernannt worden und erhalte ab 1. Sept. Gehalt. Meine Position und meine Arbeit machen mir grosse Freude, ich kann selbstständig arbeiten aufbauen, und vor allem ermöglicht mir diese Stellung, ganz gleich in welcher politischen Lage wir uns befinden, einen Hausstand zu gründen, ein Ziel, dem ja meine ganze Arbeit galt und gilt. Ich werde ab 1. Sept. in der Lage sein, bei angemessener Einschränkung meiner Lebensführung monatlich durch möglichst hohe Abzüge meine Schulden zu tilgen.

Ich habe in sehr guter Gegend bei einem ordentlichen alten Bauer ein billiges, ganz einfaches Zimmer gemietet. Der Arbeitstag hat zunächst natürlich eine erhebliche Anzahl Stunden, sodass ich auch abends fest, auch am Schreibtisch hocke, wenn mich nicht der Reichsführer, Prinz Waldeck oder v. Eberstein aus dem Bau holen. Ich werde voraussichtlich im Laufe der nächsten Zeit eine grössere Dienstreise als Beauftragter des Reichsführers durch Deutschland machen u. hoffe dann auch nach Lütjenbrode zu kommen. Bis dahin auf Wiedersehen. Seiet herzlichst gegrüsst von

Eurem Reinhard

◎ 海德里希1931年8月11日从慕尼黑寄给未来岳父母的信，这时他已经被海军解雇了。

希已不适合继续待在海军队伍里的裁决，海德里希带着两年每月200马克的遣散费被惨遭解雇。

海德里希在海军的服役没有满十年，因此没有津贴可拿，而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又明令禁止预备军官，于是他失业了，他此刻的前途非常渺茫，或者说几乎没什么前途了。对这个结果不知所措的海德里希和未婚妻莉娜一起回到了哈雷，准备将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告诉父母。

第三章
加入党卫队

伊丽莎白·海德里希非常悲痛，不敢相信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居然失业了。在此之前，布鲁诺患了中风并部分瘫痪了，所以伊丽莎白承担了学校更多的教学工作。他们的女儿玛利亚也已经结婚了，但这对夫妻仍然和他们同住，在此期间，玛利亚帮忙分担了相当量的教学任务。海因茨也不得不从德累斯顿技术学院辍学打了一份临时工。然而祸不单行，海德里希现在也失业了。海德里希一家的前途现在一片黯淡。海德里希寄了一封信通过基尔海军基地里支持他的上司向总统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提出了对他的裁决的抗议。与此同时，冯·奥斯滕家听说了海德里希被解职的事，以及其起因。他们立即命令自己的女儿和这个“任性的年轻人”划清界限，因为此时海德里希已经不再是一个理想的结婚对象了。但是他们低估了莉娜的韧性以及对于海德里希的爱。莉娜拒绝了所有来自娘家的建议，坚持与海德里希患难与共，这是多么坚强和执着的姑娘啊。我想这也是他们恩爱到最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关于莉娜对海德里希未来的帮助还远不于此，也正是莉娜的帮助成就了海德里希。

不久，柏林方面就传来了答复，关于将海德里希从海军中开除的裁决已经上报并且最终执行了，无奈之下海德里希和莉娜回到了哈雷，他们需



◎ 时任德国总统的兴登堡。

要认真地思考未来的出路。若是做汉萨快艇学校的教师，每月可得三百马克，由于海德里希1927年就拿到了快艇执照，商船队也是一个选择。然而海德里希依然梦想着穿上军服继续军队生涯。海德里希一连几个星期都闷闷不乐，他的朋友舒尔茨给了他一些安慰。舒尔茨和国会议员、大农场主冈瑟·格里克（Gunther Gericke）很熟，格里克为海德里希安排了一个乡村地区的职务，月薪350马克，在当时绝对是高薪，可海德里希还是没有下定决心，他依然渴望能在军队里找个活干。

正当此时，由于家庭社会地位的原因，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与海因里希·希姆莱见面了。海德里希的教母是当地贵族世家冯·埃贝尔斯坦因家的一员，她的儿子卡尔·冯·埃贝尔斯坦因（Karl von Eberstein）是老资格的纳粹党员也是冲锋队的重要人物，与恩斯特·罗姆相熟。于是伊丽莎白请卡尔为海德里希在纳粹党的军队里谋个位子。问题是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对冲锋队不感兴趣，不过纳粹党卫队（Schutzstaffelwas，缩写SS）就不一样了，尽管此时还没多少人知道这个组织，但SS给人的精英印象连同漂亮的黑色制服和严格的纪律吸引了海德里希，卡尔答应帮海德里希申请看看。为了能得到新工作，海德里希加入纳粹党，他的党员证号为544916。1931年6月1日，



◎ 卡尔·冯·埃贝尔斯坦因。



◎ 时任冲锋队参谋长的恩斯特·罗姆（Ernst Rohm），他在前期予以海德里希很大的帮助，并且是海德里希孩子的教父。

海德里希来到汉堡，在参加SS的申请书上签名，随后成套的文件档案和一张肖像照片附带冯·埃贝尔斯坦因的推荐书，经由罗姆的手转到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办公桌上。希姆莱被照片上海德里希纯粹的北欧人外表吸引了，兴趣之大甚至超过海德里希履历上的海军“无线电军官”。恰巧希特勒刚委任希姆莱规划一个SS的情报机关，他很乐意亲自见见这位无线电军官。问题是希姆莱在自己短期军队生涯积累下的经验中根本没搞清楚“无线电军官”（Nachrichtenoffizier）和“情报军官”（Nachrichtendienst-offizier）的区别。

海德里希被通知在6月16日去慕尼黑接受希姆莱的面试，然而在6月15日他准备动身时接到冯·埃贝尔斯坦因转来的希姆莱电报——希姆莱抱病在身，不能见他，面试日期推迟。其实主要原因是出现了另一个候选人，希姆莱不想速战速决。海德里希本打算等待希姆莱通知他新的见面日期，但莉娜却无视电报，敦促未婚夫按原定日期去慕尼黑，她还给冯·埃贝尔斯坦因发一份电报说海德里希已经前往慕尼黑。就这样，海德里希乘夜车从汉堡出发，第二天清晨抵达慕尼黑。由于莉娜的擅自决定给冯·埃贝尔斯坦因造成相当大的困扰，他不大情愿带着海德里希去见希姆莱，只是同意打电话到希姆莱在郊外的家中，可命运就是这样，刚好希姆莱在家，他最终愿意在家中接见海德里希。

海德里希一行来到了希姆莱在慕尼黑郊外的家中，短暂的寒暄后，希姆莱开门见山地告诉海德里希，他需要找一个情报军官来为SS设立情报部门，海德里希立即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这个资格，但是聪明的他决定保持缄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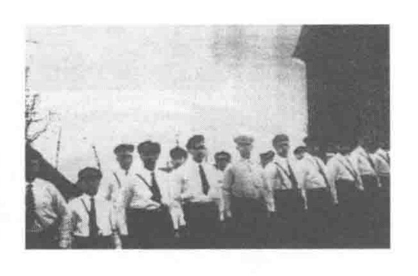


◎ 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

希姆莱要求海德里希在二十分钟内草拟一份SS情报部门的设立计划书。海德里希是绝不会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的，由于他读过一些关于英国特务机关的间谍小说，再加上海军时代接触过一丁点情报资料，于是他用适当的军事用语很快地草拟了一份图表，全国领袖先生在看完后大受震动，给了考卷满分。很明显，希姆莱这位全国领袖对情报机关的认识是如此的少，估计这也是海德里希没有想到的。希姆莱当场录取海德里希为他工作，从8月开始，每月薪水180马克。而另一个求职者——名叫霍宁格（Horninger）的警长当即落选了，他后来被发现是慕尼黑警局意图安插到党卫队内部的间谍，几年后死于自杀。

海德里希于1931年7月14日加入汉堡的党卫队，编号是10120，职位是党卫队一等兵。他工作的第一个星期便在多芬霍夫（Dovenhof）地区经历了巷战。1931年8月10日，他正式转到慕尼黑，晋升为党卫队小队长。

因为要解决工作上的问题，预定于1931年9月举行的婚礼推迟到12月26日（莉娜父亲的生日），在格洛布森布罗德（Grossenbrode）的乡村教堂，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与莉娜·冯·奥斯滕终成夫妇。适逢当局禁止穿纳粹党制服的禁令已经发布，参加婚礼的冲锋队和党卫队成员都穿着白色衬衫、黑色马裤和马靴。海德里希很别扭地戴上大礼帽穿上燕尾服，他的新娘评价他这身打扮“看起来就像个娱乐场经理”。教堂里人头攒动，祭坛上装饰着杉木做成的“万”字。新人宣誓：“上帝是我们坚实的城堡。”海德里希的姐姐用女高音演绎了《万福玛利亚》。作为婚礼的结束，布鲁诺演唱了自己创作的《天父》。当莉娜和海德里希走过走廊的时候，所有冲锋队和党卫队成员都站起来行党礼，风琴上演奏着《德国至上》。牧师对于大量冲锋队和党卫队队员的到来感到很不满，于是缩短了婚礼服务作为惩罚。多年以后，莉娜回忆时，很自豪地说这场婚礼在当地人的记忆中仍算是一场欢乐的庆典。在接下来的喜宴中，双方的亲友们欢聚一堂，打成了一片，尤其是双方的母亲，相处得非常之好。他们的爱情终于得到了大家的祝福，在婚后不久他们就搬到了慕尼黑。






◎ 海德里希与莉娜的婚礼现场。

第四章
组建保安处

1931年8月初，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搬到了慕尼黑。正式上任前，他从一个叫维多利亚·艾德里希夫人（Frau Victoria Edrich）的寡妇那里租到了住处，位于特肯大街23号的4楼。党内的老兵们都知道艾德里希夫人其人。在冲锋队和党卫队遭禁之时，神圣的纳粹党血旗（Bloody Flag，据说上面有参加“啤酒馆暴动”战士们的鲜血，纳粹当权后由雅各布·格列明格担当此旗的旗手并在各种纳粹党集会与纪念日中使用）就藏匿于她的住所。1931年8月11日，海德里希在写给未来岳父的信件中讲道：“我到这里已经十天了。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工作，也已经对我以后的工作范围及生活条件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昨天，我接到了希姆莱下达的指令，其中包括对我部的指示和自9月1日起升任我为党卫队突击小队长，我从一个体面的老妇人那里租到了一处地理位置良好、简单便宜的住所。”

他的办公室位于布林纳街的褐色大厦（Brown House）里。这个新的纳粹党总部修复自原先的巴洛宫。上级分给了他一套餐桌椅作为办公设备，他和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理查德·希尔德布兰特（Richard Hildebrandt）共用一间办公室，后者是约瑟夫·迪特里希（Josef Dietrich，1892.5.28–1966.4.22，绰号“塞普”，希特勒早期保镖，后来为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大将）



◎ 海德里希上任前曾居住的特肯大街23号，照片摄于1997年。



◎ 雅各布·格列明格手持纳粹血旗。

München, d. 22.8.31.

Liebe Mutter!

Lina schrieb mir, daß Du sowohl das Schwedenpaket, als auch meine Bücherkiste eingelöst hast. Meinen herzlichsten Dank dafür. Da Ihr ja durch die Notverordnungen und sehr [illegible] müßt, erlaube mir bitte, daß ich bei meinem nächsten Besuch Dir den Betrag zurückgeben darf. Du hast schon so oft für mich gesorgt und aus Deiner unerschöpflichen „Geheim-Kasse" mir geholfen, daß sich „diese Beträge" allmählich summieren würden, wenn das so weiter ginge. Ich habe hier, [illegible] jetzt schon einen [illegible] Stab des Reichsführers der Schutzstaffeln und sitze fast Abend für Abend und Sonntags mit Arbeit daheim. Ich baue nach meinen Entwürfen eine große Organisation auf, die meine volle Arbeitskraft beansprucht. Da ich mir natürlich möglichst [illegible] nur notdürftigste Ausgaben für Essen und Wohnen mache, weil ich [illegible] Anfang Sept. eine möglichst hohe Sparsumme nachweisen will, so kannst Du Dir den Gang meines Tagewerks gut vorstellen. Daß meine Gedanken wohl jede freie Minute nach Lütjenbrode wandern, brauche ich wohl nicht zu betonen. Eine große Freude wurde mir heute [illegible], der Reichsführer S.S. hat mir zugesagt, daß ich nach der Verheiratung monatlich 290.– RM erhalte. — Ich sehne mich an stillen Abenden so manches Mal nach der See und dem Norden. Nun grüße bitte Vater, Lina u. Hans und nimm selbst die herzlichsten Grüße von

Deinem dankbaren Schwiegersoh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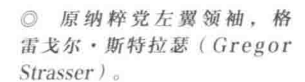
Reinhard

◎ 海德里希于1931年8月22日写给莉娜母亲的信。他的工作仍然很忙，现在已经成了RFSS（党卫队全国领袖Reichsfuhrer-SS的缩写，即指希姆莱）最亲信的员工之一，正在根据自己的计划发展一个大型组织。信中提到他将节省花销，因此他能存下钱并向莉娜的父母表明他也可以做到节约。RFSS已经传来了好消息，同意在海德里希与莉娜结婚之后将海德里希的薪水涨到每月290马克。



◎ 已经官至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的理查德·希尔德布兰特。





◎ 原纳粹党左翼领袖，格雷戈尔·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

的参谋长。希尔德布兰特比海德里希年长七岁，由于他们都去过国内外很多地方，很快就成了朋友。

希姆莱先前效力于格雷戈尔·斯特拉瑟的时候就将反映朋友和敌人动态的报纸剪下来存档，现在他将这些档案移交给了海德里希并且命令他将这些档案按时间的先后顺序系统地整理好。令海德里希失望的是，尽管希姆莱给了他情报部门长官的头衔，但并未分配给他一兵一卒。海德里希的工作就是发现新闻报道和其他值得注意的问题，然后将它们整理粘贴成档案。他甚至连个自己的打字机都没有，只得按小时向希尔德布兰特借。在这种情况下，他利用剪报、刷子、糨糊和雪茄盒里的索引卡建成了基础的档案系统。SD[①]就这样诞生了。

---

① SD：帝国保安部，德语 Sicherheitsdienst 的缩写，是党卫队属下一个情报机关。是纳粹党第一个成立的情报机关，与盖世太保关系密切。1933 年至 1939 年间，SD 隶属安全警察（Sicherheitspolizei），后来转隶帝国中央保安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缩写 RSHA）。



◎ 希特勒早期保镖之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第一任指挥官约瑟夫·迪特里希。

海德里希力图辨识纳粹党的所有政敌并将其编入目录，其中包括共产党、社会党、德国人民党和天主教中心党领导下的部门。此外他还认为共济会、马克思主义者、天主教政敌和犹太人（在这个时期犹太人被看作是政治敌人而非种族威胁）妨碍纳粹党的活动，因此需要注意。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并非只有海德里希在提供情报服务，还有其他人创办的情报部门与之共存。

差不多就在海德里希进入党卫队的时候，慕尼黑和巴伐利亚的宣传干事劳舍尔（Rauscher）已在褐色大厦着手建立一个党内情报机构。然而尽管劳舍尔和海德里希在政治性质上算是同行，他们却成了死对头。劳舍尔很快就显现出在处理地区敏感信息方面的笨拙。他的机密信息甚至出现在了当地的报纸上，于是他的情报部门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冲锋队也有自己的情报部门，并有着充足的人力和财力，其长官是杜穆林–埃卡特博士。如果认为党卫队早年仍是冲锋队的一个附属部门，很显然，海德里希的处境变得有些危险。希姆莱的官职仍然低于恩斯特·罗姆，因此任



◎ 冲锋队情报部门领导人格拉夫·卡尔·杜穆林–埃卡特博士（*Dr. Graf Karl DuMoulin-Eckart*）。



◎ 杜穆林–埃卡特与时任冲锋队参谋长的恩斯特·罗姆。

何篡夺冲锋队权利的意图都必须要谨慎地进行。直到冲锋队情报部门的长官杜穆林被发现是《慕尼黑邮报》安插的间谍后，这个情报部门的力量才开始渐渐被削弱，而襁褓中的党卫队情报部门却成长得非常之快。这其中暗含着阴谋还是这仅仅是海德里希的好运气？不可否认的是，海德里希的名字出现在了《海德里希中尉》这篇文章里，但文中丝毫没有涉及他的职务。除了褐色大厦里的同僚们，外界对他的背景一无所知。

在不久之后的1931年11月，海德里希发现了一个慕尼黑叛乱的老兵，他是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安插的间谍，其职责是向自己的长官传达纳粹党的信息。海德里希并没有选择暴露他，而是设法使其效忠于党卫队情报部门。从那天起，关于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局内部的报告开始定期出现在海德里希的桌上，而对方却对此一无所知。

党卫队突击小队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成绩显然让人眼前一亮。希姆莱于1931年12月提拔他为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作为奖励，这立即使海德里希拥有了比在海军时更高的官衔。希姆莱承认了他的情报部门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并同意重新安置其办公室，并允许海德里希带三个助手。这不仅是因为情报部门的工作量增大了，也是避开褐色大厦里那些人耳目的一种手段。海德里希位于特肯大街23号的住所被认为是最适合的地方，于是他们在那里又租了一间房子用来办公。这是保安处第一个独立的办公室。之前办公室里的桌椅也搬过来了，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打字机。不得不继续向希尔德布兰特借，只是这次得穿过布林纳街。

作为新婚礼物，希姆莱在1931年圣诞节晋升海德里希为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这对新婚夫妻婚后不久就来到了慕尼黑并且临时居住在保安处办公室的一间房子里。后来海德里希为他的新婚妻子在慕尼黑租了一间公寓，房间号是55。装修花费了他们不少时间，莉娜很快和邻居的一个巴伐利亚妇女交上了朋友，并且跟她学习巴伐利亚的风俗和烹饪。

随后海德里希接到了希姆莱的邀请，请他去他在瓦尔德杜德林（Waldtrudering）的家，于是他就和希尔德布兰特一块去了。希姆莱和妻子玛吉（Marge）一起迎接了他们。同时出现的还有希姆莱夫人的堂姐妹艾迪斯·冯·库勒夫人（Edith von Coler）。希尔德布兰特显得很安静，他的妻子

由于刚刚生产所以留守在家。当莉娜陪着一行人在村子里漫步时，希姆莱询问了她的背景。之后，在喝咖啡的时候，话题转向了人种和起源。莉娜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社交性的聚会，在回家的路上变得很不安。莉娜回忆说："这种类型的讨论始终都使她不舒服。"

1932年2月海德里希震惊地得知他的一个助手在奥尔登堡（Oldenburg）被逮捕了。这个助手经过审问承认他在向布伦瑞克党卫队分区的敌情侦查人员汉斯·霍柏林斯基（Hans Kobelinski）传递信息。幸运的是，警察从未发现海德里希的真实身份，但是这次事件给了海德里希一个警示。为了避免和杜穆林一样的命运，海德里希意识到他应该整顿自己的情报部门和新人员招募体系。在此之后，所有的申请者不但要经过保安处中心办公室的筛选，也要经过海德里希的个人批准。

此后海德里希变得更加用人谨慎，并且渴望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能从党内独立出来，事实上是从党卫队中独立出来。他将保安处的所有密探和谍报人员从党卫队抽调出来并使他们受命于自己。海德里希的保安处即将变成党卫队的一个分支，但是却拥有很大的独立权。党卫队经常被称为"纳粹国中之国"（原文"State withi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ate"），而这正是海德里希认为的如今保安处与党卫队的关系。

1932年4月，魏玛政府下令取缔冲锋队和党卫队。这个变故为杜穆林的冲锋队情报部门的残余敲响了丧钟。从同年秋天禁令开始实施之日起，这个冲锋队的情报部门再也没有重现。从那以后，由于禁令的持续，保安处改名为出版和信息部门（PID）。

同月末，计划招募更多助手的海德里希做了一次全国性旅游。他决定效仿他高度欣赏的英国情报机构的路子来经营自己的保安处。他甚至希望别人称他为"C"，而"C"是英国情报部门首脑的代称（很可能多年以后其SS-3的车牌号码也与此有关）。他招募的都是德国一些高学历高智力的人员。其中一个成功的案例是保罗·莱弗勒（Paul Leffler），他是一个实业家，同时也是一个合格的水利工程师。另一个被莱因哈德纳入麾下的是赫伯特·梅勒霍恩博士（Dr. Herbert Melhlhorn），他是律师，同时也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他后来官至党卫队区队长。接下来是威廉·阿尔伯特博士（Dr. Wilhelm Albert）和约

翰内斯·施密特博士（Dr. Johannes Schmidit）。最后，在这里必须提一下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奥伯格（Carl Albrecht Oberg），一个来自汉堡的商人，他将来会变成党卫军高官，并作为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领导法国的警察。海德里希不仅亲自筛选了这些人，并且也详细了解了他们妻子的档案。

在希特勒合法夺取政权之前的几个月里，海德里希秘密地从德国的知识分子中招募新成员来扩充自己的安全部门，这给希姆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他在1932年7月19日正式承认保安处的影响力，并授予海德里希保安处首脑的头衔。7月29日，他又晋升海德里希为党卫队旗队长（SS-Standartenfuhrer）。并表明会给保安处换一个大点的地方。

1932年9月末，海德里希一家以及保安处的随从们一起搬迁到了的宁芬堡附近的小别墅里。租金是每月180马克。海德里希夫妇住一间小公寓，剩下的部分全都供保安处中心办公室的七位成员使用。房子外包围着花园和篱笆。莉娜负责做饭和收拾房间。

手头上的一点现金用来买了家具和办公设备，但连续的工资支出是一个问题，海德里希不断向希姆莱提出保安处的经济问题并要求资金援助，但都失败了。有一次甚至因为没钱付电话费，电话都停摆了。终于，恩斯特·罗姆同意和鲁道夫·赫斯一起来参观保安处办公室。海德里希向所有人强调了这次访问对于申请资金援助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保安处仍正常运转着。大厅里摆着两个大炭炉子来为整个房间供暖。每天早晨给炉子升火是保安处的家务总管——莉娜·海德里希夫人的



◎ SD早期成员卡尔·阿尔布雷特·奥伯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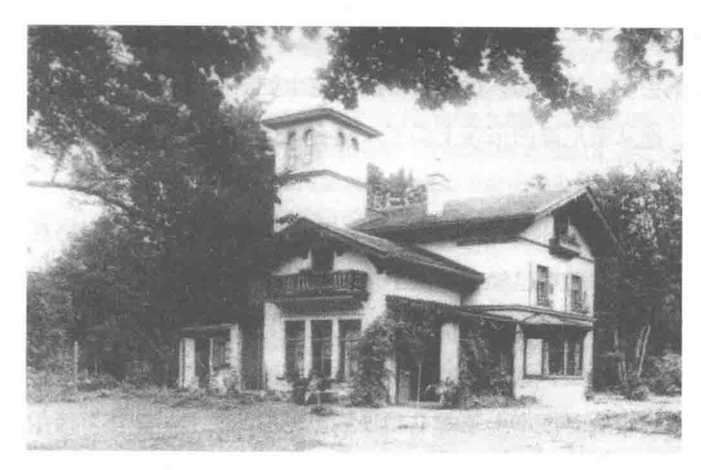
◎ SD早期成员威廉·阿尔伯特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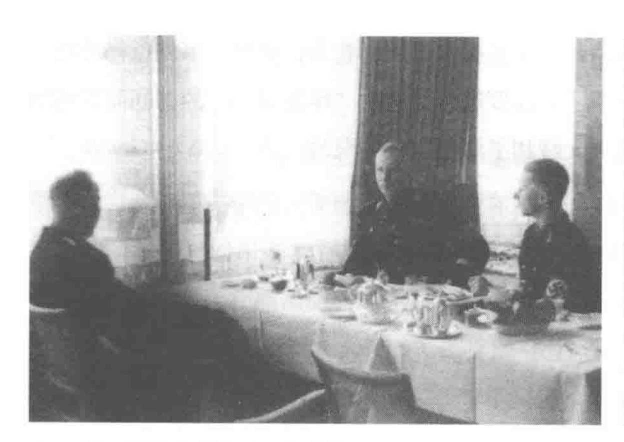
◎ SD早期成员约翰内斯·施密特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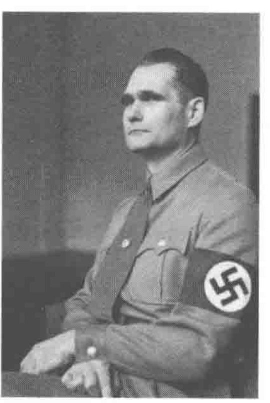
◎SD早期成员赫伯特·梅勒霍恩博士。



◎ 保安处位于宁芬堡附近的别墅。



◎ 工作间隙的海德里希和保安处成员。



◎ 纳粹副元首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





◎ 工作期间的海德里希。

职责。她将火柴储存在其中一个炉子上方的橱里，但这些火柴每次都会不翼而飞，因此莉娜不得不去买一些新的。这个21岁的家庭主妇对于丢失火柴这件事很快就失去了耐心，她从慕尼黑的市场上买了一盒会爆炸的整蛊火柴，代替真火柴放到了炉子上方的橱里。

就在这天早上，海德里希接到了希姆莱的电话，称之前说好的访问将在当天进行。事实上，罗姆和赫斯已经在路上了。他们迅速地进行了大扫除并派莉娜去买雪茄来招待贵宾。不久之后，他们就到了，并且开始了视察。海德里希向他们一一介绍了内部成员，并向他们汇报了保安处的工作。莉娜耐心地在楼下等候，并在视察结束的时候奉上了雪茄和啤酒。秘书约瑟夫·施特罗迈尔（Josef Strohmeier）掏出火柴给罗姆点烟，这时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罗姆的脸都吓白了，希姆莱急忙找地方躲藏，整个场面十分混乱。莉娜快速地安抚好他们，并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所有人都被整个事件逗得捧腹大笑。偷火柴的贼就这样暴露了，而罗姆也因这次“印象深刻”的访问而承诺给保安处注入新的资金，这大大缓和了海德里希的财政压力。

第五章
有争议的血统

海德里希的人生显然进入顺利期。他最终穿上了渴望许久的党卫队制服，在当地纳粹党中的领导地位也眼看着在提高。他已经找到了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职业——如果海军不接纳他，那还有什么能比他童年另一个喜爱的职业，一个充满阴谋和间谍活动的职业更好呢。

鲁道夫·约旦（Rudolf Jordan）是哈雷–梅泽堡地区的省长，海德里希的出生地和老家就在他的管辖范围内。1932年6月6日，他给慕尼黑纳粹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格雷戈尔·斯特拉瑟写了一封信。两天后，这封信寄到斯特拉瑟手里，立即引起了党内实权人物的惊愕。

约旦写道："我注意到，在德国领导团队里一个叫海德里希的党员，他的父亲就住在哈雷。我们有理由相信布鲁诺·海德里希曾经表明自己的父亲是犹太人。我随信附上了马克斯·赫斯（Max Hesses）1916年的出版物作为证据。"这个摘录指出，布鲁诺·海德里希的名字其实是"Suss"——一个非常普遍的犹太名字。

斯特拉瑟立即意识到了这个消息的重要性。到那时为止，他和这个党卫队的安全人员几乎没什么接触。但是这条来自哈雷的消息事关重大。当时有人怀疑海德里希是混入党内神圣血统的冒充者。他不仅得到了党卫队全国总指挥



◎ 哈雷-梅泽堡的省长鲁道夫·约旦，正是他的信件促发了关于海德里希血统的调查。



◎ 阿希姆·格尔克博士，纳粹种族专家，1932年成为慕尼黑地区的种族部门主管，1933年调至内政部负责纳粹种族问题，1935年由于同性恋指控而被解雇，一直活到了战后。

的信任，也得到了希特勒本人的信任。一轮接一轮关于真相的调查展开了。调查海德里希背景的任务被分配给了党内的人种专家阿希姆·格尔克博士（Dr. Achim Gercke）。

1932年6月22日，格尔克的报告中说："……海军中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是纯正的德国人种，不掺杂犹太及其他民族的血统。"他还进一步解释了关于"Suss"这个名字的误解——当海德里希的祖母欧内斯廷·威廉明妮·海德里希（Ernestine Wihelmine Heydrich）的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她再嫁了一个叫作古斯塔夫·罗伯特·苏斯（Gustav Robert Suss）的锁匠，由于和之前的丈夫海德里希组建了一个大家庭，于是她经常称自己为"Suss-Heydrich"。这显然使一切困惑都迎刃而解了。格尔克坚持"Suss"绝非起源于犹太，那个锁匠也并非犹太人而是一个福音传道者。再加上海德里希和锁匠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这为海德里希纯正的雅利安血统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

尽管调查的结果被通知给所有相关人士，但犹太人的烙印却贯穿了海德里希的一生，甚至直到现在还有这种言论。1940年12月，已经成了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的海德里希不得不求助法律手段，来惩罚一个一直散布谣言的当地面包师——也是当地的党员——约翰内斯·帕布斯特（Johannes Pabst），帕布斯特被判处了十二个月的监禁。当地报纸打出了《诽谤者处一年监禁》的标题。海德里希一直相信他的党内对手们在利用这个谣言，并且从他们给海德里希造成的伤害中获取了大量的快乐。

保安处的官员，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威廉·霍特博士（Dr.Wilhelm

N.S. Auskunft

München, den 22. Juni 1932

Unser Zeichen: U.31 Dr. G/H.

Gutachten

über die rassische Herkunft des Oberleutnant z.See a.D.

Reinhardt Heydrich.

Aus beiliegender Ahnenliste geht hervor, dass Oberleutnant z.See a.D. Reinhardt Heydrich deutscher Herkunft ist und frei von farbigem und jüdischem Bluteinschlag.

Das für die Familie Heydrich beleidigende Gerücht, dass sie ehem Süss geheissen habe, das dazu geführt hat, den Vater von Oberleut Heydrich im Volksmunde als " Isidor Süss" zu bezeichnen und das schliesslich zu der Vermutung Anlass gegeben hat, dass die Familie jüdischer Herkunft sei, hat folgenden Hintergrund. Aus der Ahnenliste ist ersichtlich dass Oberleutnant Heydrichs Grossmutter Ernestine Wilhelmine Heydrich, geborene Lindner (in der Ahnenliste unter Nr 5) in zweiter Ehe mit dem Schlossergehilfen Gustav Robert Süss verheiratet war und als Mutter einer zahlreichen Kinderschar aus der Ehe mit ihrem ersten Mann Reinhold Heydrich sich des öfteren Süss - Heydrich genannt hat. Es ist übrigens hierbei bemerkenswert, dass auch der Schlossergehilfe Süss nicht jüdischer Herkunft ist. Diese zweite Ehe der Mutter von Bruno Heydrich führte zu der falschen Annahme, die in "Riemanns Musiker- Lexikon" von 1916 durch die Bemerkung "Heydrich (eigentlich Süss)" Verbreitung fand. In späteren Auflagen dieses Lexikons wurde dieser falsche Zusatz unterlassen und zwar auf Veranlassung der Familie Heydrich.

Zusammenfassend stelle ich danach fest, dass der Vorwurf, dass die Familie Heydrich jüdischer Herkunft sei oder früher einen anderen Namen führte, unrichtig ist.

Für die Richtigkeit dieses Gutachtens übernehme ich die volle Verantwortung und erkläre mich bereit, es notfalls auch vor Gericht zu vertret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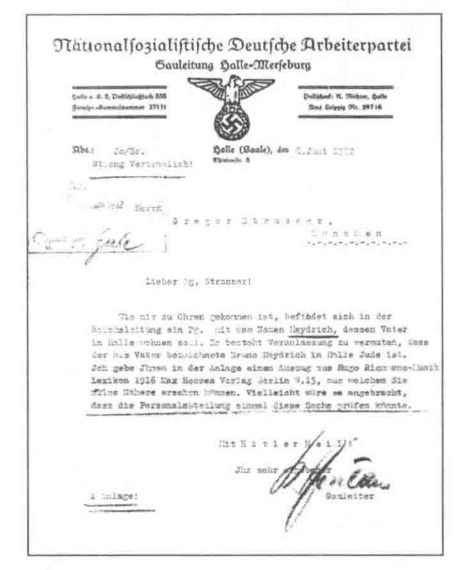
Behauptungen, die dieses Gutachten zu entkräften suchen, können nur auf Grund einer das Gegenteil aussagenden Urkunde gemacht werden. Sämtliche Angaben beruhen auf urkundlichen Belegen, die auf ihre Stichhaltigkeit hin geprüft worden sind.

Heil!

Dr. Gercke

◎ 格尔克博士于1932年6月22日提交的文件，文中称海德里希没有任何犹太血统并概述了问题的起因。文件复印件寄给了约旦省长以及包括党卫队全国领袖在内的其他主要官员。

Hottl），在纽伦堡给出了证据。他在其回忆录里写道，海德里希设法得到了哈雷的所有行政记录，来抹去关于他犹太出身的所有证据。他的出生记录应该是被偷了。很显然，他也将莱比锡城附近的迈森公墓里的祖母墓碑上的名字“萨拉·海德里希”改成了“S·海德里希”。1945年国家内政秘书和德国党卫队的全国副总指挥威廉·斯图卡特博士（Dr.Wilhelm Stuckart）称海德里希的血统肯定有问题。另一方面，来自敌对方情报组织的赫尔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Gauleitung Halle-Merseburg

Halle (Saale), den 6. Juni 1932

Streng Vertraulich!

Herrn

Gregor Strasser,

München

Lieber Pg. Strasser!

Wie mir zu Ohren gekommen ist, befindet sich in der Reichsleitung ein Pg. mit dem Namen Heydrich, dessen Vater in Halle wohnen soll. Es besteht Veranlassung zu vermuten, dass der als Vater bezeichnete Bruno Heydrich in Halle Jude ist. Ich gebe Ihnen in der Anlage einen Auszug aus Hugo Riemanns-Musik Lexikon 1916 Max Hesses Verlag Berlin W.15, aus welchem Sie alles Nähere ersehen können. Vielleicht wäre es angebracht, dass die Personalabteilung einmal diese Sache prüfen könnte.

Mit Hitler Heil!

Ihr sehr ergebener

Gauleiter

1 Anlage!

◎ 纳粹省长约旦1932年6月6日寄出的质疑海德里希血统的信件原稿。

穆特·毛雷尔（Helmut Maurer）坚称他已经从哈雷档案室里取得了决定性的证据，并已移交给威廉·卡纳里斯上将用以日后对付海德里希。但实际上，海德里希的出生证明可以清清楚楚地从哈雷市政府的记录中查到（登记于1904年3月12日，编号为669）。尽管如此，哈雷当局仍强调说这“被认为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出生记录”。1945年卡纳里斯的档案被公开的时候，人们也只看到了许多反希特勒组织的情报，并没有关于海德里希的记录。甚至有人拿海



◎ 身着SD制服的威廉·霍特博士。



◎ 希姆莱的私人医生菲利克斯·科尔斯滕，他在二战期间利用与希姆莱的关系拯救了无数犹太人的性命，并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证人指正纳粹罪行，1960年为表彰他所做的贡献，由戴高乐亲自授予其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 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威廉·斯图卡特博士。



◎ 科尔斯滕与希姆莱在战时的合影。

德里希的弯鼻子做文章——弯鼻子是犹太人的特征，但海德里希的鼻子即便有一点弯，也是因为意外撞断了两次的缘故，一次是在五项全能的比赛上，另一次是私人出游的时候。

在此不得不提一下另外两种关于海德里希犹太血统的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来自希姆莱的私人医生菲利克斯·科尔斯滕（Felix Kersten）。科尔斯滕坚持认为希姆莱和希特勒都清楚海德里希的犹太血统，但他们仍然让海德里希留在纳粹党内，因为他是“一个极具才能，但也非常危险的人物，如果我们不开除他，而将他留下来，他一定会永远感激我们并且会盲目地服从我们”，希姆莱还充当了海德里希的心理辅导员角色，帮助他“用理智制服身体里的犹太灵魂”。希姆莱的努力获得了成功，科尔斯滕还表示：“……海德里希很快凭着高智力水平战胜了身体里的犹太灵魂，并且开始往另一个极端发展。”科尔斯滕在回忆录的前言里写道：“……我用我所有的权威担保，尽管他有着金发碧眼的外表，希姆莱和希特勒都很清楚他的犹太血统。”1962年，他写道：“海德里希的成功背后是对于匿名信的惧怕。”在某些圈子里颇受敬重的美国历史学家休·特雷佛罗伯（Hugh Trevor–Roper）就对科尔斯滕的版本很信服，尽管科尔斯滕的回忆录被证实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怀疑。

难道希特勒当年真的打算冒这个险，只为了留下这个他认为很危险的人为他服务？但海德里希的危险性仅仅来自于其职位带来的权力，一个简单的免职就可以除去他对党的威胁。在1935年，当希姆莱发现他的党卫队总局（SS–hauptamt）里精明能干的库尔特·维特耶中将（Kurt Wittje）是同性恋后，立即毫不犹豫地开除了他。

另外一个更荒谬的版本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维顿（Charles Wighton）提出的。他认为血统专家格尔克在海德里希的父亲一支没有找到犹太血统，但对母亲一支的调查只持续到海德里希的母亲就停止了，然而他的外婆是犹太人，而且莉娜提到过“是她（外婆）给这个家庭带来了金钱”。维顿还表明，格尔克的调查花费了一年时间，在1933年公布了结果，而这时候纳粹党已经夺权了，显然是他们篡改了调查结果。但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格尔克的调查结果上的日期是1932年6月22日，即收到约旦的信之后14天，距纳粹党上台还有7个多月。我们可以通过以上客观的分析来判断海德里希是否真的有犹太血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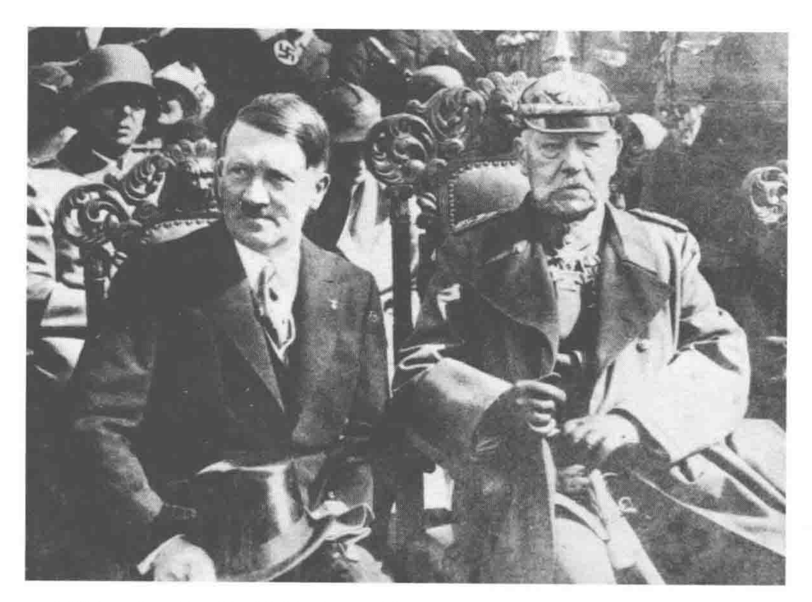
第六章
权力之争

对于年轻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来说，1933年是伴随着财政困难到来的。党内已停止为其拨款，发薪希望非常渺茫，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在缩减。保安处的菜单上除了蔬菜汤和没有鲱鱼的鲱鱼沙拉外别无他物。前景很黯淡，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好运即将到来。

纳粹党在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中赢得了1380万选票以及德意志帝国国会的230个席位，成了占据政府席位最多的党派。在随后11月6日的又一次选举中，尽管选票降到了1180万，但希特勒所在的纳粹党的实力却毋庸置疑。虽然年迈的兴登堡总统起初不愿意将权力移交给这个“波西米亚下士”，但是经过多方协商后，他最终屈服了，并于1933年1月30日发表声明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德意志总理。

希特勒的新内阁成员包括非纳粹的副总理弗朗茨·冯·巴本、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以及普鲁士总理赫尔曼·戈林。戈林控制了包括普鲁士警局在内的三分之一的德国行政区。希姆莱和他的门徒海德里希并未入驻内阁，而是屈居于巴伐利亚警局局长一职。同样在野的还有恩斯特·罗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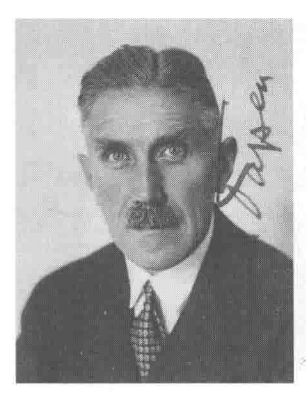
在纳粹党上台之前三天，海德里希接到命令，让他卸下保安处的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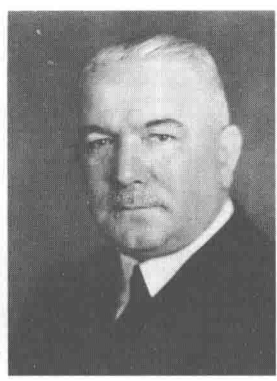
◎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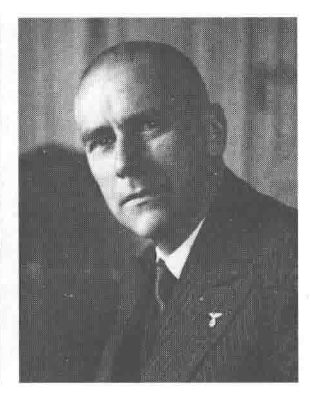
◎ 希特勒与新内阁成员。



◎ 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1933年担任希特勒内阁副总理，毕业于柏林军事学院，曾在1932年担任德国总理。



◎ 康斯坦丁·冯·纽赖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1932年至1938年担任德国外交部长，1939年成为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第一任总督，后由于其过于温和而被召回国，由海德里希代理总督职务。



◎ 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内政部长。1938年3月13日，签署了将奥地利与德国合并的法令。弗利克是积极的反犹太主义者，他担任内政部长期间起草、签署并执行了多项旨在将犹太人排除出德国生活和经济领域的法令。在二战结束后被纽伦堡法庭判处绞刑。



◎ 维尔纳·冯·勃洛姆堡（Werner von Blomberg），1933年至1937年任希特勒的国防部长，协助希特勒扩军，1935年兼任纳粹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1936年被授予陆军元帅军衔，1938年1月辞去其在军中的所有职务，1946年病逝于纽伦堡的监狱。



◎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1897.10.29-1945.5.1），纳粹德国宣传部长，1945年希特勒自杀前任命他为德国总理。



◎ 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ring），一战时期王牌飞行员，希特勒上台后担任国会议长，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四年计划”负责人等重要职务，是希特勒指定接班人。

作为党卫队的秘密职员执行“特别任务”。这一任命使他成为与希姆莱比肩的党卫队重要领导人之一。

2月27日晚9时14分，柏林勒宁街6号的消防站接到了火灾警报，德国国会大厦被火海包围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到底谁是这场火灾的始作俑者。有人说，是海德里希策划了这场火灾，一些组织和调查也给出了许多其他的版本。我们唯一可以确信的一点是，这场火灾给了希特勒向兴登堡要求预备力量的机会，而这些预备力量保证了整个第三帝国政策的实施。

由于巴伐利亚政府不愿意拥护纳粹党的统治并拒绝遵从纳粹党的指挥，因此在3月9号希姆莱、罗姆、阿道夫·瓦格纳和海德里希举行的会议上决定由冯·埃普接任巴伐利亚州长职务，并由柏林以电报形式将新的委任状发送给巴伐利亚当局。如果没有这封重要的电报，纳粹党就无法取得巴伐利亚州合法的行政权。海德里希立即意识到了这次通信的重要性，提着手枪去了慕尼黑电报局。一切都在按照预期的法律程序进行。就在当天晚上，埃普组建了纳粹巴伐利亚州政府，瓦格纳被任命为内政部长，希姆莱成了慕尼黑警局局长，海德里希被任命为第六政治部的长官并和他的上司一起搬到了警局总部。

莉娜在1933年3月13日写给父母的信件中这样描述纳粹党在巴伐利亚的夺权行动。

亲爱的父母：

生活真是跌宕起伏！相信你们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我们党的小革命，莱因哈德认为它很振奋人心。嗯，现在我会告诉你们我对这件事的感受。星期三，海德里希很早就回家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但由于巴伐利亚政府不愿意投降，他必须立即回到褐色大厦。大约11点，海德里希打电话让我立即把他的手枪送到褐色大厦。自然地，我惊呆了并立即想到了最坏的情况。1点钟的时候政府命令警察射杀奉总理命令采取行动反对政府的冲锋队员。听到这个消息后，罗姆、希姆莱和莱因哈德驱车去见了州总理海尔德，花了整整一个小时与之协商。罗姆下达命令选举埃普为行政长官。他们承诺三点的时候执行，但表针指到三点的时候他们却什么都没做。罗姆打电话向希特勒报告了这件事，于是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来敦促德国政府任命埃普为行政长官，但由于不明原因，电报并未送达。希特勒又发了一封电报，这次海德里希亲自去了电报局，半小时之后便拿到了这份意义重大



◎ 燃烧中的国会大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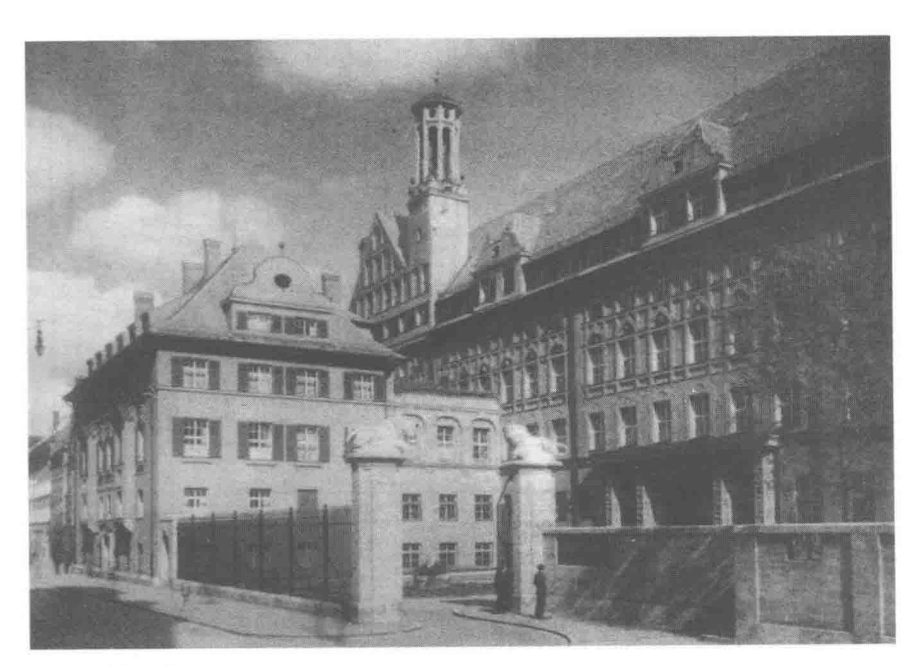
◎ 弗朗茨·里特尔·冯·埃普（Franz Ritter von Epp），德国陆军上将，骑士爵位。



◎ 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纳粹党大区领袖。

的电报，他将电报发给了埃普，事情顿时迎刃而解。他们驱车去了警察总局。第一辆黑色的冲锋队汽车里坐的是埃普和罗姆，第二辆车里坐的是希姆莱和莱因哈德，另两辆车里坐的是护送者。警局守卫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伙人惊呆了，当即束手就擒。科赫已经离开了警局。莱因哈德说他从这件事中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感，因为他的对手再也不是当年拘留SA和SS成员，并拿警棍打他们的硬骨头了。如今希姆莱成了警局局长，而莱因哈德，别笑，成了政治警局的行政长官！我都要笑死了。莱因哈德的前任，高级政府顾问科赫，接到通知后脸变得煞白。海德里希本来只打算去走个过场就撤，他可受不了长年累月地待在那里，他说那会令人窒息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警局的命令是不可违背的。与此同时，纳粹政府逐步占领了其他公共部门。所有的这一切都按照计划顺利执行着，没有动用一枪一弹。扫荡慕尼黑警局的场景非常好笑。那里是慕尼黑SPD（德国社会民主党，德文：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新闻部。赫夫利希和冲锋队以及党卫队的成员一起来了。整个建筑看起来毫无生气。他们在一个大沙龙里发现了大约300个敌人。我们想象下这个画面，300个人都双手举过头顶，我方礼貌地命令他们放下双手，向左转，前进前进。在那个夜晚冲锋队和党卫队成员尤其高兴。上面命令他们逮捕所有政敌并将其押到褐色大厦……，200多人现在已经被拘留了，包括KPD（德国共产党，德文：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PD、犹太人和巴伐利亚民主党员……。赫夫利希接到了逮捕内政部长的命令，开始时这位被扣押者静静地和妻儿告别，但随后又拒绝了随他们走，当他第三次拒绝后，他们强行将他带上了车，开往了褐色大厦。你们肯定能想象出当时的骚动。内政部长只穿着袜子和睡衣站在大厅里被大量的冲锋队和保安处的人员围着，接下来犹太兵被带进来了，简短的忏悔之后，他们用狗鞭抽他，脱下他的鞋袜，因此他只能赤着脚被冲锋队押到他的小房子里。与此同时，他的房子被很好地消了毒。他是慕尼黑犹太人的领袖。事情的大概就是这样。很多耶稣会人士和犹太人逃出了这里，没有人死去，也无人受重伤，但是我能肯定的是这里有无尽的恐慌。

海德里希决定在柏林建一座办公室，他在布拉尼彻广场橡树大道（Branitzerplatz Eichenallee）的一角找到了合适的房子，莉娜也帮忙筹划着党卫队办公室从慕尼黑到利奥波德街（Leopoldstrasse）的搬迁。在早期的几个月里，海德里希每天都去他的警察办公室，或叫街上的车，或开公车，直到深夜



◎ 慕尼黑警局总部。



◎ 1933年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与汉斯・奥梅耶尔（Hans Aumeier，1906.8.20-1948.1.28，党卫队第47旗队旗队长，也是希姆莱的第一任副官，后来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副手）在车中，摄影师捕捉到这位年轻的保安处领导阴险的目光。

才回家，由于公务繁忙，几乎没有私人时间来陪伴妻子。但当莉娜患胸腺炎住进医院时，海德里希却始终陪在她的身边。在莉娜休假期间，海德里希带她去了阿莫尔湖上的里德劳（Riederau），在那里他们和乌尔福特（Wulfert）一家待在一起直到莉娜康复。

同年2月，海德里希被派到日内瓦参加第二次国际裁军会议。海德里希此次并非是作为德国代表团成员参会，而是与他的保安处同事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鲁格（Friedrich Wilhelm Kruger）一起作为警察和安全专家参会。年仅28岁的海德里希缺少经验，对国际协商的流程又不熟悉，被整个会议过程搞得很头大。德国代表团团长鲁道夫·纳多尔尼（Rudolf Nadolny）大使是一位专业的外交家，他被这个急于宣扬纳粹主义价值观的年轻人弄得有些尴尬。在某些情况下，他不得不提醒海德里希并不是所有的代表都能接受他的政治游说。还有一件事情是海德里希质问酒店经理，为何所有与会国的国旗都在酒店前飘扬着，唯独不见"万"字旗，并要求酒店经理挂上"万"字旗，但酒店经理并没有搭理他。由于受到冷眼，海德里希决定给"酒店界"一点颜色瞧瞧，让他们知道纳粹党可不是好惹的。他和日内瓦的SD同僚们想法在半夜的时候将一幅血红的"万"字旗挂在了酒店上空。次日天亮后，所有的日内瓦人都知道如今德国是纳粹党的天下了。忍无可忍的纳多尔尼即刻将海德里希遣回了国。

这件事也反映出这个年轻的，羽翼渐丰的安全部门头目不成熟的一面。莉娜提到这次恶作剧时说："你不能要求他这个年龄的人就老练事故，他曾经为了给我捡一条手帕，西装革履地一头扎进了水里。"我们必须要记住他那时只有28岁，他去世时也年仅38岁而已。希姆莱接管党卫队的时候也仅有29岁。党卫队里的高层官员基本都非常年轻。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终于意识到了权利的中心在柏林，于是1933年3月15日希姆莱派海德里希去柏林访问。柏林地区的党卫队势力是由库尔特·达吕格（Kurt Daluege）掌控的，他以前是一个三流的工程师，现在受命掌管普鲁士的警察，同时还被普鲁士内政部任命为内政部长。他的眼神看起来总是很茫然，有点像电影《你丫闭嘴》里的让·雷诺，因此有个"呆头鹅"的绰号。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对自己所持有的权利可毫不含糊。尽管他在党卫队里的官职比希姆莱低，但是他很清楚在巴伐利亚的希姆莱正对他的权利虎视眈眈。海



◎ *库尔特·达吕格，后成为SS全国总指挥兼风纪警察最高领袖。*

德里希下榻在动物园旁边的柏林沙威酒店，起初试图和党卫队中将达吕格见一面。但是海德里希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因为达吕格一点也不想见海德里希，他明白海德里希只可能带来希莱姆的指示，这会干扰他自己的计划。于是他命令内政部的接线员不要接进海德里希的电话。数天后，吃了闭门羹的海德里希带着满肚子火给达吕格写了一张便条：

“我从周四起就一直设法与您见上一面，但一直未能如愿。我打了不下六通电话。由于我今天就必须返回慕尼黑了，所以留下此条以望您能在未来十天左右与我见上一面。您最谦逊服从的仆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希特勒万岁！”

年轻的海德里希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同样是希姆莱和襁褓中的党卫队所面临的。目前党卫队想成长为纳粹党内最具实力的组织还需要一些时日。4月1日希姆莱被任命为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署长，海德里希代表他行使权力。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仍然觊觎着达吕格手中的权力，但在向外扩张之前，他们首先得巩固自己的权利基础。

巴伐利亚内政部长阿道夫·瓦格纳命令希姆莱接管“所有的州立警署和警察局的政治部门，所有当地政府、地方部门、自治市下设的政治警察部门及其下属的所有备用警力；所有现有和在建的集中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党卫队国家”的雏形。与此同时，在海德里希手下供职的员工数量在迅速地增长。

海德里希将所有对立的官员解职，缺乏能力的官员也毫不留情地扫地出门。海德里希眼下就有了两个将来会在他的故事里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那



◎ 海因里希·穆勒，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头目。

便是将来赫赫有名的慕尼黑警局政治处雇用的警务督察海因里希·穆勒（Heinrich Muller）和弗朗茨·约瑟夫·胡贝尔（Franz Josef Huber）。这两个人都是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拥护者，纳粹党的死对头。穆勒曾表示说，他和胡贝尔打算在海德里希带着党卫队的人马闯入警察总部夺权的时候，使用武力来反抗他，但是最终他没有这么做。穆勒没有像往常一样积极地反对纳粹党，结果胡贝尔先被解雇了，可随后又被叫去见海德里希并且复职了。海德里希很清楚他需要像穆勒和胡贝尔这样业务能力强的人手，只要他俩不再构成安全威胁，就准备对他俩先前的政治倾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穆勒后来官至党卫队中将，指挥帝国中央保安局的第四处，也就是那令人听到名字便不寒而栗的盖世太保。胡贝尔则成了党卫队少将和维也纳安全警局的局长。

海德里希的愿望成真了，现在纳粹党终于踏上了政治舞台。但海德里希却高兴不起来，他开始担心党卫队的前程，担心党卫队会变成下一个冲锋队，此时的冲锋队在党卫队眼里其实就是一群纪律松弛的乌合之众。莉娜后来回忆说，海德里希临终的时候，意识已经不是很清楚了，可嘴里还念叨着："哦，愚蠢的冲锋队，哦，愚蠢的冲锋队。"海德里希所担心的党卫队变成下一个冲锋队其实是毫无根据的，接下来的一年，党卫队摆脱了冲锋队的控制。与此同时，海德里希则需要对付更多纳粹党的敌人了。

自1933年国会大火时得到紧急命令权后，海德里希开始逮捕政敌了，包括贸易联盟官员、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和其他对纳粹党表露敌对倾向的人。监狱人满为患，于是瓦格纳建议司法部长汉斯·弗兰克建集中营来缓解监狱的压

力。到此时，德国的集中营体系诞生了。布尔战争期间，英国在南非设置过类似德国集中营的机构，但德国的集中营将一直烙印在人们的心中。人们将集中营的建立归于海德里希和他的属下，但以色列历史学家阿伦森（Shlomo Aronson）经过层层追溯，最终确定关于建立集中营的点子最初来自于阿道夫·瓦格纳。海德里希为此背了好长时间的黑锅。



◎ 西奥多尔·艾克（Theodore Eicke，1892.10.17-1943.2.26），集中营总监，党卫队"骷髅"总队领导人，"长刀之夜"杀害冲锋队总参谋长罗姆的刽子手，武装党卫军第三"骷髅"师首任师长，后于1943年死于飞机失事。



◎ 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1900.5.23-1946.10.16），巴伐利亚州司法部长，后来的波兰总督，战后被判处绞刑。

1933年3月22日，第一座正式的集中营开始投入使用，这座集中营位于慕尼黑边上一个叫作达豪（Dachau）的小城。营长是党卫突击大队长希尔玛·瓦克勒（Hilmar Wackerle）。瓦克勒接手达豪集中营之后在这里建立了残酷、野蛮的制度。30多岁的瓦克勒残暴冷血，手中无时无刻不拿着鞭子，管理人员的暴力也不受任何限制。于是投诉从四面八方涌入希姆莱的办公室。不久之后瓦克勒就被集中营的守卫谋杀了，希姆莱不得不安排西奥多尔·艾克接手集中营的管理，艾克立即重整了集中营，并设置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为将来的集中营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

海德里希的SD掌管抓人和放人，而如何处置这些人却取决于艾克。在最初的几年里，他们以“保护性监禁”的名义拘留被捕者，而且拘留的时间通常较短。1933年7月，拘留2097人，释放1820人。1933年全年，共计16409人被以“保护性监禁”的命令拘捕，释放12554人。在这个时期，仅为政治活动拘捕犹太人。一个犹太人被拘捕的原因居然是给工厂工人的工资低于国家要求。德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向希姆莱发牢骚，说巴伐利亚拘禁的人数相比德国的残余反对势力显得过多了，但希姆莱对此抗议充耳不闻。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计划将巴伐利亚作为他们关于未来控制德国警察势力梦想的试验田。

这个想法来自海德里希还是希姆莱？莉娜肯定这是海德里希的想法：“海德里希经常给希姆莱灌输关于德国警察的想法，他经常在希姆莱身后推着他。他明白，若是没有希姆莱的支持，他也许会和慕尼黑暴动的老兵们一个下场。”前SD官员霍特战后也认同莉娜的观点。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虽然在巴伐利亚干得如火如荼，但他们并没有忘记柏林。赫尔曼·戈林控制着包括柏林警局在内的普鲁士警局。在这个框架内，普鲁士政治警局局长是一个叫作鲁道夫·狄尔斯的人，他听命于戈林（他的妻子是戈林的表妹）。狄尔斯重组了部门，并将其核心部分转移到了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8号（Prinz Albrecht Strasse 8），前柏林艺术学校的旧址。四月份，戈林将狄尔斯的部门变成了只听命于自己的特殊机构，并将其更名为“国家秘密警察总部”，简称Gestapa。在这其中还有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从慕尼黑派来的警察副官阿图尔·奈比，他对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忠心后来得到了嘉奖。戈林此时意识到应该对站在对立面的巴伐利亚警局方面做出一些让步，于是他同



◎ 鲁道夫·狄尔斯（Rudolf Diels，1900.12.16-1957.11.18）戈林的门徒，1933年任普鲁士政治警局局长。



◎ 阿图尔·奈比（Arthur Nebe，1894.11.13-1945.3.21），保安处核心成员，帝国中央保安局五处领导人，后参与“7.20事件”被判处绞刑。



◎ 海因茨·约斯特（Heinz Jost），1938年至1941年领导帝国中央保安局六处，负责情报部门。

意在党卫队和秘密警察处之间指派一个联络员。希姆莱决定从海德里希的安全警察中挑选一人担当此职，最终选定了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海因茨·约斯特。有了这个让步的安排，戈林相信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再也没有理由来找茬了。他夸口说：“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休想染指柏林。”事情的发展有些让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灰心，但随后意想不到的支持却使事情有了奇迹般的转机。

德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也希望统一德国的警察势力，将其归到单一机构下管理。他自然认为他的内政部当仁不让。1933年11月，戈林将秘密警察处移出了内政部的控制。弗里克在党内没了权力基础，自然要采取反抗行动。他立即就想到了希姆莱这个有力的帮手（但是他太天真了，以为能控制希姆莱）。弗里克协助希姆莱控制了吕贝克、汉堡、巴登-符腾堡、安哈特尔、不莱梅、图林根和黑森的政治警察。截至1934年1月，又控制了布伦瑞克、奥尔登堡和萨克森地区。这使希姆莱控制了普鲁士之外全德国的政治警察势力。此时戈林意识到他抵挡不了希姆莱-海德里希大军开进柏林了，因此决定与弗里克以及希姆莱进行谈判。



◎ 在争夺政治警察权力的斗争中，戈林最终输给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被迫做出让步。



◎ 格哈德·弗莱什（Gerhard Flesch，1909.10.18-1948.2.28），1936年被海德里希安排监视宗教团体，1938年参加吞并苏台德行动，战争开始后参加了波兰战役，后负责法斯塔德集中营，于1948年被处死。

在此期间，海德里希查获了一起暗杀戈林的阴谋，他立即意识到这个发现的重要性。难道狄尔斯的情报机构没有发现这个阴谋？这显然表明戈林的秘密警察处办事能力不如海德里希的安全警察，而戈林也有理由对这件事心怀感激。终于戈林认输了，但仍然试图控制一部分权力，哪怕只是名义上的。狄尔斯被派到莱茵兰的一个政府部门去了。希姆莱成了国家秘密警察局督察。1934年4月22日，海德里希由于这次的功劳获得奖励，希姆莱让其接手秘密警察处，带着穆勒、胡贝尔和格哈德·弗莱什去了柏林。

海德里希立即着手重组秘密警察处，并将其更名为盖世太保（Gestapo）。“顾问”这个术语也被“副官”取代。所有的一切都显得更加军事化了。维尔纳·贝斯特博士被授权管理第一分部的行政、组织和法律。海德里希本人保留着第二分部的管理权，利用穆勒和弗莱什的专业知识进行管理。约瑟夫·迈辛格负责管理他自己的党以及党内组织。第三分部负责反间行动，由1933年初期就在SD供职的冈瑟·帕奇奥斯基博士负责。这样一来似乎一切尽在海德里希的掌握之中了，但合并后SD和盖世太保的职权发生了重叠，并且经常发生冲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9年帝国中央保安局的成立才算截止。在此之前，很多职员同时受雇于这两个部门，职权范围也常常重叠。SD网罗了一些当时全国最优秀的人才，他们都愿意为这个新生的政权工作，但是如果在这个政权内部选择，党和冲锋队显然都不如精英气息浓厚，工作复杂，充满挑战，制服又威风的党卫队。



◎ 海德里希由于出色的表现，获得了秘密警察的领导权。

海德里希对律师很青睐，招募了包括维尔纳·贝斯特博士、赫尔曼·贝伦茨、奥托·奥兰多夫为代表的一批律师，还将大学教授弗朗茨·塞克斯和法学政治学家瓦尔特·舒伦堡招募了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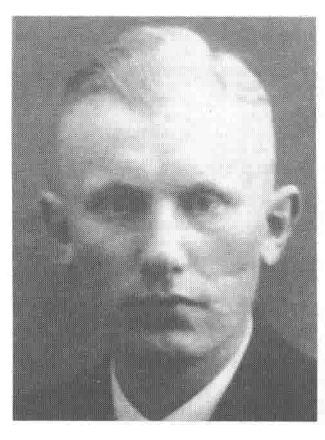
1933年3月21日，海德里希被提拔为党卫队区队长（SS-Oberfuehrer），同年夏天，他重新控制了SD。11月9日，他又被提拔为党卫队旅队长（SS-Brigadefuehrer）。与此同时，SD正式成为党卫队的第五分支。1934年6月，副总理鲁道夫·赫斯下令SD为党内唯一的情报组织，海德里希于6月30日被进一步提拔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SS-Gruppenfuehrer）。1934年12月，SD总部搬到了位于威廉大街102号的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宫。海德里希也来到柏林。



◎ 弗朗茨·塞克斯（Franz Six，1909.8.12-1975.7.9），法学博士，后成为帝国中央保安局七处负责人。



◎ 晋升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的海德里希。



◎ 赫尔曼·贝伦茨（Hermann Behrends）。



◎ 冈瑟·帕奇奥斯基博士（Dr. Gunther Patschowky，1903.3.3-1945.5.17）。



◎ 维尔纳·贝斯特博士（Dr. Werner Best）。



◎ 奥托·奥伦多夫（Otto Ohlendorf，1907.2.4-1951.6.7），后官至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因战争期间指挥特别行动队D队犯下大屠杀罪行，战后被处以绞刑。



◎ 约瑟夫·迈辛格（Josef Meisinger，1899.9.14-1947.3.7），被称作"华沙屠夫"，在波兰犯下种种罪行，后被处决。



◎瓦尔特·舒伦堡（Walter Schellenberg，1910.1.16-1952.3.31），后继任约斯特成为帝国中央保安局六处负责人。

第七章
SS State成立

1933年6月17日，莉娜·海德里希在柏林分娩，海德里希协助家庭医生成功地接生了一名健康的男婴，他们给他取名为克劳斯。

在权力的触角到达普鲁士之时，希姆莱从慕尼黑瓦尔德杜德林的小农场搬到了泰因湖畔的格明特市，其住房规模也变大了。这个湖畔小城如今依然风景如画，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观赏，但鲜少有人知道这里就是当年党卫队头目希姆莱的故居。海德里希也有搬家的计划，但这次不是搬去宁静的巴伐利亚乡村，而是政治活动的中心——柏林。他们在柏林边缘的苏登德（Sudende）找到了合适的居所，打算夏天的时候搬过去，然而，这个计划被1934年六七月间发生的事件打乱了。海德里希暂且将家搬到了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他几乎没什么时间陪莉娜，只能通过电话交流。他将罗姆的叛乱和之后的事件告诉了莉娜（由于罗姆曾是克劳斯的教父，莉娜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长刀之夜”的细节有很多资料可考，但这里必须要说一下海德里希在这个事件中的角色，很多相关人员称，他是这些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海德里希的老朋友卡尔·冯·埃贝尔斯泰因战后称海德里希参与制定了裁决名单，而且与“长刀之夜”以及之后一段时期所发生的事情脱不了干系。他还称，在他管辖的德累斯顿，本应有8名犯人被处以枪决，但是SD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



◎ 海德里希抱着他的大儿子克劳斯。



◎ 尽管工作很忙，但是海德里希一有时间就会回家陪着莉娜和儿子。



◎ 海德里希和克劳斯，在家中的海德里希一直是一位慈父。



◎ 海德里希与莉娜、克劳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长比泰尔（Beutel）却从海德里希那里接到了枪毙大约28人的密令。



◎ *海德里希与好友卡尔·冯·埃贝尔斯泰因。*

据说事发当天，戈林、希姆莱、保尔·科纳（Paul Korner）和海德里希将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房门的每次开闭都意味着新的裁决下达。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最初的那些决定都是这样做出的，严肃的历史学者都认为此次事件几乎没有残留的文件可考，事实如何只能由后人自己推测了。然而，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海德里希应该为处决"天主教行动组"头目埃里希·克劳森博士负根本责任。SD警司约瑟夫·迈辛格被委派监视克劳森和他的组织。克劳森是达吕格的前任，是普鲁士内政部下属警察部门的长官，由于他直截了当地反对新政权，于是戈林让达吕格取代了他的职位，并把他调到了交通部。他领导的天主教行动引起了海德里希的注意。海德里希采取了种种法律手段来打压克劳森但都失败了，后者抓住所有机会在公开的集会上诋毁纳粹政府，每次都使政府很难堪。6月24日，在霍佩加尔滕（Hoppegarten）举行的天主教徒集会上，克劳森发表了"反国家利益"的激烈言论，因此，在6月30日这一天，据说海德里希派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库尔特·格里迪斯（Kurt Gildisch）"接手克劳森事件，并且枪毙他"。格里迪斯不负所托，在克劳森的办公室射杀了他。在这之后他致电海德里希，海德里希命令他将此次事件伪装成自杀。后来格里迪斯在1957年的时候因涉嫌谋杀克劳森被审讯，证实了戈林在纽伦堡审判中给出的证词。格里迪斯也由于这次的出色表现被派去不莱梅参与逮捕柏林冲锋队领袖卡尔·恩斯特的行动，后者此时正准备出发去度蜜月，被捕后被带到了柏林里希特费尔德的党卫队军营中处死。

通过此次行动，希特勒和他的党羽几乎扫清了所有威胁其统治的反对者，其中包括格雷戈尔·斯特拉瑟、原总理冯·施莱谢尔及其夫人、原军情局局长库尔特·冯·布里多少将、记者弗里茨·耶利克等。这一切都是对于1923年11月失败的"啤酒馆暴动"的报复。原巴伐利亚州国务委员古斯塔



◎ 保尔·科纳（Paul Korner）。



◎ 冯·施莱谢尔（von Schleicher），原魏玛共和国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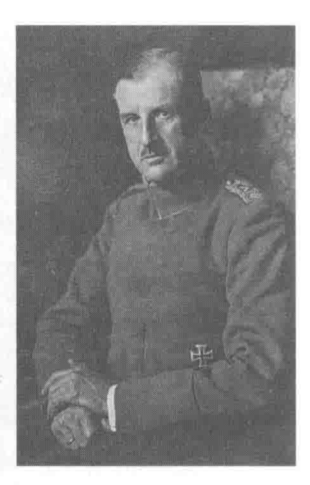
◎ 库尔特·冯·布里多少将（Kurt von Bredow），原军情局局长。



◎ 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von Kahr），原巴伐利亚州国务委员，曾镇压“啤酒馆暴动”。



◎ 格雷戈尔·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纳粹党左翼分子，曾担任宣传部长。



◎ 奥托·冯·卢绍（Otto von Lossow）少将，原巴伐利亚军官，曾指挥军队镇压“啤酒馆暴动”。



◎ 卡尔·恩斯特（Karl Ernst），柏林冲锋队领袖。



◎ 维克托·卢策（Viktor Lutze），“长刀之夜”后接替罗姆担任冲锋队总参谋长。



◎ 弗里茨·耶利克（Fritz Gerlich），记者，是影片《恶魔的崛起》中记者的原型。



◎ 负责处决罗姆的西奥多尔·艾克和他的副官迈克尔·里珀特（Michael Lipper）。



◎ 埃里希·克劳森博士（Dr. Erich Klausener）正在对天主教徒进行反对新政府演讲。

夫·冯·卡尔和奥托·冯·卢绍双双被暗杀了，副总理弗朗茨·冯·巴本捡回了一条命。在那个周末不少于12个国会代表被处死。冲锋队领袖恩斯特·罗姆，在监狱里被西奥多尔·艾克和他的副官迈克尔·里珀特射杀。此前希特勒让他用手枪自杀，但罗姆拒绝了，他直到最后都在为自己的清白和忠心辩护。他临终之时嘴里还念念有词“我的元首，我的元首”。还有许多冲锋队的领

导人在这次清洗中被处决。6月30日的晚报只是简单地报道了罗姆之职被维克托·卢策取代的事情。7月13日，希特勒在国会报告中指出共有27名官员被处死，此外再无任何官方数据，但希特勒的报告很可能低于实际的数字。希特勒在1934年7月26日，颁布了一条特别法令，正式将党卫队移出冲锋队的监管。自此，党卫队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希姆莱也只听命于希特勒本人。

1934年8月2日，年迈的兴登堡去世了。希特勒立即在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的支持下控制了德国。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契上将（Generaloberst von Fritsch）反对希特勒取代总统职位。但此时希特勒通过清洗冲锋队赢得了军队的心，并且还得到了只效忠他本人的宣誓。冯·弗里契最终认输了，带领他的同僚站到了德国新元首的身后。

罗姆叛乱事件之后不久，莉娜回到费马恩岛的老家拜访了父母，她一直想要一个乡间的家，回家之后，就一直缠着海德里希在费马恩岛建一栋房子。海德里希最终同意了，答应莉娜在费马恩岛建一栋避暑别墅。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筹到足够的钱来完成这个梦想。威利·萨克斯（Willy Sachs）借给了海德里希必要的资金，这解决了海德里希的燃眉之急。（房子的抵押协议现在还在伯格镇的土地登记处。）海德里希家的朋友，曾为建筑师的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古斯塔夫·拉尔帮忙进行了房屋设计。房子就这样从最初的蓝图慢慢地建起来了。海德里希又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抵押贷款，到1952年还款期限时，他们共需要还贷42000马克。房屋的建筑工程开始于1935年春，到6月份的时候完成。他们举行了盛大的仲夏庆祝派对，希姆莱也参加了，并送了一把手工的铁锁作为新家的礼物。这把锁现在被一位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收藏了。

1934年12月23日，海德里希和莉娜的第二个儿子海德尔（Heider）出生了。海德里希对莉娜非常满意，莉娜接连为海德里希生了两个健康的儿子，这符合党卫队的教条。

莉娜以前总是定时去教堂做礼拜，而且也很清楚海德里希的天主教信仰。尽管在新教的信仰下结婚，海德里希从小就是一个天主教徒，直到现在他也仍然是。然而，1935年莉娜对教堂的幻想破灭了，决定离开教堂，但她并没有和丈夫提及此事。1936年，海德里希坦言自己已经放弃了教堂，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政治立场已经不允许自己继续保持天主教信仰了。海德里希认为，教堂

B a u b e s c h r e i b u n g

des Sommerhauses für Herrn Staatsrat Reinhard H e y d r i c h ,
Berlin, in B u r g ,auf Fehmarn (Burgtiefe).

Das Haus steht im Grundbuch

Band

Artikel

Parsellen-Nr.:

Es wird in eichenem Holzfachwerk, das mit Klinkern ausgemauert wird, erricht t. Die Fundamente sind 70 cm. tief. Eine durchgehende, leicht mit Eisen armierte Betonplatte überspannt die ganzen Fundamente. Als Bodenisolierung kommt eine Asphaltschicht über die ganze Platte. Das Dach wird in üblicher Weise mit Schilf abgedeckt. Die Fenster sind als Dop elfenster ausgebildet Sämtliche Räume werden innen vor dem Verputzen mit 5 cm. starken Tekton bekleidet. Das Weitere ist aus den Plänen ersicht ich .

Berlin, den 27. Mai 1935.

Der Bauherr .
Staatsrat und SS-Gruppenführer

Der Architekt .

Regierungs-Baumeister . a. D.

Baupolizeilich geprüft!

Johs. Pott, Zimmermeister
Landkirchen a. Fehmarn

Regierungsbauinspektor.

◎ 海德里希的建筑设计师，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古斯塔夫·拉尔（Gustav Rall）。

◎ 这份1935年5月27日的文件详细介绍了在费马恩岛的避暑别墅的建筑材料，它是由海德里希和他的建筑师共同签署的。

◎ 一组休假中的党卫队三巨头照片，地点是希姆莱家，从左至右为希姆莱、卡尔·沃尔夫和海德里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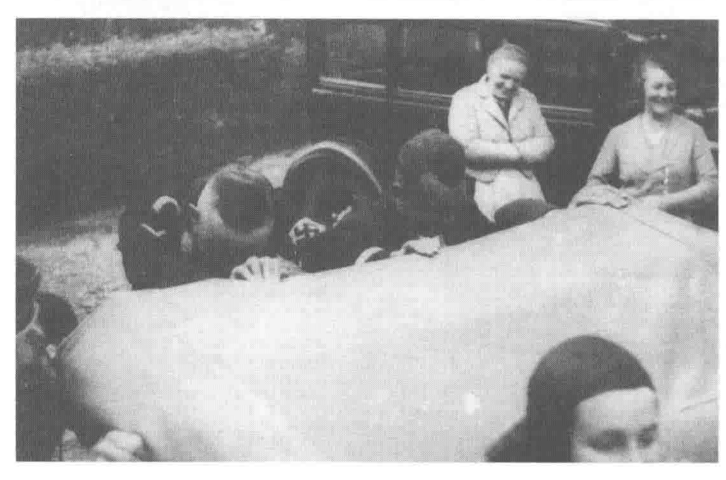




◎ 同上图，希姆莱好像在讲笑话，后面是他的妻子玛姬，似乎这辆车出现了什么故障，需要帮助。



◎ 希姆莱正在为司机海德里希推车，这张照片似乎暗示了希姆莱与海德里希的关系——“放心！我在后面帮助你，你就尽管上吧！”



◎ 女士们正在后面笑看这些推车的男人们，坐在后座的是莉娜。





◎ 众人之力，终于起到了效果。



◎ 海德里希和莉娜带着两个儿子克劳斯与海德尔在海边度假。

作为一个对国家构成威胁的政治力量，应该和共济会员、犹太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一道被永远视为纳粹政府的主要敌人。就在这年春天，他在柏林里希特费尔德低级法院宣布脱离教堂。

党卫队头子希姆莱肯定会对海德里希离开教堂的决定感到满意，而且他也应该为海德里希的决定负部分责任。党卫队正在发展自己的日耳曼式的信仰，在这个信仰里，天主教的精神没有立足之地。希姆莱在1936年与海德里希的谈话中就暗示他带头离开教堂。就在同一年，很多党卫队的领导也都纷纷离开了教堂，剩下的也都在之后的几年中退出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仍然保持着天主教信仰。

天主教堂很可能也已经发觉了党卫队新命令的威胁，1934年起，教堂严禁他们的信徒加入党卫队，甚至于因为牧师盖斯特（Geiste）供职于安全警察就把他逐出了教会。到1937年的时候，罗马教会禁止牧师加入纳粹党。海德里希的母亲仍然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还因为逮捕迈森主教的事情和海德里希大吵了一架。

1935年，党卫队发行了自己的专属报纸《黑色军团》，第一期报纸发行于3月6日。这是党卫队的领导第一次进入公众视线。希姆莱在库尔特·维特耶的建议下任命24岁的古特·奥玲为新编辑，海德里希在戈培尔的默许下操纵着这份报纸，很可能因为希特勒也是该报纸的读者。随后，奥玲加入了海德里希的安全警察。海德里希为报纸写了很多文章，其中一些是匿名发表的。他经常攻击教堂，称教堂煽动人们怀疑元首的使命。他还引用性丑闻和财务诈欺来抨击教堂的领导班子在道德和文化上的堕落。对犹太人的抨击反而减轻了，而朱利叶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的《攻击者》（Der Sturmer）却一直坚持针对犹太人。海德里希经常攻击意大利人，他认为他们是



◎ *古特·奥玲（Gunter Alquen）与其妻子。*

Einzelpreis 15 Rpf.

Berlin, 27. Januar 1943
4. Folge 9. Jahrgang

Das Schwarze Korps

ZEITUNG DER SCHUTZSTAFFELN DER NSDAP
Organ der Reichsführung ᛋᛋ



Um des Lebens willen



Zeit deutscher Ohnmacht

Am Abgrund

Die sogenannte Krise

◎ 党卫队发行的专属报纸《黑色军团》（Das Schwarze Korps）。

罗马教廷的爪牙。他在入侵埃塞俄比亚上的反意立场显得尤其的讽刺，要知道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后来可是希特勒最强有力的盟友。

另一方面，海德里希和希姆莱以前的盟友，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现在则抓住一切机会来限制党卫队的权力，他仍然梦想着掌控德国的警察力量。一些党内元老也认为海德里希和希姆莱方面得到了过多的权力。特别是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他向弗里克抱怨盖世太保的人员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活动，这件事导致了1936年2月10日新的盖世太保法律的制定，其中包括盖世太保部门从属于相关的当地政府，遵从当地政府首脑的命令，并及时向其汇报所有的政治警察事件。

希姆莱认为这是一种让步，因此他要求获得补偿。他要求内政部制订一项法律将所有的警察部门归于德国警察力量之下。弗里克同意了，但是他的版本和希姆莱的完全不一样，他计划将这个新的警察组织像内政部一样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计划让库尔特·达吕格来管理它。他已经不指望强有力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一方了，因为他们已经和戈林，也就是他的旧敌结盟了。弗里克的提议意料之中地被希姆莱拒绝了。1936年6月9日，海德里希提出了反提案，称希特勒希望希姆莱来管理德国警力。海德里希的反提案内容如下：

1. 任命一个德国警察的领袖，负责处理德国内政部权力范围下的一切警察事件。

2. 任命海因里希·希姆莱为党卫队全国领袖和德国警察总监，仅对德国内政部长和普鲁士内政部长负责。

3. 德国警察总监应拥有部长头衔并进入内阁。

愤怒的弗里克直接去找了希特勒。希特勒却一方面让他冷静，一方面迫使他同意这个提案。作为让步，希特勒没有给希姆莱内阁头衔。到此时，弗里克仍然试图阻挠这次任命，但海德里希已经成功完成了他的计划。

1936年6月17日，希特勒下达法令，任命希姆莱为党卫队全国领袖和德国警察总监。得意的希姆莱立即展示了他的权力。他将警察分为安全警察和秩序警察。海德里希得到了他应得的安全警察的管理权，包括所有的国家秘密警察、刑警、边境警察和反间警察。落败的弗里克和他的候选人达吕格接管了剩下的秩序警察部门，包括交警、协警、乡村警察和治安警察的管理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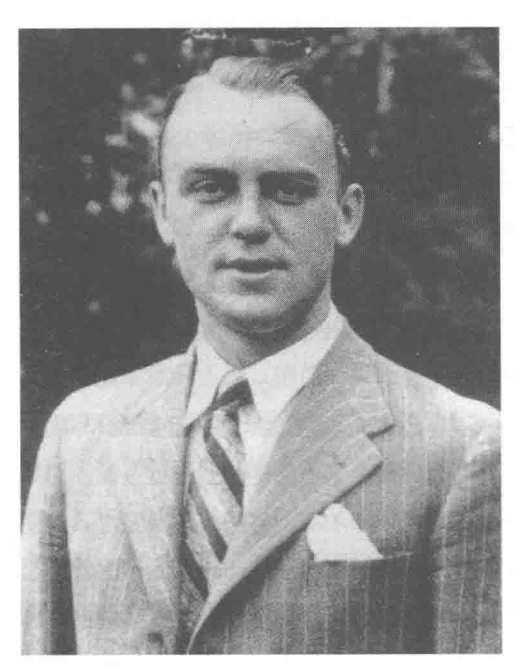
◎ 海德里希的继任者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1903.10.4-1946.10.16）。

海德里希现在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即使是他的继任者卡尔滕布伦纳也没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但集中营的管理却是他的权力盲区，他有权力逮捕和释放但没有权力决定集中营里的一切，海德里希对此感到如鲠在喉。然而希姆莱已经意识到他年轻的下属所积聚的权力，并不打算让海德里希的权力威胁到自己的权威。他迅速地任命了党卫队旅队长西奥多尔·艾克担任集中营总监，这

让海德里希很烦恼。直接对希姆莱负责的“老爹”艾克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他经常利用特殊职权取得便利。

党卫队首脑希姆莱现在已经控制了警察力量，他的党卫队组织也从一个小小的冲锋队下属机构变成了第三帝国权力最大的警察机构。未来将通过“黑色密令”来审视整个希特勒的执政时期。

第八章
国内外的密谋



◎ 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Alfred Helmut Naujocks，1911.9.20~1966.4.4），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正是由他带领特工佯装波兰军队袭击德国电台，从而给予德国对波兰宣战的理由，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鲁道夫·弗密斯（Rudolf Formis，1894.12.25~1935.1.23）曾是电气工程师，无线电广播的先驱和前斯图加特（Stuttgart）电台的技术指导，但他现在供职于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广播电台”——奥托·斯特拉瑟（Otto Strasser）在捷克斯洛伐克内部营运的黑色阵线组织，弗密斯在里面负责进行反对纳粹政权的宣传。

1935年1月9日，海德里希将安全警察里的“万事通”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弗密斯使用的发报机已经被定位设施找

到了，并且具体位置已经确定在布拉格西南方向50至60千米的范围内。他给瑙约克斯看了弗密斯的照片，命令他毁掉发报机并把弗密斯带到柏林来。

瑙约克斯设法以“戈伯”（Gerber）的假名字搞到了一个护照，带着他未婚妻的一个女朋友，越境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他百般搜寻，最后在多布日什（Dobris）的扎霍拉（Zahori）酒店里发现了发报机。当天“戈伯先生”和他的“妻子”入住这家酒店，并且设法搞到了弗密斯房间钥匙的蜡模以随时执行抓捕。期间他突然被海德里希召回了柏林，临走之前他把搭档留在这家酒店以继续监视弗密斯。

瑙约克斯回到柏林后，海德里希将之前的指示又向他强调了一遍，随后瑙约克斯再次以“戈伯先生”的身份回到了多布日什，但是这次他身边还跟着另一个叫作格尔特·格罗特（Gert Grothe）的特工。1月23日的晚上，瑙约克斯和格罗特原计划用麻醉剂将弗密斯麻醉，然后押解回德国，却出现了意外状况，弗密斯意识尚清醒并设法掏出了手枪，随后他们陷入了搏斗。原本在短暂的搏斗中弗密斯只是受了轻伤，但格尔特·格罗特由于经验不足，看到这种情况后竟然拔出手枪朝弗密斯射击，这一枪不偏不倚直接射中了弗密斯的头部，令他当场死亡。这两个拙劣的特工瞬间不知所措，以致连发报机都没有摧毁就逃之夭夭了。1月24日这两个办事不力的SD特工来到海德里希的办公室汇报了情况，海德里希被这两个愚蠢的手下气得发疯，一顿训斥后将他们撵出了办公室。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下属给海德里希带来的难堪绝非仅此一次。一个叫雅各布·所罗门的人给左翼出版物《世界舞台》写了很多见多识广的关于德国国防军秘密重整军备的事情，而所罗门在1933年离开德国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定居了，并一直给独立的新闻组织写稿。海德里希考虑到此人有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后果，于是决定对他进行压制，但是在发现他的材料来源之前还不能贸然采取行动。1934年6月，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报告说有一个叫汉斯·瓦瑟尔曼博士（Dr. Hans Wassermann）的德国侨民愿意和盖世太保合作。由于瓦瑟尔曼和所罗门是旧交，是将这个持不同政见的人引入圈套的理想的合作者，于是海德里希雇用了此人为他工作。海德里希让瓦瑟尔曼联系了所罗门，于是他们很快又重新建立了关系。10月的时候，瓦瑟尔曼去了斯特拉斯堡，试图取得后者的信任。



◎ 雅各布·所罗门（Jacob Salomon）。

此时盖世太保决定绑架所罗门，但又担心受到斯特拉斯堡当局的阻挠，于是决定在瑞士实行抓捕。经过考虑，他们选择了巴塞尔（Basel），因为那里到德国边境只有几分钟的路程。瓦瑟尔曼声称有一个重要的可信的朋友要去巴塞尔，他想和他们见一面，但又不想来法国，想来这样所罗门就会同意在巴塞尔会面了。丝毫没起疑心的所罗门很快同意了会面，在3月9日这一天，根据约定按时来到巴塞尔的圣哥达酒店（Hotel St. Gotthard），但对方又叫他到祖姆西芬艾克（Zum schiefen Eck）饭店会面（这个饭店距德国边境只有几英尺）。

这三个人在饭店见面后，先是一起喝了几杯酒并简单地聊了几句，随后瓦瑟尔曼的合作者建议他们一起去往他的住处，在那里填写瓦瑟尔曼带来的

一个护照，这个护照可以让所罗门用假名自由地进行越境旅行。所罗门过于单纯，爽快地同意了，于是他们立即叫了一辆出租车。三人高高兴兴地坐上出租车，不一会儿就到了德国境内的阿道夫·希特勒大街。所罗门随后被边境警察逮捕，其他两个人则回到了瑞士。



◎ 康拉德·帕齐希（Conrad Patzig，1888.5.24-1975.12.1），曾任谍报局负责人，后官至海军上将。

第二天，海德里希亲自审问了所罗门，几个可疑的合作者也被逮捕了。但令人吃惊的是，所罗门发表的内容是从发表升职和转职信息的《帝国公报》上了解到的。根据这些信息他推断出了不同部队和部门的规模和构成，这种方式其实相当合法，这一结果让海德里希很是尴尬。然而尴尬的还不止于此，盖世太保手中的所罗门使他们的情况更加陷入被动。事发后瓦瑟尔曼遭瑞士当局逮捕，瑞士当局轮番向德国外事办投诉，要求释放所罗门。最初，盖世太保拒不承认有绑架这件事，但瑞士当局第二次投诉的时候希特勒出面进行了调停，于是海德里希不得不于1935年9月释放雅各布·所罗门。这是海德里希的第二次难堪。此时情报部门还是经验尚浅。

海德里希并不仅仅忙于这些国外的情报事务，此时他的触角已经扩展到了间谍世界，很快就和帝国国防军的反情报部门，也就是“谍报局”产生了利益冲突。军事反情报组织的领导者是海军上校康拉德·帕齐希，他很讨厌海德里希，事实上海德里希对他也有敌意。1934年末，帕齐希报告卡纳里斯上校说他再也不能忍受海德里希以及他对情报工作的渗透了。这件事传到了时任国防部长的勃洛姆堡的耳朵里，他同意将帕齐希调离本职（这很可能已经得到了卡纳里斯的首肯）。帕齐希的接替者不是别人，正是威廉·卡纳里斯上校本人，

他于1935年1月2日正式就职。

海德里希对于海军时的老朋友将成为他的情报界同僚这件事感到非常高兴，由于相似的背景，他们立即就产生了彼此合作的想法。他俩合作约定将会持续到海德里希逝世为止。在莉娜的回忆录中，坚称海德里希事先并不知道卡纳里斯就是帕齐希的接替者，直到在一个礼拜日的早上，他们在柏林租的房子附近散步时偶然遇见卡纳里斯，才惊讶地发现卡纳里斯一家也搬到了相同的地方，他家的花园与海德里希家的鸡舍毗邻。于是海德里希一家拜访了卡纳里斯家，两家的男主人郑重其事地握了手，两家人都对于他们竟然是邻居这件事感到即惊讶又高兴。海德里希和卡纳里斯又重拾了他们的友情。卡纳里斯经常拜访海德里希家并在他家的花园里玩循环球，卡纳里斯也请海德里希一家去他的公寓吃饭。莉娜说：“我的丈夫对于卡纳里斯接任该职位感到非常高兴，他们毕竟都曾在海军里待过，这使他们之间产生了联系。”

他们又重新开始了社交聚会，海德里希和卡纳里斯夫人又一次表现了他



◎ 1935年在柏林举行的一个酒会上，海德里希与卡纳里斯这对昔日好友坐在一起，坐在他们对面的是埃贝尔斯坦因。

们的音乐才能。他们经常上演四重奏，海德里希负责第一提琴演奏，卡纳里斯夫人负责第二提琴，海因茨·海德里希负责大提琴，海德里希夫妇的朋友恩斯特·霍夫曼（Ernst Hoffman）负责演奏中提琴。

卡纳里斯的传记作者海因茨·霍内（Heinz Hohne）称卡纳里斯对海德里希非常赞赏，甚至几乎将他看作自己的儿子。关于他们关系不和只因公务原因联系的传闻简直子虚乌有。他们直到海德里希遇刺的几天前还有交往。

然而，他们的友情之中确实掺杂着一定的狡猾和不信任。卡纳里斯雇用了一个叫穆罕默德的阿拉伯佣人，似乎对德语一窍不通。海德里希在卡纳里斯家与之进行秘密谈话时，这个佣人总是服务左右。海德里希觉得他的在场让人不舒服，但卡纳里斯立即用穆罕默德不懂德语这一点让海德里希安心。有一天晚上，海德里希家的私人侦探施密特（Schmidt）在海德里希家附近发现穆罕默德在用流利的德语“调戏”一个女性朋友。由此，海德里希认为卡纳里斯是



◎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хачевский 1893.2.16-1937.6.11），苏联元帅。海德里希的反间计使其在苏共大清洗中被以间谍罪判处死刑并立即枪决，1956年被平反。他被认为是红军中最富才华的高级军事将领之一，有“红军拿破仑”的称号。



◎ 双重间谍斯科布林（Skoblin）将军。

一个不可完全信任的人。

1936年末，海德里希听到了苏联高层计划推翻斯大林的风声。这正是“谍报局”的职权范围，如果他干预，就得冒得罪卡纳里斯的风险，但是他又无论如何不想错过破坏苏维埃军队的机会，于是他和希姆莱讨论了这件事，在圣诞节前夜他们将这条消息报告给了希特勒。海德里希计划揭露这个预谋，让愤怒的斯大林对付这些军队高层。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这条信息来自巴黎的双重间谍斯科布林将军，他同时服务于安全警察和俄国的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经过讨论，最终这个阴谋的主要策划者被确定为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希特勒在聆听后同意并授权海德里希实施计划。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海德里希让瑙约克斯伪造了署名为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文件。安全警察的雕刻师轻而易举地就复制了德国官员和苏联官员的通信文件。一战后德国记录了大量两军队合作时期，有图哈切夫斯基署名和笔迹的文件。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还是很有把握的。1936年5月初，安全警察部门的党卫队旗队长赫尔曼·贝伦茨将这些文件上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作为交换，他得到了300万卢布。然而这些钱大部分却被证实是假的。这些文件很快就到了斯大林手上，此时的斯大林其实对自己的统帅部已经有所怀疑，这下他终于得到了“铁证”。海德里希的阴谋在接下来的情节里究竟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我们不敢妄言，但是我们众所周知的“苏共大清洗”就这样开始了。

起初，1936年6月12日，图哈切夫斯基和几个苏联的高层官员被逮捕并处以枪决。但杀戮并没有就此终止，反而揭开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历史上最血腥的政治大清洗的序幕。差不多有一半的军官团成员被消灭了，大约35000人；其中包括90%的将军，80%的陆军上校，2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15人，5名元帅中的3人，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人，85名军长中的57人，195名师长中的110人，406名旅长中的220人，都被处死或受到迫害。苏联军队的骨干在这次大清洗中几乎损失殆尽，遭受的重大创伤直到二战中期才平复。对于这件事海德里希感到十分得意，他在这件事中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为斯大林送去了“东风”。

1936年5月，一个叫恩斯特（Ernst）的助理裁判员审问了一个叫作奥拓·施密特（Otto Schmidt）的罪犯，这个罪犯之前就有盗窃、挪用公款和敲

诈勒索的前科，这次被抓是因为敲诈勒索加上三两个轻微犯罪。显然恩斯特有相当高的审问技巧，他成功赢得了施密特的信任，审讯的结果令人难以置信，施密特这个被告竟然变成了原告，他打开了话匣子说起他曾经勒索过的“数百个人”，他说曾经逮到过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有同性恋行为，还说了几个名字，其中有党卫队旗队长格拉夫·冯·韦德尔（Graf von Wedel）、波茨坦警察局长瓦尔特·冯克（Walther Funk）、德国经济部长鲁迪格尔·格拉夫·冯·德·古尔茨（Rudiger Graf von der Goltz）和“弗里契将军”。对于其他人员恩斯特似乎并不在意，但是对“弗里契将军”非常震惊——此弗里契难道是彼弗里契？施密特拒绝谈论更多，恩斯特决定上报这个惊天的消息。

盖世太保部门负责镇压同性恋的约瑟夫·迈辛格从恩斯特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于是施密特的案子立即被重视了起来。他们现在是在处理一件关于国防军总司令陆军上将维尔纳·冯·弗里契的案件吗？7月份的时候，他们找来了一些照片让施密特辨认，每张照片对应着其中人物的名字，施密特很快就被一个熟悉的名字吸引了，他说他确定陆军上将就是他口中的“弗里契”。

施密特起草并签署了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确认于1933年11月份在柏林万隆（Wannsee）车站看见了一个穿着毛皮领大衣，戴着单片眼镜的身份尊贵的人。这个绅士带着一个年轻人，他尾随其后到了灯光昏暗处发现这两个人有同性恋的行为。接着他就跟着这个绅士，并假装成一名警察去盘查他。绅士掏出了他的身份证，上面的名字是“冯·弗里契”。对方不希望此事暴露出去想用金钱私了，双方达成了协议，但是绅士身上并没有带足够的钱，于是他们一起去了斐迪南街21号拿了部分钱出来，并在几天后付足了余款。

迈辛格意识到了这个消息的重要性，因为弗里契是党卫队的反对者，也被很多保守的圈子看作是反希特勒的领导，这件事对于党卫队乃至纳粹党来说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迈辛格将这件事报告给了海德里希，海德里希迅速将此事上报给了希姆莱，而希姆莱很快将文件呈给了希特勒。出人意料的是，希特勒命令希姆莱将这些文件焚毁。很明显他不打算在这个特殊时期去招惹他的军队总指挥。希姆莱虽然确实焚毁了文件，但却让海德里希复制了重要部分的内容打算留待日后使用。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与他的高官们召开了一场会议，与会者包括德国



◎ 维尔纳·冯·弗里契（Werner von Fritsch，1880.8.4-1939.9.22），国防军总司令，陆军上将。1938年2月4日由于同性恋丑闻被迫辞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二战爆发后弗里契以第十二炮兵团名誉团长身份领兵入侵波兰，1939年9月22日在波兰华沙普拉加附近阵亡。死后希特勒为其举行了国葬。



◎ 弗里茨·霍斯巴赫（Fritz Hossbach，1894.11.22-1980.9.10），步兵上将，先后担任希特勒的副官，82步兵师师长等职务。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

空军的戈林、海军的雷德尔、陆军的弗里契、战争部长冯·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长冯·纽赖斯。希特勒称他计划在1943年的时候往东扩张，如有必要就采取战争的方式。他私下和戈林谈论时说，他“想要对弗里契有所牵制”。冯·勃洛姆堡和弗里契都反对采取军事手段。希特勒的国防军副官弗里茨·霍斯巴赫在会议五天后说过：“讨论好几次都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中主要是勃洛姆堡、弗里契两个人和戈林的争论。”

由于此次讨论令希特勒对自己的军事顾问们感到很失望，所以海德里希立即抓住机会，再次拿出迈辛格弹劾弗里契的文件，同时海德里希还得到了戈

林的大力支持，当即命令迈辛格立即将这件丑闻抖搂出来。盖世太保的检察员菲利斯（Fehlis）被指派调查和分析旧有的文件。1938年1月15日，菲利斯发现一个已退休的也叫冯·弗里契的船长住在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契的隔壁，但是他并没有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调查戛然而止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据说是由于希姆莱的干涉。虽然弗里契是被冤枉的，但可以确信的是很多人都想看到冯·弗里契垮台，其中也包括海德里希和希姆莱。所以弗里契必须背这个黑锅。

与此同时，另一个丑闻即将爆发。德国战争部长冯·勃洛姆堡在妻子去世后带着五个孩子鳏居，后来认识了一个名叫厄纳·格伦（Erna Gruhn）的打字员，并在1938年1月12日与其举行了婚礼，希特勒和戈林都是见证人。不久后，RKPA[1]的德国鉴识科科长库尔特·穆勒（Kurt Muller）收到了一些淫秽照片，其中一个极不体面的裸体年轻女人给了他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他根据照片上的姓名翻查了资料，发现这个不体面的女人居然是德国战争部长的新婚妻子。

穆勒立即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了自己的上司阿图尔·奈比，奈比惊叫："噢，天呐，这个女人还亲过元首的手！"奈比立即将此事告诉了柏林警察局长赫尔道夫，赫尔道夫接下来又去找了威廉·凯特尔，凯特尔又将他引见给戈林。由此，在1月23日，戈林终于得到了能扳倒自己最主要的对手勃洛姆堡的重要筹码。当希特勒得知这件事后，他感到很气愤。

戈林现在发现自己成为战争部长的愿望终于成为可能，因为勃洛姆堡和弗里契这两块绊脚石终于要被搬掉了，此时他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然而令戈林大跌眼镜的是，希特勒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指示下面重新调查弗里契事件。另一边，弗里契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事情后，感到非常愤怒，他申诉着证明自己绝对清白并要求面见希特勒，但是在德国大使馆的时候他遇见了施密特，施密特确认他见到的那个穿黑毛皮领大衣和戴单片眼镜的绅士就是眼前的这个弗里契，此时的弗里契实在是有口难辩，然而这就是政治斗争。

---

① RKPA：Reichskriminalpolizeiamt 的简称，纳粹德国中央刑事调查部，1936 年成立，后归属于帝国中央保安局。



◎ 威廉·鲍德温·约翰·古斯塔夫·凯特尔（Wilhelm Bodewin Johann Gustav Keiteil），德国陆军元帅，最高统帅部部长，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



◎ 沃尔夫·海因里希·格拉夫·冯·赫尔道夫（Wolf Heinrich Graf von Helldorf，1896.10.14-1944.8.15），柏林警察局长，1938年加入反希特勒组织，1944年参与刺杀希特勒行动，1944年8月15日被处死。

最终希特勒对军队高层进行了调整，最失望的莫过于戈林，他没料到希特勒远比他狡猾。希特勒组建了一个最高统帅部来指挥军队力量，他本人自任统帅，战争部长的职位被取消了。此时的戈林真可谓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如意算盘没算过希特勒。2月4日，报纸上登出了对政府职务重新任命的决定。冯·勃洛姆堡和冯·弗里契被免职，而外交部长冯·纽赖斯的职位被笨拙但忠诚的冯·里宾特洛甫取代了，此外还有16个上将被免职，44个职位被重新任命。以前的战争部长被最高统帅代替。经过这次重组，真正的纳粹政权成立了。

然而弗里契的事件仍然尚未解决。希特勒本想让他体面地退休，但这个骄傲的军人却不这么想，他坚持要公开辩白这个强加到他头上的控告。希特勒建议开设一个特别法庭，但军事领导们在德国司法部长于特纳（Franz



◎ 乌利希·弗里德里希·威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4.30-1946.10.16），纳粹德国外交部长，曾参与签署《英德海军协定》、《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意军事同盟》、《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等重要外交协定。1946年被处以绞刑。



◎ 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1880.06.29-1944.07.20），德国炮兵上将，二战前德国陆军参谋长，后因与希特勒政见不合，被希特勒撤职。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未遂，随即被捕遭到处决。

Guertner）的支持下，站在冯·弗里契这一方，希特勒迫于压力勉强同意开设军事法庭。可见此时的希特勒还没有战争时期那种绝对的权威。盖世太保也被命令进行相应的调查。

冯·弗里契的拥护者发现了斐迪南街的秘密，他们在斐迪南街20号发现了冯·弗里契船长，这位同名的人很快承认了那次事件，并告诉他们盖世太保早在1月15日就来找过他。盖世太保一再小心谨慎地试图压制的决定性证据就这样大白于天下。戈林刚刚自打耳光后，这次轮到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当然海德里希不会把责任推给希姆莱，所以只能自己扛了。

军队上将们开始团结一致。安全警察因隐瞒冯·弗里契事件的证据而变得处境极其危险。舒伦堡曾回忆说海德里希当时非常紧张，甚至把他叫到办公室并命令他带着手枪，海德里希紧张地说："如果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他们不从波茨坦出发，那么危险就过去了。"

1938年3月10日，庭审开始了，最终结果在3月18日宣布，上将冯·弗里契是清白的。这下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处境可不太好。卡纳里斯和霍斯巴赫拟定了一系列变动盖世太保领导层的命令，其中包括解雇希姆莱、海德里希、约斯特、贝斯特、迈辛格和菲利斯。路德维希·贝克上将接到了这个命令，但却把此事压了下来，并没有将此事传达给希特勒。由于贝克的间接帮助，海德里希他们这一次勉强脱险了。可在多年之后的“7·20事件”中，贝克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希特勒重新安置了冯·弗里契。但只让他当了第12炮兵团的荣誉团长。最后弗里契于1939年9月22日在华沙外围指挥作战时阵亡。希姆莱命令枪决说谎的施密特，而且在之后的很多年里都对军事信息很敏感。这一次海德里希勉强逃脱了和上次1931年在海军时一样的命运。



第九章
远离工作

海德里希是一个极其优秀的运动员。1940年12月16日的一张便笺纸反映出希姆莱提名海德里希担任体育总监一职。此前海德里希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担任过国际奥委会委员一职，享尽了职务的便利，其中最让莉娜感到高兴的是她因此得到了比希姆莱夫人更好的座位。

莉娜·海德里希称不上是一个受欢迎的党卫队家属。一些人认为她很难控制，因为她经常违抗希姆莱。甚至有一次，希姆莱派自己的私人参谋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的妻子弗里达·沃尔夫（Frieda Wolff）去劝告莉娜并传达希姆莱的不满。在一次去基尔观看赛船比赛的时候，沃尔夫夫人告诉莉娜希姆莱对她的行为很不满，尤其是她对希姆莱本人以及希姆莱夫人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此外她还经常违抗命令。但是莉娜认为她的私人生活空间属于她自己，她不愿意承担任何强加在党卫队领导妻子这个身份上的不自由。后来莉娜意识到，这个劝告没那么简单，它似乎另有深意。卡尔·沃尔夫一直渴望取代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成为安全警察局的领袖，而这次见面只不过是一个测试，不是对莉娜的测试，而是对海德里希的测试。但此后莉娜仍然我行我素。历史表明，沃尔夫取代海德里希的野心直到海德里希死后也没能实现，但那时候他很可能已经不想要这个出力不讨好的职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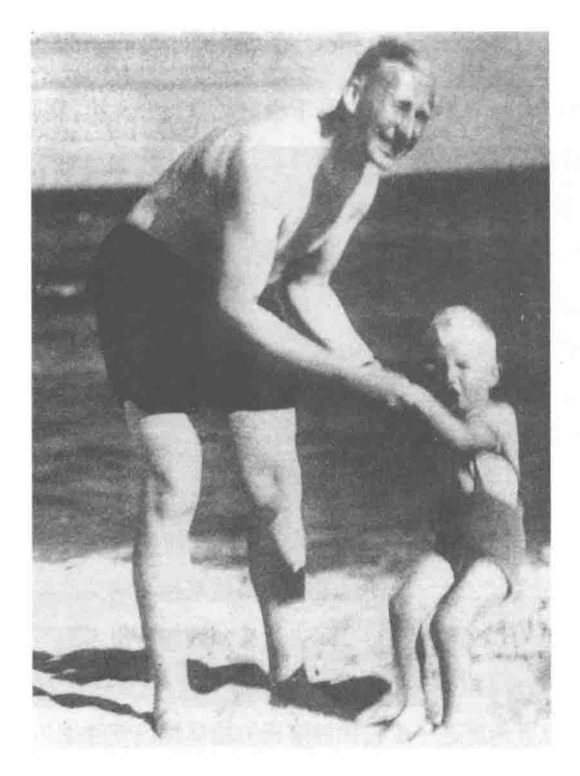


◎ 一有时间，海德里希就会投入运动中，由于当过海军，所以他对帆船也很喜爱，图中海德里希正在给朋友们展示如何设置风帆。

1937年2月末海德里希一家从多勒大街搬到了柏林奥古斯塔街14号。这个大房子有四个卧室，两个接待室，一个餐厅，一个厨房和一个酒窖。其中顶楼有一个专门给佣人们居住的房间。现在海德里希家雇有两个佣人。莉娜在露天菜园里建了一个鸡舍，还在她的“专属菜园”外围种上高高的灌木篱墙和一些果树。这个房子花费了他们49000马克，占地700平方米。他们对自己现在的处境相当满意。

在海德里希33岁生日的这天早上，莉娜从已经解散的哈雷音乐学院取来了一架钢琴作为生日礼物，海德里希对这个礼物非常满意。海德里希也掏出两张地中海之旅的船票说要弥补亏欠莉娜的蜜月，莉娜感到幸福极了。

莉娜时常对他们缺少朋友这件事感到很担忧，海德里希总是避免和别人走得太近，他认为自己的职位不允许自己和很多人建立比较亲近的关系。他曾经要求希姆莱不要用德国熟人间常用的“Du”来称呼他，因为他坚信，如果





◎ 莉娜在她的菜园中工作。

◎ 海德里希与他的大儿子克劳斯在沙滩上玩耍。

他和希姆莱变成很亲密的朋友，那么他就不能反对希姆莱的一些计划。当海德里希用更有逻辑的观点来驳斥希姆莱的时候经常导致希姆莱怒吼：“哦，海德里希，你和你那该死的逻辑！”

由于海德里希对交友的限制，莉娜变得越来越孤单，于是他们夫妻俩讨论了他们的处境。海德里希捧着妻子的脸说：“我们需要朋友吗？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不需要和任何人分享这份感情。让我们这样继续下去吧。”莉娜在她的自传中提到，就在那时，她意识到了自己的生活与自己丈夫的思想、意愿和梦想是如何地紧密相连。

每天早上，海德里希很早起床，等他的理发师来给他刮胡子，在和妻子共进早餐之后他离开家去办公室，一般八点前就能到达。海德里希周末也去办公室，一直在那待到正午。

到办公室后，海德里希会先去体育场和自己的剑术教练霍普斯博士（Dr. Hoops）击一会儿剑。据莉娜称，海德里希击剑主要是为了缓解工作生活中的压力，而不是单纯为了竞技。

随着职权范围的扩大，上级配给了海德里希一架四人座的飞机，海德里希和他的飞行员利奥波德（Hauptmann Leopold）私下说好教自己开飞机。莉娜很快发现了丈夫比平常早起一小时的原因就是要去练特技飞行。海德里希很快就能熟练地驾驶着飞机俯冲、旋转、翻筋斗，甚至是颠倒飞！

海德里希对这个新发现的运动项目充满了热情，他在费马恩岛的家附近弄到了一块地并在这块地上建了一个小木屋。这样当他们住在费马恩岛上的时候，海德里希就可以驾飞机回家了。他每次到家的上空时，就加大马力，莉娜听见海德里希回来的信号后会为他准备食物，通常是一盘油炸土豆和牛奶。这个“令人畏惧的”盖世太保头目经常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从家里出发前往他的飞机场。

有一次，海德里希建议莉娜与他同乘飞机。莉娜在同意之前仔细地检查了他的驾驶证。当他们上冲到岛的上空时，海德里希将变得越来越小的艾伯特斯道夫村指给莉娜看。但是从这次“惊险的飞行”回来之后，莉娜再也不想飞第二次了。

随着飞行技术的提高，海德里希更进一步去柏林附近的柏林机场驾驶战斗

机，在后来的战争期间，海德里希也看到了纳粹德国空军在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海德里希在飞机驾驶方面如鱼得水，直到1937年5月27日，希姆莱下令禁止海德里希和弗里茨·威特泽尔（Fritz Weitzel）驾驶他们的专机，原因是他的一个副官在一次飞行中受了重伤，希姆莱认为他们缺乏专业的飞行训练。

海德里希的公务日益繁忙，因此总不能回家，甚至到了危及婚姻的程度。家庭中的事务都落到了莉娜肩上，后来莉娜向海德里希抱怨，海德里希答应了莉娜会多花点时间在家庭上，然而，他很快就又回到之前的样子。有一个阶段，莉娜甚至考虑要离开她的丈夫，但是这个危机很快就因为海德里希办公室里的年轻顾问瓦尔特·舒伦堡的出现得到了缓解。

舒伦堡最近刚结婚，但是和他的妻子不太合拍所以来寻求海德里希夫人的帮助。莉娜同意帮助他，并将舒伦堡夫人邀请到海德里希的狩猎者小屋。在谈话中，莉娜发现舒伦堡的夫人很嫉妒自己有一个年轻又英俊的丈夫。莉娜突然意识到嫉妒可能帮助改善她和自己丈夫的关系，于是决定冒个险邀请舒伦堡多到家里玩。正如她所期望的，她和舒伦堡变成了密友。



◎ 身着党卫队击剑服的海德里希。



◎ 身着空军上尉飞行服的海德里希。

海德里希很快就发现了年轻的舒伦堡对自己妻子的注意。舒伦堡在自己的回忆录（这本回忆录的真实性有待考证）里叙述了一件事，说海德里希对他产生怀疑后，带着海因里希·穆勒将他邀请到了酒吧，在酒吧里海德里希给了他一杯酒，他喝完之后，气氛立即变了，海德里希告诉他已经在酒里面下了毒，而唯一的解药就在自己身上。除非舒伦堡承认他和海德里希夫人之间的事情，否则他将中毒而死。如果他表现得诚实直率，海德里希就会给他解药。舒伦堡坚持他和海德里希夫人之间除了谈话再无其他。据舒伦堡说，不管海德里希相信与否，他还是给了他一杯盛有解药的酒。

这个故事看起来确实有点荒谬，要知道舒伦堡的回忆录现在看来有很多疑点，这件佚事是真是假还需大家自行判断。不过这确实和年轻的海德里希的幽默感很符合。

无论如何，莉娜达到了她最初的目的，海德里希现在陪家人的时间变多了。舒伦堡的婚姻可就没有那么美好了，他夫人将硫酸泼到了他的脸上，结束了他俩的婚姻。





◎ 海德里希与希尔克（Silk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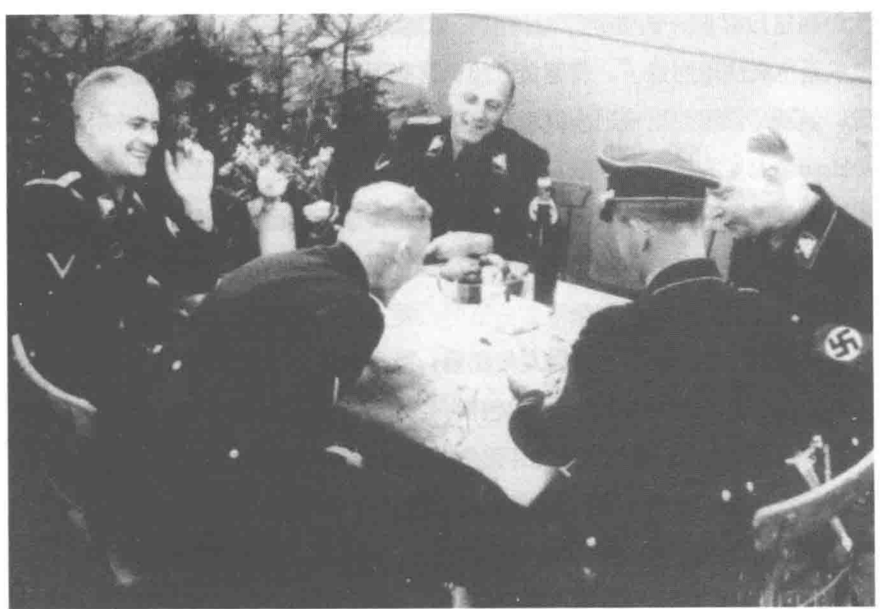


◎ 海德里希的全家福，希尔克的出生使这个家庭更加快乐和睦，海德里希也非常疼爱这个女儿。

1939年4月9日，这对已和解的夫妻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希尔克。由于海德里希一直都只想要儿子，所以莉娜担心他会不喜欢这个女儿。不过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因为海德里希非常骄傲地到处炫耀他的小女儿。他们父女俩非常亲近，海德里希表现得比从前更像一个可亲的丈夫和父亲。









◎ 以上四幅图是一组海德里希与下属、同事一起喝酒聊天的图片，看得出他们聊得很开心。

在这段时期，莉娜建议海德里希和他的下属们建立一定的社交联系，海德里希也爽快地同意了。莉娜负责照料这些下属的夫人们，为她们组织了一个运动俱乐部。海德里希则为俱乐部提供了一个合格的教练，名字叫作哈特纳格（Hartnagel）。起初，这些安全警察夫人们是极不请愿地参加的。哈特纳格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他想尽了办法希望使这些拘谨窘迫的女士们放松下来，他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其中有八位盖世太保夫人在运动会中获得了金牌，二十位获得了银牌。

这些夫人之中，有一位曾是舞蹈家，她主动提出教她们跳舞，并从这些夫人中挑选了适合跳舞的人，其中也包括莉娜。这些盖世太保和安全警察官员的妻子、未婚妻和女友们邀请她们的伴侣去柏林克罗尔歌剧院参加社交晚会。莉娜组织了一个大约15到20个来自费马恩岛的姑娘组成的传统民间团体，她们表演了古老的德国民谣和舞蹈。接下来，她们又出演了滑稽剧，她们穿着舞裙、黑色长袜和高跟皮靴跳坎坎舞。终于，莉娜享受到了遗失已久的正常的社交生活。

莉娜有时也陪着海德里希去骑马。他们经常和斐迪南·绍尔布鲁赫博士（Doctor Ferdinand Sauerbruch）、莉莉（Lilli）、马克斯·德·克里尼斯（Max de Crinis）一起骑马。瓦尔特·舒伦堡有时也和他们一起在柏林退休骑兵官员罗斯上尉的赛马场碰面。海德里希和舒伦堡是他们中最熟练的骑手，他们俩经常策马奔腾，并驾齐驱地将别人甩在身后。他们还会去万塞的德·克里尼斯的家喝点香槟吃点早餐，这些是和平的战前时光。（战争快结束的时候，莉莉和马克斯·德·克里尼斯博士自杀了。）

1938年的德奥合并之后不久，伊丽莎白·卡尔滕布伦纳夫人邀请莉娜去林兹。在那里莉娜马上就和她亲近了起来。伊丽莎白将莉娜介绍给了她的父母，这使莉娜感到宾至如归。她们俩还一起去了维也纳，在那里，她们的丈夫住在不同的酒店里。莉娜用“有活力的、粗野的、笨拙的”这几个词来形容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她说：“他的手掌又大又宽像动物的爪子一样，他的脸很粗糙。我离开的时候，他送我去车站，将我送达卧铺车厢后，他试图拥抱我和我告别，我躲开了。期间我还偶然遇见了另一个乘客，他就是演员汉斯·莫泽。他一边嘟囔着一边跌跌撞撞地经过走廊……显然他喝多了。”莉娜并不隐藏关于海德里希继任者的美好记忆。卡尔滕布伦纳一家又拜访了海德里希一

次，这次在海德里希柏林的家。然而莉娜和伊丽莎白的老交情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信任的氛围。此后她们没有再见。

莉娜和海德里希都很喜欢和贝克一家相处。赫伯特·贝克是农业部的州秘书长，后来取代他的上司达瑞做了农业部部长，最后还获得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的军衔。他和安全警察首脑海德里希成了非常亲近的朋友，他们俩的志趣相投，互相非常敬重。两家经常进行社交往来，连他们各自的小孩都相处得非常好。战后莉娜对贝克评价很高，赞扬他在食物紧缺时为人们的生存做出了努力。不过，贝克虽然活到了战争结束，但随后被捕，并于1947年6月6日在监狱中自杀了。

二战前，海德里希仅仅作为安全警察领袖向希姆莱述职，和希特勒没有实际上的直接联系。海德里希只有在德国大使馆和慕尼黑总部参加正式集会时，才有机会和希特勒一对一地讨论公务。莉娜记得有一次她和海德里希去德国大使馆一起参加集会的时候遇见了希特勒，“希特勒站在前厅，我们走近了



◎ 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est Kaltenbrunner，1903.10.4-1946.10.16），奥地利党卫队领袖，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第二任德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战后被纽伦堡法庭判处绞刑。



◎ 汉斯·莫泽（Hans Moser），原名约翰·尤利尔（Johann Julier），奥地利著名演员。



◎ 赫伯特·贝克
（Herbert Backe，1896.5.1-1947.6.6）。纳粹德国农业部部长，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



◎ 弗里茨·托特
（Fritz Todt，1891.9.4-1942.2.8），纳粹德国的工程师和高级官员，托特组织领导人，德国军备部长，空军少将。负责纳粹德国战争机器的劳动力和各项工程建设的运作，在他建设的工程中也包括知名的齐格菲防线和大西洋壁垒。1942年死于飞机失事。



◎ 贝托尔德·康拉德·赫尔曼·阿尔伯特·施佩尔
（Berthold Konrad Hermann Albert Speer，1905.3.19-1981.9.1），纳粹德国建筑工程师，托特去世后接任军备部长一职。

◎ 在布拉格期间，施佩尔拜访了海德里希，这是他们在布拉格总督府前的留影。



他，他伸出两只手并且不由自主地说，好一对璧人，我今天见识到了。海德里希咧嘴一笑。”

就在当天晚上，莉娜也遇见了托特夫妻。在她的印象里，弗里茨·托特是极聪明的人，他总能使谈话变得有趣。“莱因哈德对他也很敬重”，莉娜后来提到。海德里希对他的继任者阿尔伯特·施佩尔评价却不高，他认为希特勒犯的一个主要错误就是起用施佩尔。莉娜指出海德里希和施佩尔极少有私人联系。施佩尔曾经来布拉格拜访过他们，他们带着他在布拉格参观了一圈，但这样的拜访很稀有。莉娜对施佩尔写的一本书中关于希姆莱的描写颇有微词。值得注意的是莉娜和海德里希对希姆莱的看法很有趣。

战后莉娜评论说：“我读施佩尔的书，其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想从一些较高阶层对希姆莱的看法中得到一些启发。我发现施佩尔记忆中的希姆莱很令人费解。对我们来说，希姆莱一直是最让我们头疼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施佩尔认为希姆莱智力超常，极为博学。人们总是想从他的书籍中得到真实的信息，但这本书却没有足够严肃地阐述事实。我们觉得他的观点非常可笑。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从这些想法中劝出来。我们并不认为希姆莱是一个称职的党卫队领袖。我们对他非常了解，他并不适合希特勒给他安排的这个职位。他既不是士兵也不是政客，既不是冒险家又不是组织者，他只是一个蹩脚的知识分子，曾经为他工作过的人都非常了解这点。他给过我们很多有用的点子，也给过我们很多无用的点子……，他从来就不是党卫队名副其实的领导。党卫队成员们带着他，保护他，支持他，帮他做好他该做的事情。像海德里希这种领导者从来就不是希姆莱的盲目追随者。他们一直在控制着局面。当事情发生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时，他的职位是不允许他用花言巧语的解释蒙混过关的，只有身在其位的人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回答过我的问题，关于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他说那些人都被调去参加武器生产了。”

1938年8月，75岁的布鲁诺·海德里希辞世了，他的葬礼在哈雷举行。很多党卫队高官都参加了这次葬礼，包括赫尔曼·戈林和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内的党内重要官员也送去了带着悼词的花圈。如果说之前还不明显，那么此时可见海德里希的地位已比以往越发提高了。他也许会是下一任党卫队领袖的候选人也不一定呢。


Abschied von Bruno Heydrich

Die Beisetzung auf dem Stadtgottesacker. (Aufnahme: Danz)

Die Trauer- und Abschiedsfeier für den verstor- | klang die Feierstunde aus mit dem „Vater unser

◎ 关于布鲁诺·海德里希葬礼的报纸，可以看到很多党卫队及政府高官参加了葬礼。

海德里希在绍尔夫海德森林毗邻的帕尔洛租了一块地，将其建成了一个猎场，并雇了一个叫作阿道夫·柯本（Adolf Koeppen）的木工做猎场看守人。此外，他还修了躲藏处和小路，以及一个狩猎小屋。莉娜喜欢这块土地并很快就熟习了追踪和打猎。赫尔曼·戈林在绍尔夫海德建了一栋大的狩猎别墅，为了纪念他的第一个妻子，他给这栋别墅取名卡琳。戈林打算扩大他的猎场规模，而这包括帕尔洛周围的区域。海德里希夫妻惊讶地发现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租地。正当莉娜准备去找戈林理论时，被海德里希制止了。也许是出于慎重，海德里希并不想和希特勒的老朋友戈林产生冲突。结果，海德里希的副官为海德里希在斯托绍夫找到了一块可供选择的租地。但是最令莉娜感到愤怒的是，戈林他们最后搬走了。

他们第一次去斯托绍夫看地的时候，莉娜气愤地咒骂戈林："……无赖，大肚子猪，贪得无厌的人渣，他不过是希特勒的走狗罢了。"海德里希开

始的时候很沉默，后来他安静地说道："戈林不是那样的，这是他的秘书考纳尔的工作，也许他对此事一无所知。"

他们的新猎场占地20公顷。在纳粹的法律下，非农场主不得拥有或租赁超过7公顷的土地。于是莉娜做了农业学徒，在勃兰登堡的农业学校学习农学，并通过了考核。在丈夫去世之后的那些年里，她的这项技能使她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过得很好。

1941年的圣诞节是这对夫妻最后一次在斯托绍夫打猎。莉娜·海德里希在战后的自传里提到他们是半夜去打猎的。之后他们很快就会搬到布拉格。



第十章
击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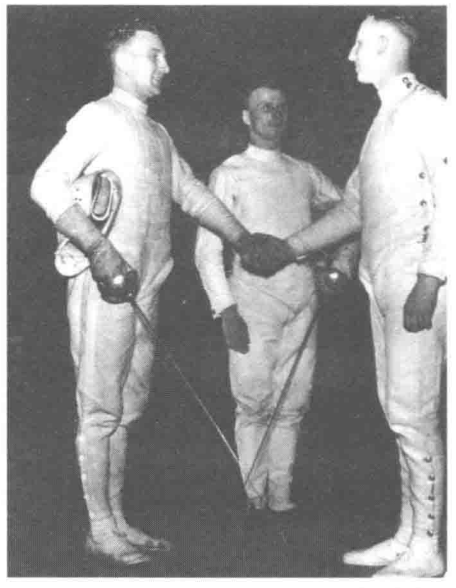
从海德里希对于运动的热爱，我们可以看出是什么驱使他的业务能力在复杂的警察部门中拔得头筹的。他在竞争中的好胜心和意志力在第三帝国中无可匹敌。骑马、田径、滑雪、游泳、航海和射击都是他的强项，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飞行和击剑。

海德里希在击剑上获得的成就最大，而且他本人也表示非常喜欢击剑。即使是在最后的几年里，海德里希也经常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抽时间和霍普斯博士（Dr. Hoops）切磋剑艺。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应党卫队元首希姆莱之命，第一届党卫队击剑大师赛于1936年11月12日至14日在德国柏林体育场成功举办。安全警察在此次比赛中大出风头，海德里希赢得了A组长剑的第四名和佩剑第三名。14日晚，在李特菲尔德的警卫旗队营房，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黑斯迈尔（Heissmeyer）为获胜者颁了奖。海德里希在接下来的获奖感言中强调了击剑在党卫队文化中的重要性。1941年8月，在巴特-克罗伊茨纳赫（Bad Kreuznach）举行的第二届战时德国击剑锦标赛上，海德里希在全国12位顶尖击剑高手中夺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海德里希被暗杀后，德国体育部高官赫伯特·E·冯·丹尼尔斯（Herbert E. von Daniels）在《体能训练与体育》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海德里希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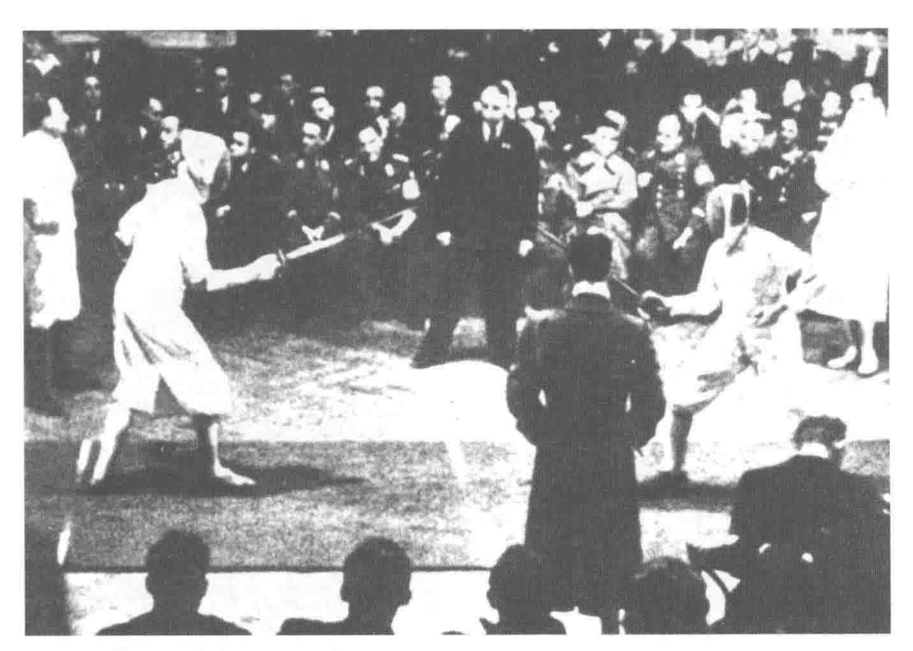
◎ 击剑运动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 海德里希与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克莱斯曼在党卫队击剑大师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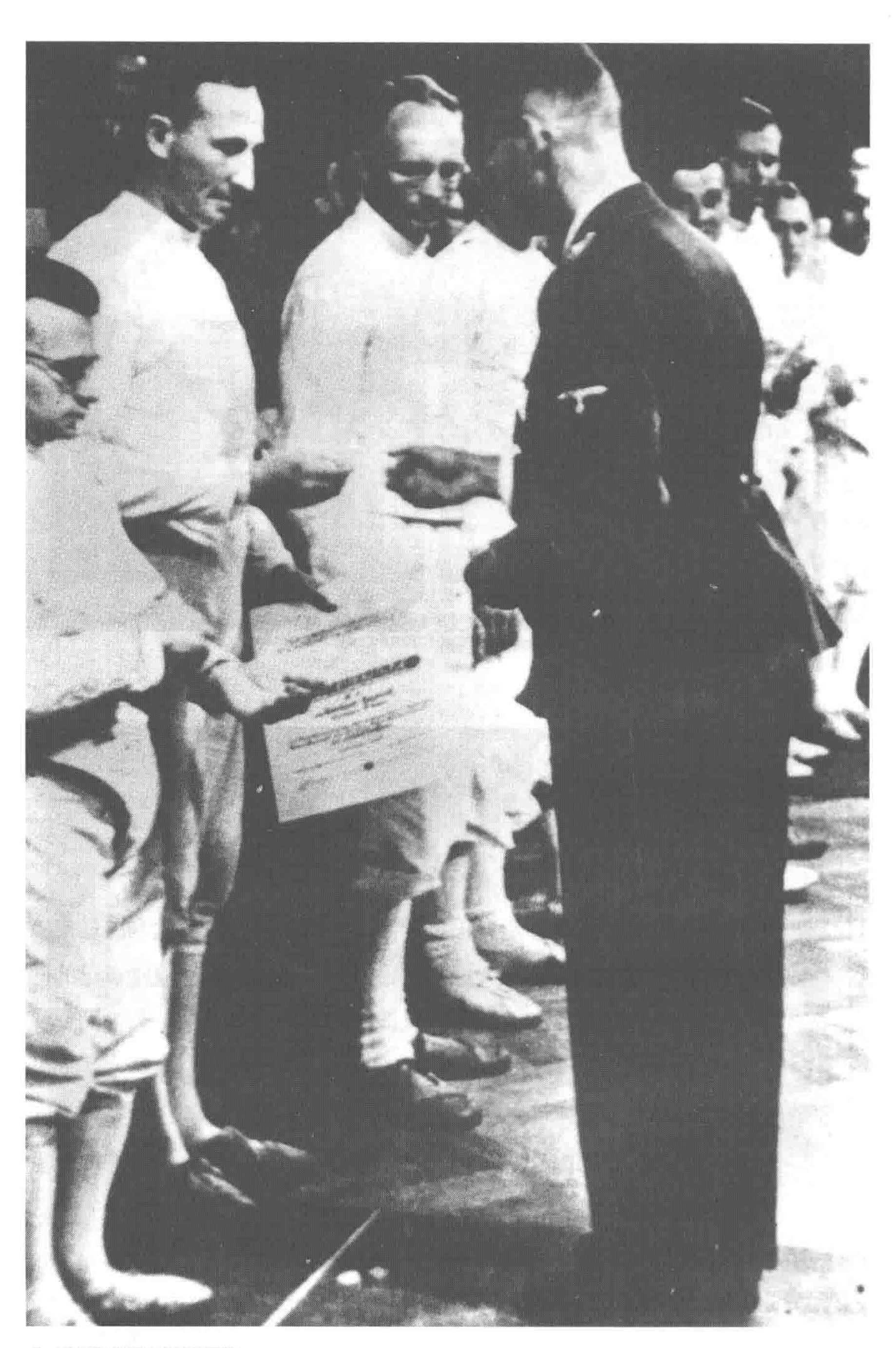
◎ 海德里希准备参加比赛，站在他身后的便是他的击剑教练霍普斯博士。



◎ *海德里希在击剑比赛中（左）。*

他对海德里希做了如下描述："了解海德里希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从不懈怠的人……他对于体育运动的务实态度丝毫不亚于对其本职工作，体育运动对他来说，是一项永不止息的活动，总是推动着他拼搏向上……。人们总是只有在海德里希同志赢得这些胜利后才开始真正了解他。无论如何，只有胜利能使他快乐，他并不对自己的这些成绩感到大惊小怪。他偶尔会开玩笑地鼓励自己的同事说如果自己不这么成功就好了。和他一起训练的日子，以及台下和他的交往都令人难忘。"

德士纳（Deschner）讲述了海德里希是如何在战争最紧张的1941年12月，在报名截止前夕挤进了德国国家队对实力更强的匈牙利队的比赛。尽管海德里希没有时间和队友一起训练，也没有时间来好好准备比赛，但是他在比赛中却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在长剑团体赛中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这令一个体育记者发出了如下感慨："……考虑到他同时处理的大量公务，这个比赛结果简直不可思议。"



◎ 海德里希正在接受颁奖。



◎ 手捧奖杯的海德里希，左右是他团队的队友。



◎ 海德里希与他的队友合影。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海德里希持赞赏态度。一些人对他安静地退出竞技场感到松了一口气。海德里希有时显得有些缺乏运动道德，尤其是当他违抗裁判决议的时候。布鲁诺·斯特肯巴赫称他经常听见这样的评论："海德里希忍受不了失败，他一失败就不停地抱怨。"海德里希意识到了自己的缺点，他要求霍普斯博士及时指出他不合时宜的行为。尽管作为盖世太保的首脑，他位高权重，但这并不总能震慑他的对手们。有一次，一个裁判竟然因为海德里希对其决议提出异议就当众训斥了他，尽管海德里希对此十分恼怒，但他还是勉强接受了这位裁判的训诫。

党卫队中的击剑运动员们都很崇拜海德里希，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海德里希总是鼓励他们。在初期，海德里希总是尽最大的可能来帮助这些精力旺盛的击剑后生。事实上，海德里希总是怂恿具有击剑特长的人才加入党卫队。如果他们对加入党卫队无甚热情，海德里希就会设法将他们引入党卫队。海德里希对为党卫队组建最好的击剑团队总是不遗余力，而且他认为好的击剑队员在党卫队组织内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海德里希甚至不惜为了他的击剑事业违反纳粹党的政策。在党卫队内击剑队员的要求下，他曾协助德国前击剑冠军保罗·索莫（Paul Sommer）移民美国，按照纽伦堡法律保罗·索莫是一个犹太人。战争爆发后，他也不遗余力地保护了波兰国家击剑队。

1940年5月份，德国入侵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后，一个



◎ 海德里希与布鲁诺·斯特肯巴赫（Bruno Streckenbach）交谈，照片摄于布拉格。



◎ 海德里希在比赛结束后与秩序警察领袖达吕格交谈。

◎ 海德里希在比赛结束后与秩序警察领袖达吕格交谈。

叫作保罗·安斯派克（Paul Anspach）的比利时人落到盖世太保手中，彼时的盖世太保正在调查一桩阿布维尔的德国放逐者谋杀案，保罗·安斯派克被证实与此案无关，但在此之前，盖世太保发现保罗·安斯派克是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击剑联盟的主席。这个发现被立即报告给了身在柏林的海德里希，海德里希马上派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霍尔茨豪泽（Holzhauser）去布鲁塞尔夺取国际击剑联盟的档案。

安斯派克被释放后得知联盟的所有财产都被海德里希夺去了，于是他向德国体育总监汉斯·冯·泰斯查摩尔·温德·奥斯滕寻求帮助试图取回联盟的物权。安斯派克得到消息称联盟的档案会尽快返回他的手中，若是逾期不还，泰斯查摩尔将对其提供协助。当然，海德里希不会乖乖将档案返还，他对这些要求充耳不闻。这两个人都不清楚海德里希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其实海德里希是想接管联盟主席的职位。

1940年12月，海德里希被纳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体能训练组织之下的德国最高击剑办，负责德国的击剑运动，任命从1941年1月1日起生效。这下无论安斯派克如何向冯·泰斯查摩尔申诉，他也不会冒着惹恼党卫队领导人物的风险帮助他了。

如今海德里希的新职务使他有了更多的筹码来对付安斯派克。1941年2月5日，他将安斯派克传唤到柏林的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宫。这个比利时人模糊地记得1935年时他曾和海德里希有过一面之缘，别人和他说："当心，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相当危险。"这些话在他被带进帝国保安局总部时一直在他的耳边回响。



◎ 汉斯·冯·泰斯查摩尔·温德·奥斯滕（Hans von Tschammer und Osten），德国体育总监，德国奥委会主席。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坐在一个大桌子后面。一看见安斯派克进来，海德里希就从椅子上跳起来友善地迎接了他，就像一个运动员迎接另一个运动员那样。简单的寒暄过后，海德里希直截了当地说他如今拥有联盟的所有文件，因此他没有理由不立即接替安斯派克成为

联盟主席；毕竟，理论上他的任期到12月31日就截止了，但是由于战事的原因暂时未能进行进一步的选举，所以他现在还当权。安斯派克对海德里希的提议并不感兴趣，他相当勇敢地拒绝了海德里希。接着海德里希提出联盟的档案先放在柏林，安斯派克暂时继续担任联盟主席。此外，海德里希建议派党卫队官员霍普斯和塔尔曼（Talman）担任柏林和布鲁塞尔之间的联络员。安斯派克认识也很敬重这两个人，几乎要同意这个提议了，然而考虑了一天后，他拒绝了。令人惊讶的是，海德里希并没有继续为难他就放他回去了。

海德里希并没有就此忘记这件事，安斯派克很快又收到了海德里希的信。2月17日，塔尔曼寄了一封信要求安斯派克签名并返还海德里希。信的内容是海德里希要求在最终决议下达前暂时接管主席一职。

安斯派克坚决反对移交他的权力。然而海德里希打出了他的王牌，他和安斯派克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意大利击剑协会主席的贝斯莱塔博士（Dr. Basletta）建立了联盟。在1941年6月25号的信中他写道：

亲爱的安斯派克先生：

关于国际击剑联盟的管理，我已经得到了意大利击剑协会主席贝斯莱塔博士的首肯：在战争期间我会在他的建议下处理联盟事务。关于下阶段联盟指挥权的问题要等到战后才能真正落实。我已经任命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塔尔曼作为我和您之间的联络员。

安斯派克又向海德里希提出了抗议，但海德里希没有理他。海德里希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他甚至都没给安斯派克回信。他的注意力现在可能集中在远东的战争上，因为6月22日“巴巴罗萨”行动已经开始。

第十一章
帝国中央保安局和德国警察系统

国际刑警组织由33个国家的刑警构成，致力于共同应对国际犯罪。1938年3月海德里希以德国刑警首脑的身份参加了布加勒斯特会议。国际刑警组织总部位于它的始建地维也纳。但德国吞并奥地利后，有人意图将国际刑警组织转移到其他国家，因德国代表团的阻挠才没有实现。国际刑警组织通过选举，新任主席由前奥地利国务卿斯库伯（Skubl）担任，为期五年。不过由于奥地利此时已经是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所以海德里希提出斯库伯的主席职务理应交给维也纳警察领袖兼党卫队旅队长奥托·斯坦因豪塞尔。尽管有一些国家反对，但是海德里希拿出足够的理由平息了反对声。至此，国际刑警组织纳入德国的控制。

1940年6月，斯坦因豪塞尔去世，海德里希（他对攫取新职务的胃口是无穷的）立即主张自己应该接任主席一职，并最终将国际刑警组织转移到了柏林万湖地区。《德意志汇报》记录到："委员会成员同意从拥有最完备的警察机构的国家中挑选一名继任者。毫无疑问德国为其首选。海德里希接管主席职权的要求得到了委员会的一致通过。新任主席，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海德里希有着出色的组织才能和作为德国刑警首脑的权力。他将使他领导下的刑事警察更多地参与到国际合作中去，这是一种创造强有力的组织来打击和防



◎ 身着党卫队区队长制服的奥托・斯坦因豪塞尔（Otto Steinhausel，1879.3.10–1940.6.20），维也纳警察领袖，1938年至1940年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 奈比位于他创办的刑事技术协会办公室中。



◎ 国际刑警组织标志。

止犯罪的新方式。”纵观整个战争时期，尽管由于英国的退出，德国对法国和一些小国的兼并，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数量有所减少，但这并未影响到它的成功运作。

阿图尔・奈比是海德里希的下属，也是刑警首脑，他在柏林开设了一个刑事技术协会，并举办了相应的展览。此次展览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刑警机构的兴趣，很多代表团来协会访问。莉娜・海德里希称其丈夫怀疑在这些访客中混进了大量的意图窥测安全部门内部信息的间谍。这次展览包括犯罪组织的文身设计、指纹识别术和利用现代摄像技术来搜查和抓获犯罪分子。展览大获成功，得到了吸收其专业知识的国际警察力量的高度赞扬。

在党内组织安全警察和国家组织盖世太保之间总有一些敌对情绪。1935年安全警察重建的时候，海德里希没能很好地区分自己管辖下的这两个情报系统的工作范围。盖世太保的特工经常发现他们在与安全警察调查相同的领域。



◎ 西班牙代表团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陪同下访问刑事技术协会，希姆莱正与奈比握手。



◎ 海德里希和奈比正在向西班牙代表讲解。



◎ *希姆莱正与西班牙代表交流。*



◎ *海德里希正在向西班牙代表介绍部门结构。*

因此，在1937年7月份，海德里希感到有必要细分这两个部门各自的职能了。他将科学、德意志精神、德国民间传说、艺术、教育、国家和党、宪法和行政、外语国家、共济会纲领和其他各色团体交给安全警察负责。盖世太保则负责处理马克思主义、叛国罪和政治移民。海德里希的本意显然是为了避免职权重叠。但这两个部门仍然共同负责犹太人、教堂、教派、其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组织、反战主义、右翼运动、其他反国家团体、经济学界和出版界。显然，安全警察和盖世太保之间仍然存在很多摩擦。

年轻的安全警察知识分子们对他们日渐缩小的情报任务感到不满，他们现在的工作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而盖世太保获得了处理更实际的任务的



◎ 希姆莱在解决职权范围的会议上。



◎ 在会议后，第三帝国警察部门领导人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达吕格、斯图卡特、弗兰克、希姆莱、海德里希、贝斯特、赫尔道夫、未知姓名者。

好处）。这导致安全警察为了提高自身地位开始渗透机密服务的领域，这使卡纳里斯的谍报局非常困扰。1936年12月21日，卡纳里斯和贝斯特签署了协议来明确盖世太保和谍报局的不同作用，这个协议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十条戒律》。安全警察越多地干涉秘密情报领域，这条协议破裂的可能越大。

安全警察里仍然聚集着大量小男孩的连环画里描画的那种不专业的间

谍。海德里希的下属在弗米斯事件中的“壮举”，更加凸显出他的部门在外国情报网络方面缺乏经验。卡纳里斯认为图哈切夫斯基事件给苏维埃以重击，而海德里希的下属在此次事件中所用的流氓手段可能会将德国引向毁灭。卡纳里斯的传记作者，艾伯塞根（Abshagen）主张就是图哈切夫斯基事件使卡纳里斯开始对付他的前海军战友海德里希和纳粹统治。弗里契事件过后，卡纳里斯成为要求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下台呼声中的一员。但这并不影响卡纳里斯对海德里希的个人看法。莉娜战后曾提到过，卡纳里斯在海德里希被暗杀后曾含泪悼念他，说自己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随着1934年6月9日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的命令，安全警察是纳粹党内唯一承认的情报组织。前提是安全警察必须遵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干涉党内事务（简言之就是在党内搜查敌人但不窥探党内事务）。希姆莱花了很大的力气禁止安全警察特工参与任何内部事务的讨论，而报告这些讨论内容更是被严格禁止的。然而，有两个安全警察的观点却严重挑战了这条底线。

莱因哈德·霍恩（Reinhard Hohn）教授掌管安全警察总部中的中心二组，他的门徒奥托·奥伦多夫主管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他们认为安全警察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查纳粹党内事务并反映普通民众的观点和感受。在1936年5月份他俩初识之时，霍恩告诉奥伦多夫，党卫队的职能就是将纳粹党人的发展状况，尤其是错误的发展状况和态势汇报给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霍恩引进了一个观察“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新概念。就像海因茨·霍内（Heinz Hohne）对此做的解释：“这是一种纳粹版本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这就是后来的《德国内部报告》的诞生。奥伦多夫在接下来的数年中负责这些报告。

奥伦多夫的专业是经济学，但是他很快就将自己的报道领域扩展到了国民生计的方方面面。霍恩对于他的报道的事实性本质感到极其地欣慰，但是他没有意识到随着他们批判力度的加大，他们正面临着激怒一些党内重要成员的危险。1936年夏，霍恩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一个劲敌——纳粹史学家沃尔特·弗兰克（Walther Frank）。弗兰克有许多位高权重的朋友，其中法兰克尼亚的省长朱利叶斯·施特莱歇尔给他提供了帮助，提出了霍恩曾经发表反纳粹评论的证据，而霍恩至今对此一无所知。由此，霍恩惨遭解雇，逃到了瑞士。

接下来矛头对准了奥伦多夫。希姆莱开始与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划清界线，称他为“纳粹主义的圣杯骑士”。希姆莱的顾问鲁道夫·勃兰特（Rudolf Brandt）描述奥伦多夫为“不懂得如何应付元首。想要真正和元首达成共识，就应该一次次地带给他刻着神秘记号的石头并和他谈论他的德国理想。与之相反，他非常傲慢冷漠地探究元首几乎一无所知的领域”。从那时起，他不得不只专注于经济领域。奥伦多夫要求请辞，但海德里希没有同意，因为他不打算放这个聪明的年轻人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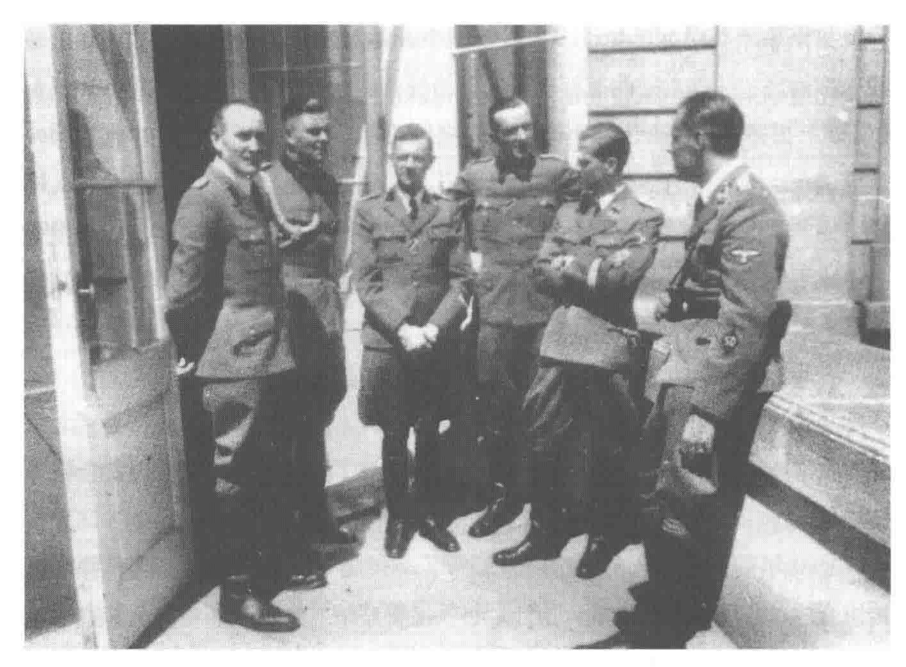
盖世太保错误地处理弗里契事件所造成的危机，将海德里希置于了一个非常易受攻击的地位，加上对安全警察信心缺失，海德里希下决心将盖世太保和安全警察重组成一个高效运转的机器。他制订了一个关于建设德国安全服务的计划。

1938年夏，党卫队首脑希姆莱颁布了一条法令，意图将党卫队和警察机构组合成一支统一的国防军。他计划将秩序警察纳入党卫队而将安全警察纳入党内安全警察组织。两年前他曾下令，应提名安全警察的指挥官为检察员。1937年，他任命他的指挥官在他们各自的军事地区成为更高的党卫队和警察领袖。他们在自己的司法范围内掌控所有警察职能。

安全警察由党内下发经费。安全警察一次次地向党内的财务主管弗朗茨·克萨维尔·施瓦茨（Franz Xaver Schwarz）要求更多的钱，但即使用更高的党卫队军衔来吸引他，施瓦茨也不愿再下发经费了。赫斯的政府机关不得不频繁地帮助安全警察脱离财政困境。

海德里希委托瓦尔特·舒伦堡为他控制下的安全服务设计一个新的策略。此事非常紧急，因为有谣传说安全警察即将被解散。海德里希本身是希望将安全警察移出纳粹党的控制，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组织。希姆莱也意识到他的情报服务的减少会促进党内竞争者的诞生，最终导致他所珍视的垄断地位受损，出于这个考虑，他决定支持海德里希的计划。

海德里希想象着联合SD和安全警察，但是SD仍然保持其特殊职责，并且应该提高SD的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但舒伦堡认为行政律师们会妨碍这个新的安全部门的构建，他相信新的安全警察人员不应被社会或国家法律压制，也必须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他的观点遭到了老派律师维尔纳·贝斯特的强烈反



◎ 新成立的帝国中央保安局，成员工作间隙的合影。

对。然而舒伦堡却得到了自己的上司海德里希的支持，于是对立的双方准备开战。1939年4月，贝斯特发表了一篇明显攻击海德里希方面的文章，令海德里希非常愤怒，于是命令舒伦堡进行反击。贝斯特坚持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国家行政法规，双方的论战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希姆莱对于反抗党内职能缺乏信心导致了这次论战的失败（他不确定党内会接受像新的安全警察这样的超级模式），舒伦堡的计划遭到了终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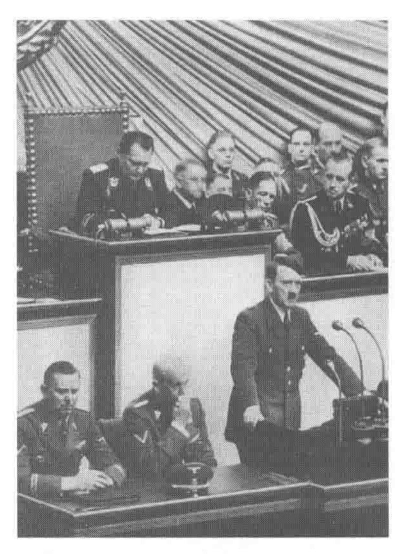
但是海德里希并未认输，他成功地创建了帝国中央保安局。保安局于1939年9月27日正式开始运营。但这只是海德里希最初愿望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版本。虽然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职位依旧由海德里希担任，但是对外不得公开承认这个组织的存在。海德里希现在对外的头衔还是“安全警察首脑”。党和国家拒绝被混淆。

第十二章 战争之路

“8000万人民必须获得属于他们的权利！”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叫嚣着。希特勒对着他的高级官员和将军们演讲，以使他们为他口中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希特勒声称从8月26日星期六德国入侵波兰开始，他已经得知自己最大的敌人苏联不会行动起来反对他，在外交上里宾特洛甫与苏联的谈判获取了成功，德国与苏联暗中达成了协定。他已经准备好联合西欧国家的力量，发动他第一次东向的侵略性扩张，来为德国人民建立他所梦想的“生存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源头可追溯到德国一战战败后被施加的条款。关于此事，很多权威著作中都有详尽说明，本书就不再行赘述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同盟国在凡尔赛会议上强加于德国的条约，纳粹党不会如此快的崛起，甚至根本不会出现，因为《凡尔赛条约》使德国降级成了一个未来没有多少话语权的二等国家。考虑到德国人骄傲的天性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凡尔赛条约》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等待着爆炸，吞噬这不安定的表面的和平。

阿道夫·希特勒毫不掩饰他想要往东边广大土地扩张国界的愿望。早在他还是兰茨贝格监狱里的一名囚犯时，他就在《我的奋斗》里清楚地阐述了他





◎ 里宾特洛甫代表德国前往苏联，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 希特勒于国会宣布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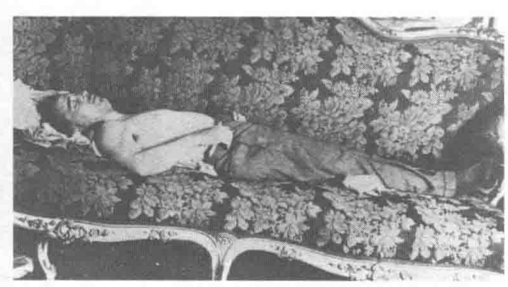
的野心，彼时是1923年11月，他第一次发动慕尼黑暴动意图夺权落败后。作为一个奥地利裔德国人，他一直信仰“泛德意志帝国”理论，即所有讲德语的人，无论其国籍，都应纳入一个统一德国的保护伞下。希特勒本国的奥地利人，当然要第一个加入“泛德意志帝国”。

1933年夏，奥地利总理英格尔伯特·陶尔斐斯下令取缔奥地利的纳粹党，这迫使大量党员越境逃往巴伐利亚。相比冲锋队，更多人选择加入纪律更加严明的党卫队。在党卫队旅队长阿尔佛雷德·罗丹布查的领导下形成了一支奥地利军团。军团内有一个叫作弗里多林·格拉斯（Fridolin Glass）的前警察小队长非常活跃。随着禁令的实施，他成了一组被解雇的奥地利军人的头儿。格拉斯得到了党卫队库尔特·维特耶的信任，后者支持格拉斯组建一个自己个人控制下的新党卫队旗队的想法，这得到了希姆莱的批准，由此，1934年春，由党卫队格拉斯领导的第89旗队建立了。

新上任的奥地利第89党卫旗队队长弗里多林·格拉斯决定和他人密谋将陶尔斐斯拉下台。1934年7月25日，一组奥地利党卫队特工闯进了联盟大使馆并找到了陶尔斐斯。并未闻到危险气息的陶尔斐斯表现出了不耐烦的姿态，结果被一个叫作奥托·普兰尼塔（Otto Planetta）的党卫队特工开枪击中了要

◎ 英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1892-1934），奥地利第14任内阁总理，基督教社会党首领，1932年起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任内解散国会；镇压奥地利工人和舒茨本德领导武装起义。后因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于1934年在维也纳的总理官邸被德国支持的奥地利纳粹党徒刺杀。





◎ 被刺杀后的陶尔斐斯尸体。

◎ 阿尔佛雷德·罗丹布查（Alfred Rodenbucher）。

害。陶尔斐斯血流如注，命在旦夕，他开始和这群暴徒讨论当前的形势。尽管已经奄奄一息，陶尔斐斯仍然试图劝阻他们。后来由于警察的插手，此次起义很快落败，成员们也都被捕了，其中以普兰尼塔为首的一些成员遭到了处决，其余参与者也都被判了长期监禁。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希特勒知道这起政变，但是他很好地置身事外，以防起义失败后遭到牵连，可他没想到自己却被接着发生的国际上的强烈抵制弄得措手不及。墨索里尼甚至调动了勃伦纳山口附近的军队。希特勒从此次事件中学到了有价值的一课，那就是绝不在事先没有借口的情况下贸然对抗外国政府。

战后海德里希的传记作者卡里克（Calic）将海德里希视为此次行动的幕后主使。事实上卡里克总是试图将第三帝国统治下的所有有争议的事件都归于党卫队安全领袖海德里希的身上。但卡里克的说法在此事上却毫无根据，没有直接证据可证明海德里希曾涉足此次行动。

接下来，为了达到将所有的说德语的人民集中到一个新“德国”的目标，希特勒策划执行了大量计划严密又极度危险的行动。1935年1月，希特勒通过公民投票收回了萨尔州。同年5月21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德国需要和平也渴望和平！……德国不打算也不愿干涉奥地利的内政，或吞并奥地利，或意图德奥合并。”英法两国选择隔岸观火，暂不采取行动。墨索里尼如今决定施展他的扩张肌肉，于1935年10月3日袭击了埃塞俄比亚。在接下来的1936年3月，德国重新占领了莱茵兰，这一行动直接违反了《凡尔赛条约》。但英法等国家仍然按兵不动。



◎ *库尔特·冯·许士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1897.12.14-1977.11.18），奥地利政治家，1934年接替被刺杀的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成为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的总理。*

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许

士尼格理解了希特勒在国会的演讲，1936年7月11日，他和德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在协议中，奥地利人做了一些让步，新的安定假象使许士尼格感到轻松。5天后，西班牙爆发震惊世界的内战，这将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提供出兵参战的机会。1937年是安定的一年，然而1938年的新年，希特勒又一次占据了国际新闻的头版头条。

陶尔斐斯被刺后，奥地利纳粹党被警察盯上了。希特勒很不乐意看到警察不断地向自己的支持者施加压力，其中一些人遭到的迫害令他们到了东躲西藏的地步。一些人为了躲避搜查连续几个月都住在山洞里，那些被捉到的人发现自己被关在“集中营”式的监狱里。暴动以惊人的速度席卷了整个奥地利首都。情况恶化到了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冯·巴本设法让希特勒接见许士尼格的地步。

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和许士尼格在上萨尔斯堡会面了。希特勒立即下了最后通牒：必须立即取消取缔纳粹党的禁令；重新雇用赛斯·英夸特博士和格莱塞·霍尔斯特瑙（Glaise Horstenaud）这两位尽职的纳粹党员；特赦并释放那些被监禁的纳粹党支持者。如果许士尼格不同意，那么德国将立即对奥地利发动侵略战争。许士尼格意识到奥地利的自主权将被移交到希特勒手中，他犹豫了。最终，在数次有计划的威胁下许士尼格签了字并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奥地利。

一旦回到了自己的疆土，许士尼格有了时间来回想他的决定。经过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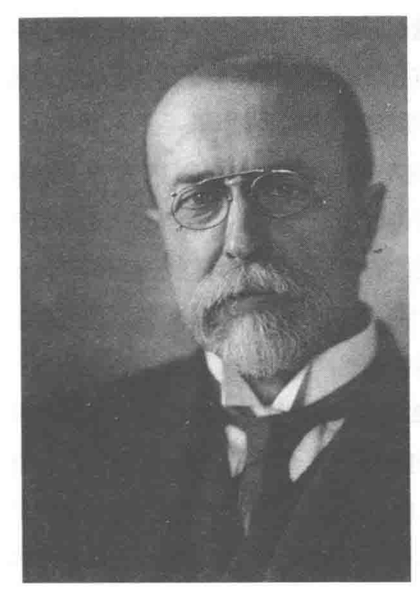
◎ 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博士（Dr. Arthur Seyss-Inquart，1892.7.22-1946.10.16），奥地利纳粹党代表人物，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末代总理，在其仅五天的任期内完成德奥合并，并成为德国东部地区（即奥地利）总督。二战期间历任波兰南部行政长官、波兰副总督、荷兰总督。在希特勒的政治遗嘱中被委任为德国外交部长（未到任），后于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

考虑，他决定面向他的民众举行一次民意调查。这当然可以使国际团体信服奥地利人并不愿意接受德国的支配吧？这激怒了希特勒。戈林下令解雇许士尼格，并由赛斯·英夸特取代了他。与此同时，希特勒得到了墨索里尼不干预此事的保证。许士尼格只有去欧洲寻求支持，但没有成功，最后被迫辞职。尽管奥地利总统威廉·米克拉斯（Wilhelm Miklas）对此做出了一些抵制，但希特勒最终实现了统一的梦想。1938年3月12日，他穿越了位于布劳瑙的国境，从此奥地利的主权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希姆莱–海德里希机构也准备着占领奥地利。海德里希很久之前就草拟了一份政敌名单，他对于任命党卫队的官员入驻即将到来的奥地利安全部门已经准备就绪。他陪同希姆莱去维也纳监督确保和平交接政府所要求的措施。盖世太保长官穆勒和斯塔莱克博士（Dr. Stahlecker）都在奥地利首都开始办公了。“保护性监禁”是奥地利人民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语，许士尼格也不例外。他后来又一次穿越了已经不复存在的前奥地利和德国国界，只不过这次是由盖世太保官员押解，其目的地是达豪集中营。

3月12日凌晨三点，在维也纳机场为希姆莱接机的接待委员会成员有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奥迪罗·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和奥地利警察首脑迈克尔·斯库博（Michael Skubl）。卡尔滕布伦纳后来接替被刺杀的海德里希担任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格洛博奇尼克后来指挥了“莱因哈德行动”。奥地利的刑警首脑几天后则被逮捕了。这年末，已经没有必要将奥地利的政治犯跨越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境转移到德国。希姆莱迅速选址在维纳格拉本（Wienergraben）的旁边建一座新的集中营。这个新的集中营位于风景如画的毛特豪森村附近的大型采石场，这便是德国二战时期最著名的几大集中营之一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弗朗茨·泽尔雷斯（Franz Ziereis）被任命为集中营的指挥官。这是希特勒和海德里希第一次有机会在外国的土地上施展他们的权力。

接下来，捷克斯洛伐克被希特勒提上了日程。随着1918年的投降协定，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哈普斯王室的废墟上拔地而起。共和国的总统是托马斯·马萨里克，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创建者之一。一个叫作爱德华·贝奈斯（Eduard Benes）的有才能的农民之子曾经协助过马萨里克，他在1935年接替马萨里克成了第二任国家总统。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多民族结构自



◎ 托马斯·马萨里克（Tomas Masaryk）。



◎ 康拉德·亨莱因（Konrad Henlein）。

建立以来就给它造成了很多问题。100万匈牙利人，50万乌克兰人，75万苏台德人都指望着他们的“祖国”，希望得到更多的自治权。除了这些少数民族。斯洛伐克人本身也渴望更大的自由。

1938年夏的苏台德危机，很大程度上来说都是希特勒策划的，作为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哨战”。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1937年由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制订，但泄露后就弃之不用了。在此次事件中德国外交部长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冯·里宾特洛普受到了冷落。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维尔纳·洛伦兹（Werner Lorenz）被任命为VOMI（外国的德国人种部门）的首脑，和苏台德的领袖康拉德·亨莱因展开了协商。

亨莱因，曾是一名体育教师，现在领导着苏台德党，受到“Kameradschaftbund”的支持。“Kameradschaftbund”是一个拥护奥地利天主教哲学家奥斯马·斯潘（Othmar Spann）的信条的一个秘密团体，该团体很快就进入了安全警察警惕的视线并归入了在海德里希看来“其运作不符合德意志帝国利益”的团体。天主教极端主义者和共济会会员在海德里希的政敌名单

上首当其冲。在德奥合并之后，斯潘被逮捕并拘留在一个集中营里。海德里希个人并不信任亨莱因，他怀疑亨莱因没有强烈的德国民族主义信仰，相当一部分苏台德党内其他人员也怀疑他不支持“泛德意志帝国”。

海德里希决定打倒亨莱因，因此他和亨莱因党内的主要对手卡尔·赫尔曼·弗兰克（他曾是解散前的苏台德纳粹党的领袖，后来被吸引到亨莱因领导的苏台德国家运动）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将会一直延续到后来海德里希统治下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同时，海德里希命令弗兰克时刻监视着亨莱因，并命令德累斯顿的安全警察协助他的行动。

亨莱因和英国的外交部取得了联系，并两度受邀去伦敦访问。他保留着捷克政府开放的买卖特权，海德里希由于害怕他会将其全卖给布拉格行政部门，施加在亨莱因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海德里希和弗兰克的联合，亨莱因已经意识到自己有被击败的可能，于是他先发制人和能拯救他的希特勒取得了合作。希特勒命令安全警察不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对付亨莱因。



◎ 卡尔·赫尔曼·弗兰克（Karl Hermann Frank，1898.1.24-1946.5.22），苏台德区出身的纳粹德国官员，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高级党卫队兼警察领袖，海德里希的副手，国务秘书长，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国务部长。在二战后因参与利迪策屠杀的决策而被判绞刑。

希特勒的地位如今在苏台德地区主要党派的支持下得到加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采取行动对付布拉格政府了。1938年5月初，希特勒首先去罗马访问了他的盟友墨索里尼。陪同希特勒的除了大量的随行上将、政府官员和外交官，还有如今看起来已经密不可分的一对——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希特勒的轴心国盟友显然很支持他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希特勒回到柏林后，加大了向贝奈斯施压的力度，声称要保护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德国少数民族。关于德国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流言一时四起。令希特勒非常吃惊的是，1938年5月20日，捷克政府下令实行局部的动员。英法两国提到他们对于布拉格的义务时都显得不甚热心，苏联政府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希特勒一时有些犹豫不定，不过他很快就找回了动力，并意识到自己的新处境有点被动。不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已改到1938年10月1日进行，紧锣密鼓的筹备现在已经开始了。

德国的决心使局势越发紧张起来，1938年6月，希特勒开始在捷克边境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他鼓励亨莱因制造捷克和德国对抗的局面，并满足其邻国波兰和匈牙利的要求。与此同时，英法两国迫切要求贝奈斯做出让步。9月7日，伦敦时报提议将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的德国建党节上所致的闭幕词中明确表明了他的意图：“……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不是孤立无援也没有被遗弃。”这些言语引起了苏台德区的暴动，此次暴动导致了300人遇难。战争一触即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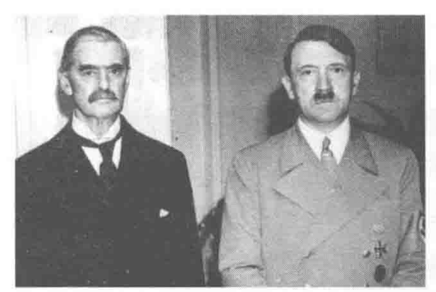


◎ 里宾特洛甫与海德里希等人在机场迎接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

然而一件事令希特勒又一次震惊了。英国首相张伯伦在13日晚发了一条信息到贝希特斯加登，提出他愿意到任何地方和希特勒会面并讨论当前的形势。希特勒勉强同意了，但坚持首相应该飞到贝希特斯加登与之会面。1938年9月15日下午，张伯伦抵达了伯格霍夫。

希特勒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兼并苏台德区的要求，并表示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就将发动战争，这给张伯伦和他的内阁出了个难题。希特勒还要求英国应该给予苏台德地区自主权，并提醒张伯伦这是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原则。张伯伦答应回英国后会和内阁商量此事。作为答复，希特勒承诺暂不采取战争行动。

接下来，英法两国及捷克政府举行了大量的外交照会交换意见。三国首都的大使和全体大使馆成员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结果是英法两国还未做好发






◎ 希特勒在伯格霍夫接见张伯伦并就苏台德问题进行讨论。

动战争守卫东欧民主的准备，而只有法国发动战争，苏联才会发动战争。贝奈斯别无选择，只得默许他的所谓的盟友们的意愿。

1938年9月22日，张伯伦又回到了德国，在巴特戈德斯贝格的戴森酒店会见了希特勒，并通知了他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英国、法国会试图催促捷克斯洛伐克同意割让苏台德区。张伯伦还提出，为支持这一国际保证，法国、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协议取消。希特勒没有预料到这个结果，不得不重新思考他的策略。短暂的难堪过后，他表明最近的事件已经改变了筹码，他如今已经不能再同意张伯伦的提议。现在他已经不满足于苏台德区，而要求得到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在备忘录里记下希特勒的要求后英国就反悔了，一听到消息，捷克人民立即开始调动军队，准备迎接战争。

战争似乎已经不可避免。英国内阁拒绝了希特勒的提议，同样的，虚张声势的布拉格政府也拒绝了。伦敦、巴黎和布拉格开始备战。9月26日，希特勒发现自己的提议又一次遭到了顽固的西方政府的回绝，他终于暴怒了。他愤怒地朝张伯伦的顾问贺拉斯·威尔逊（Horace Wilson）吼道："现在再无协商的必要了，德国人民遭到了黑奴一般的对待；可没有人敢这样对待土耳其！你等着看吧。到10月1号的时候，我叫捷克往东，他就不敢往西。"接着他给了一个最后期限：1938年9月28日下午两点。

冷静下来之后，希特勒同意参与慕尼黑的紧急会议。与会国家有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其中意大利在会议举行的11个小时内担当调停者。没有资料表明捷克斯洛伐克有派代表参加此次会议。

9月29日下午12:30，希特勒在慕尼黑国王广场的官邸迎接了各国政府首脑。这天一早，希特勒就去库夫施泰因见了墨索里尼。希特勒交给了墨索里尼一份他的建议书的复印件，并请求墨索里尼按其建议书行事。墨索里尼同意了，因为他知道一旦战争爆发，他一定得和他的轴心国战友绑在一起。会议的最终结果是德国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达到了他的目的，而整个世界也松了一口气，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知的《慕尼黑协定》，尽管会议召开于1938年9月29日，但协议的正式签署是在30号早上。

30号这一天，英国政府首脑张伯伦到希特勒的个人公寓拜访了他，并要求希特勒副署《君子协定》保证双方政府都不再向对方挑起战争。回到英

国后，张伯伦在赫斯顿机场上空挥舞着这张协定，声称这是“我们的和平年代”。可讽刺的是，一年之后，英国就将向德国宣战。

1938年10月3日，希特勒带兵来到了苏台德区境内。海德里希又一次能够将他的安全警察和盖世太保单位设置在新获得的领土上了。根据苏联战后在纽伦堡披露的文件，这些警察单位的本意是作为别动队执行“绿色方案”，只不过表现得温和一些罢了，是披着和平外衣的侵略。

贝奈斯总统1938年10月5日辞职后立即被流放了。希罗维（Sirovy）将军暂时代替了他的职位。接下来希罗维将军又被上了年纪的最高法院检察长埃米尔·哈查（Emil Hacha）取代了。哈查已经66岁高龄了，尽管他很有想法，但体能相当虚弱，1938年11月30日，他升至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在占领苏台德区的这段时间里，希特勒计划接手捷克斯洛伐克残余的区域。他计划重新占领梅梅尔地区（旧地名，即今天的克莱佩达，梅梅尔地区在《凡尔赛条约》中被划分给了立陶宛），以及但泽（波兰港口城市，自从《凡尔赛条约》用“波兰走廊”将旧德划分成了两个部分，但泽一直令德国如鲠在喉）。希特勒怂恿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迫切要求独立，他希望彻底打碎马萨里克的梦。

1939年3月13日，不堪国内外重压的哈查去柏林的新的德国大使馆拜访了希特勒。哈查同意将他的国家交给希特勒，但要求保留国家主权。希特勒则回答说，四个小时之内他的军队就会开入捷克本土。哈查对希特勒如此简短的通知感到很吃惊，也不知道在有限的四个小时内如何调动军队抵挡进攻。希特勒允许哈查打电话到布拉格，但经受了这么多打击，哈查疑似心脏病发。希特勒非常惊慌，惧怕国际上会怀疑这是一场谋杀，于是慌忙将莫雷利医生喊了来。出人意料的是，莫雷利医生治好了哈查。希特勒命令布拉格当局不得对入侵采取抵抗行为。1939年3月14日不到凌晨4点，捷克斯洛伐克主权不复存在了。

当日上午9时，希特勒带领德国军队进入了布拉格，他在希姆莱、海德里希和沃尔夫的陪同下出现在了德国学生视线中。党卫队主要成员的隆重登场预示着党卫队即将接管这座城市。按照元首的规格，希特勒在赫拉德恰尼城堡的一扇窗边鸟瞰了欢呼的学生们。这是德国第一次没有鼓吹德国人的多数性就占领了一个城市。

到此时，英法政府通过他们各自的驻柏林大使馆向德国外交部提出了多次抗议。希特勒创造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并派军队支持“独立的”斯洛伐克的国防。至于德国保护者的职位，希特勒雇用了前外交事务部长康斯坦丁・冯・纽赖斯担任。同时，海德里希将他的手下安置于波西米亚首都，并委任沃尔特・斯塔莱克（Dr. Walter Stahlecker）为安全警察首长。

1939年2月23日，希特勒吞并了梅梅尔的波罗的海区域，这是破坏《凡尔赛条约》的又一项“罪行”。然而，希特勒已经决定进行更大的动作——收回但泽。但泽位于波罗的海沿岸，是为波兰提供海上通道的一条横穿德国腹地延伸到德国边境的带状区域，1919年在多国团体的保护下宣布自己为自由市，就是后来我们所知的“波兰走廊”，这可能比《凡尔赛条约》的其他条款更能激起德国人民的愤怒。

冯・里宾特洛普通知波兰外交部长贝克（Beck），德国要求收回但泽，并且建议在走廊内铺设德国控制下的铁路和公路系统。波兰拒绝了希特勒的计划，华沙并不打算像维也纳和布拉格那样轻易被操控。而英国和法国也觉得上次希特勒在政治上打败了他们，因此这次将给波兰全力协助。欧洲的各个首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见证了大量的外交活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签署了“钢铁盟约”，规定在双方遭到攻击时互相提供援助。局势持续升温。

张伯伦建议波兰和欧洲的主要国家召开一次会议，然而华沙和莫斯科并不对盘。苏联要求在战争中得到军队穿越波兰领土的权力，波兰拒绝了，在英国说服波兰之前，希特勒得到了一张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政治王牌。

1939年5月，斯大林换掉了他的犹太外交部长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取而代之的是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难道这是为了取悦柏林？对于反闪族人（闪米特族）的德国来说莫洛托夫显然比李维诺夫更易接受。纳粹党圈内经常称李维诺夫为“犹太芬克尔斯坦”（Finkelstein）。在对波兰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之前，希特勒需要搞清苏联的立场。希特勒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要求斯大林允许他的外交部长赴莫斯科商讨双方的共同利益。斯大林同意了，1939年8月2日，这两个最不可能成为合作伙伴的国家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份条约还有一个允许德国和苏联系统地瓜分波兰的机密附录。

此时希特勒执行“白色方案”的道路清晰了，即入侵波兰和收回但泽。在这些外交和军事活动的飓风中，海德里希有很多事需要深思。当然他对自己三年后就会死去的事情无法预知。

第十三章 海德里希的战争

“波兰走廊”和但泽自由市原本都是德国的疆土，一战后从德意志的手中被强行剥离，德国人一直认为这是一种犯罪。希特勒的外交目标是收回所有“被盗的”领土。1939年，希特勒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波罗的海沿岸的但泽市。他很清楚波兰政府决不会放弃他们与波罗的海之间的通道，所以他早已决定用武力解决纠纷。

在希特勒发起侵略波兰的“白色方案”之前，他需要为战争寻找一个理由。即使到了这时，他还觉得有必要向世界证明他不是那个侵略者。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时任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制订一个方案，以使国际社会相信德国对捷克的入侵只是对捷克侵扰其边境的一种反击。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并不是受希特勒之命，所以海德里希暂时没有提出他的方案。但是随着1939年夏欧洲形势的变化，海德里希又一次提出了他的建议。尽管这次对付的对象变了，但基本原则还是一致的。希特勒一直都赞成策划一次暴行以作为出兵的借口，他甚至曾想过暗杀他的维也纳大使冯·巴本，作为德奥合并的托词。8月初，海德里希将他的计划通风给希姆莱后，希姆莱转而告知了希特勒，元首本人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

这个计划大概就是策划假的边境冲突，导致德国除了出兵反击别无选

择。海德里希的计划是派安全警察分队化装成波兰士兵，在德国发起猛攻的前夜破坏指定的边境设施。为了让公众知道，其中一个被选定的破坏地点是西里西亚的格莱维茨的广播站。根据计划，安全警察伪装的波兰士兵会控制发报机并大声地公开播放攻击德国的口号。另外两处指定的攻击地点是霍赫林登（Hochlinden）的德国海关大楼和皮特斯琴（Pitschen）的林业站。假如没有人员伤亡的话，没有人会相信这场事故，为此有人建议可以从集中营搞到一些尸体。至于这个建议是谁提出来的，我们并不清楚，但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海德里希本人提出的。不管这个建议是谁提出的，是海德里希命令海因里希·穆勒提供尸体的，这些尸体被委婉地称为“罐装货物”。整个行动的代号是“希姆莱”行动。

海德里希开始招募会讲波兰语的党卫队成员来执行这项秘密使命。他选了他的老兵“万事通”——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领导格莱维茨的行动。于是人们将永远记得是他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海德里希又选了党卫队区队长赫伯特·麦赫霍恩来协调进攻。党卫队二级小队长海尔维格将会带领发起对霍赫林登的攻击，而党卫队区队长奥托·拉施将负责制造皮特斯琴事件。接着海德里希又让海因茨·约斯特去国防军那里拿一些必要的波兰军装。瑙约克斯先行离开德国去勘探地形。到8月20日的时候，一切皆准备就绪，麦赫霍恩召集了他手下的人，传达了关于这个计划的一些细



◎ 赫伯特·麦赫霍恩（Herbert Mehlhorn）。



◎ 海尔维格（Hellwig）。



◎ 奥托·拉施（Otto Rasch）。

节。所有人都宣誓将保守秘密。

1939年8月23日，希特勒最终决定“白色方案”的执行时间为8月26日上午4点30分。德国即将进攻波兰的消息从德国元首总部泄露了出来，很快传到了伦敦。到了这时德国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8月25日约下午3点，希特勒下令于第二天早上按原计划出兵。海德里希下令让麦赫霍恩派出他的手下，同时命令瑙约克斯留在酒店待命，等待此次行动的暗号“祖母死了”。突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希特勒取消了这场战争！

25日傍晚，希特勒从墨索里尼那里接到了一条信息，后者撤销了他们之前的所有协议的内容。他不会支持希特勒的侵略行动，也不会参与接下来的战争。伦敦也和波兰签订了互助协定。这使希特勒陷入了混乱之中，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处境。他命令凯特尔立即停止进军，然而后者已经在路上了。他费了好大劲才阻止了自己的军队攻击波兰。海德里希也慌忙命令他的下属立即终止行动，但命令下达到海尔维格那里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的军队迅速地攻击了霍赫林登海关大楼，然后守卫海关大楼的党卫队旗队长图姆勒（Trummler）带领他的手下进行了反击。在发生流血牺牲之后，穆勒不得不出手阻止这场战斗。

海德里希勃然大怒，立即解雇了麦赫霍恩和海尔维格。他之前就没完全信任过麦赫霍恩这个开姆尼斯律师，尽管他是海德里希的属下中最足智多谋的一个。麦赫霍恩之前在党卫队中一直得不到升迁，其直接原因可能就是海德里希对他的不信任。

到8月31日的时候，希特勒重新镇定了下来并命令在第二天早上4:45发动攻击，于是，大约下午4时，瑙约克斯所在的酒店的电话响了，对方让他回电。当他回电到威廉大街102号时，听到海德里希大声地说“祖母死了”。大约下午8点，他的人进入了格莱维茨广播站，制服了广播站的工作人员并闯进了演播室。但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中没有人会操作这些广播设备。幸好其中一个人发现了操作简易的扩音器，于是接下来让波兰人十分困惑的广播持续了4分钟。完成任务后，他们就撤退了。瑙约克斯离开的时候发现穆勒的人在门口留下了一具尸体。相似的场景也在其他地点上演了，党卫队特工们留下了一些尸体为媒体提供必要的证据。这出戏的最后一幕是穆勒和奈比到攻击现场进行刑事调查。

希特勒现在得到他想要的借口了。他9月1日向跃跃欲试的德国国会宣称，他已出动德国的军队对抗来自华沙的侵略，以作为波兰挑衅德国的反击。英国和法国都信守了承诺，两天后一致向德国宣战，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这场战争使整个世界足足有六年时间都陷入混乱之中，并且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全球的权力格局。

希特勒的军队仅仅花了3周就粉碎了波兰的抵抗。至此，军事字典上出现了“闪电战”这一词语。苏联按照约定得到了波兰东部相当于其领土面积二分之一的区域。到9月底，波兰的主权已经完全沦丧。

随着战争的爆发，海德里希就像其他千千万万的普通士兵一样，想到了自己的家人。他有一封亲笔的家信留存了下来，上面是他后期棱角分明的不太容易阅读的熟练的连笔字。这封信让我们很好地认识到了他作为一个丈夫和一家之主的心情，丰满了他最为人所熟悉的也最常被刻画的罪恶形象。这封信也显现出在战争开始前的最后几周，他和莉娜婚姻关系的紧张，以下是这封信的内容。

柏林，1939.01.30

我挚爱的莉娜，挚爱的孩子们！

我希望这封信永远不要交到你们手中，因为那意味着我是安全的。但是，作为伟大元首的一名士兵，作为一个合格的人和父亲，我必须要设想到所有的可能性。此时此刻我们伟大的德国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与我握手的余温还残留在我的手上，他已经做出了那项伟大的决定。明早4:45德国军队就会开始进军。而德国国会成员会于上午10点出发。我不相信不测会降临在我身上，但如果命运的决定真的是那样，那么我所有的财产都将属于你，莉娜。你要管理好它们，并将其为你与孩子们所用。财产管理、保险、津贴和抚恤金都通过伯米（Pomme）和艾莫斯（Eimers）进行安排……（不可读）……万一……（不可读）……你们的生活。至于你，我亲爱的莉娜，我知道在最后的几周里我们的关系出现了千丝万缕的问题。（尤其是你对我的不信任让我很伤心，因为当时我没法向你解释我的理由。）我相信这些问题只会使我们的感情更深更稳固。带着对德国和元首的信念，对战争理想的忠诚，抚养好我们的孩子。一丝不苟地遵守好党卫队的基本原则，以神作为楷模，慷慨地对待自己的同胞，冷酷地对抗国内外的敌人，对我们

的祖先和子孙负责。挚爱的莉娜，我可能犯过一些错误，但实际上我是一个有错误的，也有责任感的，思虑周全的人。我对你的爱永不止息，同样的，我也非常爱我们的孩子。请回想起我们在一起的那些互相尊重，互亲互爱的时光。假使，最终时光抚平了伤痛，你为孩子们又找了一个新爸爸，希望你能找一个我能认同的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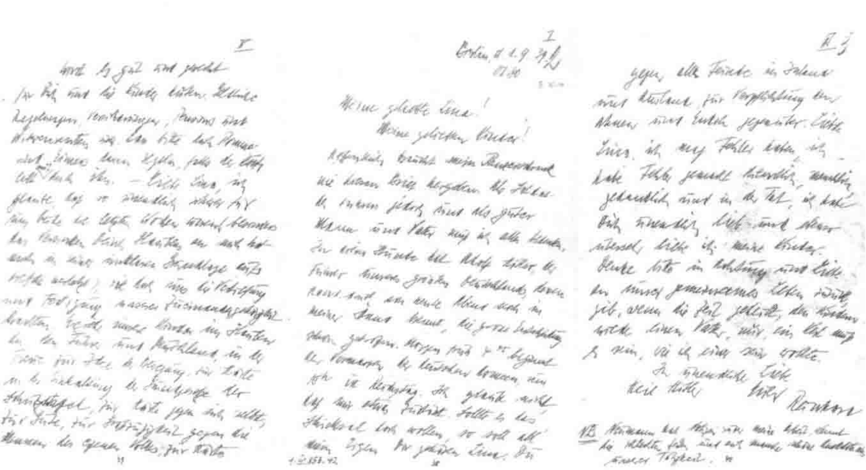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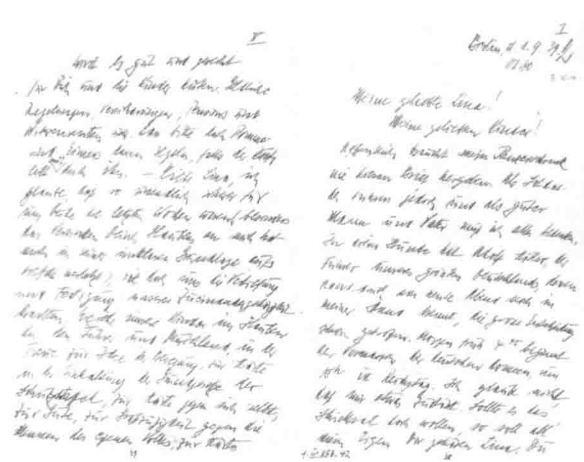
无尽的爱

希特勒万岁

爱你的 莱因哈德

NB.纽曼（NB.Neumann）有关于我工作的记录，他知道关于我们活动的坏消息和一些有趣的佚事。

海德里希已经做好了投入战争的准备。他也已经从希特勒和希姆莱那里得到了授权，派遣安全警察紧随大部队，保障敌后的安全。首次进行这类任务应该追溯到德奥合并。1938年德国刚设置好行政机构，安全警察官员就收拾干净了这个泛德意志帝国新领域中的颠覆分子以及反德国分子。随后海德里希又将他的特别行动队送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侵略中去协调安全措施。这些成员有布拉格的党卫队区队长海因茨·约斯特领导下的“K”特工和布尔诺


◎ 海德里希写给莉娜的信。



◎ 在波兰后方执行任务的安全警察。

（Brno）党卫队旗队长沃尔特·斯塔莱克领导下的“L”特工。这些特工又被分成了六股突击队和一组预备队。这些突击队主要作为尾随步兵和装甲兵之后的反游击部队。占领捷克的时候他们没有派上用场，直到入侵波兰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扩大的别动队才发挥了预期的作用。

在波兰战役中共出动了七组别动队：

别动1队，由党卫队旅队长布鲁诺·斯特肯巴赫领导；分属军队第14组。

别动2队，由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伊曼纽尔·沙菲尔（Emanuel Schafer）领导；分属军队第10组。

别动3队，由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赫伯特·费舍尔（Herbert Fischer）领导；分属军队第8组。

别动4队，由党卫队旅队长洛萨·比特尔（Lothar Beutel）领导；分属军队第4组。

别动5队，由党卫队旗队长恩斯特·达恩佐格（Ernst Damzog）领导；分属军队第3组。

别动6队，由党卫队区队长埃里希·瑙曼（Erich Naumann）领导；分属军队波森组。

别动冯·沃伊尔施（von Woyrsch）特种任务部队，由党卫队区队长奥拓·拉施博士领导；分属军队西普鲁士队。

他们都穿着党卫队的土灰色制服，左衣袖下方带着安全警察的菱形SD袖标。他们的官方简介就是在军队后方镇压反德国和反人民分子，尤其是进行反间活动，逮捕政治上的不可靠分子，没收武器和保护重要的反间材料。然而，就在这时，希特勒分派给忠诚的党卫队领袖希姆莱一个更加阴险的秘密任务。希特勒想要摧毁波兰知识界，而执行这个可怕的任务落到了党卫队头上。对此，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的。

尽管党卫队的工作必须要向军队保密，但是这个“凶残的命令”很快就传到了军队指挥官们的耳中。卡纳里斯向凯特尔抗议说国防军总有一天要为党卫队的暴行买单，但是并未引起凯特尔的重视。渐渐的，波兰的精英们大量地被杀害了。牧师、贵族、教师、医生、商人、民族主义者，全都在他们迫害的名单上。而另一方面，苏联也在进行着类似的事情，将这些勾当嫁祸到德



◎ 谈笑风生的海德里希与希姆莱，殊不知他们最终被安排到了刽子手的职位上。

国身上，那便是震惊世界的“卡廷惨案”。海德里希在1939年9月27日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如今在我方已经占领的波兰地区，至多只有3%的上流人士幸存。”犹太人也成了这次新的恐怖行动的受害者。别动队“冯·沃伊尔施”在消灭西里西亚的上流阶层的任务中展现出了非凡的热情。他们在作业区域进行大规模的扫射，这让冯·伦德斯泰特（von Rundstedt）很愤怒并严令其撤退。希姆莱不堪压力，就将这支队伍撤了出来。即使在波兰军队已经被击溃之后，别动队依然继续着他们的工作。直到1939年11月20日希姆莱下令让他们卸下当前任务，在已被打败和瓜分的波兰的主要城镇从事稳定的工作。

到十月中旬，希特勒已经设置了一个总督府，并委派德国总理汉斯·弗朗克为该政府的总督。希姆莱在克拉考（Krakau）安置了一个整体的安全警察司令部来提供安全服务，其负责人是党卫队旅队长布鲁诺·斯特肯巴赫，听命于党卫队及安全警察领袖党卫队副总指挥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鲁格。在中央政府的每个地区，希姆莱都创造了至今仍不为人知的位置，将党卫队和安全警察领袖安插了进去。他们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成了卢布林地区的党卫队和警察领袖的奥迪罗·格洛博奇尼克。其他的高级安全警察职务都是希姆莱在海德里希的建议下任命的：包括华沙的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约瑟夫·迈辛格、卢布林的党卫队区队长洛萨·比泰尔、兰多姆（Random）的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阿尔弗雷德·海瑟伯格（Alfred Hasselburg）博士和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弗里茨·利普哈特（Fritz Liphardt）、克拉考的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瓦尔特·胡恩库森（Walther Huppenkothen）。所有这些党卫队和安全警察官员理论上都听命于克鲁格，但实际上身处柏林的海德里希仍然保留着直接控制权。这导致这些地区中的HSSPF（党卫队和警察高级领袖Hohere SS-undpolizeifuhrer）和Sipo（安全警察）长官们经常出现问题，但海德里希不打算放松对这些关键地区的控制。

随着对付波兰的闪电战迅速胜利，希特勒现在将注意力转向了西部。在对抗波兰的战争上他不仅得到了德国人民的支持，也找到了充足的理由挑起战争。大多数德国人民都觉得德国是在取回本来就属于他们的土地。但向英国和法国发动战争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德国和英国并无争端，因此德国人民缺乏攻击英国的热情。很明显，德国必须煽动公众对英国不满的情绪。

海德里希的安全警察的海外情报部门成功地渗透到了英国情报部门在荷兰的分部。一个住在荷兰的名叫弗朗茨·费舍尔（Franz Fischer）的德国人和海牙的英国情报部门代表西吉斯蒙德·佩恩·贝斯特（Sigismund Payne Best）上校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而贝斯特不知道的是，费舍尔是安全警察特工F479。海德里希把这看作是一个获得英国情报部门信息的有价值的途径，顺便他也很想调查荷兰情报部门和它的对立方英国之间的联系，还有可能了解更多的国内反希特勒势力。他命令瓦尔特·舒伦堡增加一个行动。

新增加的这个行动就是"芬洛事件"，这是情报史上最大胆的行动，即使是现在，考虑到其周边的环境，这次行动仍然可圈可点。历史学家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都暗示了这个在战争的第一个11月里发生的事件的一些动机，但直到2015年后，裘园的公共档案馆才将该事件的档案公之于众。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保证可以从这些档案中得到真相。

伦敦当局命令贝斯特和英国驻海牙大使馆的入境检查官员里希哈特·斯蒂芬斯（Richard Stevens）少校取得联系。9月4日，就在英法向德国宣战的第二天，这两个人走进了互相的生活，自此以后，这两个名字将被永远联系在一起。

英国特工贝斯特在与费舍尔会过几次面后被介绍给了两个初级外交官，冯·塞德利兹上尉（Hauptmann von Seydlitz）和格罗施少尉（Grosch）。费舍尔介绍说他们是德国国内积极的反纳粹分子，此次代表"古斯塔夫·冯·维特瑟姆（Gustav von Wietersheim）将军"前来。但实际上他们俩都是党卫队官员，其中塞德利兹就是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冯·萨利施（von Salisch），格罗施则是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克里斯琴森（Christiansen）。他们很快就发现英国特工们的幕后主使是英国首相张伯伦。这些人不但和自己的敌人谈话，并且要德国人相信他们有权初步讨论关于停战的事宜，而他们给出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让希特勒下台。得到这个消息后，海德里希对自己的妙计感到非常得意。

然而，贝斯特提出了质疑，他怀疑这些谈判者们有可能都是纳粹党人。这个怀疑也传到了张伯伦的耳中，但张伯伦却让他继续进行谈判。这就使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立场变得十分有趣，一方面他已经发誓决不会与纳粹党人进行和

谈，另一方面他却又秘密地和明知道很可能是希特勒党羽的人进行会谈。

英国方面坚持要见到反希特勒方的更高级别的领导。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怀疑，德国方面又制造出了一个叫沙梅尔上尉（Hauptmann Schaemmel OKW）的最高统帅部成员，和一个叫作奥伯斯特·马丁（Oberst Martini）的人，他对英的身份是反希特勒头目的左膀右臂。接着，英国方面也出现了一个伪造的人物。出于对这些德国人的怀疑，贝斯特考虑到了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于是他谋得了荷兰军事情报部门的范·奥斯霍特少将（Major General van Oorschot）的帮助。作为一个忠心耿耿的亲英派，范·奥斯霍特不惜危害自己国家的中立立场而派克罗普中尉（Lieutenant Klop）去保护贝斯特。克罗普以库本斯上校（Captain Coppens）这个假名字出现在了舞台上。这些"表演者们"都准备就绪了，下一步就是10月31日星期一的会议。

但事情很快出现了偏差。"德国代表团"被荷兰警察逮捕并移送到了丁克斯佩洛（Dinxperlo）的地方警局。他们遭到了荷兰当局的彻底调查。在警局中沙梅尔注意到费舍尔带着印着党卫队医疗办公室（SS-Sanitatsamt）标签的表格，沙梅尔赶紧隐藏了这些表格才没有被荷兰人发现。眼看他们的面具即将被揭下，到处在找他们的库本斯碰巧出现了，这才拯救了他们。但沙梅尔怀疑这一切可能都是英国人安排的，目的就是彻底地检验他们。尽管有所延迟，但在他们到达海牙后会议仍然照常举行了。贝斯特和斯蒂芬斯对"将军"没有出席感到很失望，但沙梅尔解释说他是因为柏林的公事耽搁了。接着会议就看似很诚挚地开始了。沙梅尔对于德国的现状提交了一组精确的数据，并称德国军队在波兰的战役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尽管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但英国还是满怀感谢地吞下了这个欺骗。贝斯特发现上尉在谈判者中官衔要高一些，便接着沙梅尔的话提出，他们的头认为应该谨慎从事，暂时不需要杀希特勒，而是将他抓起来并迫使他成立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对政府进行彻查，以剔除那些劣迹斑斑的纳粹分子，之后才有可能与德国进行和平会谈。在谈话更加深入之前，沙梅尔想知道英国政府是否准备给德国一个公正体面的和谈。英国方面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前提是只有双方能在欧洲和《慕尼黑协定》前的边境问题上达成一致。作为对这个要求的还击，沙梅尔要求收回在1919年失去的领土。紧接着他询问英国准备派谁到荷兰商谈停战协议的条款？由于英

国方面还不确定，于是斯蒂芬斯说他希望将这次会议的内容电话汇报给英国政府，并等待进一步答复。德国方面同意了。就这样会议暂时告一段落。随后剩下的人去贝斯特家过夜，并于第二天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沙梅尔现在意识到他是在间接地和英国首相张伯伦打交道，这将会使希特勒了解到他所想要的任何关于与西方国家协商的信息。这对于希特勒来说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就与希特勒谈判的问题，张伯伦的内阁分成了两派。其中张伯伦、霍尔（Hoare）和哈利法克斯（Halifax）支持谈判，而丘吉尔（Churchill）、霍尔·贝里沙（Hore Belisha）和汉奇（Hankey）则持反对意见。一周之后，还没等他们讨论出个结果，又出现了其他状况。

这期间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阿道夫·希特勒每年11月8日晚都会参加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Burgerbraukeller）的集会。1923年的时候，他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就是广为人知的那次暴动。在一群支持者的簇拥下，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大街小巷游行。这是希特勒的第一次夺权行动，最后在统帅堂（Feldherrnhalle）遭到了血腥镇压，为了制止游行队伍，慕尼黑警察开了火。16名纳粹党员在此次暴动中死亡，此外还有多人受伤。所以，11月8号到9号晚就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神圣的日子，希特勒每年都会在这里举行集会以纪念在“啤酒馆暴动”中死亡的人，并在集会之后举行一场象征性的游行。

1939年也不例外。希特勒在啤酒馆里向他的“老战友”发表的演讲中明确指出，与英国谈判的时期已经过去，他打算进攻英国并使英国向其屈服。此次演讲通过无线电转播到了全世界，荷兰的两个英国特工肯定对此感到震惊。对于张伯伦来说，这意味着战争将进入一个更加激烈的时期。这天，德国元首希特勒像往常一样站在讲坛上，雅各布·格雷明格在他身后举着纳粹党的“血旗”，观众们在希特勒演讲的煽动下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希特勒突然缩短了演讲并且提早了将近一个小时离开了啤酒馆大厅，这使三千名观众感到非常惊异和失望。原来希特勒必须在第二天早上之前回到柏林，而由于可能出现的雾霾天气，他的飞行员鲍尔不能保证飞机能按时起飞。因此，希特勒决定乘坐他的专属列车回去，而列车下午9:31就会开动。就在希特勒离开不久，啤酒馆就发生了大爆炸。炸弹被布置在讲坛后面的柱子



◎ *在啤酒馆爆炸后，由希姆莱主持的调查委员会，图中从左至右依次为胡贝尔、奈比、希姆莱、海德里希、穆勒。*

里，柱子瞬间被炸毁，大厅的整个屋顶都坍塌下来。在此次爆炸中七名观众遇难，六十三人受伤，其中十六人伤势严重。

当希特勒的火车在纽伦堡停下时，他从当地警察首脑本诺·马丁（Benno Martin）那里得知了爆炸事件。希特勒非常震惊和愤怒，他立即命令作为德国警察首脑的希姆莱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并由希姆莱本人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分别是海德里希、穆勒、奈比和胡贝尔。他们关闭了所有的德国边境并逮捕了一切可疑分子。首当其冲的就是啤酒馆的所有者和他的员工们。希特勒当即怀疑这是英国的诡计，并且深信荷兰的两个英国特工就是此次暴行的幕后主使，因为他们一直都迫切要求沙梅尔赶自己下台。希特勒立马就命令沙梅尔在下一次和英国特工们见面的时候将他们逮捕并带回德国。而此时对此并不知情的德国当局仍在继续逮捕可疑分子。后来一个名叫约翰·格奥

尔·埃尔瑟（Johann Georg Elser）的瑞士木工在设法非法越境回到瑞士时被逮捕并交代是他安放的炸弹。

言归正传，回到柏林的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宫后，海德里希立即就意识到了荷兰会谈的潜在价值。一个英国的高级官员会愿意冒着危险来德国讨论停战条款吗？戈培尔将对这样一个政变的宣传价值感到狂喜。海德里希的审讯者们也将从他们的俘虏那里收集到重要的信息。美国也会认为英国是一个同时欺骗了英国和美国人民的家伙。一切皆有可能。又到了“万事通”出马的时候了。海德里希将瑙约克斯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命令他做好随时待命的准备。接下来，他通知了希姆莱并等待着接下来的事件展开。

11月6日，海德里希对下属进行了安排：鉴于英国方面表明在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之前希望贝斯特和斯蒂芬斯先与“将军”见一面，库本斯上校建议在位于荷兰和德国边境之间的芬洛的巴克斯（Backus）咖啡馆见面。而一旦对方到了咖啡馆，沙梅尔便以“将军”被希特勒叫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为借口来解释，并在随后的7号的会面中，再通知英国代表“将军”在11月9日星期三的时候将有空与英国方面会面。而“将军”这个角色，舒伦堡已经挑选一个德国实业家来扮演。行动计划稍后会由瑙约克斯进行安排。

英国方面，贝斯特对于会面地点有些疑虑，显然有些不情愿，不过最后他还是勉强答应11月9日下午4点在巴克斯咖啡馆再会一次面。

随后，瑙约克斯和沙梅尔取得了联系，并对第二天的芬洛会面制订了计划。11月9日一大早，贝斯特醒来的时候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但他很快就将这种恐惧感压了下来，并告诉妻子自己可能不能回家吃晚饭了。他和克罗普在斯蒂芬斯家会合之后一起坐上了车，和贝斯特的司机简·莱门斯（Jan Lemmens）共计四人一起离开了。德国方面。由于是第一次执行重要任务，沙梅尔也感到很紧张，他和“将军”以及12个党卫队特工一起奔赴了边境。

在芬洛，沙梅尔和格罗斯将“将军”留在海关后双双进入了巴克斯咖啡馆。他们叫了饮料，等着英国特工的到来。另一边，贝斯特注意到德国边境的红白相间的边境石不寻常地被抬高了，但他又一次压下了内心的不安感。他发现沙梅尔在咖啡馆的阳台上向他招手，于是将车停到了咖啡馆边上。这时，藏在德国海关后面的瑙约克斯带领的党卫队小分队立即在他们的车里行动了起

来，他们将油门踩到底，车子尖啸着冲向了咖啡馆。这时瑙约克斯看到克罗普已经伸手去够他的左轮手枪，随后枪响了，克罗普向开过来的车开了枪，党卫队方面见此情景也开始进行反击。短暂交火后克罗普中枪倒地，受了重伤。而贝斯特和斯蒂芬斯则立即被抓捕并绑到了德国境内。与此同时，沙梅尔也开车越境回国。这一切仅仅用了数秒的时间，并且是在充满疑心的荷兰边境警察的鼻子底下发生的。

贝斯特、斯蒂芬斯和倒霉的莱门斯很快就被移送到了柏林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的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莱门斯的，但贝斯特和斯蒂芬斯一直被囚禁到战争结束。他们的主要关押地是萨赫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不幸的克罗普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于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医院。被关押在盖世太保总部的时候，贝斯特和斯蒂芬斯最后一次遇见了沙梅尔。后者告诉了他们自己的真实身份：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瓦尔特·舒伦堡。他们也发现奥伯斯特·马丁其实是海德里希的亲信马克斯·德·克里尼斯（Max de Crinis）。这两个英国特工在审讯下招供了他们组织的全部资料。贝斯特发现在审讯过程中他还遭到了穆勒和海德里希的亲自审问。战后，这两个英国特工都表示对盖世太保所拥有的文化水平感到惊异。“芬洛事件”就此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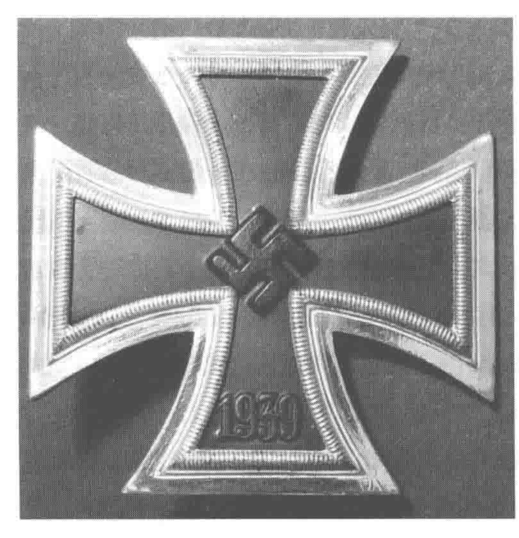
再回到期间的啤酒馆爆炸案，由于希特勒不相信爆炸事件是埃尔瑟一人所为并坚信幕后一定是受英国指使的，所以他命令希姆莱去寻找证据。一些人提出，由于希姆莱想将埃尔瑟和贝斯特、斯蒂芬斯放在一起审判，所以他在关押期间逃脱了一死。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官方版本是他死于达豪集中营的一场空难，但有人怀疑是希姆莱命人于1945年4月9日在集中营枪决了他，执行枪毙任务的人很可能是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斯蒂勒（Stiller）。希姆莱是一个记性很好的人，就在那个1945年4月的宿命的一天，他处决了许多知道太多内情的人。

直到今天还有人坚持认为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制造了啤酒馆的爆炸事件，因为他需要一个理由来说服德国民众向英国发动战争。但是希特勒会允许自己在一个离定时炸弹只有几尺的地方站一个多小时发表演讲吗？不管真假，起码“芬洛事件”的的确确为他提供了1940年5月进攻低地国

家的正当理由。毕竟，协同英国人企图拉他下台的克罗普是荷兰国民。

至于参加这次行动的舒伦堡、瑙约克斯、克里斯琴森和其他党卫队员，他们成为战争期间第一批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的特工，希特勒在德国大使馆亲自为他们颁发了勋章。舒伦堡最终军衔为党卫队旅队长并在战争时代表希姆莱与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谈判。战后，他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了六年监禁，但是由于他糟糕的健康状况被提前释放了。他最终于1952年3月31日死于都灵的克莱尼卡弗纳卡（Clinica Fornaca）。瑙约克斯之后和海德里希产生了冲突被从安全警察中解雇了，随后加入了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在俄国参加战斗受了重伤。他的伤势使他无法再回到部队，后来又重新受雇于安全警察，但只被允许在比利时活动。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叫阿尔弗雷德·格伯尔（Alfred Gerber）的虚假身份，投靠了美国人。

战争如今从言论战争变成了真枪实弹的战争。希特勒于1940年5月10日占领了丹麦和挪威，他的德国战车横扫低地国家，一口气吞下了法国北部，将英国远征军撵进了敦刻尔克。由于英法军队从敦刻尔克成功撤回英国，德国方面又增加了“海狮行动”，计划入侵大不列颠群岛。希特勒委派出生于



◎ 一级铁十字勋章。



◎ 恩斯特·波赫（Ernst Wilhelm Bohle，1903.7.28-1960.11.9）。

布拉德福德（英格兰北部城市）的恩斯特·波赫主管这项行动。海德里希提名弗朗茨·塞克斯博士担任安全警察和SD的指挥官。海德里希命令塞克斯在伦敦成立SD总部并在当地组织别动队。海德里希还编制了一个逮捕名单，上面的名字包括温斯顿·丘吉尔、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莫里斯·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然而，由于德国空军没有取得英国上空的制空权，而德国薄弱的海军也无法挑战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希特勒最终被迫放弃了他的计划。

从战争一爆发，海德里希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立功。凭借飞行技能，他找到了德国空军总司令，意图忽视自己原本的职务——德国海军，在空军中出一份力。空军总司令允许他作为轰炸机KG55分队的空军预备官员。他的第一次行动是在1939年9月12日的时候担任炸弹投手。仅仅做一名小兵是远远满足不了海德里希的野心的，于是他每天早上都在柏林郊区的斯塔肯机场做战斗机的训练。当然，这一切都在他去帝国中央保安局执行日常公务之前。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成为一名合格的战斗机飞行员，并且在挪威战役期间驾驶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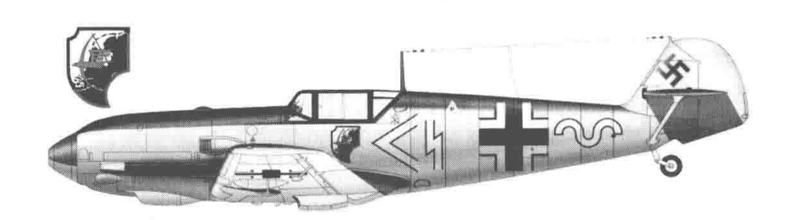
◎ 身着空军上尉制服的海德里希在他的Me-109战斗机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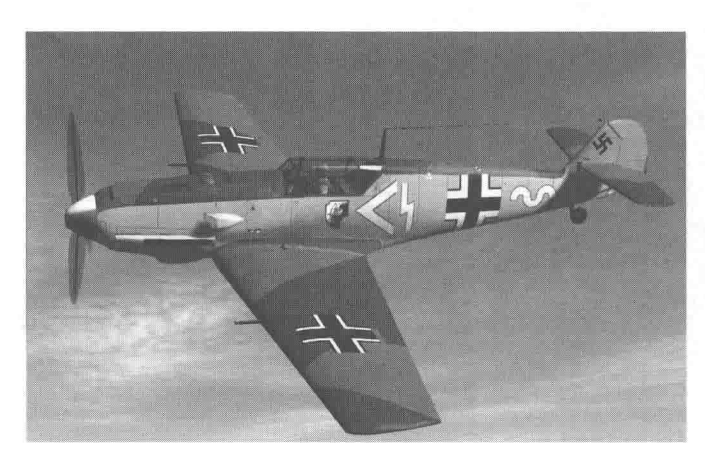
◎ 海德里希正在查看所要执行的任务。

109战斗机与JG1飞行战队并肩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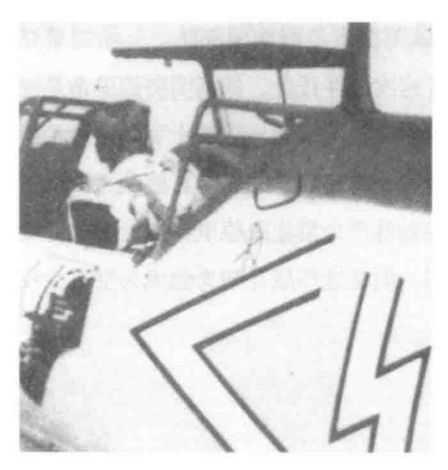
海德里希驾驶的Me-109战斗机机身上印着代表他个人的古代北欧文字图案。20世纪30年代末期，希姆莱要求所有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和党卫队副总指挥提供自己的家族盾徽放在维维尔斯堡（Wewelsburg Castle）的党卫队圣殿中。那些没有家族盾徽的人则由卡尔·迪比奇（Karl Diebitsch）负责的党卫队艺术办帮忙研究创造一个。从留存不多的盾徽中我们可以发现，迪比奇利用了古代北欧文字形象作为设计盾徽的灵感。海德里希的盾徽体现了他姓名的首字母的古代北欧文字形式，现存的海德里希私人信件、照片和他驾驶的Me-109战斗机机身上显示的古代北欧文字缩写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也证实了如很多人提出的那样，海德里希已经有自己专用的战斗机而不必去借了。



◎ 海德里希所驾驶的Me-109战斗机手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家族徽章和党卫队闪电标志。



◎ 后人制作的海德里希驾驶战斗机战斗的场景。



◎ *海德里希座机驾驶舱后方机身上的海德里希家族徽章。*

海德里希还曾驾驶一架ME110战斗机盘旋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上空执行勘察任务。一次在挪威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超越一架飞机抢先着陆的时候失事了，摔断了胳膊。他的事情很快就被希特勒和希姆莱发现了，因为他打着石膏的胳膊实在是太显眼了。不过海德里希尽量向希特勒和希姆莱展示他作为帝国保安局局长的公务不会与执行飞行任务相冲突。出于这个目的，他总是向他们隐瞒自己和英国皇家空军进行小规模战斗的实际次数。有一次他写信通知希姆莱："……一周后我将回来述职……"希姆莱在1940年5月15日给他回了信，寄给"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帝国保安局局长，现今的西部战役中的空军上尉"。信的内容如下。

我最亲密的战友海德里希，我1940年5月5日的时候收到了你的信件。那之后又发生了许多事。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还在这边的总部里，但现在真正的总部挪到了另外的地方。你知道的，就像波兰战役时那样。我非常想念你，希望你一切都好，希望你能再次非常幸运，最好的祝愿送给你！如果可能的话，让我每天都能得到你的消息。卢迪·布兰特（Rudi Brandt）从沃尔夫琴也给你带来了衷心的问候。尤其是我，向你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希特勒万岁!

你忠诚的 海因里希·希姆莱

海德里希回党卫队述职的时候，很自豪地展示了他新得的，别在制服左胸上的铜级战斗勋饰。

海德里希接下来的空战机会是在攻击俄国期间。他多次飞行在敌人的领土上空，在战线后参与到数场空战中。有一次他迫降在苏联国界内的贝尔齐纳河附近，最后是德国战斗巡逻队营救了他。莉娜·海德里希是这样描述此次事件的："……莱因哈德脏兮兮的，胡子拉碴的，沮丧地回了家……。他说他迫

降在了敌人战线后方，躲了两天两夜，试图徒步走回德国部队。”希姆莱在1942年海德里希的葬礼上的演讲中提到了这次战斗任务，他指明海德里希是被一架敌机击落的。海德里希被授予了银质战斗机勋饰和一级铁十字勋章。希特勒注意到了海德里希新获的奖章，元首同志一想起自己的安全首脑差点被俄国人抓到就感到心有余悸。从那以后，希特勒就严令禁止海德里希执行如此危险的任务。虽然这个命令让海德里希很郁闷，但是这些战斗却为他成为空军少校打下了基础。

第十四章
犹太问题

早在希特勒和希姆莱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几个世纪前，反闪族人的意识就已经显现了。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是雅利安民族的敌人，他们从东欧的广大领土向西扩散，污染了德国人的纯净血统。另一方面，他看到了“犹太世界”的黑暗，犹太金融家操控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并迫使协约国联合起来反抗德国的皇帝。希特勒认为这些犹太资本家将德国拖进了毁灭的深渊，他们不断地靠剥削工人阶级赚大钱。因此，为了成为世界强国，希特勒下决心要将犹太人从德国人的生活中抹去。在将来纳粹党所统治的地区，将不会有犹太人的身影。现在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纳粹统治下的所有代理机构和政府部门都推行了反闪米特人政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积极地行动起来将犹太人从社会的各个阶层除去，反对犹太人的竞赛在他们之间非常流行。然而，在反对犹太人方面，让后人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希姆莱的党卫队。莉娜证实说，海德里希认为反闪族人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医学问题。1936年的时候，海德里希曾写道：“犹太人是……北欧人和所有健全人种的死敌……。我现在的目标是，并且一直都将是让少数卓越的精英统治世界……”莉娜·海德里希称她的丈夫相信：“无论犹太人出现在何地，他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精神层面依附于他们的主

人，或是成为他们的死敌。”

纳粹政府上台不久，就开展了对付犹太人的行动。在法兰克尼亚激进的反闪米特省长朱利叶斯·施特莱歇尔的煽动下，全德国爆发了反犹太暴乱。他的报纸《攻击者》上整版都充斥着种族主义标语。从1933年4月1日开始，犹太人店铺遭到了联合抵制，犹太人也被禁止出入游泳馆等一系列娱乐场所。人们经常能看到穿着褐衫的冲锋队人员在犹太商铺外张贴标语。在第一波反犹太浪



Der Stürmer

Nürnberger Wochenblatt zum Kampfe um die Wahrheit

Herausgeber: Julius Streicher

Nummer 46 | Nürnberg, im November 1931 | 1931

Dr. Julius Reiter

Der Vorgang im Wald von Schwarzenbach

Giftgas über Deutschland

Aus dem Inhalt

Die Juden sind unser Unglück!



◎ 被砸毁的犹太商店。

◎ 反犹太报纸《攻击者》。



◎ 正在犹太店铺前张贴标语的冲锋队和党卫队员。



◎ 在发表演讲的戈培尔，正是他的全力支持才导致更大规模的反犹浪潮的开始。

潮袭来之际，很多人都离开德国到国外避难去了，还有一些人留在国内等待浪潮的平息。他们确实等到了，1934年的时候，一些更温和的反闪米特主义者似乎控制了行政机构。大批的犹太移民认为最坏的时候已经结束，成千上万人涌回了他们的祖国。

到了1935年，施特莱歇尔又一次发起了对付犹太人的行动，并得到了约瑟夫·戈培尔的全力支持。他的报纸《攻击者》预示，在1935年4月，新一波反闪米特浪潮会袭来。接下来，他又依托当前的种族形势发表了修订版的《德国公民权》。这项法案禁止犹太人参加任何社会认可的职业，军队中也不再接纳犹太人。

就是在这个反犹太行动高潮的当口，政府批准了《德国法令全书》上第一则关于种族问题的专门法律。这项1935年9月15日的立法被定名为《德国血统和荣誉保护法》，也就是我们所知的《纽伦堡法案》。这项法律规定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不得通婚或发生男女关系；45岁以下的雅利安妇女不得在犹太家庭中工作；犹太人不得升“万”字旗。所有违法者都可处以监禁。

SD中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对施特莱歇尔之流所采取的行动感到非常不屑。他们认为，破坏犹太人的财产只会引起国际社会上的鄙弃。他们认为施特莱歇尔的人砸犹太店铺窗户，并散播粗鲁的反闪米特人言论只会给德国的形象抹黑。他们赞同用更巧妙的方法解决犹太问题。1935年夏，SD犹太事务办的利奥波德·埃德勒·冯·迈尔德斯坦因（Leopold Edler von Mildenstein）为了更理性地解决犹太问题制订了一项政策。简单来说，他的想法就是想将犹太人移居到巴勒斯坦。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迈尔德斯坦因建议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于是在我们想象中最难以置信的联盟组织诞生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希姆莱的党卫队。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期望所有的犹太人都移居到他们的祖国巴勒斯坦，而海德里希和迈尔德斯坦因的SD想让所有犹太人尽快离开德国，他们并不关心犹太人去哪，但巴勒斯坦是唯一一个愿意大量接收犹太人的国度。SD又担心世界上会因此产生一个犹太强国。

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迈尔德斯坦因为SD的犹太事务办招募了一名年轻的党卫队特工。从此历史将会记住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后来几乎是党卫队对犹政策的同义词，这个人便是艾希曼。

卡尔·阿道夫·艾希曼于1906年3月19日出生于索林根。在他四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在生他的一个弟弟的时候难产去世了，不久后，他父亲就将家搬到了奥地利的林兹。在比朔夫大街（Bischofsstrasse）3号的新家里，年轻的艾希曼过着略显孤单的生活。他八岁这年，父亲再婚了。由于他偏深的肤色具有犹太特征，就像海德里希年轻时在哈雷所经受的一样，他也经常遭到他人的嘲弄。艾希曼在图林根州的威尔明戈罗格（Wermingrode）公立学校里是一个不合群的人，他的学费也白交了，因为他把在校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做白日梦上。接下来他又去了林兹继续求学，最终他考上了林兹理工专科学校，并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学业。他的父亲，一开始开了一个小型的供电站，后来又开了一个小型汽车修理厂，但都破产了，艾希曼也因此失业。1925年，他在奥地利高级电气化建设公司谋得了一份差事。1927年，他又跳槽到了真空油公司做一名销售员。

艾希曼在提洛周游了一圈回到德国后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于1932年4月1日加入了不合法的奥地利–德国兵团，而在此之前他已加入奥地利的纳粹党，党内编号为899895。他和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博士交好，后加入了奥地利党卫队，编号45326。他在奥地利党卫队里的表现给他的上司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经伯莱克（Bolleck）引荐，于1933年9月29日成为党卫队在帕绍的联络员。1934年1月29日，他被移任至达豪集中营，同年10月1日，他受命到柏林的SD总部报到。得到海德里希的首肯之后，他与一个叫作薇罗妮卡·丽贝尔（Veronika Liebel）的年轻姑娘喜结连理。在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宫工作期间，他引起了冯·迈尔德斯坦因的注意，后者很快将他招募进了自己的二处。

迈尔德斯坦因不久后从党卫队安全警察卸任，去了外交部，但他的新门徒艾希曼被留下来协助继任者赫伯特·哈根（Herbert Hagen），成了党卫队内的犹太专家。艾希曼和秘密犹太复国组织哈加纳取得了联系，并与组织首脑之一的费威尔·珀克斯（Feivel Polkes）交熟。他们俩在柏林见面后，珀克斯邀请艾希曼去巴勒斯坦。得到海德里希的许可之后，艾希曼和哈根于1937年10月2日抵达了海法（以色列港市）。事实上SD雇用了珀克斯，每月付给其15磅。为了确保顺利地将尽可能多的犹太人移出德国，SD做了所有可行的努力。艾

希曼的表现给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因此他们专门在维也纳的普林茨·欧根大街20–22号开设了一个犹太移民办，由已成为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的阿道夫·艾希曼担任主管。



◎ 卡尔·阿道夫·艾希曼（Karl Adolf Eichmann，1906.3.19-1962.6.1）。

时运不济，《攻击者》又一次整版呼吁所有的岗位都开除犹太人，甚至包括之前允许其工作的岗位，并呼吁欧洲各国联合起来面向全体犹太人，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明显与海德里希所支持的移民政策相悖。艾希曼试图去说服施特莱歇尔，但被海德里希阻止了。

这时，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出现了。戈培尔一直都在找机会插手犹太问题。1938年10月6日，波兰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在当月底废除所有的护照，如若其持有者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已在国外居住超过五年的话，那么截至十月底，他们的护照都将作废，只在波兰领事馆有效。戈培尔称此项法令旨在将德国境内所有的波兰犹太居民驱逐出境。海德里希立即下令在10月28日晚到29日逮捕15000人，这是德国第一次大规模地驱逐犹太人。他们被赶进了火车运送至波兰边境。这些不被自己政府需要的犹太人，带着极少的财产，被波兰边境警察用枪抵着送出了国境。

此时住在巴黎的一个17岁的犹太年轻人，赫歇尔·格林斯潘（Herschel Grynszpan）收到了姐姐贝尔塔（Berta）的信，信中说她们已经从汉诺威被驱逐到了宰博森（Zbonszyn）的集中营。听闻此事的格林斯潘顿时义愤填膺，于11月7日上午9:35气势汹汹地去了里尔街（Rue de Lille）的德国大使馆，他

骗门卫说有重要文件要交给德国大使康特·约翰内斯·冯·维尔泽克（Count Johannes von Welczek）。他被带到了第三办公室秘书恩斯特·冯·拉特（Ernst von Rath）那里。格林斯潘叫嚣着要为犹太人报仇，开枪冲着不幸的年仅29岁的拉特连开5枪。事后格林斯潘并未试图逃跑，他当即被逮捕了。虽然只有两发子弹击中了受害者，但也足以致命了。拉特于11月9日下午4:30不治身亡。

拉特的死讯传到希特勒耳中的时候是大约晚上9:00，他正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举行例会纪念11月暴动的牺牲者。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卡尔·冯·埃贝尔斯坦因说，希特勒听到拉特的死讯后情绪非常激动，几乎说不出话来，但与戈培尔协商后还是离开了。戈培尔瞅准了这个时机，发表了一篇演讲以激起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敌意。凭借他高超的影射和狡猾的演讲手法，他成功地将罪名加诸到整个犹太民族身上，并呼吁德国人采取行动对付犹太人。他的听众，也就是他的老战友们确认，大屠杀即将展开。他们离开会议大厅后，向他们全国各地的下属下达了命令——发起破坏犹太人财产的复仇行动。就这样，“水晶之夜”开始了，犹太人遭到了训斥、攻击，在一些状况下还遭到了谋害。他们的财产也遭到了掠夺和破坏。犹太教会堂也被付之一炬。犹太人的商业区里的街道和店面的橱窗玻璃几乎都受到了波及。

海德里希与纳粹高官们此时正在慕尼黑。海德里希在四季宾馆（Vier Jahreszeiten）下榻时目睹一座犹太教会堂被火焰吞噬，他对此感到很困惑，因此派维尔纳·贝斯特去调查此事，而当地的盖世太保办公室很快就通知了他们火烧犹太教会堂的缘由。当时盖世太保机构正准备就是否参与行动向海德里希请命，但海德里希已经被眼前的行动震惊了。卡尔·沃尔夫跑去找党卫队领袖希姆莱，彼时希姆莱正在希特勒的私人公寓里，刚打算离开去统帅堂主持党卫队新兵的夜半宣誓。希特勒随即命令党卫队不要卷入此事，并命令盖世太保保护犹太财产。

一直以来，一些人都认为海德里希是“水晶之夜”的幕后主使，但所有的客观证据都指向了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他顺势而动，希望在德国对犹政策上起主导作用。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巴德·冯·斯奇拉克（Baldur von Schirach），慕尼黑副省长尼帕德（Nippold）以及当地保安处首脑奥本尼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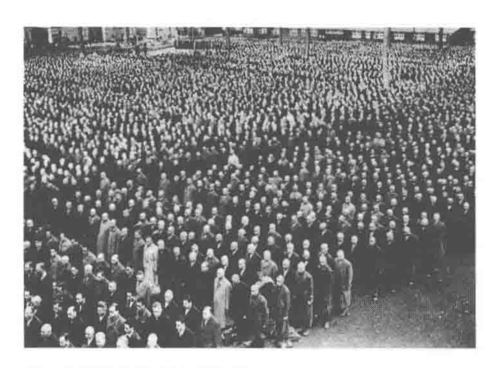
（Obernitz）都认为戈培尔要为“水晶之夜”负相当责任。莉娜·海德里希在40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时，将“水晶之夜”和1935年的“帝国党代会”混淆了。她提到海德里希被警卫员带来的“犹太教会堂被烧了”的消息惊醒了。根据莉娜的版本，海德里希开车去了办公室，几小时之后回来说：“他们破坏了一切，攻击和洗劫了所有商店，斯多夫的犹太教堂可能现在还在燃烧着，最糟糕的是，这一切明明是戈培尔煽动的，看起来却像一个自发行动。现在不会有人再相信我们了。现在减少对犹太人的进攻是不太可能了。戈培尔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莉娜一直确信这是海德里希第一次对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感到质疑。

在11月9日11点15分穆勒发给所有盖世太保机构的一封电报里能找到相关的证据，这和海德里希收到意外消息并致电他的柏林代理人发布初步命令的时间是一致的。穆勒命令盖世太保单位不得干预对付犹太人和攻击犹太教会堂的行动，之后他们逮捕了两三万犹太人。这些犹太教堂的档案都被保护着，科隆的教堂被控制了。海德里希通过上午1:20发给所有警察局的一封电报跟踪了这件事，希姆莱来到海德里希的酒店后下达了更加全面的命令。他命令同地区的警察领导和党内头目应保持联系。警察单位不得干预示威游行，但应对其进行监督并保护非犹太财产。不得干扰外国人，也包括外国的犹太人。只抓捕健康的犹太男性，并将其运至当地集中营。

希姆莱对戈培尔的作为感到非常愤怒，他上午三点口述了一张便笺，上面写道：“我认为戈培尔对权力的贪求以及他的有勇无谋令人震惊，每次都在外交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发起行动。”其他党卫队官员也表达了对这次行动的蔑视。卡尔·冯·伊博史汀称这次行动是“显然不得体的”，并禁止所有的慕尼黑警察单位与之产生瓜葛。所有这些证据都表明，党卫队想与这次行动保持距离，而真正的罪犯是戈培尔。他将大屠杀提上了日程，于11月10日下午5时，通过报纸呼吁



◎ “水晶之夜”中被烧毁的犹太教堂。



◎ *在反犹浪潮中被逮捕的犹太人，这些人将被送往集中营。*

结束行动的“自发阶段”。

作为四年计划的全权大使，海德里希11月11日向戈林述职时提到，反犹行动已焚毁191座犹太教会堂、171座公寓，洗劫了815家商店，逮捕了117名犹太“暴徒”，杀害了36名犹太人，另外有36名犹太人重伤，还将20000名犹太人送至集中营“对他们进行保护”。到第二天，被洗劫的商店总数已增至7500家。

11月12日，戈林在威廉大街的新空军部大楼里召开了会议。与会人员有戈培尔、弗里克、施韦林·冯·克罗西克（Schwerin von Krosigk）、海德里希、达吕格、斯图卡特、布克尔（Burckel）以及各个受这次行动影响的部门和组织代表。其中一位叫作爱德华·希尔加德（Eduard Hilgard）的利害关系人是德国保险公司的总代表。该会议从上午11时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40。光是保险公司需要为破碎的玻璃窗赔付的保险金就高达600万马克，预计所有财产损害的赔偿共计约有1亿马克。戈培尔坚持犹太人应该自己负责此次损失。但希尔加德担心若是此次不偿付犹太人的保险索赔，会影响德国保险业的国际信誉度。为此，海德里希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保险公司照常赔付犹太人，然后由政府出面没收理赔款项。除此之外海德里希还建议基于艾希曼在维也纳的犹太移民办执行强硬的移民政策，将所有的犹太人赶出德国。海德里希规划了一个为期八到十年的移民项目。他进而要求犹太人应该在身上戴着某种识别标志。然而，他却反对组建犹太人区，担心犹太人区的治安会不好处理，变成犯罪和疾病的温床。海德里希进一步提议收回所有犹太人的驾驶证和护照，在医院、政府大楼以及公共交通等领域系统地引进种族隔离政策。海德里希的提案没有遭到反对，最终通过了两项法案，将犹太人从经济领域抹去和向他们征收10亿马克的罚款。

1939年1月2日，戈林在内政部内部成立了一个帝国中央办公室来处理犹

太移民事务，并将其置于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指挥之下。戈林的主要意图是创造一个犹太组织协调各项工作，确保移民所需要的资金。穆勒负责推行强迫犹太人大批离开的党卫队政策。因此，从纳粹党控制的欧洲区域驱逐所有的犹太人的行动开始运转了。犹太群体内部也出现了鼓励移民的新压力。由于希望将犹太人大规模地移往巴勒斯坦，党卫队再次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结盟。巴勒斯坦内部的英国当局通过了限制移民的政策并为此在1937年成立了摩萨德（Mossad）。两名摩萨德的成员访问了德国，与SD取得了联系，双方迅速达成了合作协议。此时最喜剧的一幕诞生了——盖世太保与摩萨德合作。需要说明的是此时此刻的摩萨德并非我们后来所熟知的那个摩萨德，只是它的前身，工作性质有所不同。SD同意协助摩萨德，但坚持每周限额进行帮助，并规定双方的合作必须要秘密进行。由于现在德国外交部和纳粹党内都不愿见到一个犹太国家的形成，SD的处境非常危险，万不能被发现他们在协助犹太移民前往巴勒斯坦。尽管英国增加了抵制移民的措施，SD和摩萨德这对不光彩的同盟仍然成功地增大了势头。战争爆发后，这对同盟的合作才走到尽头。

战争同样使SD的秘密犹太政策走到了尽头，解决犹太问题的任务被移交给了盖世太保。阿道夫·艾希曼接替穆勒成为帝国中央犹太移民办的总指挥。艾希曼带领他的维也纳特工们将办公室搬进了柏林选帝侯大街116号的大楼，并在布拉格开设了一个分点。他被指派到帝国中央保安局的4处，从此迈进了盖世太保世界的门槛。1939年德军对波兰的入侵使艾希曼有机会进入解决犹太问题的新阶段。他设想了一个将犹太人集中到一个特殊保护区的计划，并选了尼斯科镇附近的卢布林（波兰城市）西南部的一个区域来实验他的项目。至此，党卫队的对犹政策更进一步地走向了消灭。

海德里希在1939年9月21日的最高领导人会议上明确阐明了他的计划，即利用货物列车将所有住在乡村的犹太人转移到城镇，然后再将所有德国的犹太人驱逐到波兰；对于少于500人的犹太群体也不能放过，必须成立犹太委员会来负责人员的运送和接收；由特别行动队负责犹太人的登记。1993年由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影片《辛德勒名单》和2002年由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影片《钢琴师》中都记录了这一悲惨的驱逐过程。

10月初，第一批被大规模驱逐到尼斯科地区的犹太人主要来自捷克斯洛

伐克和维也纳。由于集中在占领地区的犹太人越来越多，尼斯科周围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一个个的临时营房。然而，艾希曼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政府监督，德国部长汉斯·弗朗克就向戈林投诉说大量涌入的人群严重导致了他管辖区域内的食物供给捉襟见肘。戈林接受了弗朗克的投诉，并下令停止此次行动。艾希曼的犹太乌托邦的梦想就此破灭了。

马达加斯加是非洲东南沿海的一个大型岛屿，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间归法国管辖。纳粹官僚们认为马达加斯加是下一个可能成为欧洲地区犹太人的移民地的地方，希特勒也支持这个想法，艾希曼提出了一个驱逐400万犹太人的策略。一些历史学家推断，希特勒仅是利用这个蓝图掩饰他对整个欧洲的犹太人的真正图谋，但另一方面德士纳（Deschner）又指出这些历史学家的推断已被客观研究推翻。但海德里希对这个计划的大力支持却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马达加斯加计划自提出以来就再无进展，原因是德国在东部进行的军事行动为重新安置犹太人提供了广阔的区域，而希特勒开始青睐此片区域。因此，最后一次将犹太人赶进一个自治的殖民区的尝试也结束了。接下来的行动会更加激进。



◎《钢琴师》中的剧照，主人公站在被驱逐后的犹太社区，一片狼藉。



◎《辛德勒名单》中的剧照，正在被驱逐的犹太人。

第十五章
最终方案

“我们即将摧毁犹太民族，我们不会原谅他们在1918年11月9日的所作所为，而如今，清算的日子到了。”1939年1月21日，希特勒向捷克外交部长非常直白地说了这样一番话。9天后，在纪念纳粹党掌权的年度演讲中，希特勒说道：“犹太问题不解决，欧洲将永无宁日。另外，那些不容易达成谅解的国家之间也有可能在该问题上达成协议。在地球上仍然有足够的区域可供犹太人居住，我过去经常做一些预言，人们也常嘲笑我，就像当我预言有一天我将成为德国的领袖一样。在那之后，我说我将找到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时，犹太人通常笑得最为不屑。我猜那些曾经笑得最痛快的德国犹太人现在要被自己的笑呛着了。今天，我将再次做出预言：如果欧洲内外的国际犹太金融家再次成功使国家陷入战争，那么结果将不是欧洲的布尔什维克化和犹太主义的胜利，而将是犹太人种在欧洲的绝迹。”

很多当代历史学家都将这些话作为希特勒在战前就已经注意犹太人并计划杀害他们的证据。研究者们并未发现希特勒任何关于杀害犹太人的书面命令，他们认为这正是希特勒的狡猾之处，避免给后人留下自己凶残计划的有力证据。因此除非书面证据曝光，否则就只有依靠战后那些谈及“最高命令”或“奉元首之命”的证词来拼凑真相。然而，事实是大量的游击队员、

吉普赛人、犹太人以及苏维埃战俘在德国后方被处决，当时确实留下了可以作为实证的书面报告。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举兵进攻他迄今为止最荒谬的盟友苏联。“巴巴罗萨行动”又一次给了海德里希机会利用他日渐扩张和完备的别动队。1941年3月3日，希特勒下发了后来我们所知的“苏俄人民委员命令”来消除犹太-布尔什维克知识界。10天后，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开始行使希姆莱特遣部队的职责。

在希特勒编辑的《关于第21号指令的特殊事项的指示（巴巴罗萨）》中，希特勒指示到：“为使元首赋予党卫队全国领袖的政治和行政组织的权利，以及准备好军队作战行动区之内的特殊任务；这源于最终平息两种不同政治制度之间冲突的需要。在这些任务的框架内，党卫队全国领袖将独立行动并自行负责。尽管如此，党卫队全国领袖不得轻视军队总司令的高于一切的绝对权力，以及其委派的代表。党卫队全国领袖负责监督军事行动不受任



◎ 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1881.10.4-1948.10.18）曾任纳粹德国陆军总司令，陆军元帅。



◎ 爱德华·瓦格纳（Eduard Wagner，1894.4.1-1944.7.23）德国陆军参谋长，“7.20”事件主要参与者，后被处决。

何影响。具体细节由陆军统帅部（OKH）和党卫队全国领袖直接决定。”

与前文一致，希特勒委任海因里希·穆勒代表党卫队全国领袖与陆军参谋长爱德华·瓦格纳少将进行讨论。由于不满意他们的会议进程，海德里希亲自接管了谈判，并于3月26日达成了一个最终草案。这导致陆军元帅冯·布劳希奇于1941年4月28日下发了一项指令，“在他们执行任务期间，可根据其职责对平民采取对抗措施”，这给了海德里希的别动队一个放手处理的权利。此处并未提到死刑。

已经预计到这项命令的海德里希召集了帝国中央保安局（RSHA）的部门首脑并安排给了他们一项“艰巨的任务”，即“保护和安定”俄国地区。他要求他们中的志愿兵执行该职责。后来特别行动队的职责变得更明显时，只有奈比和艾希曼自告奋勇。而穆勒、斯特肯巴赫、汉斯·瑙克曼（Hans Nockemann）和舒伦堡则完全避开这项“苦差事”。

在对俄战役中，别动队在四个主要区域行动，他们的司令官是党卫队高级官员和警察首脑，分别负责相应的区域。每个别动队总部相对稳定，只有前线发生变化时才会转移。别动队员由队长指挥，副手和员工在帝国中央保安局的指挥下处理行政、情报和治安任务。

与此同时，1941年5月底，海德里希集齐了大约120名党卫队官员，作为他进攻坐落在普利茨老城堡的边境警察学校的先锋部队。第二个月，为了将杜本（Duben）镇一个由3000名别动队队员组成的团队教化成雇佣兵，海德里希给他们进行了演讲。这些挑选出来执行任务的人员中有一部分是帝国中央保安局直接指派的。他们所有人都是学者，并且大部分都已婚。职位较低的人员来自盖世太保、SD、秩序警察、武装党卫军和外国辅助警察人员。

海德里希关于他的安全警察在战时职责的看法如下：“……我们必须保持空前的自律，以元首传播给我们的意识形态为外部基础。为了保护我们的人民，我们必须严酷地对待我们的敌人，我们不惜伤害个别敌人，也不惜被别人批判为不羁的野兽。如果我们因为过度的客观和过分的人文主义而没有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没有人会原谅我们；没有人会为我们找托词。将来人们只会简单地说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在1941年的德国警察日上，海德里希做了如下发言：“侦探故事给秘密

警察、刑警和情报服务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人们经常又惧怕又嫌恶地指控我们禽兽、不人道、病态、铁石心肠；但是在德国，正是我们的存在使德国人民松了一口气……。任何人只要肯看看我们为人民做的实际工作，都会惊讶地承认我们这些人……都是艰苦的、富有逻辑性的科学工作者，是经过战争洗礼的坚强的政治战士，是因对元首和祖国的热爱而团结起来的一批体面的、通情达理的人……。我们将大量的人员转移去做单纯的前线军事服务，少数情况下在战场上作为秘密警察行事，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执行特殊安全警察任务，安全警察被委托保持占领地区的政治安全……事实上这使我们的工作要比那些提供前线军事服务的同志困难得多……。很多表现勇猛的前线士兵很快就能引起公众的注意，被赞赏和表彰。相反，秘密前线上的政治战士却要保持沉默和耐心……。因此，奉德国元首和党卫队领袖之命的安全警察和从事安全服务工作的人员所渴求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为了德国而工作和战斗。”

目前我们只有那些在受审中承认罪行的别动队队员的战后证词，至于那些幸存的人的感受和思想我们要有所保留地看待。奥托·奥伦多夫坚持说他曾极力反对屠杀的命令。一个叫作马丁·桑迪伯格（Martin Sandberger）的法律博士作证说他对元首的命令感到惊骇，但他认为元首的命令是合法的。

我们永远不能彻底地弄清海德里希对这个事件的个人意见，但有一定的证据显示，海德里希认为这些命令与他的情报服务很不相称。斯特肯巴赫称他的上司（海德里希）认为屠杀的命令“是他这辈子下的最糟糕的命令”。海德里希的童年玩伴舒尔茨称，海德里希感到战争使他采取对游击队员、颠覆分子、煽动者和破坏者激烈的对抗措施成为必需。但是将“干掉”所有犹太人也加入他们的行动却使海德里希感到沮丧。海德里希的组织又一次被用作了“帝国清道夫”。

别动队的行动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书面材料。不仅留下了大量指挥官提交的形势报告，上面标明了需处决人员的详细情况，还有一些来自海德里希的书面指示。其中，在他1941年6月28日下发的一个初步指示中显示了别动队也将参与处理战争集中营里的俘虏。在这项命令中，海德里希用“特殊处理”一词来掩盖死刑，但在他1941年7月2日向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袖们总结他对别动队命令的备忘录中，再无任何掩饰语言：

4. 死刑

以下人员将被处以死刑：

共产国际的所有官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必定是职业政客），以及其党内、中央委员会内、省或地区委员会内的中高层官员和极端主义者；人民委员；为党和国家服务的犹太人；以及其他的极端主义分子（包括破坏者、宣传者、狙击手、刺客、煽动者等等）；……对于任何疑似反共反犹太分子发起的清洗活动，不得干预，而且需要秘密地对其进行支持……

这份书面命令是数百士兵奉上级之命犯下大屠杀罪行的铁证。与海德里希处决“参与党政服务的犹太人”的书面指令相反的是，在实际行动中“全体犹太人”这个术语过于频繁地和共产党员、吉普赛人、游击队员和人质出现在一起。到1941和1942年交界的那个冬天，总共有几乎50万录入记录的人被屠杀殆尽。在纽伦堡审判中，奥伦多夫主张某些别动队指挥官经常刻意夸大真实的数字，以期给柏林的长官留下深刻印象。基于此项考虑，保守的总量也仍然是惊人的。



◎ 鲁道夫·兰格（Rudolf Lange，1910.4.18-1945.2.23），纳粹刽子手，SD官员，曾参加著名的万湖会议。死在他手下的犹太人不完全统计大约有25万人。

不用说，这项令人生厌的任务对它的很多执行者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文·舒尔茨（Erwin Schulz）于1941年9月请求调到其他岗位；奥托·拉施博士不得不强行离职，不再回来；而海德里希的志愿兵阿图尔·奈比也在11月份回家了，在此之前，他来自刑警的司机科恩不能承受杀戮的恐惧，已经饮弹自尽了。甚至有报道称，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袖的一员，埃里希·冯·巴赫·泽列斯基（Erich von Bach Zelewski）1942年初也生病了，参考战后的很多资料，我个人认为泽列斯基这个人似乎不太可能厌倦这类事情，极有可能是长期从事这类行当而产生恐惧所致。他在柏林里希特菲尔德的党卫队医院里饱受心理压力过大和肝功能紊乱的折磨。罗伯特·格拉维奇（Robert

Grawitz）在向希姆莱的报告中指出泽列斯基"饱受关于自己枪决的犹太人的幻觉的折磨……"。希姆莱和医生这样说过："谢天谢地我挺过来了，你知道俄国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在那里，全部的犹太人……将被根除。"

党卫队领袖希姆莱于1941年9月10日提到："元首要求从西到东地将旧帝国和保护国中的犹太人尽快驱逐干净。"第一个以希姆莱的名义下发的移民命令于9月份签署，签署人并非海德里希而是秩序警察首脑库尔特·达吕格。10月16日到11月13日间，第一批运送犹太人的船只抵达了罗兹（波兰城市），更多船只于11月14日到次年1月底之间抵达了更远的明斯克（白俄罗斯首都）、华沙、考那斯和里加（拉脱维亚共和国首都）。那些到达里加的犹太人随后就被当地的别动队员在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鲁道夫·兰格的命令下枪毙了，行刑时间主要在11月30日到12月8日之间。后来在1945年12月14日的里加审讯中，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袖，党卫队副总指挥弗里德里希·耶克恩（Friedrich Jeckeln）称他本身亲自参与到了其中一部分行刑中。

屠杀渐渐进入一个稳定的速率。11月30日下午1点30，希姆莱从希特勒的狼穴总部打电话给身在布拉格的海德里希，命令他不要杀害已到里加的那一列车犹太人。关于这次撤销屠杀命令的原因不详。然而，海德里希报告到，运送的所有五千人已在当日上午早些时候在卢布里（Rumbuli）森林被枪毙了。

这显示，截至1941年11月，有人已经决定将消灭"参与党政服务的犹太人"的战略扩大到消灭"全体犹太人"。希姆莱的瑞士男按摩师菲利克斯·科尔斯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柏林，1941年11月11日。希姆莱今天显得非常沮丧，他刚从元首官邸回来。我给他做了治疗，他讲了很多给他造成困扰的压力和问题后告诉我上级正在制定毁灭犹太人种的计划。"

艾希曼的一个助手迪特尔·威斯里舍尼（Dieter Wisliceny）在纽伦堡审判中作证说："艾希曼说希姆莱下达了消灭所有犹太人的命令，……然后我要求他给我看这项命令，但他说这项命令属于最高机密。关于这项命令的讨论是他在柏林学习期间举行的……，他从他的保险箱里拿出了命令文件。这是一沓非常厚的文件，然后他从这沓文件中找出了这项命令。这项命令随后被送往了海德里希处。命令的内容大致就是这样，由于我曾宣过誓，因此我不能精确地将其表述出来，但它的大致内容如下，元首已经决定立即开始解决犹太问题的最

终方案，该方案的代码为‘最后解决’，这意味着在生物学角度上消灭所有的犹太人，……我亲眼看到了该项命令末尾有希姆莱的签名。”

尽管海德里希控制着希姆莱用来执行这项任务的部门，但并无证据显示海德里希喜爱这项任务。直到1942年2月4日海德里希向布拉格的安全警察发表演讲时还摆脱了宣传方针的约束，坦白地说：“在未来两极地区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在那里建设集中营，自此以后欧洲1100万犹太人将会有一个理想的祖国……”由此显示出，海德里希仍然酝酿着重新安置犹太人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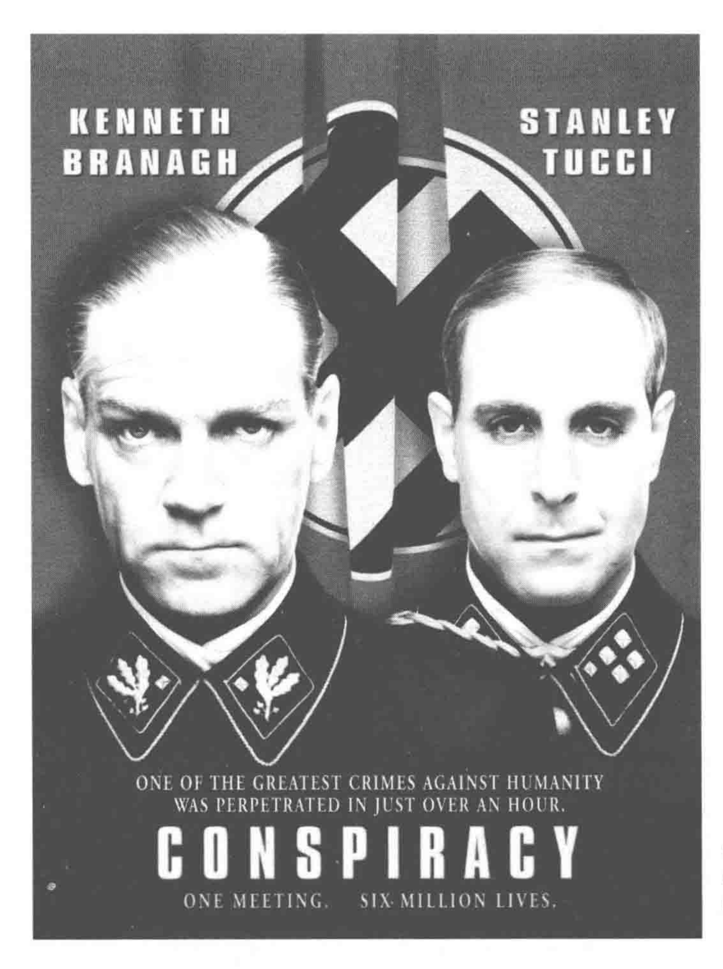
根据审问耶克恩的记录，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需要为种族灭绝政策承担部分责任：“我想指出戈林应分担处死来自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的罪行。1942年2月的前半个月中，我收到了海德里希的一封信。在信中，海德里希写道，帝国元帅戈林已经牵扯进了犹太问题中，现在所有运送犹太人到东方处死的船只都要经过戈林的同意。”这可以参照戈林给海德里希1941年下发的一张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命令海德里希想出解决犹太问题的最终方案。海德里希依令召集所有犹太政策的相关部门机构的代表举行一次会议来确立一个持久适用的解决方案。

第十六章
万湖会议

万湖会议是一次将海德里希无情地与犹太问题所谓的最终方案联系到一起的会议。关于会议的主题有很多描写，尤其是会议的真实目地。同意或反对过去关于会议主题的评论不属于本作品的范围。但过去的研究中确实犯了一定的错误，这些错误亟须被纠正。关于此次会议在2001年时还拍了一部电影《阴谋》。

1939年7月30日，为给安全部门和党卫队的成员及其家属创造一个固定的度假村，海德里希建立了诺德哈夫（Nordhav）基地。该基地以费曼波罗的海岛维茨多夫·海德（Vitzdorfer Heide）上的一个小农场命名。在1935年6月，海德里希新房落成典礼期间，党卫队领袖希姆莱曾参观过该岛，并由莉娜的堂哥彼得·威尔珀特（Peter Wiepert）——一名岛屿历史学家向他展示了当地的历史及考古学景点，希姆莱似乎一向对考古很上心，而在这附近有一个古代的石墓群。

希姆莱对威尔珀特的工作极感兴趣遂为他提供经济支持，援助部分来自党卫队安全办公室（Sicherheitshauptamt）。也有一些人指出。威尔珀特在1938年的时候利用他的身份便利提供了关于丹麦国情的信息给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1939年夏，他受命研究黑尔戈兰岛饮用水告罄的问题。



◎ 2001年上映的关于万湖会议的电影《阴谋》（Conspiracy）。

同年，威尔珀特成了费曼古董社团的主席，他和党卫队合作并打算建一个古遗产研究会博物馆。（古遗产研究会，Ahnenerbe，一个纳粹德国智库，作为推动古代社会知识产权研究的机构，研究人类学和雅利安种族的文化历史，意图证明史前北欧人口曾经统治世界。）7月6日到7日，海德里希下属的党卫队旅队长威廉·阿尔伯特和来自古遗产研究会的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沃尔弗拉姆·西弗斯（Wolfram Sievers）也加入关于这一议题的讨论。会议决定购买凯特妮恩霍夫（Katherinenhorf）49.4亩的产业，他有一个古老的德国名字诺德哈夫。这个基地的启动资产是150000马克，全数由SD捐赠。海德



◎ 时任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的鲁道夫·伯格曼（Rudolf Bergmann）博士。



◎ 汉斯·瑙克曼。

里希提名他最亲近的盟友为董事会官员，即维尔纳·贝斯特、威廉·阿尔伯特、赫伯特·麦赫霍恩、瓦尔特·舒伦堡和海德里希的首席助手库尔特·伯米（Kurt Pomme）。1939年8月3日，又提名威廉·斯图卡特负责基地建设，而彼得·威尔珀特则接管了基地的财政，至此，该基地“由自家人控制”。

基地看起来有些神秘，它被海德里希建立起来以充当其他活动的经济外衣。SD的首脑私下打算用基地赚取财产也是说得通的。在起初的几个月里，董事会成员有所变更，可能是某些成员由于战争开始而公务繁忙的原因。麦赫霍恩、阿尔伯特和伯米将他们的股权让渡给了海德里希的心腹成员穆勒、奈比和党卫队旗队长里希哈德·布鲁希瑙（Richard Pruchtnow）。之后在1940年10月24日的变动中，党卫队旗队长汉斯·瑙克曼博士和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鲁道夫·伯格曼博士也加入了董事会。

战后，董事会成员们鲜少评论基地。一些人选择完全忽视基地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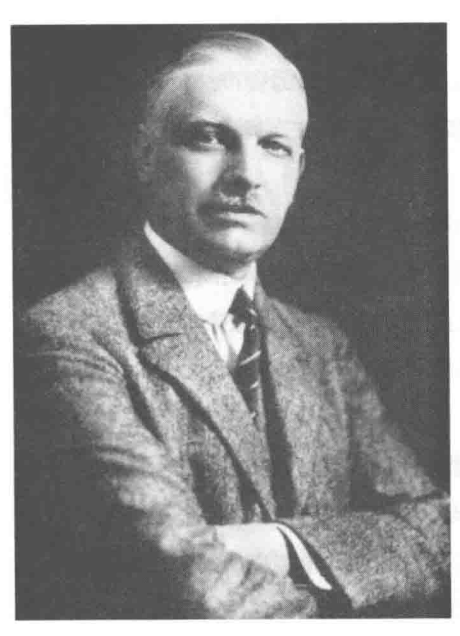
在战后舒伦堡接受审讯时并未提到关于基地的只言片语，而贝斯特关于基地只有一个模糊的记忆："由于受那时北方时尚的影响，基地被取名为诺德哈夫……是海德里希发起创立的该基地……我不记得我是否参加过或知情该活动……后来由于战争的开始而停止了……我离开内政部安全警察本部行政和法律办公室领导的职位后就再也没听到过关于基地的消息。"

买下凯特妮恩霍夫后，基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都没再继续购买土地。然而，在带领安全部门成员访问柏林的时候，海德里希意识到他们面临着一些问题——住宿的地方非常难找，合适的地方又太贵。因此海德里希打算在柏林找个合适的房子来提供便捷实惠的住宿。1940年10月，董事会代表瑙克曼和伯格曼接到命令去洽谈一处适合作为SD官员客房的建筑。10月31日，柏林实业家弗雷德里希·米瑙克斯（Fridrich Minoux）许诺将他的柏林–万湖别墅卖给基地。这栋别墅始建于1914年，米瑙克斯于1921年买下了它。

这里需要对米瑙克斯进行个简单的介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米瑙克斯是一个政治积极分子。他曾在1923年制订了一项计划，通过他对右翼政治家们的影响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当年2月21日，汉斯·冯·塞克特、威廉·古诺总理和埃里克·冯·鲁登道夫曾在米瑙克斯万湖的家里开过会。他也给冯·施莱歇尔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者曾为他在新政府中提供过一个职务，但是他拒绝了。1923年10月25日，希特勒起义失败的短短几周前，米瑙克斯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他参与了鲁登道夫、卡尔、卢绍、塞舍尔（Seisser）和希特勒之间的会谈，尽管身为鲁登道夫狂热的崇拜者，但他并不同意鲁登道夫和希特勒提出的反对犹太人的政策，也反对采取军事政变。

政治野心失利后，米瑙克斯开始将精力集中于他的商业生涯。1938年12月，他的商业活动遭到了调查，导致他在1940年5月锒铛入狱。他在柏林–莫阿比特监狱还押候审，直到1941年4月17日开庭审判。随后，在当年8月他被判定有欺诈罪及盗用公款罪并被判处5年监禁和60万马克的罚款。上诉被驳回后，他被移送到了勃兰登堡监狱并在那一直待到1945年4月份刑满释放。1945年10月16日，米瑙克斯逝世，遗体安葬在柏林万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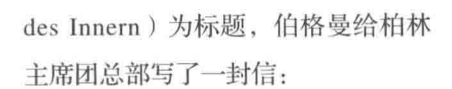
言归正传，1940年11月5日，以《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内政部德意志警察总监》（Der Reichsfuhrer SS und Chef der Deutschen Polizei im Reichsministerium



◎ 威廉·古诺
（Wilhelm Cuno，1876.7.2-1933.1.3），德国政治家，魏玛共和国总理（1922年到192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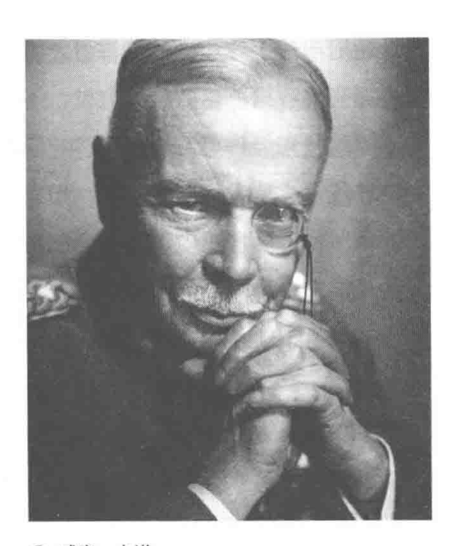


◎ 埃里克·冯·鲁登道夫
（Eric von Ludendorff，1865.4.9-1937.12.20），德国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希特勒早期的合作伙伴，晚年也极力主张扩军备战。



des Innern）为标题，伯格曼给柏林主席团总部写了一封信：

1939年7月30日，安全警察和SD首脑，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海德里希建立了诺德哈夫基地，建立该基地的初衷是为党卫队的成员及其家属创造和维持一个可供度假和社交的地方。为此，基地计划购得柏林附近的万湖别墅的使用权。随信附上产权明细，商人弗雷德里希·米瑙克斯承诺将他万湖56-58号的产权卖给基地，董事会成员注册主任汉斯·瑙克曼博士和鲁道夫·伯格曼代表基地与米瑙克斯进行



◎ 威廉·古诺
（Wilhelm Cuno，1876.7.2-1933.1.3），德国政治家，魏玛共和国总理（1922年到1923年）。

谈判……

11月8日，由于米瑙克斯的要价远远超过了基地的资产总量，继续进行的许可被拒。最后伯格曼设法凑齐了足够的资金使地方当局满意并于11月22日得到了批准。

基地主席团成员和米瑙克斯的代表汉斯·赫尔穆特·昆科（Hans Helmut Kuhnke）之间的谈判进展很快。诺德哈夫基地需要支付给米瑙克斯145万马克，以及49万5千马克的税费，连同已支付的5000马克，总计195万马克都存放在德累斯顿银行。12月5日，这三个谈判者找来了当地公证人，并达成了最终协议。公证人第二天就通知了司法部。根据官方协定，米瑙克斯可在该住所待到1941年5月1日，等他搬完家之后诺德哈夫基地就是该房产的唯一主人。

米瑙克斯下辖企业之一的柏林煤气公司雇用了一个叫作阿图尔·穆勒（Arthur Muller）的侦探，在1942年初登记和管理米瑙克斯的资产。他在一项报告中记录道："弗雷德里希·米瑙克斯在柏林万湖的房子，万湖56–58号于1941年5月1日易主。包括餐厅里昂贵的家具摆设和一幅珍贵的大型哥白林式挂毯，都被党卫队买下了……"

这栋别墅起先是作为住宅使用，而党卫队想将其改造成客房。党卫队向当地政府申请了此项变动的许可。当地政府虽然同意了申请，但要求党卫队必须遵循当地政府严格的指导方针，不得进行大量的改动，必须基本保持住宅和地面原貌，未经许可不得伐树，花园脚下的湖岸线也不得变动。关于1941年夏的这场住宅改造我们所知不多，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房屋的一二层进行了大量的建筑工作。厨房里安装了两套制冷装置。以前房屋中的家具很多都保留着，尤其是前文说过的最具代表性的餐厅。

1941年10月18日，一张海德里希的信息表称建筑工作涉及将该住宅改造成客房：

位于柏林万湖56/58号的客房可供安全警察和SD的外地领导以及他们的代表住宿。该客房也可供安全警察和SD中的其他党卫队官员住宿。住宿一晚价格5马克，其中也包括早餐和服务。可去万湖火车站提供接站服务。订房可拨打805760或给客房写信。

伯格曼于1941年11月15日发的布告听起来则更像一条广告：

柏林的酒店大部分时间都很拥挤而且价格昂贵。为帮助安全警察和SD外地的部门领导找到体面且充足的酒店客房，并且使他们有机会与同僚们在一起会谈，我们在万湖建了客房。

客房提供什么呢？

全新装修的客房，配备音乐室、台球室、大礼堂、温室等社会活动室，坐拥悬浮于万湖之上的阳台，采取集中采暖，自来水可用，非常舒适。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厨房供应午餐、晚餐、高档酒、啤酒和吸烟设施。

尽管该酒店离市中心较远，但这并不是问题，任意时间拨打805760我们都会提供往返万湖火车站的接送服务……。住宿费用每晚5马克，早餐以及服务费都包含其中。上级要求充分利用客房，所以客房成了在柏林的安全警察和SD的外地官员的同僚会晤的中心点。

大约两个多月后，这个党卫队同僚的集合点则被选做讨论欧洲犹太问题的高级会议地点，这里也因此“名扬海内外”。

1941年7月31日，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命令海德里希一劳永逸地解决欧洲犹太人的问题：

柏林1941.7.31

寄信人：帝国元帅，四年计划总监，德国国防委员会主席

收信人：安全警察和SD首脑，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海德里希，柏林

为完成我在1939年1月24日委托你的，关于采取最适合的方法，通过移民或疏散解决犹太问题的任务，现在需要你负责在组织、技术以及物资领域做好所有必要的准备，以期在德国控制下的所有区域中彻底解决犹太问题。

此外，你要尽快寄给我一个为最终解决犹太问题在组织、技术以及物资领域所采取的初步措施的细节的草案。

戈林

按照此项指令授予他的权力，海德里希口头命令艾希曼向12个以上高级官员发送会议邀请函。最初的标注日期为1941年11月29日的邀请函是由艾希曼本人在他库尔福斯坦大街116号的办公室里亲自准备的，每张邀请函上都提及帝国中央保安局（RSHA）IV B4部。这个落款需要注意，艾希曼在后来被捕

后曾以此诱骗阿根廷和以色列当局说，是“IV B4受命起草的这些邀请函而非他本人”。艾希曼说：“这些邀请函都通过普通外交邮件的形式发送，当然，都要由海德里希签发，因为这些都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发到官员们的私人地址，并且所有的邀请函都有一个私人的结尾……，我甚至必须亲自写这些邀请函。海德里希简单地告诉了我他对内容的要求。”

这些邀请函要求每个收信人参加一次普通会议，并一起用早餐，这个会议内容是讨论关于解决欧洲犹太问题所需要的准备。邀请函要求他们于1941年12月9日上午12点到克莱恩万湖16号的国际刑警协会。这个地址明显是被IV B4部门的某个成员弄错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艾希曼本人。这导致了大多数的历史文献都误以为会议是在万湖的国际刑警组织大楼召开的。RSHA在柏林万湖有两栋大楼，一栋是米瑙克斯的别墅，也就是海德里希计划召开此次会议的地点，另一处则是国际刑警组织大楼。可能是海德里希在对艾希曼的口头命令中说到会议地点时只提到了万湖，而后者以为他指的是国际刑警大楼，再加上1941年12月8日，党卫队领袖下发的通知上声明：“过去几年间由德国安全警察首脑管理的国际刑警协会（IKPK），已经连同中央行政及国际办公室（IB）从维也纳搬到了由德意志帝国安排的柏林一处建筑中。其地址是国际刑警协会，柏林万湖，16号。”从而出现这个差错。但是有一点艾希曼忽略了，米瑙克斯的别墅是有条件为一大群人提供早餐和住宿的，而国际刑警大楼则不能。

这个错误直到几天后才被察觉，之后艾希曼的助手，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罗尔夫·冈瑟（Rolf Gunther）打电话到受邀者的办公室告知正确的地址。党卫队地区总队长霍夫曼（Hofmann）的邀请函的边缘出现了一个手写的字条：“根据1941年12月4日冈瑟在电话里所说的，会议的街道地址变了。”“克莱恩”被划去了，代之以“格罗森”，16号也被56/58号取代了。外交办公室的邀请也被涂改了。这封邀请函的原作者艾希曼还犯了一些其他错误。在给威廉·斯图卡特的邀请函上遗漏了他的头衔“Dr. jur.”，给格哈德·克洛普弗（Gerhard Klopfer）的也是如此，霍夫曼（Hofmann）的名字还被错拼成了“Hoffmann”。可见这邀请函搞得有多么混乱。

原本受邀客人的名单上有：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司法部的弗朗茨·舒尔格博格（Franz Schlegelberger）、政府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袖弗里德

里希·威廉·克鲁格上将、宣传部的利奥波德·古特尔（Leopold Gutterer）、德意志主义强化部门的乌尔里希·格雷菲尔德（Ulrich Greifelt）、外交部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来自东部占领地区部门的省长阿尔弗雷德·迈耶（Alfred Meyer）、东部占领区代表格奥格尔·莱布兰特（Georg Leibbrandt）、内政部的威廉·斯图卡特、代表四年计划办公室的埃里希·纽曼（Erich Neumann）、来自党总理府的格哈德·克洛普弗、德国大使馆的威廉·克里钦格（Wilhelm Kritzinger）、来自党卫队人种办公室的奥托·霍夫曼，此外还有海德里希以及来自他的帝国中央保安局的艾希曼、穆勒。

会议一直被无限期地拖延。关于其原因有多种猜想，但答案很简单，因为东线的战事以及日本进攻珍珠港导致希特勒要求额外召开帝国议会。参照外交部的邀请函，有一张公使馆参赞弗朗茨·拉德马赫（Franz Rademacher）手写的便条，日期是12月8日，上面写道："外交部通知。会议无限期推迟。"另一份更深入的参考发现于东部占领区部门1941年12月召开的一场会议的记录："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海德里希从帝国元帅那里接到了一项命令，该项命令也得到了元首的同意，那就是在战后准备迅速划一的解决欧洲的犹太问题。为了完成这项命令，海德里希打算在12月初召集所有相关的部门代表开会，但由于德意志帝国议会的召开，会议被推迟到了次年一月。"

1942年1月8日，海德里希下发了另一批邀请函，此次邀请函发自海德里希布拉格的办公室。上面具有通信参考号，和"安全警察和SD首脑"（Chef der Sicherheitspolizei und SD）的信头。迄今为止公众仅能看到外交部的副本。这次的邀请函给出了正确的地址。新的会议日期是1942年1月20日正午，仍然提供早餐。

并非所有受邀者都出席了会议，一些人派了代表，还有一些人直接就没有参加。汉斯·弗兰克博士派出了他的秘书约瑟夫·布勒（Josef Buhler）博士，弗朗茨·舒尔格博格派出了秘书罗兰·福莱斯勒（Roland Freisler）博士，威廉·克鲁格派出了安全警察和SD总督艾伯哈特·舒恩加斯（Eberhard Schongarth）博士，古特尔和格雷菲尔德二人完全没有出现。此外，拉脱维亚的安全警察和SD指挥官鲁道夫·兰格直到最后才姗姗来迟。会议记录最开头就是与会者名单，会议的主持者是海德里希。艾希曼旁边坐着一名女速记员。

会议很可能是在米瑙克斯别墅的餐厅里举行的。餐厅还保留着之前的家具，墙上挂着前文提到过的哥贝林。餐厅和别墅门厅之间是客厅，餐厅的另一面朝着一个温室。从餐厅可以直接进入食品储藏室和厨房。会议持续了一到一个半小时，在此期间一直有食物和酒水供应。会议结束后，穆勒以及艾希曼在邻近房间的火炉旁喝了一点令人放松的法国白兰地，这不是为了继续谈论工作，而是为了在长达数小时令人精疲力尽的会议之后放松一下。

在耶路撒冷法庭前因自己的生平受审的艾希曼陈述道："……我认识那些坐在一起用餐的绅士们，他们很直率地讨论着事情，这些话我没有必要一一叙述……他们讨论的都是一些关于屠杀，消灭，灭绝之类的话题。我本人必须整理会议记录……官方的部分……开始时一切都安静有序，最后的时候……大家一边喝着白兰地以及各种争先恐后地嚷嚷……我只想说这是一次正式的会议……海德里希非常放松以及满意。他原以为不同的部门会给他出一些难题，但是大家都很高兴地表示赞同。大家都很高兴能参与到解决犹太问题的最终方案中，尤其是内政部的秘书威廉·斯图卡特，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热情。"

会议记录有15页是由艾希曼整理的，并于2月26号发放出去。会议记录共有30份复印件，但纽伦堡美国检举法律顾问罗伯特·肯普纳（Robert Kempner）的调查发现其中只有16份到了德国外交部。这些复印件现在都存放在外交部档案室里。其中29名收信人的名字我们不得而知，根据约瑟夫·戈培尔日记的内容，他似乎曾是收件人之一："我正在阅读一份详尽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来自安全警察和SD，是关于解决犹太问题的最终方案的。这份备忘录里有大量的见解。必须解决整个欧洲的犹太问题。"海德里希的附信上再次提及了IV B4，邀请这些收信人于1942年3月6日上午10点30分到艾希曼的办公室继续开会，并要求他们可以就此事直接联系他本人。

有些人曾怀疑过这些会议记录的真实性，这些人认为关于该主题的会议从未召开过。有人指出，海德里希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参会者中，并且有记录显示，1月20日7点海德里希在接手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总督职务的晚宴上，这证明他在布拉格，不在柏林。海德里希的名字确实在会议记录中出现了数次，而他在19日就已经接见了部长们，只是该事件直到20日才见报。但笔者还是确信海德里希参加了这个会议，因为就时间上来说柏林到布拉格飞行距离并不长。


霍夫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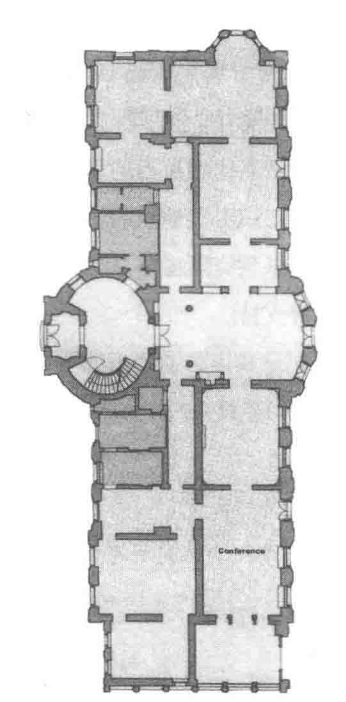

布勒


威廉•克里钦格


艾希曼


鲁道夫•兰格


罗兰•福莱斯勒



万湖会议会址平面图


克洛普弗


莱布兰特


马丁•路德

迈耶


穆勒

舍内加特


埃里希•纽曼


威廉•斯图卡特


◎ *万湖会议与会者。*

不过有一点值得怀疑，就是艾希曼被以色列抓住后的供词中有明显的避重就轻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他怎么掩饰，最终他还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现在看来，似乎万湖会议的目的就是通知相关部门和部长们党卫队领袖希姆莱下一步的打算，并就此讨论如何有组织地将欧洲犹太人运送到东部地区。海德里希非常清楚地告诉参会人员，他本人全权负责实施元首的政策，因此在该类事务上他们的部门应听命于他。

会议大楼如今仍然岿然屹立，并且在会议召开15周年纪念日面向公众开放。如今被称为万湖会议国家纪念馆。到了今天，米瑙克斯的名字已经和犹太问题的最终方案的研究没关系了。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这栋建筑是纳粹从一个犹太富翁那夺取来作为国际刑警组织办公地点的。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国际刑警组织曾安家米瑙克斯别墅，米瑙克斯也不是犹太人，今天的研究者们都认为他只不过曾为纳粹提供过经济支持。

德国外交办保留的会议记录和卢瑟邀请函的全文如下：

寄信人：安全警察和SD首脑 1941年11月29日 柏林

收信人：副部长卢瑟 柏林外交部

亲爱的卢瑟同志！

1941年7月31日，帝国元帅委托我协同所有主要相关官员做所有组织、技术



◎ 如今的万湖会议国家纪念馆。

以及物资领域的必要准备，以彻底解决欧洲的犹太问题。因此我需要尽快呈递关于此事的整体草案。关于此项命令的复印件我已随信附上。

考虑到这些问题事关重大，也为了使其他主要相关官员能就最终方案达成共同的意见，我提议以这些问题为主题召开一次共同讨论，尤其是从1941年10月15日起，我们已经开始往东部地区转移包括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内的德国犹太人。

我特此邀请你参加此次会议，会议包含早餐。会议时间是1941年12月9日，地点是柏林克莱恩万湖16号国际刑警委员会大楼。

除了你之外，我还给总督弗兰克博士、省长迈耶博士、舒尔格博格博士、古特尔、纽曼、莱布兰特博士、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克鲁格、党卫队地区总队长霍夫曼、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格雷菲尔德、党卫队区队长克洛普弗以及克雷钦格部长发了邀请信。

希特勒万岁!

海德里希

附件1

寄信人：安全警察和SD首脑 1942年1月8日 布拉格

C. d. S. B. Nr. 18/42

收信人：柏林外交部副部长卢瑟

亲爱的卢瑟同志!

原定在1941年12月9日召开的关于最终方案及其有关问题的会议不得不在最后一刻临时取消，因为一些突发事件导致我邀请的一部分绅士们没法按时到会。

由于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不容继续推迟，因此我再次特此邀请你于1942年1月20日中午12点到柏林万湖56/58号参加会议，会议提供早餐。

会议的邀请名单和上次一样。

希特勒万岁!

海德里希

附件2

寄信人：安全警察和SD首脑 1942年1月26日

IV B4－1456/41 gRs.（1344）国家秘密事务

收信人：威廉大街74/76号柏林外交部 副部长卢瑟

亲爱的卢瑟同志！

我随信附上了1942年1月20日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草案。既然关于犹太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已经达成一致的意见，所有相关责任方的意见也都一致，我能否请求你暂时放下手边的公务来讨论一下细节以便最终定稿草案。该草案是帝国元帅命令起草的，草案中要说明实际开始解决犹太问题的组织、技术以及物资要求。

第一次该类型的会议计划于1942年3月6日上午10点30分在柏林选帝侯大街116号召开。请务必联系我负责此事的顾问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

希特勒万岁！

海德里希

第十七章
帝国保护者

希特勒于1939年3月夺取捷克政权，并在接见埃米尔·哈查总统后立即将布拉斯克维奇（Blaskowitz）将军派往布拉格。布拉斯克维奇带领第三集团军于15日上午9点抵达布拉格，将总部设在了阿尔克朗（Alcron）酒店，并立即于当晚设置了晚8点的宵禁令。印着鹰和“万”字标志的海报很快就出现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占领区的大街小巷，这些海报在向全体德国和捷克人民宣布权力的移交。对此，捷克人民除了组织了一些分散的小规模破坏事件外再没有进行过多的抵制。

希特勒不久之后也在希姆莱、卡尔·沃尔夫、海德里希、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威廉·弗里克、海因里希·拉默斯（Lammers）和威廉·斯图卡特等国家和党内政要的陪同下抵达了布拉格。当晚，希特勒下榻在哈拉卡尼城堡。第二天，他签发了一张公告宣布他的13条举措。其中包括创建一个新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将先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公民迁入德国国籍并宣布捷克人民自此之后便是保护国的国民。希特勒任命了康斯坦丁·冯·纽赖特总督作为他在布拉格的代表。之后，希特勒接见了一些客人并在城堡的一扇窗边俯瞰了他的新城市。下面聚集了一群他的拥护者，他的每一次露面都伴随着一阵欢呼。然后希特勒进入城堡的庭院，在那里，他接见了德



◎ 在苏台德地区接受当地德意志人民欢迎的希特勒。

Der Führer und Reichskanzler hat heute in Gegenwart des Reichsministers des Auswärtigen von Ribbentrop den tschechoslowakischen Staatspräsidenten Dr. Hacha und den tschechoslowakischen Außenminister Dr. Chwalkowsky auf deren Wunsch in Berlin empfangen. Bei der Zusammenkunft ist die durch die Vorgänge der letzten Wochen auf dem bisherigen tschechoslowakischen Staatsgebiet entstandene ernste Lage in voller Offenheit einer Prüfung unterzogen worden. Auf beiden Seiten ist übereinstimmend die Überzeugung zum Ausdruck gebracht worden, daß das Ziel aller Bemühungen die Sicherung von Ruhe, Ordnung und Frieden in diesem Teile Mitteleuropas sein müsse. Der tschechoslowakische Staatspräsident hat erklärt, daß er, um diesem Ziele zu dienen und um eine endgültige Befriedung zu erreichen, das Schicksal des tschechischen Volkes und Landes vertrauensvoll in die Hände des Führers des Deutschen Reiches legt. Der Führer hat diese Erklärung angenommen und seinem Entschlusse Ausdruck gegeben, daß er das tschechische Volk unter den Schutz des Deutschen Reiches nehmen und ihm eine seiner Eigenart gemäße autonome Entwicklung seines völkischen Lebens gewährleisten wird.

Zu Urkund dessen ist dieses Schriftstück in doppelter Ausfertigung unterzeichnet worden.

Berlin, den 15. März 1939.

◎ 希特勒签发的布告。



◎ 希特勒在希姆莱等人的陪同下抵达布拉格，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

国学生，并对他们进行了慰问，因为在此之前学生中有一些人在街斗中负了伤。当天下午，希特勒离开了布拉格，从此再没回来过。

两天后，希特勒召见他的前外交部长冯·纽赖特并通知他已被任命为保护国总督。后来由于很多党内人士觉得冯·纽赖特过于保守，因此他在外交部的职位于1938年2月被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所取代。冯·纽赖特于1873年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是一名职业外交家，早在1901年他就进入了外交部门。一战期间，他为国效力，并在战后继续进行外交工作。20世纪30年代初，他被擢升为外交部长，后来一直在该职位上为希特勒效力，直到1938年，他的反扩张主义的立场使希特勒被迫解雇了他。尽管他最后官至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但他绝对算不上是一个坚定的纳粹分子，总是拒绝拥护党内政策。他被选为总督这件事在外交领域看来，就是为了平息外界对占领捷克的反对声而做出的一种让步。因为出身贵族的冯·纽赖斯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名望并保有一定的可信性。

希特勒任命卡尔·赫尔曼·弗兰克为冯·纽赖斯的副手。弗兰克于1898年出生于苏台德卡罗维瓦利（Karlovy Vary）卡尔斯巴德（Karlsbad）镇。他



◎ 纽赖特与捷克总统哈查。



◎ 保护国总理阿洛伊斯·伊莱亚斯（Alois Elias）将军。

的职业原是一名书商。他也曾是康拉德·亨莱因的苏台德德国党的左翼领导人。亨莱因和弗兰克二人同天加入纳粹党，并且成员编号都是相连的。他们也都加入了党卫队，弗兰克的军衔是党卫队旅队长，负责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党卫队“东南”大区（SS–Oberabschnitt）。同时希姆莱还任命他为保护国的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袖（HSSPF），就这样，他成了高级党卫队和警察官员。他的政府机关位于切宁（Czernin）宫殿，是一座离赫拉德欣城堡不远的宏伟建筑。很多人认为任用弗兰克是为了让他制衡相对仁慈的冯·纽赖斯。

在保护国最初的几周里，亨莱因坚持让布拉斯克维奇管理政府事务。德国新主人们在接手捷克人民时几乎没有露出权力转移的迹象。在看得到的变化中，最明显的就是3月26日，政府命令人民靠右行驶。保护国总督于4月5日抵达了布拉格，这一天被定为国庆节。保护国总督重组了捷克政府，尽管哈查仍然是总统，但如今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阿洛伊斯·伊莱亚斯将军成了新的总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德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安抚措施。尽管德国撤军了并允许前捷克总统保留少部分警卫，但捷克原来的路标都被换成了同时标有德国地名和捷克地名的新路标，还更换了电车指路牌。电影院里的文明公告要求顾客们在吹口哨和喝倒彩后不要诘问任何关于播放新闻影片和德国新闻条款的事。期间德国队和捷克队之间曾举行过体育比赛，但是由于少数人借机在观众的掩护下攻击德国方面，这些赛事后来都被叫停了。

随着那个夏天欧洲战事的迫近，德国加大了对捷克人民生活方式的支配力度。在此期间，尽管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民族主义行动，但都没有严重到值得政府部门特别注意的程度，直到占领捷克的第一个10月。

9月28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捷克的国庆节。就在这一天有人阻止了相关的反德游行活动并发生了冲突，其中一个学生在冲突中中枪并最终在11月11日抢救无效死亡。事后学生互助会申请穿过游行的那几条街道为该名学生送葬。当局经过了一番考虑，并得到该互助会和平游行的承诺后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可不幸的是，这导致了进一步的反德游行。希特勒听到这个情形后勃然大怒，下令让弗兰克立即剥夺学生领导的特权。在11月16日晚11点30分的一次会议上，决定逮捕带头的9名学生，随后这几名学生在几个小时内被全部枪决。弗兰克此时已升职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他的所作所为向捷克人民显

示了，哪怕是一丁点的不服从都是不可饶恕的。

就此，捷克民族主义者开始认命了，他们只能期盼着德国早点被别的国家打败。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德国在1940年这年又成功占领了挪威、丹麦、低地国家和法国，身陷囹圄的捷克人民的前途开始变得黯淡。而捷克的共产主义者，受《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影响，只能发表一些宣传标语去对付西方国家和流放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不过这个同盟没有维持多久，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苏联，使这一切都陷入了混乱。

与弗兰克的强硬政策截然相反，冯·纽赖斯总督采取了在很多人，尤其是党卫队高官们看来略嫌温和的举措。他对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抵抗行为的明显不作为助长了反德情绪，也从某一方面促成了进一步以罢工和怠工为形式的抵制行动。弗兰克对冯·纽赖斯的管理方法很不满，想设法自己当上总督。于是他开始密谋陷害这个老外交家。他写了一些报告向希特勒汇报保护国内不断恶化的安全形势。这个状况也同样引起了海德里希的注意。因为保护国内的安全警察和SD指挥官沃尔特·斯塔莱克博士和他的继任者霍斯特·伯米一直在向海德里希汇报局势的发展情况。

布拉格在欧洲地图上的地理位置彰显了其重大的军事意义。此外，世人发现，捷克的汽车制造业和军需工业对战争时期的德国至关重要，德国入侵苏联后，它们对德国的战争机器更是变得不可缺少。因此，从1941年夏天开始，伦敦方面开始在保护国内促进和组织积极的抵抗行动。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报新闻呼吁捷克人民怠工以阻碍侵略者。伴随着由黑市奸商引起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物资的匮乏，捷克工人的士气和生产力一落千丈。武器生产惊人地下跌了18%。1941年9月14日到21日这一周之间，德国莱托维采一所儿童之家遭到爆炸袭击使该事件到达了高潮。德国方面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得回主动权。

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霍斯特·伯米一直在向海德里希提交新的形势报告，包括伊莱亚斯将军与流放伦敦的贝奈斯政府联系的事情。总督办公室也将这次骇人听闻的叛乱报告给了总部的元首。根据海德里希已经传达给希特勒和马丁·鲍曼的情报，上级决定于1941年9月22日在希特勒于拉斯滕堡的狼穴总部召开最高领导人会议。此前的9月17日，他们已经在布拉格举行了一场



◎ 海德里希的得力助手霍斯特·伯米（Horst Bohme）。



◎ 晋升为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的海德里希。

会议，在会议上保护国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袖同意了弗兰克责难冯·纽赖斯的申请。

21日早上，卡尔·赫尔曼·弗兰克抵达了拉斯滕堡并简要地和希特勒说明了情况。希特勒邀请他共进午餐，二人又在餐桌上聊了一些关于保护国的问题。就在那天下午，海德里希也到了，他呈给希特勒和希姆莱一份关于波西米亚境内动乱的起因、组织和结果的综合报告。一些弗兰克只是粗略地说了个大概的方面，海德里希却做了非常详尽的说明，让正在考虑对策的元首茅塞顿开。海德里希还说明了安全部门已经展开的应对动乱的计划。他对形势的掌握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与此同时，由于天气原因，冯·纽赖斯一直到23号才到，但那时候他的命运早已被决定了。希特勒告诉他说自己想强化对捷克人民的政策和态度，因此不再需要外交官了，而他希望任命一个能更严格地对待起义者的新总督，为此，他选择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他命令冯·纽赖斯立即离开布拉格。尽管

仍然保留着官衔，但他被迫离职。希特勒对外将宣称他因为健康原因休了长假。他的替代者名义上是代理总督但实际上保留了其前任的所有必要的权力。实际上，除了名称外，海德里希已经是彻头彻尾的保护国总督了。

1941年9月24日，海德里希被晋升为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先前，他于1936年之前在党卫队中军衔一路迅速晋升，如今终于得到了他一直没能得到的这个军衔。他现在的地位已经晋升到与政府部长平级了，可以自由觐见希特勒。这是不是希姆莱过去一直尽力避免的事情呢？大家都可以看到海德里希现在在党卫队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希姆莱了，但名义上，他还要服从其他一些已经获得全国副总指挥军衔的官员。一些人认为希姆莱因为害怕被比他更聪明的左右手夺权，而曾刻意抑制海德里希的见解也是有一些道理的，如今他却无法再阻止海德里希了。出于某些原因，马丁·鲍曼希望海德里希入主布拉格并且向元首推荐了他。他把这个即将忙于保护国事务的年轻党卫队成员看作是一个危险的对手，同时也希望从海德里希下手来削弱希姆莱–海德里希同盟的合作力度，这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坏处。这是海德里希第一次绕开希姆莱，并和全国领袖马丁·鲍曼结成了一对看似不可能的联盟。当然，卡尔·赫尔曼·弗兰克此时也在极力争取这个职位，但是他轻易地就输给了更加老谋深算的海德里希。

无论局长的本意如何，他对这个结果非常得意，当晚8点就打电话将这个消息告知了自己的妻子，但莉娜对此却无动于衷。“这对我来说简直糟透了。他总是不在家，更确切地说，他只是这个家里的一个客人。我嫁给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十年了，但我估计在这十年里他只有七年是在家的。”莉娜非常直率地对海德里希说：“哦，你以前要是当个邮差该多好！”海德里希恳求得到莉娜的赞同：“请一定试着理解我，理解这对我的意义。我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个正面的任务，而不只是做帝国的清道夫！”直到海德里希向她解释说她和孩子们会尽快到布拉格和他一起时，莉娜才平静下来。

海德里希在柏林度过了接下来的几天，整理手边的事务并准备去保护国上任。他挑选了一些喜欢的下属与他同行，并且起草了一些拘留令，在他抵达布拉格后，这些拘留令将被着手实施。令所有人感到惊讶的是，海德里希宣布他将继续管理帝国保安总局，而他将乘专机往返于柏林和布拉格之间。事实上，此时有



◎ 海德里希在他的座机旁与一位SD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聊天，在他们后面的是赫尔曼·克鲁克霍恩。



◎ 海德里希站在他的座机旁与他的驾驶员聊天。



◎ 来自同一组图片，海德里希有时也会亲自驾驶飞机，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佩戴的金质飞行员兼观察员奖章以及昼间战斗勋饰，另外此时他也已经获得了金质荣誉党章。

两架飞机专门供他支配。在一些飞机不能出行的日子里，他才会选择乘火车。

海德里希和他的职员于1941年9月27日上午抵达了布拉格。晚上8点16分他给狼穴的鲍曼发了一封电报，并要求他将如下信息转达给希特勒：

我的元首，

奉元首之命，我谨于今天下午接任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代理总督一职。正式的接任仪式将于明日11点在赫拉德欣城堡（Hradcany Castle）举行。所有的政治报告及信息都将经鲍曼转交给您。

元首万岁！

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海德里希

到达布拉格的第一天晚上，海德里希在滨海（Esplanade）酒店下榻。次日12点，弗兰克在城堡前面的广场上迎接了海德里希。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礼拜天上午，当地几乎没有人察觉到该仪式。海德里希检阅仪仗队之后进入了城堡的庭院，在那里举行了升旗仪式，海德里希和迎风飘扬的党卫队旗帜以及“万”字旗一起接受着弗兰克等人的军礼。海德里希穿着笔挺的制服，上面挂着他所获得的奖章。他庄严地站在那里，没有人知道此时他心中在想什么。但他一定想到了他现在已经是元首的代理人，并且在第一个真正的党卫队国家里行使最高的权力。

接着海德里希进入城堡接见了少数高官和记者。他在一段简短的发言中明确指出，他计划在该地区发展军工产业，他支持所有能达到该目标的行动，严厉禁止阻碍该目标的任何事务。他将在数天之内更详细地解释他的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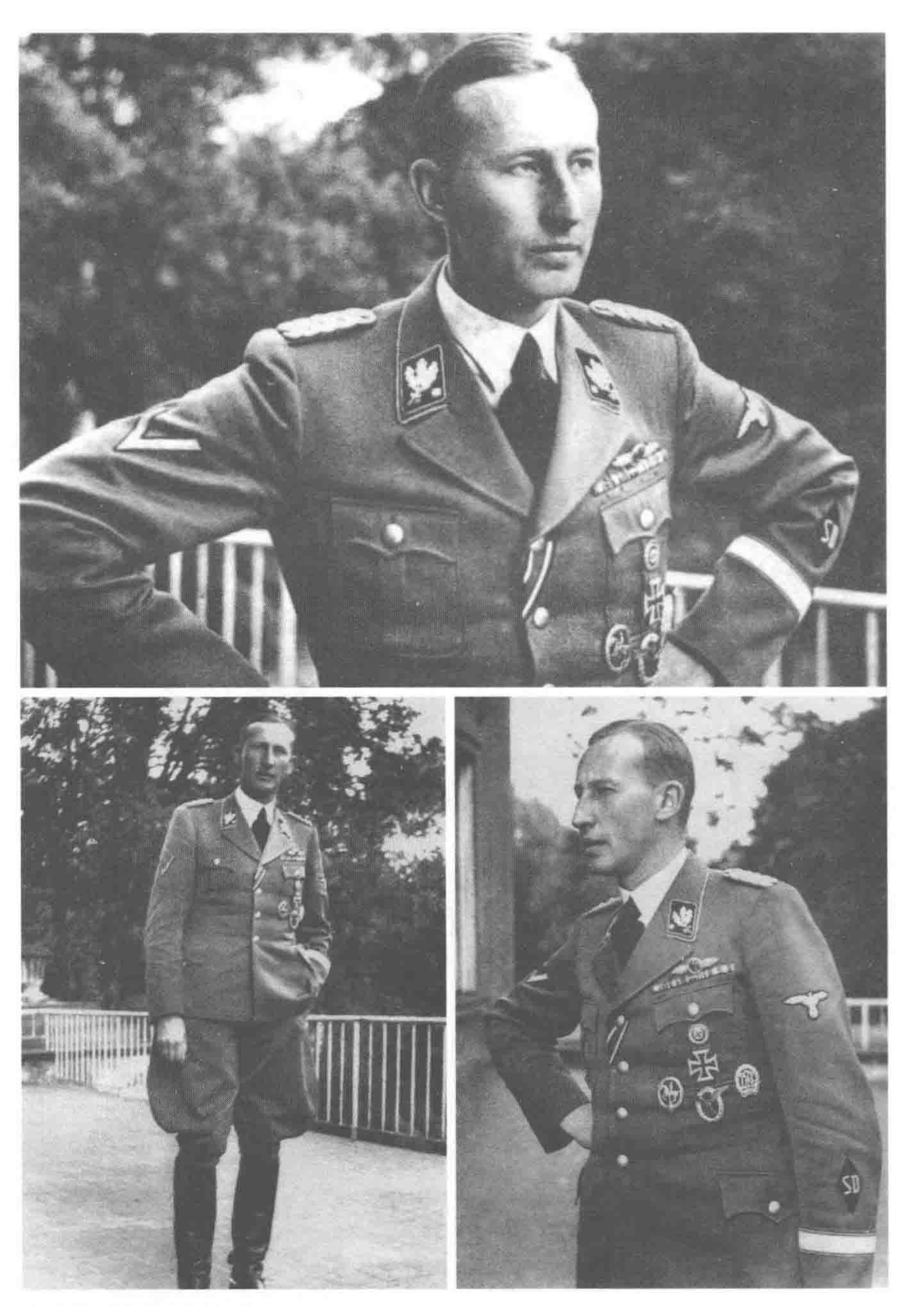
不消几天，海德里希就展示了他的管理风格。他抵达布拉格的当晚就宣布布拉格、布尔诺（Brno）、斯特拉瓦（Ostrava）、奥洛穆茨（Olomoue）、克拉德诺（Kladno）和赫拉德茨克拉洛韦（Hradec Kralove）的行政区已进入紧急戒备状态。电台整天都在播送广播。另一项命令是要求非法集会（包括室内集会和室外集会）服从戒严令。一时间保护国内拘留人数成倍增长。海德里希命令法庭参照盖世太保的实例，对于被逮捕人，要么无罪释放要么判处死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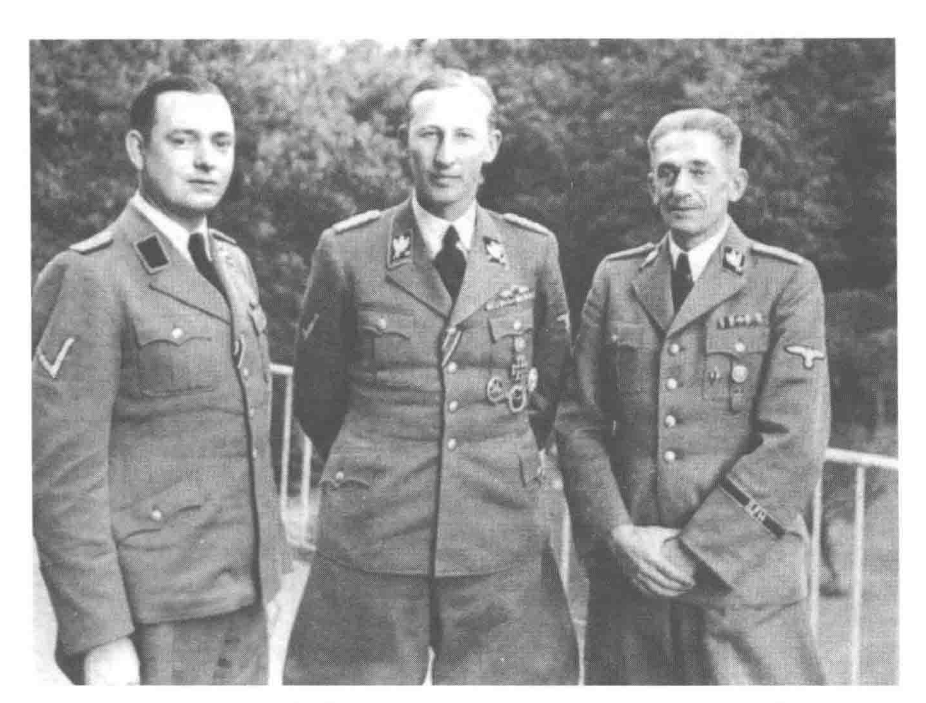
◎ *海德里希在弗兰克的陪同下接受记者采访，可见海德里希此时的兴奋已溢于言表。*



◎ 就职典礼前，海德里希在弗兰克的陪同下检阅了保护国仪仗队。



◎ 在忙完例行的礼仪性事务后放松下来的海德里希。



◎ *海德里希与助手伯米及弗兰克一起。*

不允许有第三种裁决方法。至于那些海德里希接任前就已被拘留的多是抵抗团体分子，无一例外全部被处死。新一波死刑犯包括21名先前供职于捷克部队的官员，其中包括6名将军，他们被指控与伦敦的贝奈斯政府勾结。新政府对于包括监控国外的无线电广播，分发反德意志传单或者是轻微的破坏行动在内的犯罪都处以极刑。

抵达布拉格后海德里希接见了哈查总统并告诉他自己只是临时总督，打算粉碎保护国内在伊莱亚斯将军管理下增加的所有反抗行动。海德里希还计划解决人口过多引起的粮食短缺问题。海德里希要求哈查协助他。这位年迈的总统原本早已打算退休了，但是考虑到捷克人民，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他答应全力配合海德里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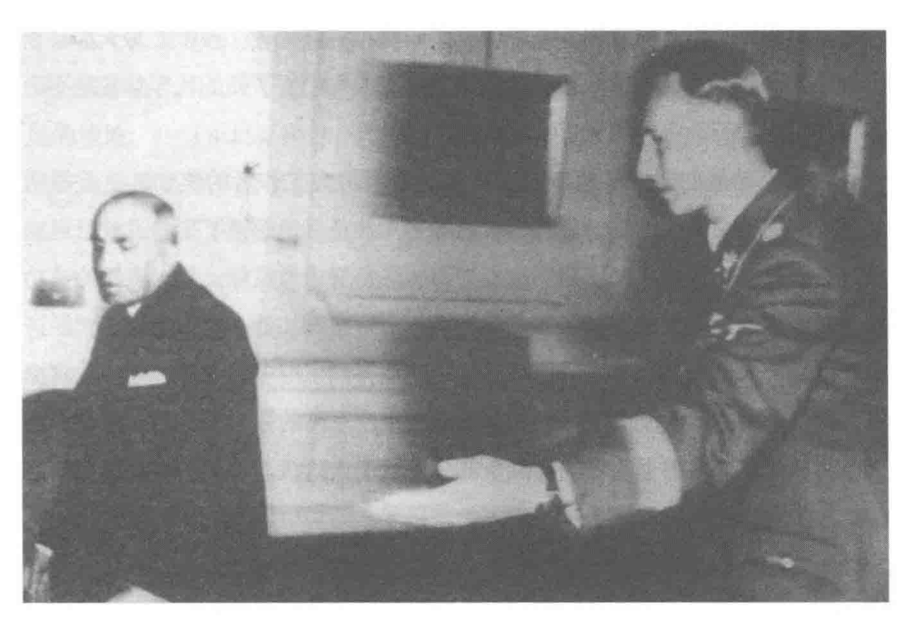
很显然，盖世太保成功渗透到了地下团体。捷克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越来越多地与德国人进行合作。海德里希大规模逮捕积极的反抗分子，在几周之内瓦解了所有有组织的反抗团体。死刑的效果也开始显现了。几周内，伦敦的反抗

中心陷入了令人混乱的局面。只有共产主义者们看起来没太受到海德里希选择性措施的影响。由于他们相对来说加入反抗保护国的行动较晚，因此汉斯·格什克博士的盖世太保特工和间谍们还没有很好地渗透到他们中去。捷克人民对协助反抗行动所产生的后果感到惊恐，很多人偷偷丢弃了之前私藏的武器。

期间，海德里希还逮捕了一位名人，他就是保护国总理阿洛伊斯·伊莱亚斯将军。海德里希抵达的几个小时之内，他还是格什克博士的座上宾。伊莱亚斯从1939年起就开始与贝奈斯以及其他反抗团体联系，也就是从那时起，盖世太保开始对他进行监视。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德里希的人掌握了他越来越多的罪证，尽管卡尔·弗兰克不断向海德里希施压，但海德里希一直没有逮捕他。德国攻陷法国后，盖世太保掌握了巴黎的所有文件，其中就包括证明伊莱亚斯有罪的具体证据。在希特勒的首肯下，海德里希继续打外交牌，想要更深入地潜入地下组织队伍。只有当海德里希决定根除所有反抗团体时，盖世太保才能对伊莱亚斯下手。在9月25日的一次会谈中，海德里希已经和人民法院的庭长奥托·提拉克博士讨论了逮捕伊莱亚斯可能牵连到的法律。奥托·提拉克博士建议海德里希逮捕伊莱亚斯以及随后的审讯都应作为保护国内务处理而不可移交给治安法庭。海德里希不同意该原则，他认为作为保护国的最高领导人，自己有权按照自己觉得恰当的方式处理伊莱亚斯的事。海德里希希望利用伊莱亚斯的案件立威，他力排众议于9月28日逮捕了伊莱亚斯。伊莱亚斯被逮捕以及被指控犯了严重叛国罪的事29号就见报了。第二天，提拉克飞往布拉格。10月1日，在布拉格警察总部审讯开始了。伊莱亚斯对指控供认不讳，仅仅几小时后，他被宣布有罪并判处死刑。哈查总统请求海德里希能够饶恕伊莱亚斯，但希特勒的新总督仅仅是推迟了死刑执行的日期，狡猾地以此要挟保护国政府。政府中的很多成员也都曾与反抗团体过往密切，盖世太保知道他们其中大部分人是谁。他们对于被逮捕以及可能被处死的恒久恐惧对代理总督来说才是关键。

实践证明，海德里希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法非常成功，在保护国内几乎消灭了所有的反抗行动。他向捷克人民证明了，他不仅冷酷地处理来自工人阶级的地下党成员及其帮助者，他也准备好对那些高官富贾们一视同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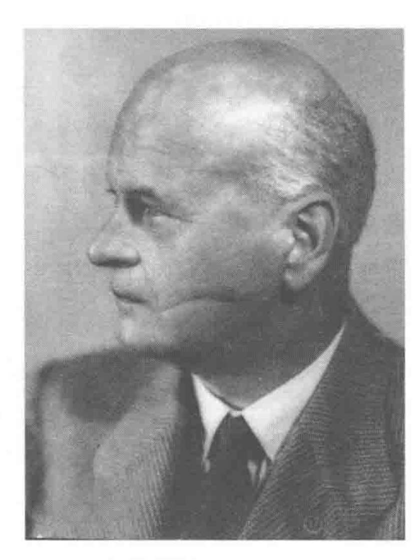
除了地下活动，海德里希还对付黑市商人、非法屠夫以及奸商，海德里希认为不能让少部分的人通过非法交易来掠夺大部分人的资源。无论是德国人



◎ 海德里希接见哈查总统。



◎ 斯·格什克博士
（Dr. Hans Geschke）



◎ 奥托·提拉克博士
（Dr. Otto Thierack）

还是捷克人，凡上述罪行者，一大部分被判处了死刑。此次行动中海德里希呼吁民众向媒体举报此类嫌犯。被证明有罪的嫌犯将被绞死。报纸上每天都会登出处决的名单以及他们的职业。这消息使捷克人民懂得了新的代理总督是不会容忍任何犯罪行为来挑战元首的权威的。

海德里希最初野蛮的镇压政策还伴随着对努力工作者的奖励。这些举措显示了海德里希天生的巧妙超凡的政治能力。他正确地解读了形势，并且迅速展开必要措施使捷克人民回到岗位上为德国战争努力做贡献。他对人民的成功操控是展现他的“糖果与鞭子”政策成功的最好案例。他在报纸上对于“经济犯”以及“人民公敌”等术语的巧妙运用使他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他成功将捷克人民从德国的敌人变成了一股为德国前线生产军需的强大生产力。海德里希下令将从黑市奸商那里收缴的商品全部分发给工人阶级。他第一次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里建立了员工餐厅，工人们不用出示定量供应卡就能领取食物。重新分配食物的这一政策对鼓舞捷克工人的士气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随着黑市交易和抵抗活动的减少，报纸上登出的处决人数也在不断下降。

工人阶级的整体态度开始发生显著改变。海德里希在他的老朋友，农业部长赫尔伯特·贝克的帮助下，使捷克重工业工人的肉食配给量的增幅与德国同工种的工人一致。他还将20万双靴子分发给了产业工人，从黑市奸商那里没收的香烟也奖励给了表现好的员工。他还进一步地调整了工人阶级的国家保险以及社会福利，在不延长工作时间的情况下增长了退休金，并第一次引进了失业津贴。他还在先前只有德国上流社会能涉足的昂贵度假胜地里为工人们提供了度假中心。这一系列措施使捷克人民开始拥戴这位新总督。

海德里希接见了赫拉德欣的农民代表团和工会成员，参观了工厂以及工作车间，他经常与工人们交谈。他也没有忘记捷克警方在对付抵制派的战争中牺牲的奥米塔克（Ometak）中尉，他的遗孀将领取一份与她丈夫生前工资等同的终身抚恤金。在战争中负伤的官员也得到一支德国手枪作为礼物。这位代理总督现在被视作公认的朋友和保护神，他易如反掌地赢了这场宣传战。希特勒受到了极大触动，他曾在不止一个场合听到过别人对海德里希的褒奖。不管希特勒是否真的考虑过让海德里希成为他的继任者，至少事实证明海德里希在管理上是有这个能力的。

另一个人也听到了海德里希胜利的消息，但这次已经不像先前那样热心了，这个人就是身在伦敦的爱德华·贝奈斯。他现在不仅形势堪忧，而且由于保护国政府已然认可了纳粹的领导人们，使流放在外的贝奈斯政府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1941年11月19日，在赫拉德欣的圣维达斯教堂的落成仪式上，哈查总统向海德里希呈上了金库的七把钥匙。金库中装着捷克民族最珍贵的国宝圣·温塞斯拉斯王冠。作为两个行政机构间合作的标志，海德里希返还了其中三把，并说："将其看作是信任和责任的象征。"

海德里希授意年迈的哈查总统重组政府。任命雅罗斯拉夫·克雷西（Jaroslav Krejci）博士为首相，伊曼纽尔·莫拉维茨（Emmanuel Moravec）



◎ 海德里希与弗兰克在赫拉德欣接见当地的农民代表团并与他们合影。



◎ 海德里希接受农民代表的礼物。



◎ 哈查总统向海德里希呈上金库的钥匙。



◎ 海德里希与哈查总统一同参观国宝圣·温塞斯拉斯（St. Wenceslas）王冠。

为教育和启蒙部长。莫拉维茨先前在慕尼黑时曾是德国人民的劲敌，现在已经变成合作的最积极的支持者。海德里希将一个叫沃尔特·贝尔奇的德国人安插在经济和劳动部长的职位上，后者成为海德里希在捷克内阁中的耳目。自此之后，所有内阁会议都将用德语举行。

莉娜和三个孩子随后也抵达了布拉格，并临时住在赫拉德欣城堡查理斯宫殿的总督公寓。提供给莉娜的佣人都是清一色的捷克人，但都会说德语。莉娜认为她们整洁、勤奋、忠心且诚实。作者维顿称赫拉德欣城堡中一些年长的佣人曾有过这样的叙述："……差不多一周左右，先前用考究的挂毯装饰着的用来接待贵客的客厅已然挂满了尿布。"不过这一点被莉娜·海德里希否认了。当我们去了解真相的时候会发现莉娜可能是对的。莉娜最小的孩子西尔克在那时也已经超过两岁半了，就算她仍然需要使用大量的尿布（这点值得怀疑），难道偌大的一个城堡就没有更合适的地方晾干它们吗？这宫殿似的氛围很快就使莉娜感到不自在，她热切地想要一处他们自己的房子，一处远离城市可以无拘无束的地方。

冯·纽赖特总督曾于1939年从一名叫作布洛赫–布劳尔（Bloch–Blauer）的犹太百万富翁那里征用了一处房产。该房产位于布拉格西北方向约12英里处的潘恩斯克布莱扎尼（Panenske Brezany，其德语名字为Jungfern Breschan）村。



◎ 海德里希正在与助手们开会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与会者有弗兰克、伯米、穆勒等人。



◎ 沃尔特·贝尔奇（Walter Bertsch）

房产上有两栋大房子，都是冯·纽赖特的产业，其中一栋位于村子附近的山脚下，他曾将其用作他的乡村总部。在他居住期间，该房子的30个房间都被重新装修过。莉娜回想起的时候这样说过："所有的房间都装修得很漂亮，那都是冯·纽赖特先生完成的。"海德里希一家都爱上了这栋有着大型停车场并且附近有森林的房子，这显然对孩子们来说也是一个理想的成长环境。

海德里希一家在复活节前夕搬进了新居。海德里希很喜欢这栋房子，第一次参与到挑选和摆放家具及装饰画的工作中。他开始享受在这里的家庭生活。尽管一天工作多达20个小时，他也愿意回到他的庄园，而不愿在城堡的公寓中过夜。海德里希经常拿兜帽盖着脸开车疾驰回家。关于他们在一起的时光，莉娜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他喜欢放松的状态，伸直身子躺在沙发上阅读，经常能待到下半夜。"海德里希总会找出时间陪伴他的小女儿西尔克，只要他在家，他从不忘记晚上6点给女儿一个晚安吻。海德里希的两个儿子海德和克劳斯也很开心地融入了这里的生活。很快访客们也纷至沓来。第一对来造访的是施佩尔夫妇。希姆莱十月份来布拉格进行了一次正式访问。莉娜很快发现她自己正作为女主人接待很多第三帝国的高级官员和丈夫的同僚们。他们似乎终于有了真正的家庭生活。让他们更高兴的是，莉娜又怀孕了，并将于当年夏天产下他们的第四个孩子。

伴随着海德里希的新职务，一件让他意想不到并令人不快的改变发生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被要求在公开场合演讲。海德里希并不是一个好的演说家，也一直很介意自己的音调，于是这位代理总督就在妻子面前练习演讲。莉娜接受了这个评论家的角色，并且确实做出了建设性的指导。莉娜指出海德里希的演说中经常点缀着咳嗽、清嗓子以及"呃，呃"。海德里希曾经只习惯于面对小群体和专家们发言，但他并未向这项痛苦的任务所带来的恐惧

屈服。莉娜说他的演讲准则曾是“不要试图表现，老老实实地一字一句地讲完”。由于海德里希不想照本宣科，他会花数个小时写好讲稿，然后将其悉数背诵下来。与演讲截然相反的是，他在讨论中往往如鱼得水，他清晰刺耳的发音以及飞快的语速给别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海德里希开始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历史。他为17世纪弗里德兰（Friedland）公爵奥尔什丁（Wallenstein）的魅力所倾倒，于是开始热切地阅读关于他的书籍。他对赫拉德欣遗迹的发掘很感兴趣，还参观了乡村周围的一些历史遗迹，比如圣·卢德米拉（St. Ludmila）坟墓，她是圣·温塞斯拉斯的祖母，后者过去曾是，现在也仍然是捷克人民的守护神。

1942年1月19日，海德里希解除了紧急状态，并且为了表示友好释放了大批1939年动荡期间被抓后关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里的捷克学生。就在同一天晚上，他接见了新的捷克政府成员，并于第二天出发去柏林参加万湖会议。1月20日，保护国内阁宣誓作为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捍卫者效忠德意志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接下来的春天里，哈查总统在希特勒的生日庆典上赠予海德里希一辆设备齐全的医用专车。

到此时，海德里希对捷克人民的初步目标已经成功达成。地下抵抗运动几乎被根除，工业产量成倍增长，宣传战也赢了，大部分捷克人民也顺从地接受了他们的新主人。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如今成为德国的一部分。大约在这时，莉娜在日记中写道：“在一次世界性的战争和破坏中，有一个国家中没有人死于战争。他们繁荣的唯一原因就是受命为德国军工厂工作，在那里他们赚的钱比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还要多。”很多捷克人会争论说他们有成千上万的同胞死于德国侵略者之手，在捷克自由军团中或者在祖国前线的抗战中被杀。无论捷克人民对待这个情况持何种观点，但贝奈斯总统现在变得越来越担心，他担心捷克人民已经失去了战争的斗志并开始积极地为支持德国的战争努力。

捷克人民并不知道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和警察领袖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潜在政策。党卫队仍然是第三帝国中人种政策的制定者，保护国也当然不会例外。在1941年10月2日，一次面向纳粹高官的秘密讲话中，海德里希宣布他打算将保护国德意志化。海德里希指出，很多捷克人在人种上并不劣于德国人。因此他计划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此作为他实行种族政策的基础。他声



◎ 海德里希正在向前来访问的希姆莱介绍保护国人员。



◎ 海德里希与弗兰克陪同来访的希姆莱和沃尔夫参观总督府。

明："我必须对整个捷克民族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这样我才能知道捷克人是属于哪种类型。我把人们分成如下几类：人种优良且倾向良好的，我们可以将他们变成德国人；至于那些与之截然相反的劣等人种且倾向不好的，我们将摆脱这些人，在东方有广阔的土地可以供他们居住；除此之外，还有需要我们仔细辨别的中间人群。"海德里希认为"种族优良，但有坏的倾向"的中间人群是最危险的，这些人需要一个缓慢的教育过程将其德意志化。海德里希也没有忘记犹太问题。保护国内的犹太人将被疏散，第一批的5000人被运往了波兰罗兹市的难民区，剩下的将被送往布拉格北部的特雷辛（Terezin，德语名Theresienstadt）的新难民区，他们将在那里等着被运往东部。

就是在种族问题上，海德里希和全国领袖马丁·鲍曼本就不稳定的联盟关系开始摇摇欲坠。海德里希将捷克人德意志化的观点与鲍曼的相悖。最终，海德里希成功说服了希特勒，鲍曼不得不接受失败。据说这次危险的行动导致鲍曼这样评论："海德里希和他的捷克人民还将面临一到两次的危险。"

代理总督海德里希开始增加保护国中的文化生活。他鼓励艺术比赛。他的重大项目之一就是重开了鲁道夫宫作为音乐会大厅和布拉格的德国音乐爱好者之家。他创立了一个新的文化奖项，由他本人亲自颁发。捷克的大学仍然没有开张，但他不遗余力地发展德国大学，并开设了许多新的讲座。海德里希还计划重建布拉格城市中的不同区域。莉娜证实说海德里希认为布拉格是德国最美的城市。希特勒的建筑师施佩尔陪同海德里希参观了整个城市，并且讨论了改造方案。



◎ 海德里希与弗兰克陪同来访的希姆莱和沃尔夫参观总督府。



◎ 正在陪同施佩尔夫妇的海德里希车队，我们可以看到车前帝国总督的旗帜和海德里希专属座驾梅赛德斯320以及他的车牌SS-3。

1942年春天，代理总督海德里希站上了成功的巅峰。希特勒对他的评价很高，因为希特勒见证了海德里希对捷克民族的改造成果。此外，海德里希还保有德国安全部门首脑的重要职位。1942年春，海德里希在布拉格开设了一所新的德国安全学校，五月份，他在自己的"省会"作为东道主迎接了各方利益党来参加安全会议。情报界有头有脸的人都到了，其中包括海德里希的老朋友反间谍机关（Abwehr）首脑卡纳里斯。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前几年中多少有些疏远，但在海德里希平步青云的此刻，他们之间似乎已经和解了。

1942年初，在伦敦的援助和煽动下，法国的反抗运动势头增大。破坏活动变得更频繁，对德占区安全的破坏似乎和之前海德里希到布拉格时如出一辙。海德里希在布拉格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因此他将注意力转向了比利时和法国。1942年3月，希姆莱决定在该地区设立一个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袖（HSSPF）。海德里希提议让SD人力办公室中的一名老同事党卫队旅队长卡尔–阿尔布雷特·奥伯格担任，他是海德里希的心腹之一。1942年5月7日，海德里希飞往巴黎，在机场迎接他的是新的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袖（HSSPF）及其助手法国安全警察和SD指挥官赫尔穆特·瑙恩博士，他于5月5日被升职为党卫队旗队长。回到布拉格后，海德里希准备了解决法国现有问题的方案并打算将其呈给希特勒，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被任命为新总督。然而，其他人却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有两个捷克爱国主义者频繁出入海德里希常去的地方。而他们正在准备中的计划使期待成为法国新总督的海德里希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




◎ *海德里希接见新政府成员。*



◎ 海德里希正在做演讲，正是莉娜的帮助和他自己的坚持才克服了对公众演讲的恐惧。



◎ 1942年4月20日，海德里希正在查看哈查总统送给他的医用专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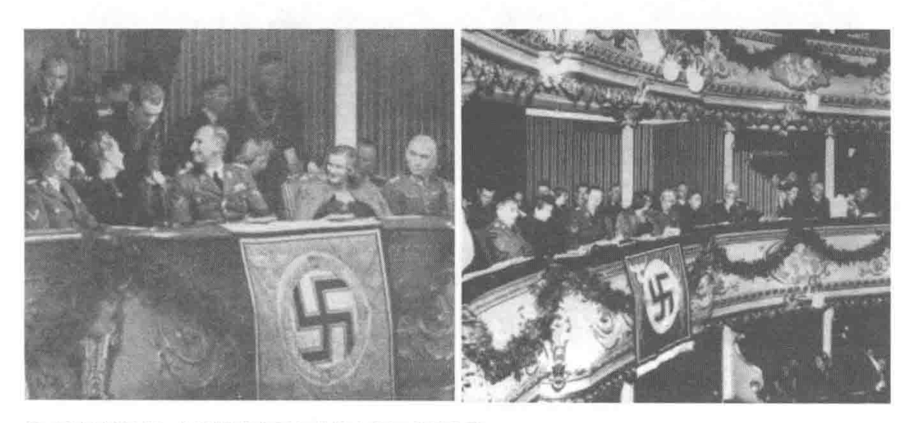
◎ 海德里希正从布拉格城堡出发去接受他的新礼物。



◎ 海德里希与施佩尔参观布拉格并研究布拉格城市的改造。



◎ 1941年10月8日，海德里希与弗兰克观看克朗马戏团表演。



◎ 1941年10月，海德里希夫妇与弗兰克夫妇观看歌剧。



◎ *1941年圣诞节海德里希寄给弗兰克的明信片。*




◎ 海德里希与莉娜参观鲁道夫宫（Rudolfinum）。



◎ 海德里希与弗兰克在布拉格参加某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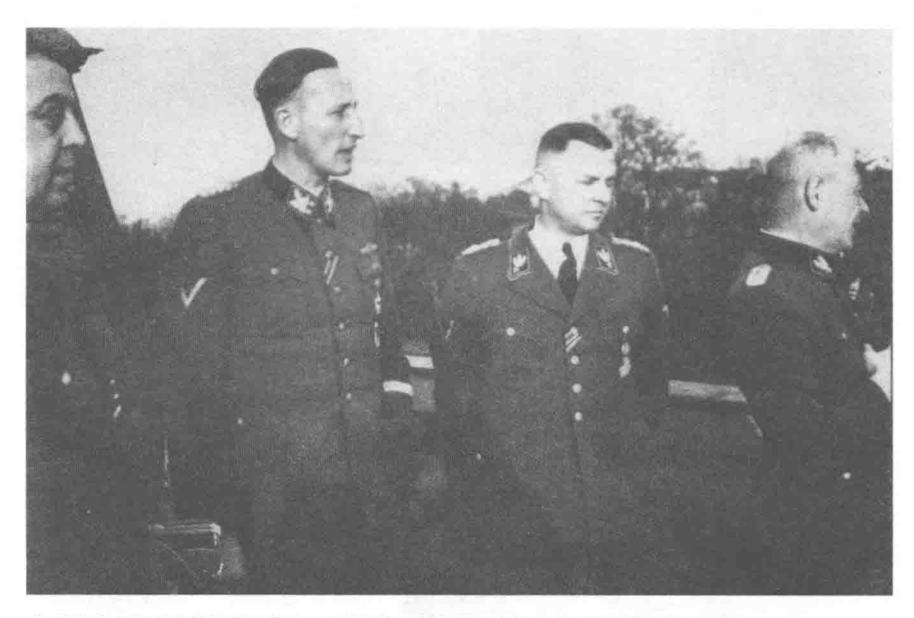
◎ 海德里希接见卡尔·汉克。



◎ 埃贝尔斯坦因正在与海德里希讨论某些事情，旁边坐着伯米和克鲁克霍恩。



◎ 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迎接他的老朋友卡尔·冯·埃贝尔斯坦因，正是由于后者的引荐才使海德里希跨入希姆莱的核心圈。



◎ 前来参观新安全学校的SS官员，从左到右：舒尔茨、海德里希、斯特肯巴赫、沃斯。



◎ 正在安全学校听演讲的SS官员，从右到左：舒尔茨、斯特肯巴赫、海德里希、沃斯。



◎ 正在安全学校进行演讲的海德里希。







◎ 海德里希带领SS官员参观新建的安全学校。



◎ 前来参加安全会议的卡纳里斯上将。



◎ 正在机场迎接海德里希的卡尔·奥伯格。



◎ 赫尔穆特·瑙恩（Helmut Knocken）

第十八章
“类人猿”行动

爱德华·贝奈斯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任总统，早年曾和现代捷克斯洛伐克之父，第一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共事。贝奈斯曾在马萨里克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一职。1935年，年迈的马萨里克总统因为健康原因被迫离职，贝奈斯很自然地接任他成为第二任总统。贝奈斯的军事情报首脑是陆军中校弗兰蒂泽克·莫拉维茨（Frantisek Moravec），他是一名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于1934年3月受命执掌情报部门，当时的情报部门组织松散，关心的仍然是上层社会的花边新闻之类的无关紧要的琐事。在国境另一边的纳粹德国的妖魔鬼怪引起了莫拉维茨极大的重视，于是他将新成立的情报部门的注意力集中在他心目中会对捷克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方面。持此观点的并非仅有他一人，贝奈斯也认为应该增加对德国方面的关注。

莫拉维茨开始从德国内部招募特工，并且很快使他的情报组织成为全世界最成功最有名望的情报组织之一。由于贝奈斯很希望得到法国、英国和苏联的支持，因此他默许莫拉维茨与以上三国合作。英国和法国尤其对捷克人民的生产能力刮目相看。这些高级机密都是从德国军事情报部门一个代号为A54的特工那里得来的。1937年3月，这名叫保尔·图迈尔（Paul Thummel），代号为A54的德累斯顿谍报局成员找到了莫拉维茨，提出要出卖军事机密。尽管有

人怀疑图迈尔是双重间谍，但莫拉维茨仍然决定冒险一试。该合作一直持续到保护国成立之后的许多年。

与此同时，贝奈斯没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在慕尼黑灾害之后被迫卸职，流亡美国。莫拉维茨仍然在任，但他看到了1939年3月11日的“不祥之兆”，于是他劝捷克政府捣毁军工厂和军火后流亡海外。可惜他没能说服他的上级，便被草率地解雇了。他意识到自己在布拉格已经没有前途了，再待下去肯定会被德国侵略者逮捕。他与伦敦取得了联系，并将自己的情报部门转移到了英国首都伦敦。他带上自己最信任的员工和保险箱里的文件秘密飞往克里登（英国伦敦附近一地名）机场，从此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

军情六处（MI 6）给莫拉维茨和他的职员们提供了一个位于伦敦西达利奇罗森代尔街的店铺作为他们秘密行动的据点。莫拉维茨立即写信告知了贝奈斯自己的境遇，后者表明自己要来伦敦同莫拉维茨一道，并于1939年7月抵达了伦敦。贝奈斯又开始作为非官方的总统进行活动，几个月后英国方面才发现他是捷克人民的流亡总统，但由于英国人过于自信，起初并没有对他引起重视。后来贝奈斯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美国，住在沃本（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城市）附近阿斯顿阿伯特（Aston Abbot）的乡村中。此后直到1940年7月，英国政府才允许贝奈斯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即便如此，贝奈斯的职位和待遇也大不如前了。

德国军队侵入捷克边境后，很多捷克年轻人离开了祖国，希望能从国外进行抗战。法国的外籍军团也因此招募到了很多新兵。1939年9月的战争爆发后，他们被转移到了驻扎在地中海沿岸的捷克军队。法国并没有过多地考虑捷克军队的军需，竟然给他们穿破旧的法国制服和木屐！这些人也几乎没有武器，导致士气跌入了低谷。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捷克人所有的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很黯淡。

贝奈斯一直不停地争取恰当的身份，但每次都遭到了断然拒绝。甚至连他意欲利用自己的王牌图迈尔来获取更多威望的图谋也失利了。不过随着法国沦陷，贝奈斯的地位很快发生了改善。因为现在英国孤立无援，亟须盟友们大力支持。同盟国鼓励波兰救国军奋起反抗，并且推选丘吉尔建立一个中央机构来推动这样一场战争。1940年7月，由休·道尔顿掌管的特别行动执行小组诞





◎ 休·道尔顿（Hugh Dalton）。



◎ 谢尔盖·因格尔（sergej Ingr）将军。

生了。7月23日，英国发现了流亡在美国的贝奈斯政府并与之取得联系。期间德国空军也迫使莫拉维茨将他的运营中心从伦敦西达利奇转移到了萨里市，这年9月份正是在这里建立的一个无线电台向保护国内的救国军传递信息。后来莫拉维茨本人又将部门转移到了伦敦。军情六处派了三名联络官给莫拉维茨，他们对从特工A54那里得到的情报很感兴趣，尤其是所有关于德国将进攻英国之类的消息。他们只和莫拉维茨本人或者他的代表埃米尔·斯坦克姆勒（Emil Strankmuller）打交道。

很显然，军情六处、贝奈斯和莫拉维茨都发觉了图迈尔的重要性，当图迈尔被派往布拉格负责巴尔干半岛和中东事务时，事情变得复杂了。莫拉维茨决定派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三名捷克官员跟随图迈尔的情报部门一起上任。这三个人就是后来的“三大天王”——马辛上校（Colonel Masin）、巴拉班上校（Colonel Balaban）和莫拉维克上校（Captain Moravek），他们将从图迈尔那里得到关于海狮行动以及德国对苏联计划的细节并传达给伦敦。1941年4月，丘吉尔在边山（Edgehill）访问捷克军队时，贝奈斯以他对德国入侵苏联计划的了解给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之前的10月份，米罗斯拉夫（Miroslav）将军带领一支3000人的捷克部队抵达了沃里克郡的利明顿温泉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对法国沦陷感到绝望而决定来到英国的。他们抵达利物浦之后被转移到了切斯特附近的乔姆利公园。

1941年4月，贝奈斯和莫拉维茨决定从捷克境内对抗德国侵略者，于是开始在捷克部队中寻找合适的特工。在4月16日到17日晚，一名叫作奥特玛尔·里德尔（Otmar Riedl）的特工由于航行问题，错误地迫降在了奥地利境内。他的任务代码是“本杰明行动”，就是为救国军提供代码和无线电广播设备晶体。他被以非法穿越边境的罪名逮捕了，由于被捕前他成功地丢弃了设备，因此他的真实身份没有被发现。

斯坦克姆勒少校之后访问了利明顿温泉镇，要求他们提供一批适合执行秘密行动的人员名单，这些人员需要勇敢、爱国、机智且值得信赖，不近酒色。他给出的唯一信息就是需要这些人执行“特殊任务”。5月份，斯坦克姆勒得到了一份36人的名单，这些人随后接受了帕拉克（Palacek）少校的面试，并被认可适合在保护国内进行秘密工作。几天后，24名官员和这些军士们着手准备进行基本的跳伞训练。

保护国这边的救国军的行动并不顺利。4月22日，巴拉班被捕，“三大天王”中的其他两位成员也在5月15日一次进行无线电传输的过程中走投无路。莫拉维克在马辛的掩护下顺着无线电设备的钢丝天线滑下去逃跑了，他为此被钢丝切断了一根手指。马辛被抓并被带到了布拉格的盖世太保总部。顷刻之间，无线电设备就被捣毁了，伦敦得到消息后惊慌失措。然而，莫拉维克很快便借来一套设备继续发送从A54那里得到的信息，这使得贝奈斯和莫拉维茨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此次无线电传输的暂停事故说明了强化救国军实力的重要性。8月13日，流亡在外的捷克国防部长谢尔盖·因格尔将军通知救国军在接下来的秋天和冬天中，选在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让特工们空降至保护国内。

被挑选出来的特工们先是被送到苏格兰的军事行动学校进行训练。课程包括一个从事破坏活动的特工所需要的所有基本技能，如暗杀、射击、徒手格斗和攀岩。一些人无法承受严酷的训练，被送回了原来的单位，而支撑下来的新兵们则被送到英国威尔姆斯洛皇家空军基地（RAF Wilmslow）参加为期5天的密集跳伞课程，接着被送到赫特福德郡（英国英格兰东南部郡）的英国特殊

行动执行局（SOE）的破坏学校。训练一旦结束，新兵们就会被送回原来的军队待命或者直接去杜金附近一个叫作拜尔拉赛斯（Bellasis）的郊区住宅。这是这些伞兵们被送往保护国之前的最后一站。也就是在这里，他们听命于捷克军事情报部门的舒斯特尔（Sustr）上校，后者的工作就是使这些特工们做好执行使命的准备。

这场发生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境内的破坏正在加速进行，以期与流放政府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传播的动荡浪潮相一致。破坏行动增多，与之相应的则是罢工和怠工。而这一系列的破坏活动最终导致了海德里希的上任，以及他对形势大刀阔斧的控制。海德里希的到来使贝奈斯和莫拉维茨感到吃惊。在短期内，因格尔将军试图将海德里希的任命解释为救国军最近的破坏成功率所导致的结果。不消多久，大家都发现新晋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的任务是粉碎所有抵抗行动和恢复生产来支援德国军事。尽管仍然有最新的抵制报道，但盟友们怀疑大部分本土捷克人似乎在完成纳粹事业时过于顺从或是缺乏反抗的热情。贝奈斯意识到了事情新的转变所造成的危险，决定是时候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来挽回捷克的信誉，也挽回他在盟军阵营中的形象。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能确定直捣保护国当局主要领导人这个想法是谁的主意。贝奈斯否认曾参与该决定，但是我们应该对此抱着怀疑的态度。如此重要的讨论怎会在没有捷克总统的参与和许可的情况下得出结果呢。从政治考虑，贝奈斯希望和该行动撇清关系是有道理的，假如行动失败，便将使他的政府难堪。相反地，如果成功地攻击了纳粹行政部门的杰出人士，必然会导致纳粹方面对人民的严厉报复，贝奈斯可不想公然为这样一个行动负责。莫拉维茨明确表示贝奈斯为该行动的发起人。他表示贝奈斯想“进行一次惊人的行动反对纳粹——使用训练有素的伞兵突击队员进行一次完全秘密的暗杀行动——这是绝望的捷克国民的一次自发行动”。

暗杀目标将在卡尔·赫尔曼·弗兰克和新来的代理总督海德里希中间产生。弗兰克在保护国外不太出名，因此不如更出名更加有影响力的海德里希有吸引力，但无论是杀掉哪一个党卫队将军，其宣传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他们决定以此来恢复捷克在西方国家和苏维埃俄国中的地位。可以说，正是海德里希在保护国中的成功将自己送上了绝路，在1941年10月的一次绝密会议上选择

海德里希为暗杀对象的决议达成了。该会议没有留下任何书面命令，莫拉维茨同他的高级情报官员们为该行动制订一个计划。

莫拉维茨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从在训特工中甄选出一个暗杀小分队。他要来适合人员的个人档案以进行详细考察。他的目光落在了两个军士身上。约瑟夫·加布齐克，29岁，曾是一名职业士兵，于1932年参军，1938年被遣散，最后于1939年在德国占领捷克期间逃往波兰。他曾是法国外籍军团中的一员，后来被转移到地中海沿岸的捷克部门。在法国马恩战役中，加布齐克表现突出，曾被授予战功十字奖章和英勇十字奖章。他在战友中很受欢迎，但他脾气暴躁，易于发怒。他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曾是泽里尼亚市斯洛伐克地区的一名锁匠。另一个是安东·斯沃博达（Anton Svoboda），一个捷克人，一名虔诚的民族主义者，勇敢、机智、值得信赖，因为他将会无条件地执行命令。莫拉维茨认为他找到了执行这项艰难任务的完美组合。

1941年10月2日，帕拉克上校抵达英格兰西北部的曼彻斯特附近的塔顿公园，这里正是在特殊行动小组接受跳伞课程的特工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告诉成员们转移的理由，上校就带着特工们去了皮卡迪利车站坐上了去伦敦的火车。第二天上午，他们在陆军中校巴尔季克（Bartik），帕拉克上校和克塞克（Krcek）上校陪同下接受莫拉维茨上校对他们的简要地私人谈话。莫拉维茨对那两个自己选中的军士说："从广播和报纸上你们已经看到了正在我们祖国进行的疯狂而残忍的屠杀，就在我们自己的家园中，德国人正在屠杀着我们最好的人民。但这仅仅是我们所参与的战争的冰山一角。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哀诉也不是去抱怨，而是要奋起抗争。我们祖国的人民也曾抗争过，但他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艰难的境地，他们的手脚已经被束缚住了。这次该轮到我们从外部来对他们进行帮助了。我将把其中一项任务委托给你们。这个十月是我们国家自成立以来最悲伤的国庆节——我们必须要做一些特别出彩的事情来彰显这个节日。我们已经决定，要像德国刽子手对我国同胞所做的那样，给予他们重重的一击。该行动必将载入史册。在布拉格有两个值得我们暗杀的人，他们就是弗兰克和新来的代理总督海德里希。我们以及领导们的意思是必须让他俩中的一个为德国上层付出代价，证明我们是一个以牙还牙的国家。这基本上就是委托给你们的任务，你们将须在不借助国内同胞帮助的情况下完成任务，你们必须




◎ 约瑟夫·加布齐克（Josef Gabcik）。



◎ 扬·库比斯（Jan Kubis）。

自行决定如何执行该任务以及该为此投入多少时间，我们会尽可能地提供你们所需的一切物资。毫无疑问的是，你们的使命有着莫大的历史重要性，以及执行使命所带来的巨大的危险性……，因此你们必须完全坦率公平地好好考虑这件事。如果你们对我陈述的还有任何疑问，请务必如实提出。”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两个年轻人当初的心理活动，但是尽管知道几乎难逃一死，他们却都自愿接受了此项使命。计划执行的日期被定在了10月28日，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庆节这一天。贝奈斯政府显得干劲十足，将出发日期定为10月10号，认为那时时机便将成熟。之后，这两名志愿者便回到曼彻斯特完成他们的跳伞训练。

莫拉维茨同天也去了SOE。尽管提出了暗杀这一主题，但莫拉维茨并未给出进一步的信息。他要求为该两名特工提供交通工具、左轮手枪、手榴弹以及用于自杀的药片。他还要求“提供任何其他的武器，尤其是适合执行该任务的武器”。特别行动处尽管对捷克的时间表有些怀疑，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并将“类人猿”这个代码分配给了该任务。

出发的日子到了，但这时，捷克情报部门的人员决定让“类人猿”行动的特工们进行额外的训练。他们已经决定将代理总督海德里希作为明确目标。在原计划空投的当天，安东·斯沃博达在威尔姆斯洛皇家空军基地的一次试跳中，由于着陆的时候没有弄好，造成严重的脑震荡。这次受伤却挽救了他的生命——他被送回了部队，并且一直活到了战后，在布拉格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莫拉维茨开始在剩下的暗杀者中找一个替代者。就在这时，加布齐克推荐了他的老朋友扬·库比斯。

扬·库比斯军士，年29岁，来自于摩拉维亚特热比奇的一个农民家庭。和加布齐克一样，库比斯也是一名职业军人。他也在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经由波兰加入了外籍军团。由于其在法国战役期间的表现，曾被授予捷克斯洛伐克战功十字奖章。库比斯性格内向，嗓音柔和，他能够在高压下控制自己的情绪。他的加入使两名特工一个来自斯洛伐克，一个来自保护国内，显得相当平衡，简直是一个微型的统一战线。

加布齐克和库比斯早在华沙附近的难民营中就一见如故。他们被安置在了一起，并且在惠特彻奇和一位英国妇女，杰西·埃里森（Jessie Ellison）夫人交上了朋友。埃里森夫人邀请他们去她家里玩，在埃里森夫人家里，二人欣喜地发现她有两个年轻的女儿。在执行任务之前，他们和埃里森一家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埃里森的一个女儿，埃德娜（Edna），后来回忆说加布齐克的英文讲得很流利。

特别行动处的文件显示，两名暗杀者曾咨询过己方的专家，并决定优先考虑在暗杀目标乘汽车减速转弯的当口对其进行攻击。专家推荐他们同时使用枪械和炸弹，并建议他们使用9毫米口径的斯特恩式冲锋枪，和重量轻的手枪辅以反坦克改良手榴弹。他们在特别行动处的训练营中利用这些武器和一辆老旧的奥斯丁汽车进行了反复的练习。一开始决定加布齐克负责射击，库比斯负责扔手榴弹。10月末，二人完成了“虚拟演习”后被送到了拜尔拉赛斯的舒斯特尔上校手下。在那里他们和其他正等着在合适时机空投进祖国的特工们接触上了。加布齐克和库比斯身负特别使命的流言在伞兵之间传开了，这可能就是他们在11月中旬再次被转移到斯坦霍普·特拉克（Stanhope Terrace）的一个捷克情报安全屋的原因。12月的某天，贝奈斯秘密接见了他们。该次会面并未留

下任何书面记录，但贝奈斯的秘书记得这两名年轻人曾随莫拉维茨来过。

一切已准备就绪，加布齐克和库比斯开始等待可用的飞机带他们飞越英吉利海峡进入希特勒欧洲的心脏。正是这段距离使他们必须在漫长的冬夜进入保护国实施该计划，这样才不至于使返航的飞机在黎明之前飞不出占领区而暴露。英国皇家空军第138中队被派给了特别行动处，但直到1941年10月份，特别行动处才收到三架四引擎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和伞兵们所需要的远航程的飞机。然而，即使那样，也因为改良进行空投的飞机而拖延了三天。直到贝奈斯和同样有资格得到其中一架飞机的波兰人达成协议后，特别行动处才又有了一架新的可用的哈利法克斯。

1941年12月28日，空军中尉罗恩·C·霍基（Ron C. Hockey）从基地弄来了一架哈利法克斯。英国和保护国内的天气状况都不错，因此特别行动处决定依计划执行任务。莫拉维茨将加布齐克和库比斯从斯坦霍普·特拉克带出去吃了顿饭。二人看起来心情都挺放松，他们享用着美食，没有提及他们的任务。之后他们驾车去了英国皇家空军坦米尔基地，在那里苏斯特上校和担负“银A”和“银B”任务的特工们加入了他们。在英国通过各项安全检查后，他们登上了飞机NF-VL9613。莫拉维茨与加布齐克握手的时候，加布齐克对莫拉维茨说道：“你可以信任我们，上校。我们自当不辱使命。”晚10点，该飞机滑下跑道带着特工们没入了夜色。

由于对该乡村非常了解并且能识别降落区域，苏斯特指挥飞机径直前行，实际上他扮演着调度员的角色。他在1941年12月29日的日志中记载了该次航行：“晚10:49，飞越了法国边境；12:42飞越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德国一座城市）遭遇敌机，但成功避开了；凌晨1:32，飞越拜罗伊特；2:13飞过皮尔森（捷克斯洛伐克城市）斯柯达工场时遭到敌方高射炮的射击，随后的2:15又在皮尔森中部遭到射击；2:24将“类人猿”特工们空投到皮尔森东部；2:27投放了“银A”特工，凌晨2:56投放“银B”特工；上午8:14成功返回坦米尔。平均飞行高度是10000英尺，空投高度是900英尺。空投时，飞行速度由每小时187英里减至每小时120英里。天气状况：西北风，浓雾，空投区是低风区域且有冰雪覆盖。”苏斯特还提到加布齐克是这三组中最沉着的一个。在跳伞之前，“银A”特工和“类人猿”特工们与他握了手，加布齐克对他说道：“您

很快就会得到关于我们的消息，我们会竭尽所能地去完成任务。”

由于恶劣的天气状况，“类人猿”们的实际投放地点距离预计空投区相差约17公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在地点附近的内维兹第（Nehvizdy）的村庄，正处于布拉格东部仅12英里处。更糟糕的是，加布齐克的左脚受伤了。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但很快被两名当地人发现了。这两名伞兵幸运地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意识到很快也会有其他人发现自己的藏身之所，最后，其中一名发现者与当地的反抗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在后者的帮助下转移到了布拉格。这两个伞兵被一个组织照料着，组织的头目名叫拉吉斯拉夫·瓦尼克（Ladislav Vanek），以前是一名教师，他的化名是“因德拉”（Jindra）。他帮这两名特工成立了藏身房，将他们移送给扬·泽伦卡（Jan Zelenka），他是一名侦探，化名是“海斯基叔叔”（Uncle Hajsky）。他们最终在布拉格兹库夫（Zizcov）地区的比斯库珀库瓦（Biskupcova）大街上一个二层公寓里见到了莫拉维茨的家人。莫拉维茨夫人的代号是“玛丽姑妈”，她与21岁的儿子阿塔（Ata）一起居住在这里。

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听到任何关于“类人猿”和“银B”的消息，伦敦的莫拉维茨上校变得越来越担心。1942年1月15日，“银A”的特工阿尔弗雷德·巴托斯（Alfred Bartos）使用无线电联系上了捷克沃丁翰（Woldingham）的接收站。他和同伴约瑟夫·瓦里西克（Josef Valcik）、吉里·波图克（Jiri Potucek）的原计划任务是重新与特工A54联系上（由于海德里希到来后采取的一系列严厉措施，他们与A54之间的联系被迫切断）。2月11日，伦敦方面命令巴托斯查明“类人猿”和“银B”的状况。伦敦并不知道，由特工弗拉基米尔（Vladimir Skacha）和扬·泽米克（Jan Zemek）组成的“银B”落地时遗失了设备。瓦里西克于二月底发现加布齐克和库比斯在莫拉维茨家中，并于3月1日向伦敦报告了此事。然后就有了3月14号巴托斯已与莫拉维茨上校取得联系并且与特工A54的联系也将重新开始的消息。

到这时，在铲除异己分子的过程中，图迈尔曾一度受到怀疑，并于1941年10月13日被拘留。但位高权重的鲍曼、希姆莱和卡纳里斯都是他的朋友，都替他说话，由于那些有影响力的朋友不断施压，再加上证据不足，图迈尔于11月25日被释放，但他一直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中。海德里希很确定图迈尔就是

德国情报机器的裂缝，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1942年2月22日，图迈尔再次被捕，这次他承认了自己与捷克反抗组织的联系。然后他又一次被释放了，不过这次释放的附加条件是，他必须带盖世太保找到莫拉维茨上校。图迈尔一边拖延着迟迟不愿出卖捷克特工，一边设法带家人逃脱安全警察的魔掌。3月20日，海德里希的耐心消耗殆尽，最后一次将图迈尔逮捕。第二天，莫拉维茨在去之前与图迈尔约好的会面地点的路上遭到伏击并因此丧命。他的手提箱里装着“银A”的照片。5月23日，海德里希向鲍曼报告了这些事实。他们并未审讯图迈尔，而是将他关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监狱中，并最终于1945年4月27日将他处决。

与此同时，加布齐克和库比斯正在为暗杀海德里希做准备。瓦里西克认为继续待在布拉格更安全于是也加入了他们，他染了头发并蓄起了胡子。他们仍然未向任何人提起他们的任务。他们每天早上起得很早，骑着自行车去潘恩斯克布莱扎尼勘察代理总督每天早上途经的路线。海德里希的别墅由一队党卫队警卫守卫着，附近几乎没有遮盖，因此他们初步决定不宜在此发起攻击。

赫拉德欣城堡为他们提供了另外的机会。尽管赫拉德欣城堡也是重兵把守，但其中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捷克人，并且城堡周围允许自由活动。可加布齐克和库比斯认为也不适合在该地伏击海德里希，但他们争取和城堡里的工作人员取得了一些联系。他们通过因德拉的介绍认识了城堡中一名维修工匠弗兰蒂泽克·塞法里克（Frantisek Sefarik），后者答应从城堡下面的一扇窗户向他们传达海德里希的动向。另外一名局内人是负责维护城堡内的钟表的约瑟夫·诺沃特尼（Josef Novotny），他偷听城堡内的交谈然后将信息通风给加布齐克和库比斯，后者对此非常感激。

他们很快就发现，最容易对海德里希发起攻击的地段是海德里希从他郊区的家乘车到城堡办公的这段距离，此时海德里希通常只和司机在一起。他们想了好几套伏击海德里希的方案，其中包括从别墅附近的森林中扯一条横穿马路的电线或绳索别住海德里希的汽车然后开枪将其射杀。最后，他们决定布拉格里本郊区的“V Holesovickach”（捷克语）和“Rude armady”（捷克语）的交汇处为袭击的地点。这个交叉路口形成了一个急转弯，由于德国规定汽车

必须靠右行驶，为了转向右方，海德里希的车必须要减速。之后海德里希通常继续下至伏尔塔瓦河（莫尔道河）然后穿过里加大桥驶向赫拉德欣。这里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个理想的伏击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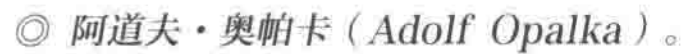
在伦敦，贝奈斯决定在后方推动一下“类人猿”小组，命令空投更多的伞兵进入保护国。1942年3月28日他们将“锌”（zine）行动的奥德里奇·佩恰尔（Oldrich Pechal）、阿尔诺斯特·米克斯（Arnost Miks）和威廉·盖里克（Viliam Gerik）投放到了斯洛伐克格贝利（Gbely）附近的一条路上。他们的任务是支援“银A”，但不幸遗失了所有设备。佩恰尔被捕并被处决，随后米克斯在一次与捷克警察的交火中被杀，盖里克则向盖世太保自首了。

3月28日同一架飞机又投放了“外距”（Out Distance）行动的成员，他们的任务是在皮尔森的史考达炼钢厂（Skoda works）安置无线电归向信标来引导英国皇家空军的突袭。该行动小队由阿道夫·奥帕卡、卡里·库尔达（Karel Curda）和艾弗·库拉里奇（Ivan Kolarik）组成。这次行动也充满了灾难——奥帕卡伤了腿，库拉里奇被捕后为逃避刑讯自杀了，而幸存的库尔达注定要在“类人猿”的结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接下来的4月28日他们又投放了“影视”（Bioscop）行动的博胡斯拉夫·库巴（Bohuslav Kouba）、简·赫鲁比（Jan Hruby）和约瑟夫·布里克（Josef Bublik），“钢”（Steel）行动的奥德里希·德沃拉克（Oldrich Dvorak），“露营”（Bivouac）行动的弗兰迪斯科·波斯皮斯（Frantisek Pospisil）、杰恩里希·库派克（Jindrich Coupek）和李博尔·扎普莱陶（Libor Zapletal）。第二天晚上又投放了“锡”（Tin）行动的路德维希·库帕（Ludvik Cupal）、捷尔斯拉夫·斯瓦克（Jaroslav Svarc）以及“传递”（Intransitive）行动的瓦科拉夫·金德尔（Vaclav Kindl）、博胡斯拉夫·格拉博福斯（Bohuslav Grabovs）和沃杰特斯·卢卡斯基（Vojtech Lukastik）。他们都肩负着各种各样的任务，如破坏和架设无线电信标，其中“锡”行动的任务是暗杀。所有这些行动都不得善终，大多数成员惨遭横死，还有少数叛变了。

尽管如此，加布齐克和库比斯并未终止他们暗杀海德里希的计划，相反，他们见证其他任务的失败后，执行任务的决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了。到这时，布拉格境内帮助他们的人已经发现了他们的使命是暗杀代理总督。因为





◎ 阿道夫·奥帕卡（Adolf Opalka）。



◎ 这张照片是海德里希被刺杀前一星期拍摄的。

他们对海德里希的动向表现出了狂热的兴趣，因此他们的目标无疑就是海德里希了。这些帮助者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泽伦卡表示赞同，但巴托斯和瓦尼克却感到惊恐。瓦尼克清楚这样一个行动将会给捷克人民带来何种后果，于是他召集当事人开了个会。会议讨论到达了白热化的境地，加布齐克不改初衷摔门而去。瓦尼克并未被他吓住，决定直接去找伦敦方面。1942年5月12日，他给贝奈斯发了这样一条信息：“若是出于外交政策而必须实行暗杀，那么请选择其他目标。”由于并不知道“锡”行动的存在，瓦尼克建议将暗杀对象换成伊曼纽尔·莫拉韦茨。“类人猿”特工们答应等待答复。

关于贝奈斯是否回复了信息有很多推测。一些推测说伦敦方面并未有任何回复，于是“类人猿”的伞兵们就将此解读成仍然维持原先的命令不变。其他版本是贝奈斯在5月20日给巴托斯发了一条秘密编码信息确认了他之前的命令。无论我们选择相信哪个版本，事实就是命令未被撤销，海德里希还是得死。

海德里希的安全问题是另一个一直讨论到今天的话题。为什么德国安全

部门首脑在敌对国中活动却没有足够的保护？有一种观点是，海德里希认为没有人胆敢攻击一个像他这样位高权重的人，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样一种暴行将会带来的后果。另一种观点是，海德里希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超人。抑或是由于海德里希在保护国内的工作已经开始为他赢得“他的捷克人民”的尊重，因此他不怕被他们攻击。无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暗杀事件证明，他是一个可行的目标。由于暗杀事件开始增多，希特勒的代表们的境地变得危险。1942年2月，冯·巴本在土耳其一次炸弹袭击中死里逃生。同年3月，海德里希在波罗的占领区的下属党卫队旅队长沃尔特·斯塔莱克遭到游击队伏击致死，他的葬礼在布拉格举行，由海德里希负责彩排。此外，3月在华沙还抓获了一名拥有狙击设备的苏维埃特工。在盖世太保的审讯下，他承认自己的狙击目标是海德里希。党卫队领袖希姆莱看到从“露营”行动和“影视”行动那里俘获的炸药后开始变得担忧，他立即命令加强海德里希周围的戒备，海德里希车后面的玻璃被换成了防弹玻璃，但代理总督本人仍不愿有经纬车护航。莉娜·海德里希称，海德里希坚信，捷克人民不会冒险攻击他的，他要是用了护卫队则是公开的一种示弱；这个决定将是他最终灭亡的原因。

与此同时，诺沃特尼在城堡内探听到海德里希将很快离开布拉格去往另一个重要的岗位，有可能是要去法国，于是他将该消息告诉了“类人猿”暗杀者们。现在他们行使使命的形势变得紧迫。在数月危险的准备和争论后，他们上场的时间已经到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942年5月27日周三这天清晨，加布齐克和库比斯出发了。他们每人提了一口借来的用旧了的皮箱。加布齐克的皮箱里装着一把拆卸的编号FF209的单通道9毫米口径斯登式冲锋枪（MKII 9mm Sten gun,no.FF209），藏在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兔食的碎草之下——这在一个食物短缺的城市里并不罕见。此外还有斯登式冲锋枪的备用零件盒，以及一枚手榴弹，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手榴弹没有导火索。库比斯的皮箱里装了两枚英国设计和制造的手榴弹，这是选取最好的三分之一标准的73号反坦克手榴弹。炸药被塞进了填充物，使重量降至约一磅，填充物开口被缠上了胶带，整个装置又进一步被缠上了更多胶带，以便于携带和投掷。这个装置被设置成碰上东西就会爆炸。这两名刺客还都配备有7.65口径的M1911柯尔特式半自动手枪。这两支手枪是1941年4月28日柯尔

特公司提供给英国采购公司的一批50支的船货。库比斯穿了一套黑西装，戴着一顶平顶帽。加布齐克则拿着一件浅色丝质雨衣用来遮挡冲锋枪。他们骑着两辆自行车在八点半到九点之间抵达了里本交叉路口。海德里希通常在上午九点三十分经过该处。

而此前，布拉格音乐节于两周之前开展了，音乐节主要演奏莫扎特和德沃夏克的曲子。海德里希将该节日作为他进行文化改革的一部分，并为节目题词：

> 音乐是那些具有音乐和艺术天分的人传达内心世界的媒介，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在困难的时期，帮助我们舒缓痛苦，在伟大的抗争年代，鼓舞我们向前。音乐尤其是我们德国民族文化工作永远的证明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布拉格音乐节为把握当下做出了贡献，并将在未来几年中成为该地区丰富音乐生活的基础。
>
> 海德里希

5月26日晚，作为音乐节的一部分海德里希参与了瓦德斯琴地区纪念其先父布鲁诺·海德里希的音乐会。参与晚会的有来自哈雷的先前布鲁诺学院里的学生伯恩哈特·夸特（Bohnhardt Quart）。在观众们的迎接下代理总督和怀有身孕的莉娜骄傲地大步走向自己前排的座位。他旁边坐的是卡尔·赫尔曼·弗兰克和他年轻漂亮的妻子卡罗拉·弗兰克（Karola Frank）博士。海德里希沉浸在童年的回忆和过去所受的音乐教养中，丝毫不知道捷克刺客们此时正在准备一场截然不同的演出，而主角正是他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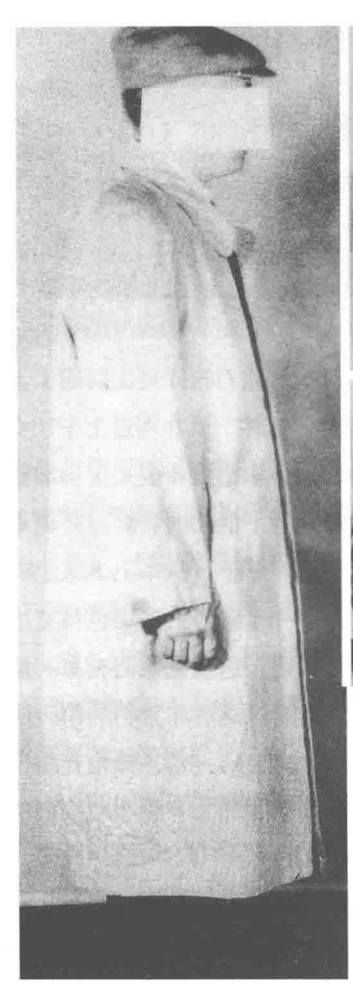


◎ 海德里希夫妇与弗兰克夫妇参加布拉格音乐节时的一组照片。

第二天早上，海德里希比往常晚离开了一会儿。原计划他会先到城堡中的办公室，然后再去机场乘容克飞机去总部大楼（Fuhrerhauptquartier）。他一般都喜欢自己驾驶飞机，但在目前这种繁忙的情况下，通常会由驾驶员代理，这样他能在飞行中处理公文包里重要的文书工作。用过早餐，海德里希与妻子和孩子们道别后就钻进了他墨绿的敞篷车梅赛德斯320副驾驶的位置，身旁是他的司机，党卫队二级小队长约翰内斯·克莱因（Johannes Klein）。之后二人就一路往下开，过了门口保卫室后左拐开上了通往村里的公路，之后右拐爬上山后越过山顶的一个大房子，穿越一个小灌木丛，最后到达开往布拉格的主路上。左转后，克莱因发动引擎加速向南行驶30分钟进入布拉格，越过几个村庄后抵达布拉格库布里斯郊区。从那里，他们沿着基尔希迈尔大街（Kirchmayerstrasse）一路往下经过一个向右的急转弯进入克莱因霍尔施维策大街（Klein Holeschwitzerstrasse）。

关于接下来的事件发展没有确信的版本，战后历史学家和作家们对该事件做出了多种解读，盖世太保也在犯罪调查后准备了一份调查报告。但是在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之前，最可信的版本当属捷克作家米罗斯拉夫·拉瓦洛夫（Miroslav Ivanov）的叙述，因为战后他曾有机会询问幸存的目击者。再有就是汉斯·格什克，他在1942年6月25日负责提交盖世太保对海德里希被刺事件的调查报告，以及专事保护国内有被暗杀危险的盖世太保领导。后来成为调查协会首脑的海因茨·潘维茨（Heinz Pannwitz）战后给出的解释也有一定的可信度。

根据计划，加布齐克和库比斯将先与瓦里西克和奥帕卡集合，集合地点有可能是交叉路口。瓦里西克被安排在交叉路口北边不远处基尔希迈尔大街东边的小路上，那里既能看到交叉路口，也能看到海德里希的车驶来。他的任务就是看到目标从山顶驶下时拿一面镜子给加布齐克打信号。奥帕卡被安排在交叉路口的电车站附近，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他的角色，也不清楚他具体站在哪。一些版本甚至根本就没把他算进这项任务，但不止一个目击者肯定在路口处看到了三个人。他的任务有可能是在汽车减速转向后冲出去，迫使海德里希的司机急刹车，这样他们的汽车几乎就处于静止状态，有利于狙击手进行射击。之后加布齐克将从转弯处北边的小路上冲上前用冲锋枪解决海德里希和他的司







◎ *盖世太保展示的刺杀者使用的雨衣、皮包和自行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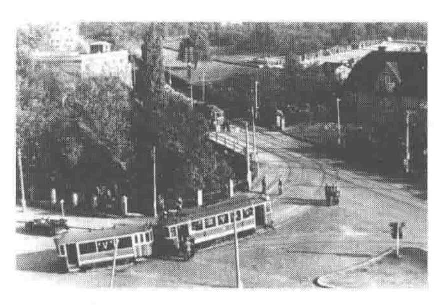
机，库比斯则在加布齐克右边不远处用炸弹或手枪支援他。

加布齐克和库比斯将车靠在基尔希大街（Kirchstrasse）道路两旁的路灯柱下。从这里很容易往南顺着基尔希迈尔大街一路下坡逃进里本中心。加布齐克从皮箱里拿出冲锋枪，将其藏在雨衣下。把备用弹药盒留在了皮箱里，并将皮箱挂在自行车车把上，不久这些东西就被盖世太保发现了。这两名刺客接着就走到了之前分派好的位置，库比斯拿着他的皮箱，里面藏着手榴弹。在这个旭日初上的早上，他们站在拐弯处等待着，附近的电车站给他们提供了长时间都

留在该地点的理由。奥帕卡和瓦里西克也已经各就各位。加布齐克将手伸进雨衣组装起了斯登式冲锋枪，对此他已练习多次，已能够毫无障碍地进行。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走，却依然没有看到海德里希要来的迹象。3号电车和14号电车来来去去。加布齐克和库比斯开始担心有人会发现他们一直在路口处没有搭乘任何一辆有轨电车。他们俩都穿着一身黑西服，其中一人在这样阳光明媚的温暖天气里抱着雨衣，另一个拿着一个手提箱，这在眼尖的人看来必然很可疑，但幸运之神一直伴随着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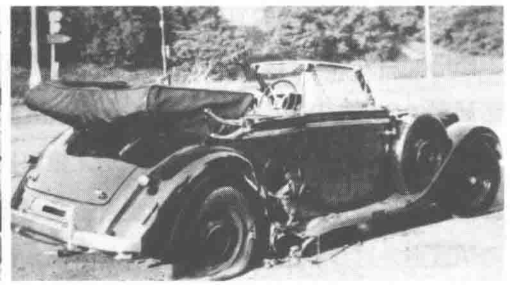
有好几次他们凑在一起谈话，看起来似乎是他们的计划出问题了。上午9点30分聚在一起后又散了，上午10点也同样。突然，就在刚过上午10点30分的时候，加布齐克看到了瓦里西克镜子的闪光。海德里希要来了！加布齐克和库比斯向对方点头示意，肾上腺激素瞬时充满了他们的静脉。一辆电车轰鸣着爬上了克莱因霍尔施维策大街并在电车站停下了，从车上下来了一位女士——真不巧。但此时已不能回头了。挂着SS-3车牌号的深绿色梅赛德斯慢慢地出现在了拐弯处。奥帕卡冲上车道横穿马路，迫使克莱因刹车。加布齐克扔掉雨衣，拿枪管直指海德里希的汽车。这是准刺客和猎物的第一次面对面。并无记录表明，海德里希在面对一个全副武装的人拿冲锋枪直指自己时的即时反应，但他很可能被这个突发事件惊到了。加布齐克扣动扳机……，此时是上午10点32分。

令众人震惊的是，子弹并没有“砰”的一声冲出枪膛然后以每分钟550圈的转速刺穿海德里希和克莱因的身体，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沉寂。出于某种未知原因，枪卡壳了。这到底是由于技术故障还是由于碎草残渣引起的卡壳，甚至是因为加布齐克过于紧张而忘记释放保险栓，我们都不得而知。加布齐克肯定事先测试了武器以保证其正常工作，但关键时刻这把枪却卡壳了。之后，加布齐克又扣动了数次扳机，但都未成功，受挫的加布齐克气急败坏地将机枪丢在了脚下。



◎ 事发后拍摄的现场全景照片。





◎ *事后拍摄的海德里希的坐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被炸毁的车身。*

梅赛德斯滑过了吃惊的准刺客，克莱因本能够趁着这几秒钟的间隙扭转局面。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司机兼保镖，克莱因应该一脚踩上油门逃之夭夭，但他却停下了。到底停车是海德里希的命令，还是克莱因本人的反应我们并不清楚。（潘维茨称，是海德里希喊的“停止”。）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在刑事调查中没有任何克莱因证词的记录，考虑到克莱因是调查该事件可利用的主要目击者，这不得不令人感到诧异。无论原因是什么，克莱因最终没有踩油门，而是踩了刹车。海德里希从车门的隔间里摸出了他7.65毫米口径的鲁格手枪。这时，库比斯从加布齐克右边的一个街灯柱后面出现了，他从手提箱里取出手榴弹，接着向海德里希的汽车跑去，将炸弹向着正在刹车的汽车掷了过去。

库比斯和海德里希的汽车似乎还有一些距离，因为库比斯原打算将手榴弹扔进这辆大型豪华敞篷车的里面以造成最大的伤害。然而，手榴弹撞上后右车轮拱罩外后侧挡板后就爆炸了。车身被炸了一个洞，右踏脚板的后半部分被炸毁，踏脚板上方的车窗也被震碎了。车子右门下门铰被炸飞，右后轮胎也被刺破了。一块弹片夹着内饰颗粒从副驾驶座椅靠背后方飞了出来。库比斯感到自己的脸和左眉毛被弹片碎片击中的地方一阵尖锐的疼痛。他跑向了自行车，在这个过程中，鲜血不断地从他的伤口流出。从电车上下来的乘客们刚好看到了这一幕，他们试图拦住逃逸的库比斯，但库比斯开枪击散了这些人。

突如其来的大爆炸使海德里希和克莱因二人感到十分震惊，但他们还是成功爬出了汽车。海德里希试图向刺客们开枪。库比斯成功地取到了之前放置的自行车，然后扔掉手提箱蹬着自行车逃走了，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和到场的一

名捷克警察交火，该警官不幸受了重伤。库比斯抵达里本中心后将自行车丢在了巴塔鞋店外面（自行车的车把上已经沾上了他头上流下来的鲜血）并去附近诺瓦克（Novak）家的藏身处寻求庇护。诺瓦克夫人听到库比斯将自行车扔在这样一个公共场所感到很惊恐，于是让她14岁的女儿去收这辆车。路人发现了自行车上的鲜血，于是询问这个小女孩是不是卷进了事故，盖世太保不久就发现了这点，这导致诺瓦克全家被捕。

身负重伤的海德里希不堪疼痛，蹒跚着倒在了汽车的座位上。这时克莱因正在追被电车挡住去路的加布齐克。加布齐克顺着基尔希迈尔大街一路往瓦里西克先前站的地方跑去，而克莱因就在他身后15米处穷追不舍。据目击者说，这二人就像西部电影中那样开始交火。但潘维茨证实说，克莱因狂热地扣动着他的沃尔特手枪的扳机，根本就不能镇定自若地重新上膛。我们只能猜测这个版本来自克莱因本人并且值得相信，因为克莱因不太可能会捏造出一个他失误的版本。加布齐克往左跑到了第一个叫作霍林加登（Kolingarten）的转弯处，现在已更名为加布西科瓦（Gabcikova）。他穿过第一个交叉路口，来到伯米兹尼（Pomezni）的一家肉店。加布齐克目测该店属于可行的逃跑路线，因为这样一个店面很可能有后门。然而加布齐克不可能知道这家店的屠夫，布劳内（Brauner）是一个纳粹支持者。布劳内立即去店外告诉正在追赶的克莱因，加布齐克就在店内。该店是一个小型的基层建筑，根本就没有后门。加布齐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立即往回跑，正好撞上了追赶来的克莱因，二者开火了。对此同样有不同的版本：有目击者称二者展开了一场枪战，而盖世太保的官方报道显示，克莱因藏在一根门柱后面，而加布齐克在店内射击。由于克莱因膝盖正下方受伤，加布齐克最终逃回了离河岸不远的克莱因霍尔施韦策大街。他从那里成功逃到了法菲克斯家。

至于奥帕卡，除了他抵达了捷列扎·卡斯珀诺瓦（Tereza Kasperova）女士的安全藏身处外，没有任何关于他逃跑的记录。瓦里西克安全抵达弗兰蒂泽克·苏列克（Frantisek Sulek）家，但他的腿受伤了，伤因不明。有人猜测他是打完信号后跑到拐角处被炸弹击中受伤，或是也加入过假定的克莱因和加布齐克的枪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在逃跑过程中意外受伤，因为瓦里西克离拐角处太远，不可能恰好赶到这里并被炸弹碎片弄伤。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据描

述，瓦里西克的一条腿受了伤，牛仔裤上还染着血迹。

让我们回到伏击现场。场面一片混乱，从电车上下来的一名叫作玛丽·苏曼诺瓦（Marie Sochmanova）的女士被炸弹碎片击中了腿。她匆忙回了家，希望不要被牵扯进这件事，但后来又去了盖世太保那里报到，并被留下问了问题。海德里希仍握着手枪，紧紧抱着他血流不止的后背。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士（有人说她是德国人但潘维茨声明她是捷克人）跑过来帮忙，很快周围就聚起了一小群人，有人开始帮助受伤的海德里希。海德里希现在自然变得很小心，尤其是对捷克人。这位女士拦住了一辆老旧的汽车，并请求该车的司机卡雷尔·杜本（Karel Duben）将海德里希送往附近的布罗夫卡（Bulovka）医院。卡雷尔·杜本勉强同意了，但不得不先把他车后座上装满糖果的箱子们搬下来。就在搬箱子的过程中，上文提到的女士又拦下了另一辆经过的汽车。

弗兰蒂泽克·西塔（Frantisek Sitta）受雇于霍兰运输公司。事发这天早上，他正开着一辆载重三吨的塔特拉牌厢式货车。一个地板蜡公司租用了该货车，西塔已经和另一个受雇于该地板蜡公司的人装上了货。他们在事发之前曾经过该交叉路口去交货，就在正从河岸边打算回到克莱因霍尔施维策大街时被上文提到的女士拦住了。该女士解释说，代理总督遭到了攻击，必须立即去医院。西塔咕哝了一些关于他还要去送蜡之类的理由后拐弯开到了海德里希的车旁。海德里希在捷克警察的帮助下进入了驾驶室。西塔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看向了我，他就像一头刚刚受伤，移动缓慢的猛虎，他的伤肯定很重，因为他一直用手捂着背，鲜血正从他的指缝中流出，他的制服也已经破了，他非常缓慢地进入了驾驶室并坐在我身边。他很高，因此进驾驶室时不得不低着头……。之后我们就出发了，海德里希一手抓着手枪，一手拿着公文包，他一路上自始至终都牢牢地抓着这两样东西。"西塔很快想到去医院最近的路是穿过路口退回山上。他掉头的时候海德里希怒吼，"你要去哪？"并拿手枪指着西塔，就在这时，车正好开到海德里希车的旁边，上文提到的女士跑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并将西塔的解释翻译给海德里希听。海德里希说坐在驾驶室令他极不舒服，于是他被转移到了货车的后面，趴在盛着擦亮剂的箱子上面。之后他们就驶向了布罗瓦卡医院。随后海德里希立即被送进了抢救室。至此，海德里希是存是亡，就看医生们的了。



第十九章
野兽之死

据捷克医院当局称，海德里希的医疗记录已丢失，只了解到，海德里希的病号是12555/42。尽管如此，当年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却被记录了下来。

上午10点30分刚过，布罗瓦卡医院的值班医生弗拉基米尔·斯内贾德（Vladimir Snajdr）听到了一声巨响，但他并未多想。差不多上午11点钟的时候，护士长索菲亚（Sophie）将他叫过去并解释说海德里希总督现在正坐在治疗室里，他的背上有一个洞。斯内贾德匆忙赶了过去，到达治疗室后他看见海德里希正自己坐在检查台上，赤裸着上身。“我用捷克语和他打了个招呼，他抬了抬手但并未回答。我拿起镊子和一些纱布试图看一下伤口深浅，海德里希没有退缩也没有畏惧，尽管我肯定弄疼他了。”

在医院的另一边，年轻的捷克外科医生弗兰蒂泽克·马赫（Frantisek Mach）正在协助德国主治医师沃尔特·迪尔克（Walter Diek）教授工作，他们刚完成一场手术正准备进行下一场。这时，教授被叫去听电话，马赫记得迪尔克用非常不可置信的语气喊了三次“什么？”他挂断电话后立即冲进了急救室。马赫记得萨拉尼亚（Slanina）是治疗室中第一个对海德里希进行检查的医生。

海德里希所受的伤根据医疗术语如下：左胸大约在第八到第十胸椎的椎

旁区域裂伤，伤口大约10厘米，足以容纳一名幼童的手。鲜血不断地从伤口流出。诊断结果是左侧外伤性气胸；偏侧膈裂伤；脾脏和胰腺存在裂伤可能性。

萨拉尼亚对海德里希的伤口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处理，然后喊来了德克（Diek）教授。后者快速地为海德里希验伤并要求对其做X光。海德里希被用轮椅推到了X光室，然后自己从轮椅上挣扎起来走向了机器。X光检验结果显示，一些异物——炸弹碎片或是汽车残骸进入了海德里希的脾脏。德克教授决定有必要立即对海德里希进行全面手术。但是海德里希拒绝了，坚持要用柏林的外科医生。德克医生说服他应该马上进行手术，并推荐了身在布拉格的资深德国医生霍尔鲍姆（Hohlbaum）教授，他是德国外科大学主席。海德里希同意了，于是德克教授打电话叫来了霍尔鲍姆。

霍尔鲍姆带着两名助手抵达医院后突然发现自己忘了带眼镜，于是他差遣一名助手回大学诊所去取，来回大概需要15分钟。他通知德克先开始手术。马赫医生回忆道，海德里希作为一个高大健壮的成年男性，出人意料的肥胖。他还记得海德里希有点冷淡和超然，几乎是傲慢，但是在被麻醉之前很镇定，也没有抱怨。

进行手术的是德克教授，萨拉尼亚医生从旁对其进行协助，霍尔鲍姆教授在取回眼镜后也加入了他们。手术采取封闭系统，并使用了高压乙醚麻醉面罩，这是因为海德里希的左气胸和他的肺部也有可能受伤。麻醉是由穆勒（Herr Muller）和霍内克（Honek）执行，由扎瓦迪洛瓦（Zavadilova）护士协助。随后他们对海德里希进行了输血，血型为A型。胸口上的伤也被检查和清理了。伤口一直延伸到左侧膈，那里有一条4英寸的裂缝，对下面的肺伤害很小。隔膜上的裂伤被缝合了，但在伤口里遗留了排水管，之后排水管被清除并彻底封闭了伤口。大约在刚过上午12点的时候，霍尔鲍姆从德克那里接手了海德里希。海德里希被仰躺着放在手术台上，其腹部已经做好了手术准备。在参与手术之前，德克教授再次将手和臂彻底洗净。霍尔鲍姆切开了海德里希胸骨到肚脐的部位然后沿着左肋缘蜿蜒而下。海德里希的腹腔中有血，但内部的胰腺和肾脏等器官并未受到伤害。出血的源头是其严重撕裂的脾脏。他们随后进行了脾切除手术，手术过程中他们发现脾脏中嵌入了一大块显然是来自手榴弹的钢制碎片。病人的生命迹象稳定，较好地承受了手术。由于伤口曾进入大量

的异物，他们给海德里希注射了破伤风和气性坏疽血清，之后缝合了伤口，术后良好。不久之后，由于海德里希身体基础不错并且接受了充足的血液，他看起来恢复得还不错。

德克教授吩咐马赫医生将二楼东翼海德里希所在的病房改造成特别术后病房。海德里希被转移到该病房后被马赫扶上了病床，至此，已经没有捷克人可以接近这里。后期只有捷克党卫队外科医生罗塞尔（Rossel）一人获准接近海德里希。袭击事件发生数小时内，医院的建筑周围就竖起了带刺的铁丝网，党卫队警卫小分队也被安置在病房以及医院四周。布罗瓦卡医院成了一座军事设施。

与此同时，34岁的党卫队二级小队长克莱因几乎与其老板同时抵达医院。分配给他的病号是12554。经过X光检查发现他的左胫骨开放性骨折，这很可能是某个枪伤造成的。据未证实的报告指出，该创伤造成了克莱因终身跛足，康复后他因伤而无法回到原来的岗位，后来去罗基察尼的一所驾校当了校长。

捷克联络官代表泽纳特将袭击事件报告给了盖世太保。他在报告中指出当地警察局上报说一名国防军高官遭到了袭击。该报告并不罕见，于是盖世太保决定等待更进一步的消息。然而，处理袭击事件的部门首脑海因茨·潘维茨并没有坐等消息，而是决定着手调查，于是他带着两名助手去了报告该事件的警察局。在那里他得知袭击事件的受害者是一名上将，该上将现在正在布罗瓦卡医院接受救治，很可能就是总督本人。潘维茨被这个可能性惊住了，立即驱车赶往医院，但医院里的人都对袭击事件一无所知。潘维茨和他的助手们决定亲自在医院展开调查。他们其中一人在紧急术前准备室里发现了打着赤膊坐在那里的海德里希，两名护士正拿着冰袋往他的额头和太阳穴上敷。潘维茨称海德里希询问他的手提箱之所在，该手提箱里装着关于海德里希对法国计划的秘密文件。该助手回答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潘维茨后来证实这个事关重大的手提箱被留在了案发现场的汽车里，后来被一名捷克人带到了医院。这一信息显然与货车司机弗兰蒂泽克·西塔的证明有出入。他们发现代理总督现在的处境依然不妙，在这样一个毫无警备的医院中仍然存在被袭击的风险。潘维茨将他的两名助手留下保护海德里希，并着手去安排进一步的保护以及通知当局。

最开始听见袭击的新闻时，格什克博士认为这是一个玩笑，但受害者的

身份一经确认，党卫队机器立即展开了行动。卡尔·赫尔曼·弗兰克接到消息后立即致电通知希姆莱的总部；之后党卫队领袖希姆莱又将这件事上报给了希特勒，希特勒闻言勃然大怒，声称要严惩所有的捷克人。弗兰克带着保护国政府的成员取道案发地点来到了医院。整个手术期间，他们一直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等着。希特勒中午12点30分致电医院并与弗兰克讲了话，让他暂时负责保护国内的事务。希特勒询问海德里希之前行动的时候是否带了护卫队，在得知答案是否定的时，希特勒很生气。他还告诉弗兰克将提供一辆装甲车供他支配。希特勒进一步下令逮捕10000名捷克人并立即处决所有已收监的政治犯，并悬赏100万马克抓捕嫌犯。任何被发现协助袭击者的将连同其家人全部被枪毙。弗兰克在当日下午3点组织了一场会议，与海因茨·潘维茨、威廉·舒尔策、格什克博士和霍斯特·伯米共同讨论希特勒的这些命令。他们一致认为这些措施过于严苛，将会在保护国内引起更多问题。潘维茨指出，没有证据显示这是捷克的阴谋，但却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英国的参与。弗兰克将他们的观点告知了希特勒，成功说服希特勒选择其他行动，于是希特勒撤回了最初的命令。

怀有身孕的莉娜接到袭击事件的消息后立即被带往医院。在医院里莉娜见到了德国大使和她的家庭医生克瑙斯（Knaus）教授。莉娜获准进病房探望丈夫。刚刚经历手术的海德里希还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他告诉莉娜多为孩子们想想。

盖世太保和刑警受命发起联合调查。案发地点很快被封闭了起来；交叉路口的大片区域都覆盖着尘土、碎片以及汽车车身内部装饰物的残骸。被发现的还有之前被遗弃的轻机枪，两个手提箱以及手提箱里所装的东西，还有一件夏天的雨衣、一辆女士自行车、一些7.65毫米弹壳和一个相同口径的未经使用的子弹。

之后布拉格变成了一个由国防军控制的封闭城市，允许进城但禁止出城。所有的铁路运输都被叫停。当晚展开了大规模的搜城行动，共搜查了大约36000栋建筑，出动了大约12000名人员。5月27日晚9点到次日清晨6点被设为宵禁，该命令通过广播重复播送。海报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上面带着弗兰克的名字和新的限制条例以及违反的后果。夜晚的搜查未能找到任何袭击者，只成功捕获了一些小罪犯，他们中的大多数第二天就被释放了。库尔达和奥帕

卡这两个伞兵，好几次差点出事，但所幸仍然未被发现。

海因茨·潘维茨成立了一个刑事委员会调查该袭击事件。该委员会成员来自于一些德国城市，但他们中几乎没有人讲捷克语。整个委员会总共雇用了大概1200名成员。回到柏林，帝国保安局总部在接到消息后出人意料的平静。总部负责调查该事件的两名长官海因里希·穆勒和阿图尔·奈比都没有任何立即飞往布拉格的打算。奈比从刑警中调了两名最精干的侦查员库珀科夫和维纳尔派往布拉格。他们后来报告说布拉格的所有人已经陷入混乱，因此没有人开始为合理的刑事调查整理问题。

在交叉路口找到的所有物品都经过了法庭的检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并未有突破性的发现。调查确认加布齐克手提箱中的草之前曾属于一名缝制丝质女装的女裁缝。自行车上干掉的泥土也缩小了它在这个城市中被使用的区域。第二天，一些物品被展示在布拉格中心温塞斯拉斯广场上的巴塔鞋店的橱窗里。全市7000名医生都被要求在一份没有治疗过一个脸上有伤的成年男子的声明上签字。米拉达（Milada Frantova–Reimova）医生，尽管她确实曾救助过库比斯，但她还是在声明上签了字。她为此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尽管盖世太保做出了上述种种努力，但还是没有任何关于偷袭者下落的证据浮出水面。盖世太保直到三周后才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卡尔·赫尔曼·弗兰克将此事看作是自己向希特勒表现自己有能力替代海德里希的良机。袭击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他就满怀希望地登上了飞往希特勒总部的飞机，但没想到希特勒却另有打算。有人指出，希特勒想让埃里希·冯·巴赫·泽列斯基暂时接替海德里希。但希姆莱说服他说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库尔特·达吕格会是更合适的人选。达吕格因为海德里希的医疗原因已经赶到了布拉格，因此正好在场。秩序警察首脑达吕格受命立即接管保护国事务。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的这个决定最终将达吕格送上了绞刑架（1946年潘克拉克监狱）。袭击事件当晚，希姆莱听闻弗兰克采取的措施后，在东普鲁士从他的专列上给弗兰克拍了一封电报。

“海因里希”专列

5745号–1942年5月27日晚9:05

收信人：布拉格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弗兰克

急件；

机密。

1. 我同意你的措施。

2. 在命令逮捕的10000名人质中，首先逮捕所有的捷克反动情报组织成员。

3. 就在今晚，枪决100名捷克情报组织中的骨干人物。

今晚稍晚我将给你电话。

海因里希·希姆莱 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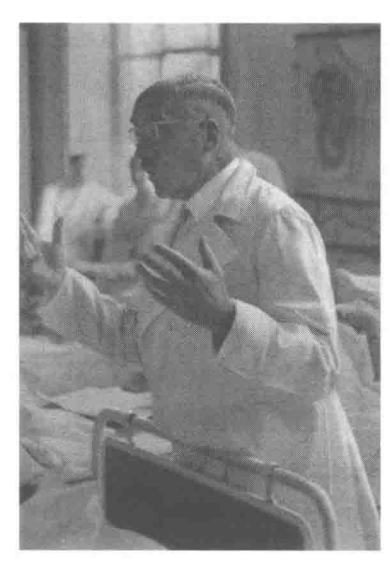
一波新的逮捕和处决的浪潮席卷了保护国，自海德里希上任初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上演。任何知道袭击者信息或隐而不报的人，甚至是那些口头上支持袭击事件的人都是逮捕对象并可能连同全家人遭到枪决。保护国新的代理人达吕格害怕会引发大规模的起义，因此从德国引进了更强硬的政策和国防军力。暗杀行动及其余波所引发的骚动使很多地下组织落网。一些捷克人，害怕遭到严厉的报复，开始自觉地向盖世太保和捷克警方传递信息。这将刺客们和他们的飞行员同僚们置于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经决定，他们必须从因德拉的组织转移到更安全的藏身处，在那里等待时机离开这座城市。

扬·泽伦卡与布拉格东正教教堂的主持简·索聂文德（Jan Sonnevend）取得了联系。他们设法将所有的飞行员藏在莱斯洛瓦大街的圣西里尔（St. Cyril）和圣默多狄（St. Methodius）教堂的地下室里。教堂里的牧师弗拉基米尔（Vladimir）同意了，于是他们在两天之内转移到了教堂。库比斯第一个于5月30日来到教堂，加布齐克于6月1日最后一个抵达。只有“外距”行动里的库尔达不见了。也就是说地下室里共藏匿了7名伞兵：“类人猿”行动的加布齐克和库比斯，“影视”行动的布里克和赫鲁比，“银A”行动的瓦里西克，“外距”行动的奥帕卡和“锡”行动的斯瓦克。



◎ 库尔特·达吕格被任命为新任保护国代理总督，这张照片摄于1942年5月29日，图中他正与哈查总统及弗兰克在布拉格城堡商讨事宜。

与此同时，在布罗瓦卡医院的





◎ 受希姆莱之命前去照看海德里希的卡尔·戈布哈特（Karl Gebhardt）。

◎ 费迪南·绍尔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

海德里希看起来术后恢复得还不错。希姆莱也派了自己的朋友，教授卡尔·戈布哈特来照料海德里希，他是霍亨里岑（Hohenlychen）医疗机构的外科主治医生，柏林大学的矫形外科教授，德国党卫队医疗部门的首席外科医师。陪同戈布哈特的是著名外科医生费迪南·绍尔布鲁赫。海德里希一家的老朋友路德维格·斯达姆普菲格（Ludwig Stumpfegger）博士也加入了戈布哈特和绍尔布鲁赫。这些著名的外科医生都是在事发当晚乘飞机赶来的。戈布哈特对手术结果还算满意，虽然胸部的伤口上还插着排水管，病人也还发着烧，戈布哈特和绍尔布鲁赫都认为海德里希会痊愈。到了6月2日，海德里希的体温是华氏温度102度，进一步的手术被提上了议程，但是戈布哈特却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手术。希特勒的医师西奥多·莫雷尔（Theodore Morrell）借机提议采用他的现代磺胺制剂，但是同样被戈布哈特拒绝了。

除了接受莉娜的探望外，海德里希还接待了一些访客。5月31日星期日上午11:30，希姆莱从柏林滕伯尔霍夫（Tempelhof）机场出发去慰问海德里希。他下午1点整抵达布拉格，达吕格和弗兰克二人在机场迎接。这二人在希姆莱驱车赶往布罗瓦卡医院前告知了他最新的公告。据说，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最后一次会晤中，海德里希谈到了命运并预言般地引用了他父亲歌剧中的几句

台词：

“是的，世界就是一架管风琴，

由上帝本人弹奏。

我们只能和着曲调起舞，

分毫不差。”

然后希姆莱驱车去了潘恩斯克布莱扎尼，之后他又和达吕格以及弗兰克见了一面就飞往拉斯滕堡，弗兰克在晚饭期间向希特勒汇报了这边的情况。

莉娜现在已经能带一些家常便饭给海德里希吃了，一切看起来都还不错。6月3日，戈布哈特向希姆莱报告说海德里希的体温已经降下来了，伤口也开始大量地排水。所有的迹象都显示海德里希的恢复令人满意。

然而就在6月3日，海德里希在坐起来吃午饭的时候突然倒下了，他的病情迅速恶化并失去了意识。医院急忙将莉娜从家里叫来照料海德里希。4日早些时候，海德里希恢复了意识，他只说出这样一句话：“啊，你在这儿，真好。今天下午你再过来，好吗？你会再来吧？”由于莉娜无法承受这样巨大的心理压力，医生只好给她注射了一支镇静剂。但是在她苏醒之前，她的丈夫就去世了。海德里希死于1942年6月4日凌晨4:30。他的死亡记录是由一名职员做的，时间不甚准确。记录在1/1942册，348号：“莱因哈德·特里斯坦·海德里希。死亡原因：枪伤/谋杀未遂。”

应保护国总督办公室的要求，查理斯大学的病理学教授海尔维格·哈帕尔（Herwig Hamperl）和法医病理学家冈瑟·维里奇（Gunther Weyrich）共同出具了一份验尸报告。在场的还有德克教授、霍尔鲍姆教授和党卫队医师们。哈帕尔教授这样说道：“死去的海德里希看起来就像一尊大理石雕像，他异常地高大、匀称，还有几分壮硕。他的体毛相当之稀少。”关于海德里希的死亡，最普遍的说法是他死于纵隔炎，但哈帕尔在1970年仍坚持认为海德里希的死因是败血症。验尸报告一式三份，一份给了希姆莱，一份移送保护国总督办公室，剩下的一份由哈帕尔保留。

战后，因为曾参与治疗海德里希，霍尔鲍姆教授无法在前保护国中的医院里找到一份像样的差事，他最终成了一名普通劳动者，并于1945年死于腿伤。德克教授、哈帕尔教授和维里奇教授则回到了祖国德国，继续从事本职工

作直至退休。

与此同时，事故的始作俑者仍然藏身于他们神圣的避难所中，调查工作收效甚微。德国的策略既包括明智的调查，也包括残忍的报复。在后者中，利迪策（Lidice）和莱夏基（Lezaky）两个村庄完全被毁，村民也被屠杀殆尽。尤其是在利迪策，所有的男性居民都被赶到霍拉克（Horak）农场枪毙了，女性居民则遭到了流放，合适的儿童被德意志化了。而这一切都与海德里希的名字相连。就像海德里希的遗孀莉娜指出的那样，安全警察在6月9日到10日晚上侵入利迪策之时，海德里希已经去世将近一个星期了，因此这些暴行都要归咎于柏林那些发号施令的人物头上而不是他的丈夫来承担。德国当局发起的报复行动的频率和程度使伞兵们内心深受折磨，他们曾一度考虑以自首来终止这些暴行。但最终奥帕卡劝说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在这里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待此次报复性的屠杀，固然党卫队要为此事承担主要责任，但是流亡的捷克政府也应该对此事负责，尤其是贝奈斯。他试图狡猾地回避此事以撇清关系，可我们很清楚这个事件从头到尾都是因为他为谋得自己的利益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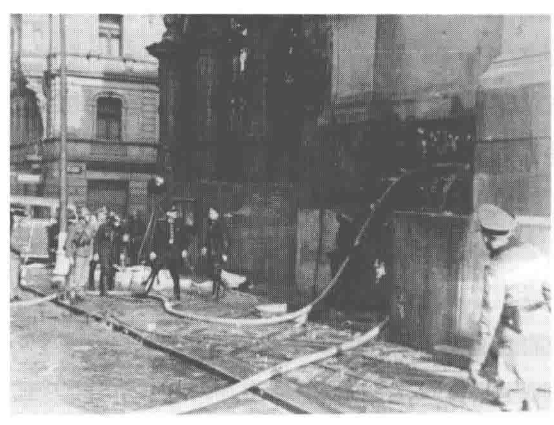
盖世太保的调查和问询一直未果，直到6月16日这天，作为卡尔·赫尔曼·弗兰克下令提供特赦的回应，卡尔·库尔达主动来到了布雷多夫斯卡的警察局，称他认出了事发现场的一个手提箱。在进一步的审问下，他最终承认自己就是伞兵之一，并且是于5月28日晚登陆保护国的。他泄露了很多抵抗人员的名字和藏身处，这直接导致了他们的被捕和随后的枪决。然而，他还没发现雷斯拉夫大街的教堂的位置。就在这一阶段，由于库尔达的背叛，德国当局第一次发现了暗杀海德里希的凶手的身份。通过库尔达提供的信息，盖世太保开始逮捕嫌犯，其中就包括莫拉韦茨一家。“玛丽姑妈”设法在被审讯之前吞下了毒药，扬·泽伦卡也是如此。而最后是年轻的阿塔·莫拉维茨（Ata Moravec），他曾在因德拉组织中担任情报员，最后不堪折磨，吐露了教堂的藏身处。

6月18日上午4:15，武装党卫军和警察分遣队包围了雷斯拉夫大街的教堂。派特利克博士以及东正教的其他长老被当场抓获。海因茨·潘维茨带着几名侦查员进入了教堂，立即遭到了来自阳台的射击，一直在阳台上俯瞰着中殿的是扬·库比斯、奥帕卡和斯瓦克。在极大的压力下顶着来自周围建筑的不

停扫射，他们展开了殊死搏斗。直到早上7:00，德国军队才将这3名保卫者重创。奥帕卡当场死亡，库比斯和斯瓦克受了重伤，双双被送到医院，但最终都没能恢复意识，死在了医院里。库尔达被带到了现场，奥帕卡的尸体被放在一条毛毯上，躺在街边。库尔达确认了他的身份，说他就是“奥帕卡”。

事情本能到此结束，但是他们又在教堂里发现了第四套衣服，于是潘维茨断定，很可能还有其他伞兵躲在这所建筑的其他地方。他命令对教堂进行全面搜查，最后他们找到了地窖的入口。剩下的4名伞兵听到地面上激烈枪声却不能出去协助自己的同胞，内心一定经过了一番挣扎。他们曾试图在地窖挖个通往下水道的地道来逃到河边，但现在轮到他们上了。地窖小小的出口被从上面打开时，他们立即开了火。

枪战开始肆虐，伞兵们几乎处于不败的位置。地窖的换气扇开在大街的地面上，离地窖仅一人高。德军一边从莱斯洛瓦大街上向地窖开火，一边迫使派特利克博士和库尔达向伞兵们喊话，试图使他们投降，但这却引起了更坚决的反抗。他们使用扩音器呼吁伞兵们放弃抵抗，并承诺会给他们公正的待遇，但伞兵们仍然没有投降。于是德军喊来了当地的消防署，出动了排水软管和排烟管道来向地窖灌水放烟以逼迫他们出来，不过伞兵们用地窖里的一把梯子将水管推了出去。随后一个消防队员受命夺取梯子，并成功地将梯子抢了出来。排水软管再次被通进了地窖，地窖的水位开始慢慢上涨。





◎ *正在向地窖灌水的消防队员和捷克警察。*

在教堂内部，德军在祭坛前发现了第二个入口，上面覆盖着沉重的混凝土板。德军用爆破装置将其炸成了两半。就此，藏身于下面地窖中的英勇的伞兵们已经陷入绝境无处可逃了。他们曾试图从墙上和地面上挖地道逃跑，但都失败了，他们很快放弃了。德军通过排气扇以及教堂地板上的两处开口往地窖中扔手榴弹。四名伞兵不停地扫射着机关枪。突然，随着四声枪响，一切陷入了沉寂，而潘维茨也知道自己失去了审问暗杀犯人的最后机会。

这四名捷克人被抬了出来，同样放在街边的人行道上，在那里经过了库尔达的辨认，周围是便衣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特工，包括弗兰克和伯米。之后他们被移送医学机构由斯泰菲尔博士进行验尸。搜查地窖的时候，德军发现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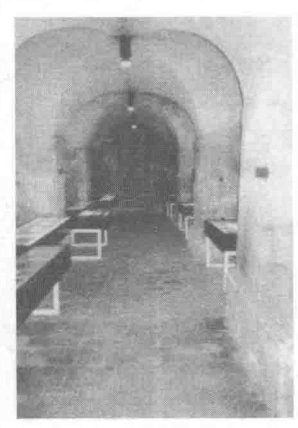
◎ 伯米正在检查被抬出来的伞兵们的尸体。我们可以看到弗兰克正站在旁边。



◎ 盖世太保拍摄的伞兵们死后的照片，第一排从左至右分别是：加布齐克、布里克、奥帕卡；第二排从左至右分别是：斯瓦克、瓦里西克、赫鲁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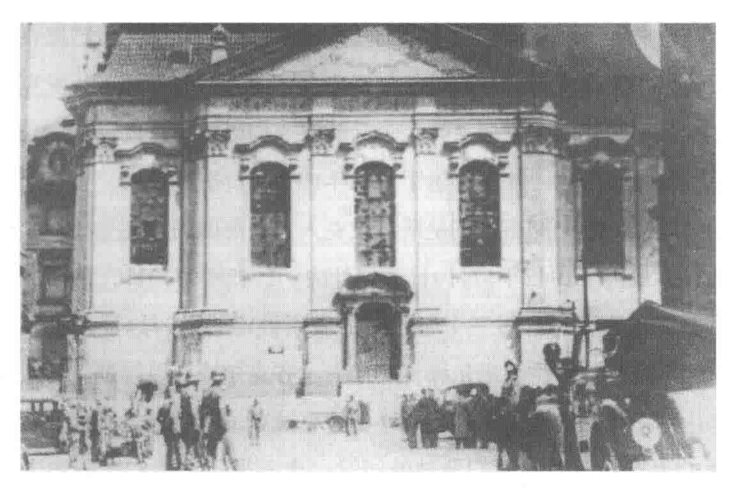
◎ 1992年拍摄的教堂地窖照片。



◎ 同一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地窖入口的楼梯。

板上覆盖着深约两英尺多的水。四处分散着的书籍、衣物、鞋子、盘子和杯子等种种迹象都显示他们打算不断延长藏在这里的时间。他们还发现了11支手枪，其中包括2支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后来经法医证实，这2支手枪就是暗杀现场曾使用过的手枪。

格什克博士在提交给达吕格的报告中详细陈述了关于袭击事件已知的情况，内容包括对案件的调查和随后在教堂里展开的枪战，以及因此导致了罪犯的死亡。他还记录了参与教堂战斗的单位以及他们的死伤情况。不久，达



◎ 武装党卫军包围下的教堂。



◎ 如今的教堂已被竖起纪念杯。当年的弹痕依旧清晰可见。

吕格在赫拉德欣城堡为参与围攻地窖的人授予了奖章。受嘉奖的人中包括海因茨·潘维茨。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德国侦查机器仍然在继续运转。巴托斯很快被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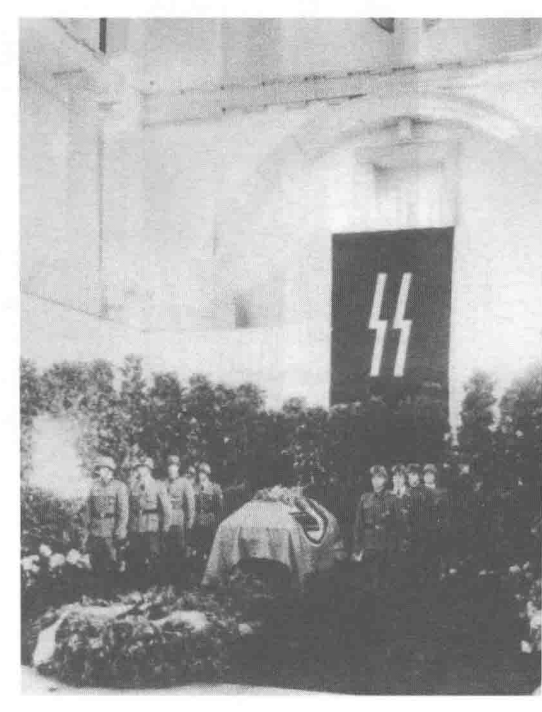
毙。拉吉斯拉夫·瓦尼克被捕后决定与敌人合作，他帮助纳粹从已捉获的人员中辨认反抗组织工作人员并且鼓励他们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瓦尼克是因德拉组织中唯一活到战后的主要人物。伞兵的家人们以及曾协助过他们的人都被运到了毛特豪森集中营，并在那里于1942年10月24日遭到处决。只有加布齐克的家人们逃脱了，因为加布齐克是斯洛伐克人，而德国尚未完全统治该地区。伊莱亚斯将军最终于1942年6月19日遭到处决。1942年9月3日，莱斯洛瓦大街教堂的官员们被审判，经过三个半小时的审判被定罪。9月4日，主教戈拉兹德、简·索聂文德、弗拉基米尔和瓦茨拉夫·齐克尔被处以绞刑。而叛徒盖里克和库尔达则在战后接受了审判，最终在潘克拉克（Pankrac）监狱被处死。

当我们为这些勇敢的人们致敬的同时，也不得不为他们感到惋惜，因为反抗侵略的方法有很多，而暗杀既不光彩也并非是最好的选择。

第二十章
总督的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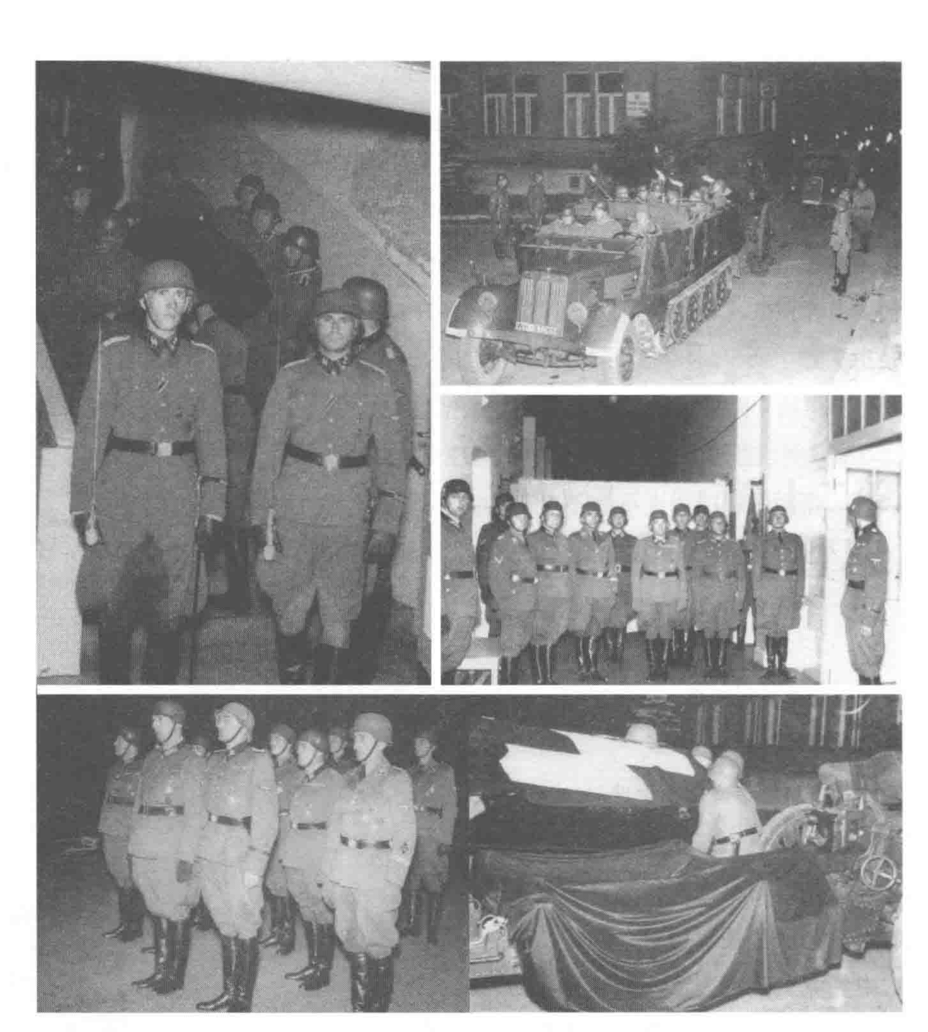
即使一切都变得不忠，
我们也将保持忠诚，
为的是我们的忠诚永存于世，
你们的前方也许会有一面旗帜。

这些语句出自一首早期的党卫队歌谣，它一直被履行着，即使是在死亡中。党卫队失去了一名领导人物，他们决定利用海德里希的葬礼来展示自己是如何送别一名忠诚的公仆的。党卫队领袖起初悲痛异常，他明白自己不仅失去了一名可靠的下属，更是失去了一个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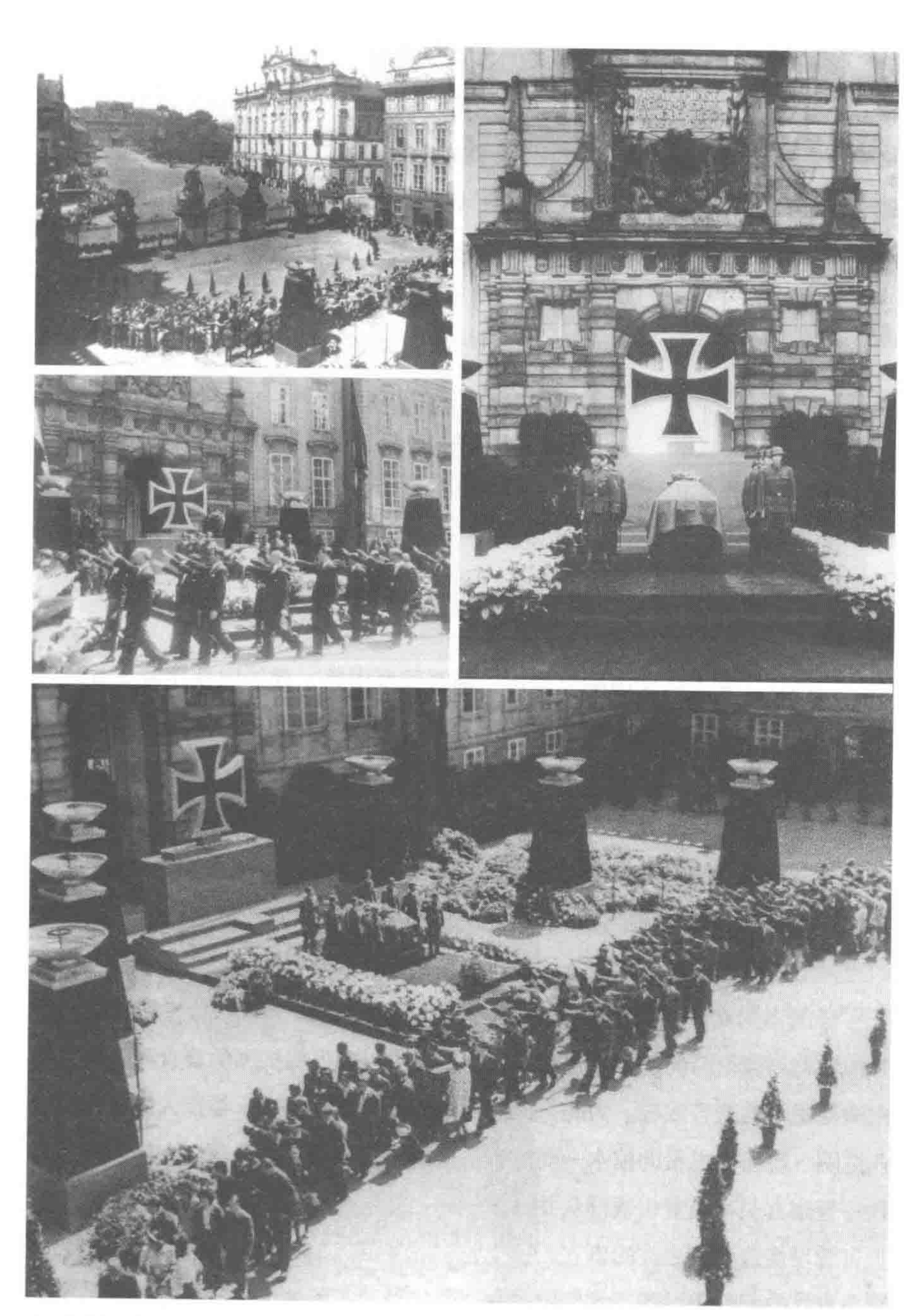
◎ 位于赫拉德欣城堡中的海德里希的棺椁，起初仪仗队是由一些低级的党卫队军官组成的。

海德里希的遗体一直被放在布罗瓦卡医院中看管，直到6月5日晚经由隆重的火把送葬仪式穿过布拉格运往赫拉德欣城堡。保护国中的党卫队、



◎ 正在将海德里希的遗体从布罗瓦卡医院搬至赫拉德欣城堡的党卫队员。

警察和国防军中的高官显要以及一些海德里希在帝国保安局中的亲信组成了一支仪仗队，一路护送炮架。任何市民都不得接近该路线。抵达城堡后，海德里希的棺椁被抬进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大厅”，并被放置在一个较低的基座上，遗体正上方挂着一面巨大的党卫队旗帜，党卫队和安全警察中的低级官员组成了仪仗队。



◎ 于6月7日在布拉格举行第一场告别仪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布拉格居民参加了这项仪式。

德国当局计划组织两次盛大的仪式来确保党卫队和全体国民向海德里希——他们最虔诚的公仆之一好好地道别。其中第一场仪式将于6月7日在布拉格举行，而第二场仪式，也就是国葬仪式，将于9日在柏林举行。尽管时间紧迫，但这两场仪式都要求进行大量的计划和准备。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部设置了一个特别的单位专门负责监理柏林的仪式。虽然准备工作将由安全警察和党卫队负责执行，但戈培尔将负责确保媒体对这个全国性事件的最大关注以及随后的宣传报道，而首先他们需要将海德里希的遗体转移到柏林。

短短两个月前，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斯塔莱克的葬礼曾在布拉格举行，他的葬礼简直就好像是海德里希葬礼的正式预演。作为海德里希最忠实的助手以及一名可靠的安全警察特工，海德里希给了他配得上他身份的葬礼仪式。死去的斯塔莱克的孩子站在赫拉德欣城堡的正门口，身边是母亲与海德里希，他们抬手行着纳粹礼。没有人会知道海德里希的两个儿子很快就会和他们做一样的事情。

6月6日，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陆军警察中将，保护国秩序警察首脑保罗·里格（Paul Riege）代表库尔特·达吕格签署了分配专门的秩序警察筹备布拉格葬礼的命令。特别指令共有6页，陈述了关于赫拉德欣城堡庭院中海德里希遗容的整理，葬礼服务以及将海德里希的遗体运往布拉格的火车总站。之后的命令由党卫队旅队长，武装党卫队少将卡尔·冯·图恩菲尔德（Karl von Treuenfeld）和其他对仪式某部分负责的下级军官下发。这些命令以简短的通知形式精确地显示了准备这样一项重大的活动所需要提前做的准备。

德国当局希望大量的群众向这位陨落了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致敬。于是他们将海德里希的遗体安置在城堡的庭院中以确保保护国的群众列队通过并向海德里希的遗容致敬。为此，他们将中间的门都关闭了，指挥人们从西门进入庭院，绕海德里希的棺木一周然后从西门出去。为了维持秩序和体面，一名秩序警察官员将负责引领群众并指挥下属们赶走那些只是来看热闹的人。除了负责管理街边巷道之类的事宜，捷克警察并未被起用。鲜花和花圈将由安全警察负责接收和带进城堡。这些鲜花和花圈在展示在庭院中之前要经过爆破设施的检查，因为预计将会有很多显要的客人出席这个纪念典礼，其中包括党卫队领袖本人。



◎ 告别仪式结束后，仪仗队将棺椁抬到炮架上。



◎ 灵柩由各界人士目送穿过布拉格的大街小巷。



◎ 走在队伍前面的是手捧海德里希所获勋章的两名仪仗队员。



◎ 当灵柩被放到炮架上以后，所有人向灵柩敬礼。

典礼期间演奏的音乐将由秩序警察乐队和武装党卫队中的音乐家们提供。在海德里希的棺材被搬上炮架，穿过两边排列着来自各种纳粹组织的人员的大街小巷之前，高官显要们都将进行发言。布拉格的道路两边的人员有来自国防军的，有来自党内的代表，有一般党卫队的，有保安处的，有国家社会主义摩托化团（NSKK）的，有国家社会主义航空军团（NSFK）的，有希特勒青年团（HJ）的，有帝国劳工阵线（RAD）的，还有来自帝国老兵联盟（Reichskriegerbund）和紧急救援组织（Technische Nothilfe）的。他们在17:30就将各就各位，然后一直站在原地直到海德里希的棺木被运达车站15分钟之后才能离开。棺木由炮架运着，他们被要求向旗帜敬礼，但不需要向嘉宾敬礼。只有官员被允许敬礼。

就像大家预料的那样，路线被妥善地制订。他们甚至还提及了关于查理斯桥后的右急转弯，大意是仪仗队必须集中在左边。如果当天恰好下雨，那么负责拉炮架的沉重的履带车将很难在下坡的时候停下，也将很难拐弯。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性，上面命令镇议会将所有的斜坡和转弯的土里都掺上沙。他们特别告诉了每个部队的出发顺序。秩序警察将负责车站广场的安全，但安全警察全权负责整个活动。任何突发事件都必须立即上报。

他们对于那些驾车而来的客人也做了安排，并为其在城堡中安排好了停车场。每一个被邀请的客人都有一张入场券。旁观者被允许进入城堡前的广场，但是为了仪式的体面，观众必须和仪式保持安全距离。所有沿线的观众都将控制在荣誉编队后面，每个分部领导都负责维持秩序。如果有观众面对海德里希的棺木没有脱帽致意，那么他一定会被逮捕起来并移交盖世太保。然而，他们并不强迫捷克人行纳粹礼。在队伍离开城堡前一个小时将清理道路。

秩序警察当天穿着军服，戴着钢盔，腰带上别着手枪，手上戴着灰白的手套。只有荣誉编队的官员被允许佩带短剑。海军将领们受命佩戴长手套。

那些被选出来抬棺椁的都是来自布拉格党卫队军事学院（SS-Wachbataillon）的党卫队四级小队长：

党卫队四级小队长	冯·瓦顿 von Waaden	第三连队
党卫队四级小队长	塞沃特 Siewert	第三连队
党卫队四级小队长	赫林 Hering	第三连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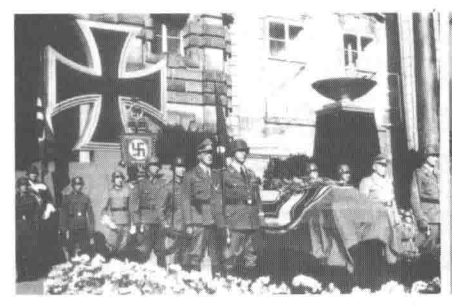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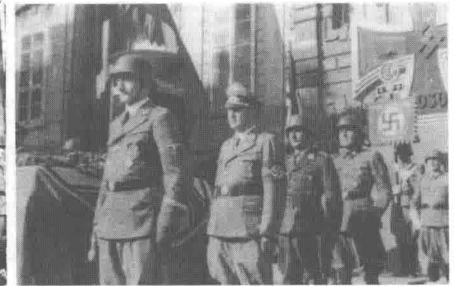
党卫队四级小队长	施密德 Schmid	第三连队
党卫队四级小队长	伯格斯 Bergs	第二连队
党卫队四级小队长	蒂尔斯 Diers	第二连队
党卫队四级小队长	马尔 Mahr	第一连队
党卫队四级小队长	克鲁格 Krug	第一连队
党卫队四级小队长	于特纳 Juttner	第一连队
党卫队四级小队长	弗里克 Fricke	第一连队

他们都听命于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汉斯·欧皮菲克尤斯（Hans Opificius）。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沃尔特·克鲁格（Walter Kruger）是所有参与仪式的部队的总指挥。

仪仗队官员要在开始前的30分钟去海德里希的公寓赫拉德欣的正殿报到。17:50的时候，负责搬运展示荣誉勋章的垫座的人也将进入正殿。党卫队区队长伯恩哈德·沃斯（Bernhard Voss）负责去海德里希的助手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赫尔曼·克鲁克霍恩那里取海德里希的奖章。沃斯还需从7号早上7点开始负责城堡的庭院，而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彼得则负责管理仪式的入场工作。两面“德意志”的荣誉旗以及一面警方的旗帜分别被两个官员护送着。为了17:50在院子里各就各位，他们都将于16:30去沃斯所在的正殿报到。

6月7日上午7:45，海德里希的遗体被转移到了赫拉德欣城堡的院子里。上午8点，大门向公众开放时，城堡的院子外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放眼望去，队伍弯弯曲曲地穿过城堡前的广场爬上了德国人口中的洛雷特巷到了切尔宁宫。灵柩台坐落在第一个院子里的马提亚大门（Matthias Gate）的前面，灵柩台的后面是一个大型的铁十字模型。灵柩台的两旁和前方有三个用黑布覆盖的桥塔，呈扇形往前散开。桥塔顶端装饰着碗状物。一队仪仗队为覆盖着旗帜的灵柩守灵。上万名群众，其中绝大多数是捷克人，排队进入了庭院，当他们经过代理总督的遗体时纷纷向其敬礼。

下午4:45，海德里希葬礼的仪仗队由帝国保安局的8名老下属接替，他们分别是塞克斯博士、胡贝尔、格什克博士、埃里希博士、舒伦堡、普洛兹（Plotz）博士、塞德勒（Scheidler）博士和克鲁克霍恩博士。庭院从下午5点起就不向公众开放了，城堡前面的广场上也竖起了壁垒。下午5:15，党

◎ 从这张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仪仗队已经换成由党政和党卫队的高级官员担任。

卫队中的高级领导官员接替了海德里希的老下属们，他们中有冯·埃贝尔斯坦因、希尔德布兰特、冯·沃伊尔施、洛伦兹、黑斯迈尔和博尔克莱曼（Berkelmann）。他们就位后，客人们也陆陆续续到达了。由3500多人组成的游行队伍的主力军下午5:40也陆陆续续地在广场上集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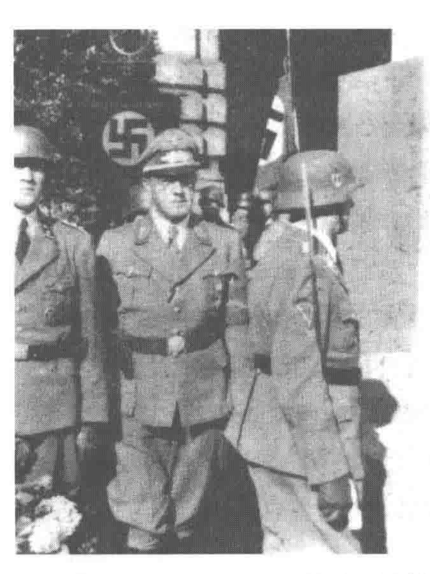
保护国总统埃米尔·哈查于下午5:48准时到场，他当时的心理活动我们也只能靠猜了。下午5:50的时候，主要的仪仗队成员已经在棺椁两边各就各位了。布鲁诺·斯特肯巴赫和阿图尔·奈比站在第一排，陆军中将冯·布朗德辛斯基（von Prondzynski）和空军少将布劳尤斯（Bulowius）站在第二排，站在第三排的是省长雨果·尤里（Hugo Jury）博士和阿道夫·谢尔（Adolf Scheel），站在第四排的是党卫队旅队长彼得·汉森（Peter Hansen）和党卫队旅队长威廉·比特里希（Wilhelm Bittrich）。"德意志"旗和警察旗也都就位了。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恩斯特·德意志（Ernst Deutsch）负责搬运两个展示海德里希奖章的衬垫中的一个。

下午5:50，海德里希的家庭成员到了。莉娜并没有到，即将临盆的她正承受着心理上的悲痛和生理上的不适，她的两个儿子代表她出席。同时出席的还有海德里希的母亲、兄弟、姐姐、叔叔婶婶，以及冯·奥斯滕先生、莉娜的表哥彼得·韦伯特。党卫队领袖希姆莱于下午5:59准时到场，他的到来标志着仪式的开始。随着秩序警察乐队奏起贝多芬忧郁的《A大调奏鸣曲》，仪式于6:00正式开始。

下午6:15，海德里希在保护国中的继任者达吕格起身致追悼词。在20分

钟的讲话中，他颂扬了海德里希的生平和业绩，抨击了行凶者的暴行，并代表国家向海德里希的家人表达了慰问。然后奏起了《党卫队的忠诚》（SS Treuelied）的音乐。为了纪念他失去的伙伴，希姆莱也简单地发表了几句讲话。他主要的演讲要留在两天之后在柏林给更激动的观众去听。讲话之后就是党卫队领袖、海德里希的两个儿子海德和克劳斯、达吕格、弗兰克、哈查以及帝国保安局和陆军空军的代表们献上鲜花和花圈的时间。其间鸣枪敬礼。国歌一直播放到晚6:55海德里希的棺椁被从灵柩台上搬到炮架上。主要的客人跟随棺椁来到了主门，并目送着棺椁被抬上炮架。海德里希的两个儿子尽职尽责地站在他们的监护人希姆莱两边，乐队正演奏着《颁奖进行曲》。希姆莱敬了国礼，他放下手臂就是乐队停止演奏的信号。

将要护送棺材穿过街道去往目的地火车站的大规模的送葬队伍，也都已经各就各位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护柩者们面对面地坐在拖曳炮架的机动车两边。晚7:05，收到信号的送葬队伍开始往陡坡下的城镇走去。达吕格、弗兰克、海因茨·海德里希和彼得跟随在炮架之后，党卫队的领导们则在五米之后跟随着他们。送葬的队伍沿着规定的路线缓慢地穿过布拉格的街道，直到



◎ 出席海德里希布拉格告别仪式的大区领袖胡戈·尤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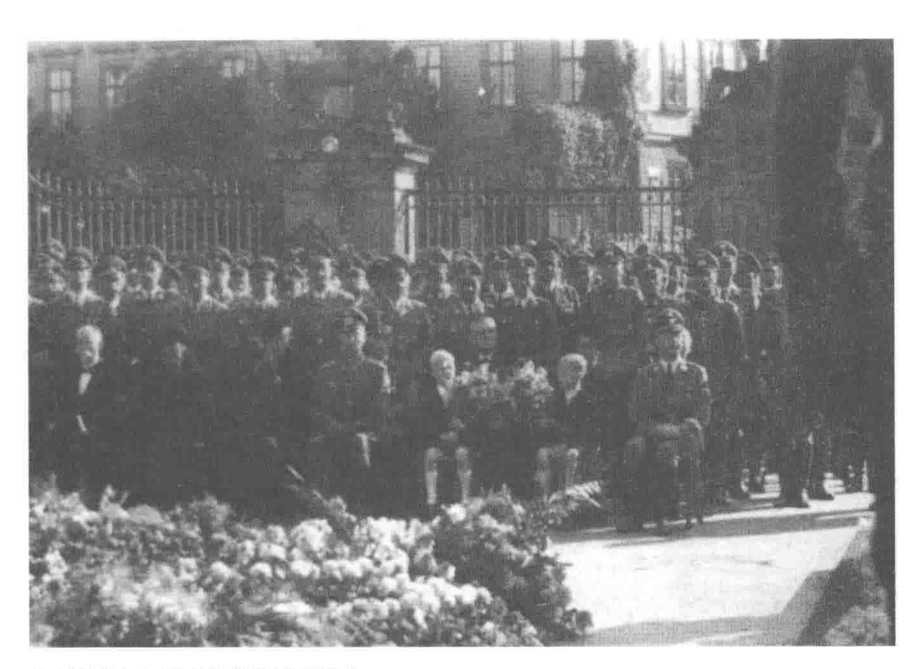
◎ 手捧海德里希生前所获勋章的SD军官。



◎ 希姆莱领着海德里希的两个儿子克劳斯和海德来向海德里希灵柩献花。



◎ 参加告别仪式的海德里希的家庭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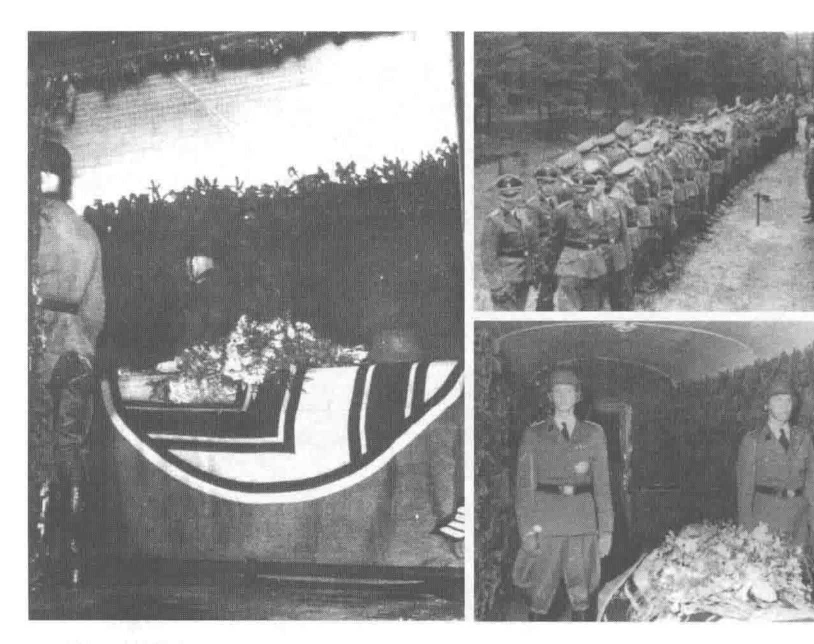


◎ 希姆莱出席了海德里希遗体告别仪式。

晚8:40抵达布拉格火车总站。在那里，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遗体被隆重地从炮架上转移到了专列的车厢中，踏上了回到柏林的最终旅程。晚8:50，伴随着《我有一个同志》（I Had a Comrade）这首歌，列车载着海德里希的棺椁驶出了布拉格。在旅途中党卫队官员两两轮班，一直守卫着棺材。沿线人们都向列车致敬，其他的火车接近送葬专列的时候都停下来以示敬意。

1942年6月7日的一份标题为《帝国教育与宣传部》（Reichsministerium fur Volksaufklarung und Propaganda Einsatzstab）的文件现在仍然存在，文件共有16页，通过它我们能洞悉为棺材抵达柏林所作的准备以及接下来所有的仪式。另一份相同日期的文件上面有冯·伯姆哈德（von Bomhard）的签名，该份文件也记录了秩序警察的准备工作。

6月8日正午，列车抵达了柏林的安哈尔特（Anhalter）火车站。在站台上迎接的有党卫队领袖达吕格、弗兰克，和多个党卫队副总指挥以及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还有柏林党区的副省长、柏林军事司令、警察局长和其他高管显要。棺材被用更加隆重的仪式抬上了炮架，后面跟随着长长的送葬队伍来到了威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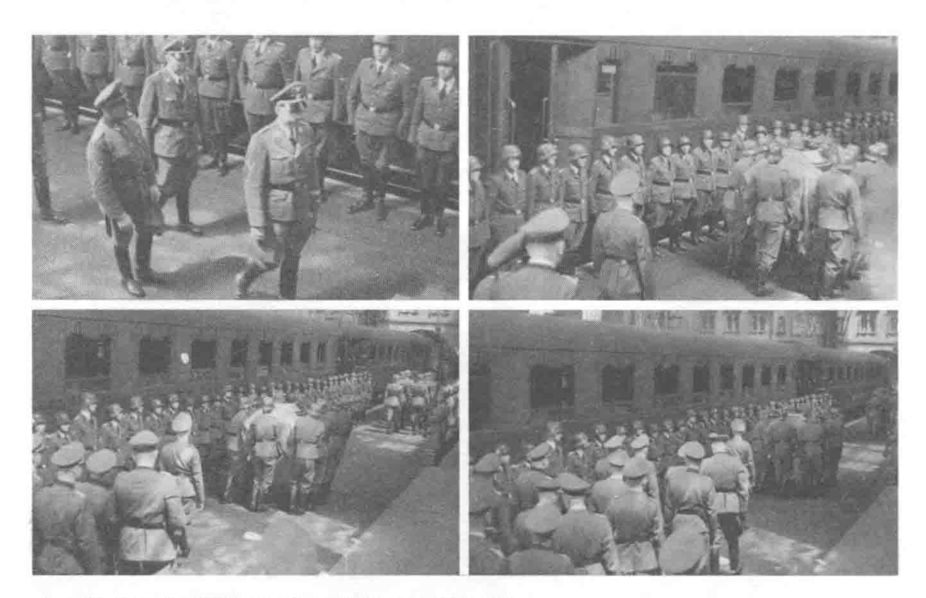
◎ 海德里希的棺椁被抬上火车运往柏林，在那里希特勒将为他举行隆重的国葬。



◎ 库尔特·达吕格在告别仪式上致悼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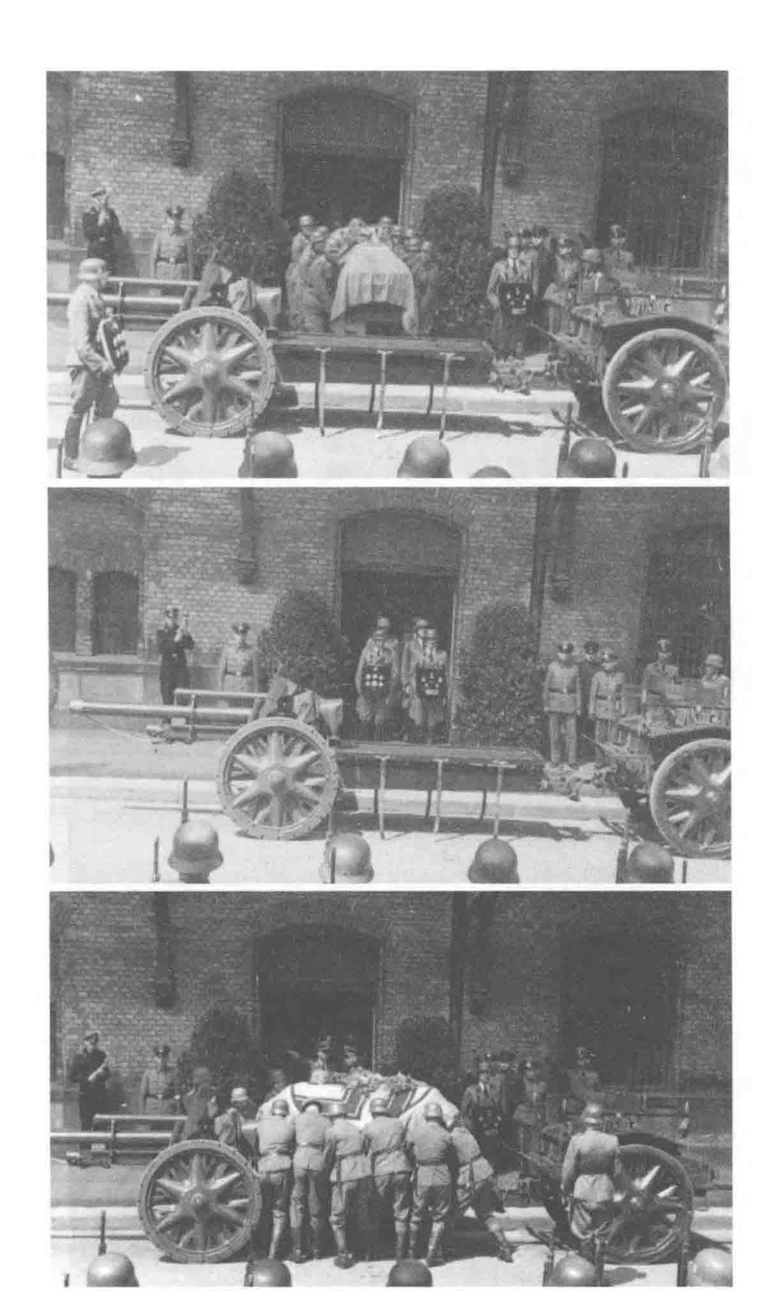

◎ 负责抬棺椁的布拉格党卫队学院的四级小队长们。他们正将海德里希的灵柩从火车上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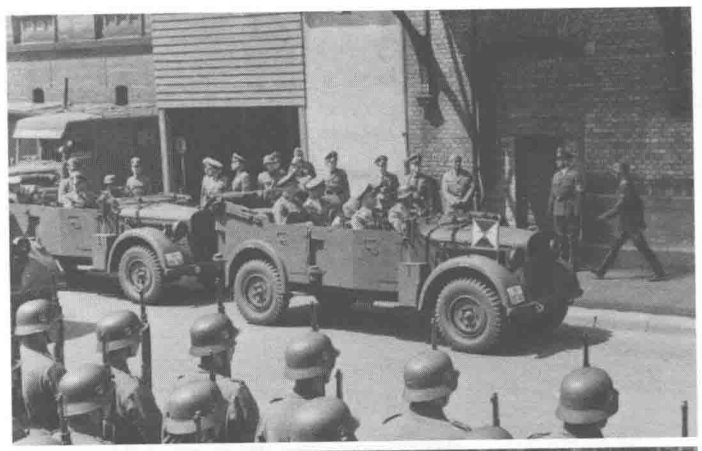
◎ 希姆莱与迎接灵柩的迪特里希一起护送灵柩走出火车站。

大街的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宫，而亲王宫门口60多名帝国保安局的官员站成三排等待着。当棺材被抬进亲王宫的时候，这些官员按照官职高低先后跟在希姆莱身后进入了亲王宫。

6月8日正午，列车抵达了柏林的安哈尔特火车站。在站台上迎接的有党卫队领袖，达吕格，弗兰克，和多个党卫队副总指挥以及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还有柏林党区的副省长，柏林军事司令，警察局长和其他高管显要。棺材被用更加隆重的仪式抬上了炮架，后面跟随着长长的送葬队伍来到了威廉大街的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宫，而亲王宫门口60多名帝国保安局的官员站成三排等待着。



◎ 从火车站出来后，灵柩被安放在炮架上，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站着一名装甲兵，应该是负责牵引炮架的人员。







◎ 护送灵柩由火车站运往亲王宫的队伍，我们可以看到希姆莱等党卫队高级官员乘车跟随在炮架后。





◎ 党卫队员正在将海德里希的灵柩抬进亲王宫。

当棺材被抬进亲王宫的时候，这些官员按照官职高低先后跟在希姆莱身后进入了亲王宫。

棺材被放到了会议室的灵柩台上以供瞻仰，SD提供了一队卫兵看守棺材。这天晚上的仪仗队由海德里希最亲近的同事组成。就这样海德里希的遗体带着他的许多胜利以及最近的一些灾祸回到了祖国。就在这栋华丽的建筑中，他的椅子静静地立在一间装饰精良的办公室里。谁将能取代海德里希坐上这个位子并相应地肩负起那巨大的责任呢?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42年6月9日星期二，柏林市里有一种期待的氛围。在新帝国总理府中的马赛克房间（Mosaic Room）已经展开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悼念仪式将在此举行。装饰完备的大厅中，座位被中间的过道分成了两部分。前排的专座是留给最重要的贵宾的，剩下的共计右半部分还有395个座位，而左半部分有228个座位。此外还有预留给国家乐队的70个座位。乐队指挥台照例在灵柩台的左边，紧挨着放置希特勒花圈的架子。灵柩台的两边放着燃烧着火种的大碗，前面将放置共计22面旗帜，其中包括武装党卫队三面，海陆空军各一面，一个警察部队旗以及三面警察方面的旗帜，剩下的都是党卫队旗帜。

只有得到特别邀请的人才可以进入马赛克房间。不仅进入大门的时候要出示邀请函，进入马赛克房间需要再次出示邀请函，同时出具带有照片的身份证件。负责控制出入的是德国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每位客人手上都有一份仪式流程表。

当天上午，15个最重要的花圈被安置在了灵柩台附近，其他34个则被放置在庭院中的台阶下。坚尼尔逊（Grieneisen）公司提供了两辆车将花圈运到墓地。帝国保安局则派遣了60名头戴钢盔的特工护送花圈。他们和100名来自党卫队的士兵中午的时候就到马赛克房间外报到了。这些人还将负责形成警戒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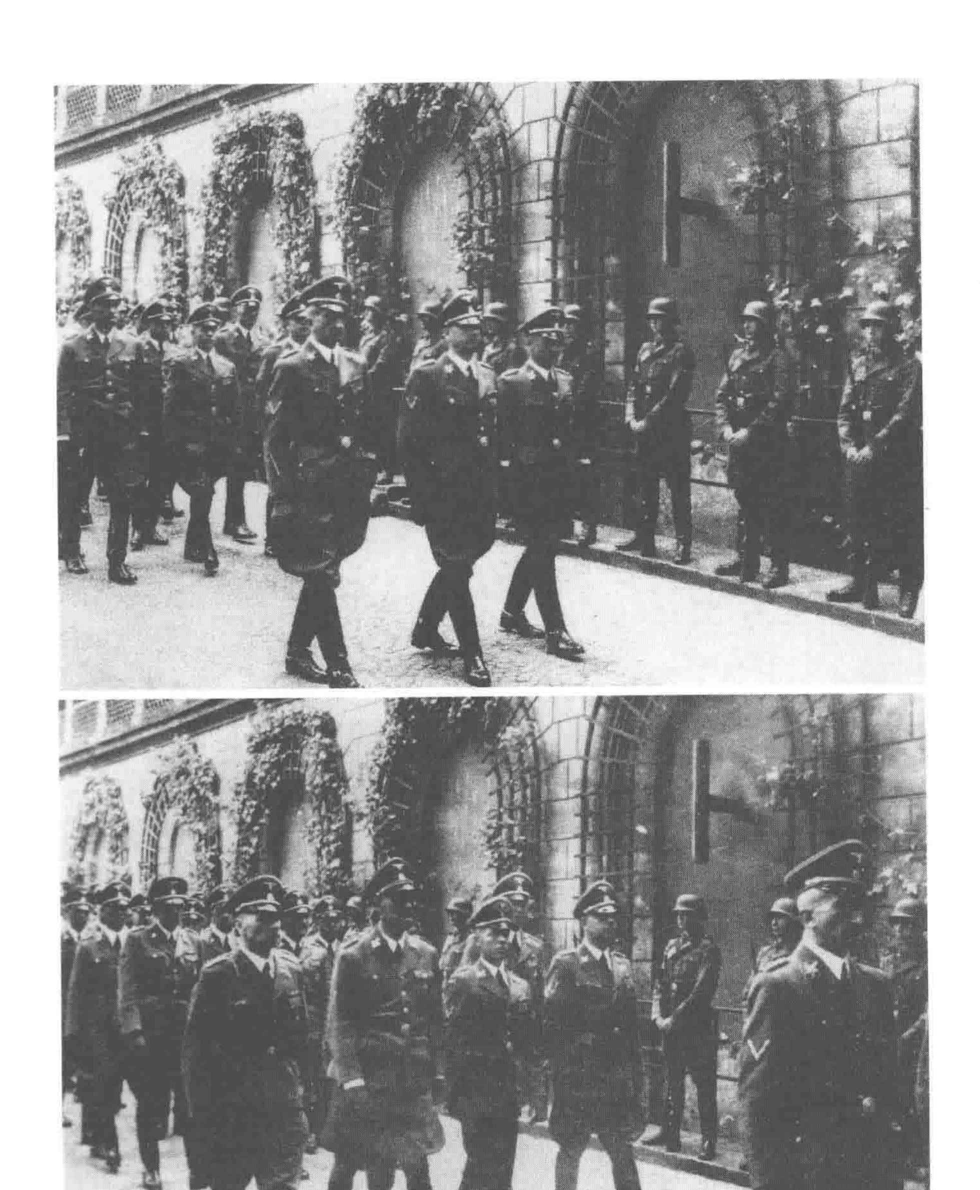
中午12:50，一组荣誉武装党卫队人员在威廉大街的亲王宫门前集合。五分钟后，荣誉护卫队和护柩者们在会议室的前厅集合。然后，在下午1:00海德里希的遗体最后一次被从他的总部运到了沿路而上仅有5分钟路程的新帝国总理府，来自德国党卫队领导阶层的30位HSSF已经在庭院入口的南侧列队准备好迎接了。他们站成三行跟随棺材进入了建筑，海德里希的遗体穿过前厅被运进了马赛克房间。

大厅长46.2米，宽19.2米，主要由红色大理石铸成，上面镶嵌着由赫尔曼·卡什帕（Hermann Kaspar）设计的双鹰图案。房间最西边是一个十级台阶，往上通往一扇高大的双扇门，穿过它可以进入圆形沙龙，接着是华丽的大理石画廊，通往希特勒办公室的入口。海德里希的遗体就放置在西边这扇门下方的灵柩台上。海德里希的遗体上方放置着一只库尔特·施密德·埃门（Kurt Schmid–Ehmen）设计的铜鹰，鹰爪上抓着一个围着花圈的“万”字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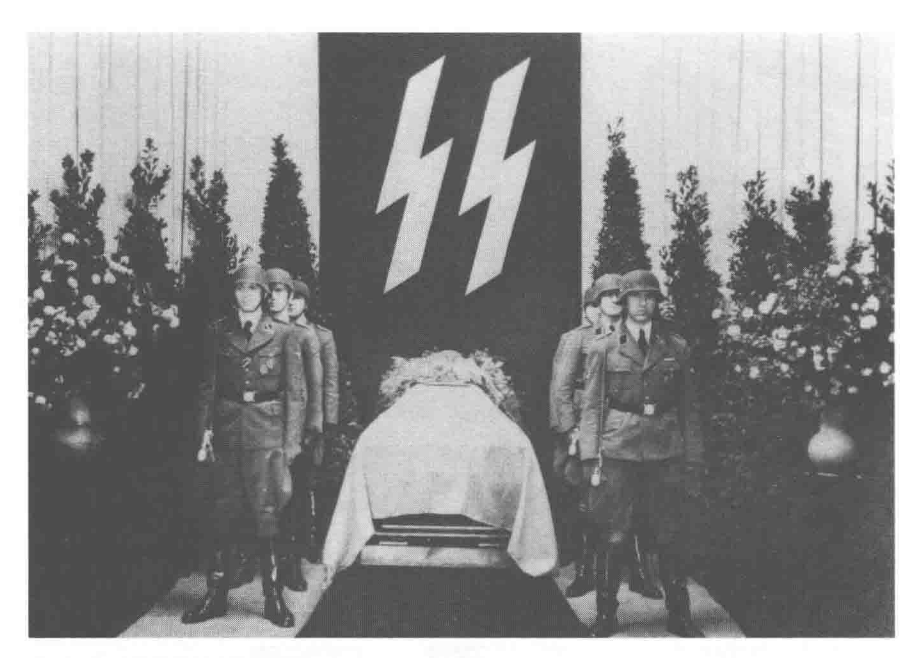
国葬仪仗队由两名安全部门官员、一名空军官员、一名海军官员、两名纳粹党高官和两名武装党卫队官员组成。开始的时候，就像布拉格的葬礼那样，也挑选了一名陆军官员，但在最后一刻将其换成了一名海军官员。

下午1:40，国家乐队抵达，他们花费了15到20分钟进行调音和测试麦克风。2:00，元首的花圈被放到了前厅外面，并且由两名警卫旗队（Leibstandarte–SS）军官看守。2:10，旗帜和奖章垫都放到了大厅中的指定位置。现在希特勒统治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国葬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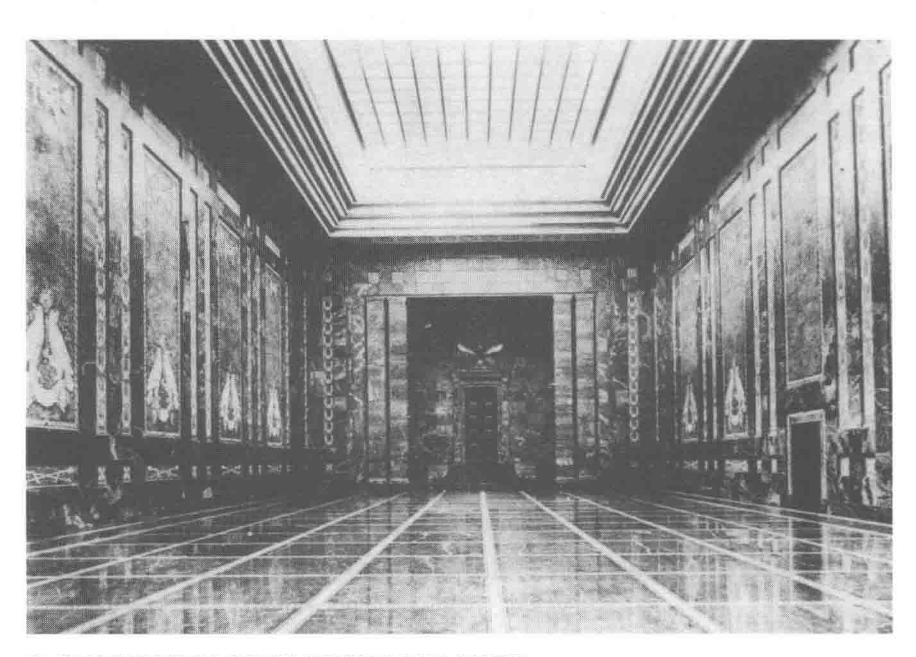
2:15，宾客开始入场。他们包括部长（Reichsminister）、国家领导（Reichsleiter）、国务秘书、国家代理官员（Reichsstatthalter）、省长、将军、上校、SA、SS官员、纳粹党官员和保护国政府成员。大厅中很快就挤满了人。下午2:50，两名元首卫队官员将元首的花圈带进了马赛克房间，放到了乐队指挥台右侧。5分钟后，党卫队旅队长，教授卡尔·格布哈特（Kar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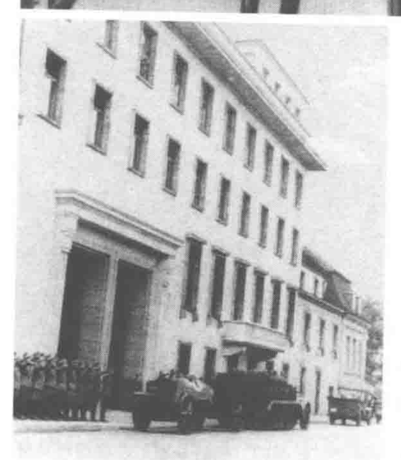
◎ 希姆莱等党政要员按照顺序跟随灵柩进入亲王宫。



◎ 亲王宫内的海德里希的仪仗队。



◎ 举行海德里希遗体告别仪式的帝国总理府马赛克房间原貌。



◎ 1942年6月9日下午1:00海德里希的灵柩被运到了新帝国总理府。

Gebhardt）带着克劳斯·海德里希和海德·海德里希与特雷克利夫人抵达会场，他负责照料这两个孩子。他将两个孩子领到了他们位于前排靠右边的座位。希特勒由希姆莱陪同着，于下午3:00准时到达。

国家乐队在黑格尔（Heger）教授的指挥下，演奏了理查德·瓦格纳创作的《诸神的黄昏》（Gotterdammerung）中忧伤的曲调。演奏持续了20分钟，随后希姆莱起身走上了指挥台，开始了他为时15分钟的致追悼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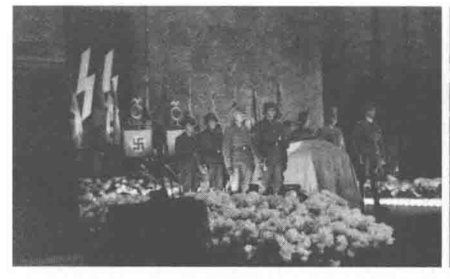
希姆莱这样开始了他的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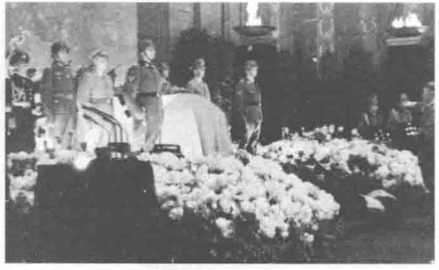
“我的元首!亲爱的同胞海德里希!前来吊唁的嘉宾们!随着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代理总督，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海德里希的殉职，纳粹活动又为我们国民的自由之战做出了牺牲……”

他接着讲述了海德里希生平以及他在党卫队、体育等方面的成就，还提到了他的飞行记录以及他在纳粹框架中的地位。

“我必须在公众面前重申海德里希的思想，劣等民族惧怕他，犹太人怨恨和中伤他，很多德国人也曾一度误解他。但他的每一步、每一次行动，都是作为一名纳粹党员和一名党卫队员执行的……。他的任务艰巨，他要负责构建和领导一个几乎专门与生活的丑恶面打交道的组织，与不可靠，与越轨，与不了解的人以及人类的恶意犯罪所带来的社会赘疣打交道……

“……作为国际刑警委员会的主席，基于自身所具有的突出的业务水平以及团队精神，他为全世界的治安做出了许多宝贵的贡献。他最首要的业绩就是，自1936年以来，德国的犯罪率稳步降低到了一个接近消亡的程度，抛开已经进行





◎ 由纳粹党、党卫队、空军、海军人员组成的海德里希国葬仪仗队员们，他们分别站在海德里希灵柩的两侧。

◎ 由元首卫队护送的希特勒献上的花圈。



◎ 海德里希的两个儿子被安排与希特勒、戈林一起，由左至右分别是达吕格、海德和克劳斯、海因茨・海德里希、戈林、希特勒。



◎ *冲锋队总参谋长卢策献上的花圈。*

到第三年的战争不谈，德国的犯罪率现在已经跌至历史最低点。每个人都可以放心地走上大街，不会担心遭到骚扰或抢劫，即使是在深夜也是一样。这与那些号称人道主义的民主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与海德里希所进行的数次谈话中，我了解到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被迫装作表面上冷酷而坚强，内心却饱受折磨。他进行了怎样的挣扎，他有时候会多么的痛苦。然而，他还是一直忠于党卫队的信念，这个信念要求我们下定决



◎ 希特勒与哈查总统握手致意。

心去行动，不吝惜其他民族的鲜血，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也不惜挥洒我们自己的热血……

“……对于安全服务和安全警察来说，他将永远是创造者和建立者，也许不会再有能与他比肩的人出现在我们大家面前了……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说：你，海德里希，是一名真正优秀的党卫队员!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必须要感谢你这些年对我们珍贵友谊的忠诚，这份友谊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死亡不能将其分离！”

说完最后一番话，希姆莱收好发言稿，向海德里希的棺材敬礼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现在轮到元首发言了。希特勒隆重地献上了自己的花圈，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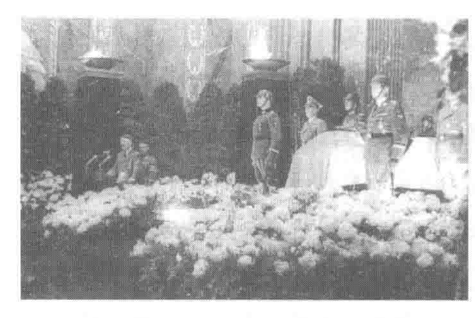
“对于逝者，我只有几句话要说。他是一名最好的纳粹党员，是德国理念的最有力的卫道者，是德国的敌人们最强劲的对手。他是为保卫德国的安全而牺牲的。作为党和国家的元首，我必须授予你，亲爱的海德里希同志，最高的荣誉——德意志勋章，你是自纳粹党统治德国以来除了托特，第二个

获此殊荣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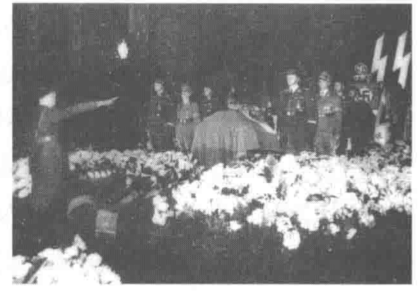
希特勒将追授海德里希的勋章别到了其中一个奖章衬垫上。他面向灵柩敬了个礼，接着转身走向希姆莱并与之握手，一路往下又与海因茨·海德里希握了手。当希特勒走近海德里希的两个儿子时，这两个小男孩向元首敬了纳粹礼。希特勒拍了拍克劳斯的脸颊，接着又捧起了海德的脸。可能是由于悲伤，希特勒再没有说一句话就转身离开了房间。

之后，伴随着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棺材被隆重地从灵柩台上搬下来运出了马赛克房间，克劳斯和海德紧随其后，但他们仅仅跟到前厅后就又被交付特雷克利夫人照看，并在格布哈特的护送下来到了早餐室。由斯特肯巴赫和沃尔夫等人组成的仪仗队护送棺材通过庭院进入威廉大街，然后将棺材抬上了炮架，进行它最后的旅程，目的地是沙恩霍斯特大街（Scharnhorststrasse）的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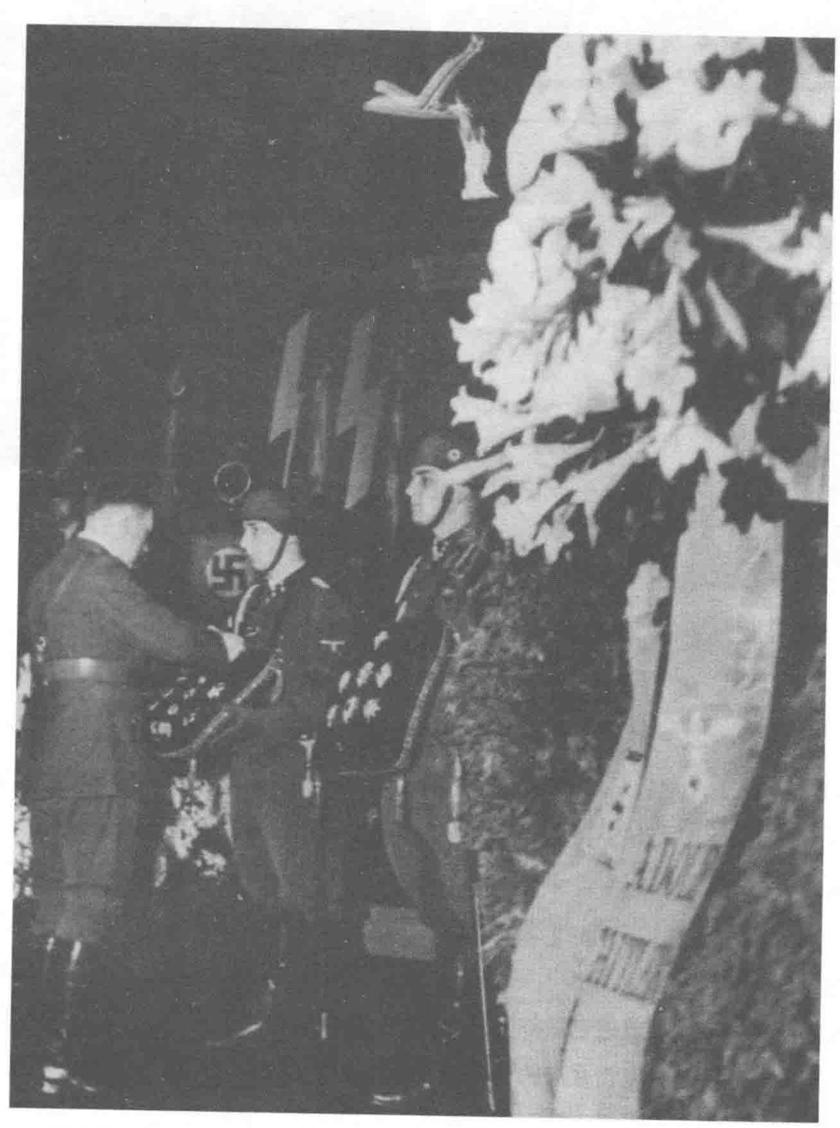
游行队伍的前列是指挥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沃尔特·克鲁格。他的身后是一队武装党卫队和各种旗帜，接着是三队武装党卫队员、一队陆军、一队海军、一队警察和高射炮人员，他们后面跟着一队空军，空军的后面是两排抬花圈的人员，再后面是抬奖章衬垫的，最后是运棺材的炮架。希姆莱步行跟在炮架后面，跟在其后的是海因茨·海德里希、威廉·弗里克、约瑟夫·迪特里希、库尔特·达吕格、陆军元帅米尔希（Milch），接着是高级党卫队官员、保护国政府成员、国防军上将和上校以及其他宾客，最后是后方部队普通党卫队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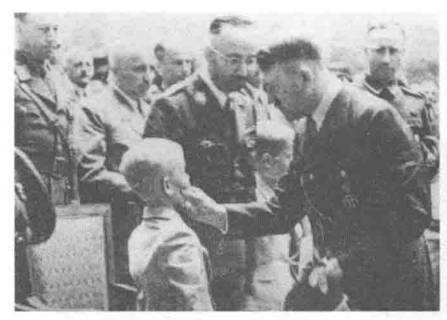
◎ 希特勒在海德里希的葬礼上发表演讲。



◎ 希特勒向海德里希灵柩敬礼。



◎ 希特勒将追授的德意志勋章放在海德里希的荣誉垫衬上。




◎ *希特勒慰问海德里希的两个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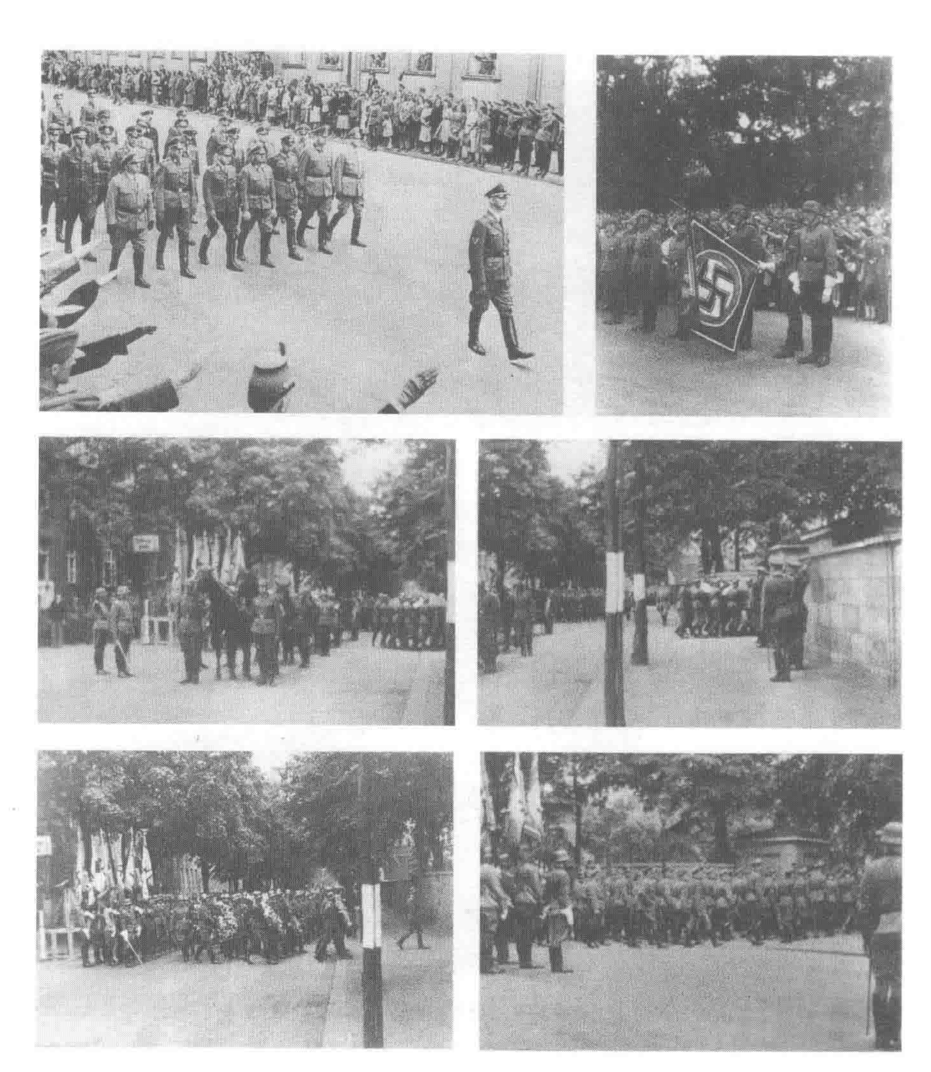

◎ *由总理府运往公墓的海德里希的灵柩。*

路线共长3千米，他们从北部的威廉大街出发，穿过菩提树大道（Unter den Linden），然后顺着路易森大街（Luisenstrasse）向北，左转进入埃恩瓦里顿（Invaliden）大街接着右转进入沙恩霍斯特大街，埃恩瓦里顿公墓就坐落在该大街的左边。

送葬队伍于下午4:30抵达目的地。警察的旗帜都被带到了坟墓边。在宾客的见证下，棺材被从炮架上搬进了墓地。希姆莱站在坟前看着“万”字旗覆盖的棺材慢慢地被放进它最终的栖身之处。仪仗队分别站在坟墓两边。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迪特里希在海德里希的坟墓边发表了讲话，向海德里希致以最后的敬意。之后响起了党卫队音乐《我有一个同志》。警察向着坟墓上方连发三枪，标志着仪式的结束。所有的高级党卫队和警察官员两两依次来到墓前敬礼作最后告别。最后所有的宾客都离开后，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棺椁被他为之献身的祖国泥土覆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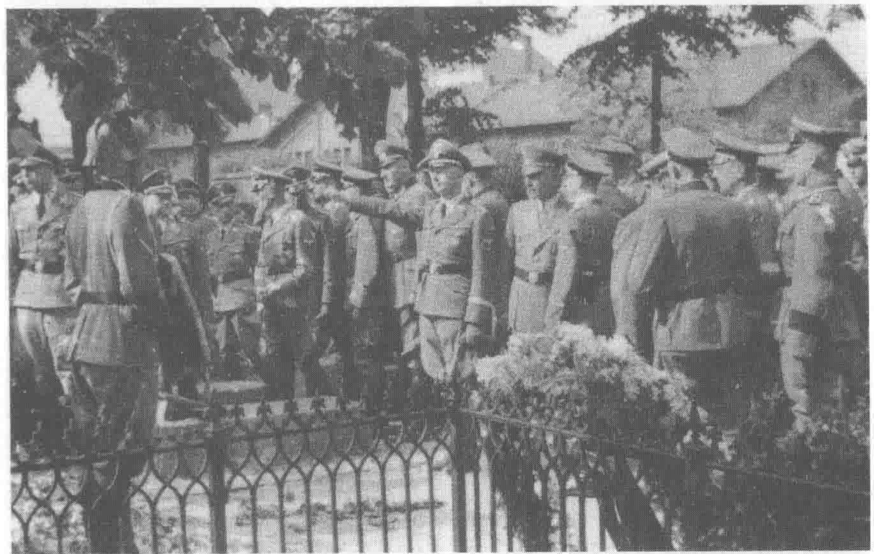
◎ 海德里希的荣誉衬垫，上面布满了海德里希获得的勋章。左侧衬垫上是德国勋章奖章，右侧衬垫上是获得的外国勋章



◎ 一组当天游行队伍前往墓地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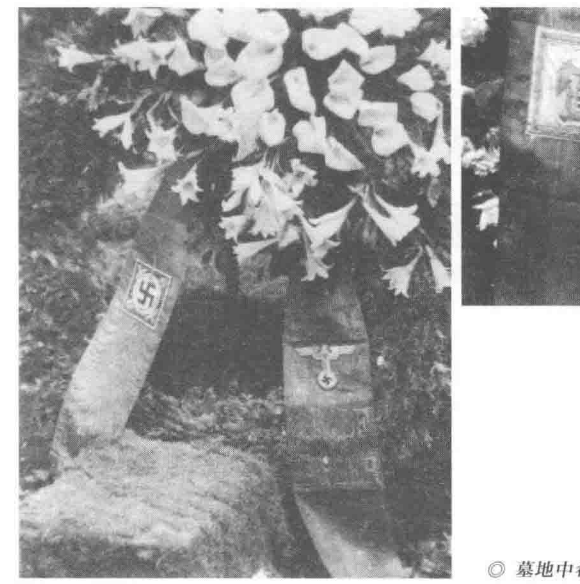


◎ 一组葬礼现场的照片。



◎ 一组葬礼现场的照片。

◎ 一组葬礼现场的照片。





◎ 墓地中希特勒献上的花圈。



◎ 被下葬到墓穴中的海德里希的灵柩。

第二十一章
余波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必然给人类历史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然而，他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很难相信，一个德国安全系统的领袖，竟然会在自己的保护国中被两名身手拙劣的刺客所刺杀。海德里希的葬礼后不久，在6月15日这天，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党卫队本部首脑戈特洛布·伯格尔（Gottlob Berger）在写给希姆莱的信里提到了关于他近期和海德里希的一次谈话。据他说，海德里希曾在某晚穿着便服来拜访过他，心情显得很轻松。他们讨论了很多话题，戈特洛布一一向希姆莱提及了这些话题。其中一项就是纳粹党高级官员的人身安全问题，也谈到了他们易受袭击的问题。海德里希对这个问题表现得严肃而镇定，但从没想到自己将会是第一个受害者。

在这次非正式会见中，伯格尔借机提到了一些其他的要点与海德里希进行讨论。海德里希对他支持自己成为德国体育领袖的事情表示了感谢。他还谈及了德国邮政部长要求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使用德国公务员进行电话监听的事。但是这件事遭到了海德里希的反对，海德里希认为这会影响到捷克人民的权益，并且肯定会给他带来问题。

伯格尔还提到了失宠于海德里希的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指出瑙约克斯的胃接受了一次大手术，并且他过去的工作表现也还不错。海德里希明确表

示同意帮助瑙约克斯的家庭，而且对于伯格尔将他先前的“万事通”纳入自己的六部这件事也没有提出异议。但另一方面，海德里希对伯格尔帮助另一个之前曾得罪自己的人感到很不高兴。海因茨·约斯特之前曾与SD其他的部门首脑产生过个人冲突，因此被海德里希驱逐了。在约斯特离开SD后，伯格尔将约斯特引进了他的技术管理局（SS Hauptamt），也曾建议海德里希重新启用约斯特。海德里希最后提到了库尔特·冯·古特伯格（Curt von Gottberg）在保护国中的提早离职，不仅是党卫队的巨大损失，也是全体德国人民的损失。海德里希是这样描述他的：“……通常很残忍，但是在用很直接的方式为国家利益做贡献……”并且海德里希还预测到：“如果他继续在任，那么很多公务员就要发愁了，但一旦他离职，问题就会出现。”伯格尔最后提到，海德里希曾想就这件事亲自找RFSS谈谈。

1942年6月10日，德国刑警总部召开了一场会议，会议上讨论了暗杀事件。希姆莱命令募集一组新兵专门对抗暗杀团体，令他们渗透进这些组织并破坏他们的计划。舒伦堡制订了相关文件并将其下发给帝国保安局各部门首脑、盖世太保、刑警、SD以及别动B队和D队成员，还有布鲁塞尔和哥本哈根的治安警察与安全部门领袖（CSSD）代表们。“奥托”（Otto）是分配给该行动的代码。但是这次行动的最终成果可能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元首遭到攻击，通常都被很好地记录了。但遭到攻击的党卫队高级成员们却从未受到类似的关注。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总督府中的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袖（HSSPF）克鲁格也曾遭到谋杀，该事件与谋杀海德里希的事件如出一辙。两名刺客在路边等待克鲁格，然后引爆了装置，但是没能击中目标。只有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荷兰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袖汉斯·阿尔宾·劳特在1945年3月挨了刺客的子弹，而此次事件纯粹出于差错。作为报复，党卫队旅队长艾伯哈特·舒恩加斯下令屠杀了263人。尽管劳特在袭击后幸存了下来，但在1949年还是遭到处决。舒恩加斯于1946年因其他战争犯罪指控被英方处死。

除了希特勒在其葬礼上赋予的至高荣誉，海德里希于身后还被授予了金质战伤奖章、一级佩剑战功十字勋章。他还是最后一个被授予纳粹党血章的人，他符合了血章的第三个条件：在党内工作中身负重伤或因公殉职者。奉元首之命，海德里希的名字被加到了纳粹党烈士的荣誉名单上。就这样，海德里



◎ 汉斯-阿尔宾·劳特（Hanns-Albin Rauter）。



◎ 佩戴“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荣誉袖标的武装党卫军第六“北方”山地师的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

Reinhard Heydrich

◎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荣誉袖标。

希与霍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及1923年“啤酒馆暴动”中死亡的人员一样成了烈士。武装党卫队第六步兵旗队是党卫军“北方”山地师的组成部分，在海德里希去世的那天被授予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荣誉头衔，后来他们获允佩戴荣誉袖标。1942年9月21日，莉娜参加了一个仪式，在仪式上帝国劳工阵线（Reichsarbeitsdienst）Unit I /385也都一致佩戴着“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荣誉名称。10月18日，为了纪念海德里希，布拉格的德国主管当局再次将沃纳芙斯卡河边的一段路的名称由“莫道兰德”改成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1942年7月3日，在保护国境内掀起了向德国证明忠诚的浪潮，超过200000捷

克人民挤入了温塞斯拉斯广场试图展示他们的忠诚。他们边唱国歌边敬纳粹礼。很多捷克人通过选修德语课程以及订阅德语期刊和报纸来展示自己的忠诚。

在海德里希死后的数月间，希姆莱一直在讨论为自己已逝的同志海德里希的坟墓建立一个怎样的永久标志。为此，希姆莱、莉娜、沃尔夫、鲍曼与海德里希一家熟识的汉堡园林设计师康尼格（Konig）、威廉·克赖斯（Wilhelm Kreis）博士多次齐聚一堂共同进行讨论。莉娜对此事非常热衷，虽然她偶尔对漫长的审议过程感到沮丧。

数周之内，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从费马恩岛的沙滩上运一块巨大花岗岩卵石来做纪念碑的主料。即使这不是希姆莱自己的提案，他至少也是支持的。1942年8月3日，CSSD的A助手写道，康尼格对墓地的设计得到了海德里希夫人的首肯。下一步将派人对墓地的土壤充分施压后开始放置纪念碑主料。康尼格先是在柏林待了8天，准备好了一切可能需要的东西。为了帮克赖斯取照片，他也去了费马恩岛。助手负责协调克赖斯、康尼格与莉娜之间的一切事物。他们咨询了基尔的一些公司，最后决定启用基尔的水资源（Wasserbauamt）公司去海滩上搬运石头。

接下来出现的问题就是花岗岩是否与埃尔瓦里顿公墓的环境相协调。克赖斯教授在写给希姆莱的信里称他已与海德里希夫人谈过在费曼沙滩上竖立卵石纪念碑的事宜，他认为将纪念碑放在费马恩岛比放在埃尔瓦里顿公墓更合适。克赖斯告诉希姆莱公墓里最气派的纪念碑当属由申克尔（Schinkel）设计的沙恩霍斯特纪念碑，并强调海德里希的纪念碑的规格应与之比肩。他提交了一个草图，草图上是卵石的两边放着两只由阿诺·布雷克（Arno Breker）设计的鹰。阿诺·布雷克因曾设计过新德国大使馆中的一些雕塑而出名。他提议，稍晚等到希姆莱授意的时候再将该纪念碑放进士兵大厅。计划设计将超越公墓里的除先前曾提到过的沙恩霍斯特纪念碑之外的所有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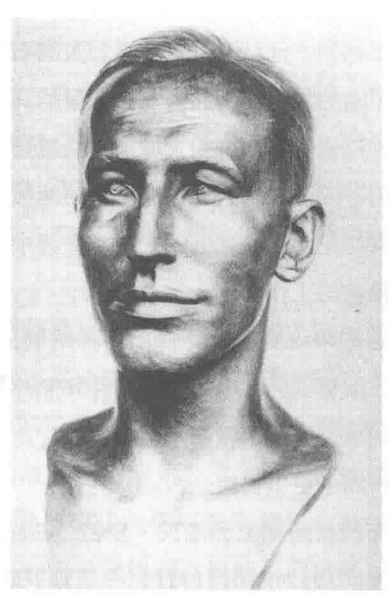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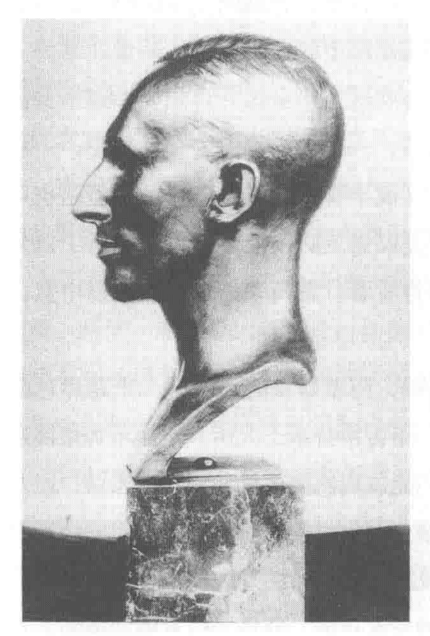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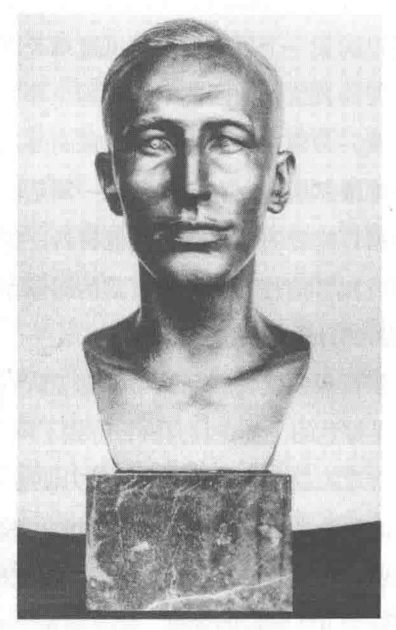
1943年1月，艺术家，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威廉·彼得森（Wilhelm Petersen）教授受希姆莱之命去保护国拜访越来越生气的莉娜，然后去费马恩岛看了看。彼得森在1943年7月日报告说已经设法安抚好了海德里希夫人，并且他提交的临时解决方案也已经得到了莉娜的首肯。他提议建造一个石头纪念碑，周围铺上高低不平的小路，并且在墓地周围围上半人高的篱笆，这样就能

与公墓的古典风格相协调了。他还计划在纪念碑的顶部放上一个石杯，里面种上垂吊植物。他暗示莉娜花岗岩大圆石的方案不太合适，因为如果执行的话，海德里希的坟墓将会显得与公墓里的其他坟墓格格不入，他甚至还非常感性地提出花岗岩卵石被挪来大城市也会感到不开心。他的意思是将花岗岩卵石留在原地的沙滩上，永久地在海德里希的故乡纪念他。有趣的是，莉娜之前为了在士兵大厅纪念自己死去的丈夫，曾请求彼得森向希特勒申请开始雕刻海德里希的石棺盖的工作。

这些审议到底最终得出何种结果，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了。迄今为止，二战后期的几个月中的文件和照片里，没有显示任何关于布置海德里希坟墓的信息。可能是希姆莱渐渐地对讨论变得厌倦了，随着战争的推进，他的脑子里挤满了更重要的东西。

布拉格雕刻家弗朗茨·罗特（Franz Rotter）被委任制作一个海德里希的半身像。1942年10月14日，一名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在写给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鲁道夫·勃兰特的信中附上了罗特所制作的半身像成品照片。他在信中说，已经收到了不少来自安全警察的订单，并询问党卫队领袖是否有兴趣也购买一个。他指出他见过用死人面部模型做成的原作，质量非常好。勃兰特23日给他的回复中称希姆莱非常喜欢这个半身像并且想要知道半身像的材质。希姆莱计划买两尊雕像的复制品，一尊放在德国安全总部中，一尊放在维维尔斯堡。克鲁克霍恩一周后回复说半身像的材质是青铜，但是也可以根据订购者的偏好改用其他材料。他提议党卫队领袖可以在他随后于11月11日或12日前往赛劳特兹打猎的时候亲自看看。希姆莱显然对雕像很中意，于11月25日预定了两尊。

罗特很快就将成品交给了党卫队领袖，应希姆莱的要求，一个是黑色的一个是棕色的，都在12月11日寄到了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他让希姆莱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并且提到他尽力使雕塑能展现出海德里希年轻、亲切，以及非凡的领导品格。罗特没有多少机会去亲自面见生前的海德里希，因此他需要依靠照片来协助工作。如果他的作品能反映海德里希的外貌及个性，并且成品能得到党卫队领袖的青睐，那么他将感到非常自豪。他将一份青铜面模和半身像于12月17日寄往了希姆莱的行营，直到1943年3月希姆莱才通过他的一名助

◎ 弗朗茨·罗特制作的海德里希胸像。



◎ 达吕格正在进行一次演讲，我们可以看到他身后有一尊海德里希的雕像。

手回复，称棕色应该再深一些。他留下了青铜面模并将其陈列在他的行营办公室里。

随着丈夫死去，现在正怀有身孕的莉娜和她的女儿以及两个儿子面临着决定去哪居住的问题。是该听从丈夫死前的提议“为孩子想想……回到费曼去吧”而回到费曼，还是应该继续留在波西米亚？她在这里度过了许多幸福的时光，他们在这里第一次一家人一起生活。经过考虑莉娜决定留下来。她在房子周围的停车场开辟了一块果园和一块菜地，并出售收获的果实。她先前的种植经验现在产生了收益。在7月22日晚，她产下了她的第二个女儿，并为其取名马尔特（Marte）。但他们又该往何处去呢，毕竟这所房子是属于国家的。希特勒于1943年4月20日下令该栋房子及土地应该归海德里希的遗孀及其后人，但是行政程序比较复杂，因此莉娜选择继续做一个租借者，寄希望于战后能变成这栋房子的合法主人。

莉娜也仍然在接待访客，其中包括希姆莱，有一次还接待了建筑学家古斯塔夫·拉尔。古斯塔夫和莉娜说他刚从波兰回来，而波兰现在正在执行“莱因哈德”行动，该行动旨在将波兰人以及其他外国犹太人驱逐到特雷布林卡（波兰东部一村庄）、贝尔赛克（Belzec）和索比堡（Sobibor）等地的集中营去，这个过程被冠以莉娜已逝的丈夫海德里希之名。温妮费德·瓦格纳（Winifred Wagner）也来过这里，莉娜和她成了一生的朋友，多年以后，莉娜在费曼的新家举行芬兰艺术展的时候还邀请了她。

在海德里希去世一周年纪念日这天，在当年的暗杀现场举行了纪念仪式。卡尔·赫尔曼·弗兰克在路边竖立的海德里希半身像前敬献了花圈。这个青铜色的雕像在弗朗茨·罗特教授制造后又被进行了改良。一队党卫队警卫一直看守着纪念碑，所有经过的人都要脱下帽子以示敬意。出席纪念仪式的还有伊丽莎白·海德里希、海德里希的两个儿子、他的兄弟海因茨和他的姐姐玛利亚。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海德里希在布拉格的纪念碑被捷克人拆除了，但其中一个有远见的捷克人将海德里希的半身像拿了回去，后来将其卖掉了，因此该雕像现在正在私人收藏家手中并保留了下来。

为了纪念海德里希葬礼一周年，还发行了一套印有海德里希遗容的纪念邮票。该邮票产于1943年5月8日到1943年6月6日之间。6月4日在赫拉德琴举



◎ 在海德里希的一场纪念仪式上，达吕格携莉娜进入会场。



◎ 正在陪同莉娜的海德里希的好友与同事埃贝尔斯坦因和希尔德布兰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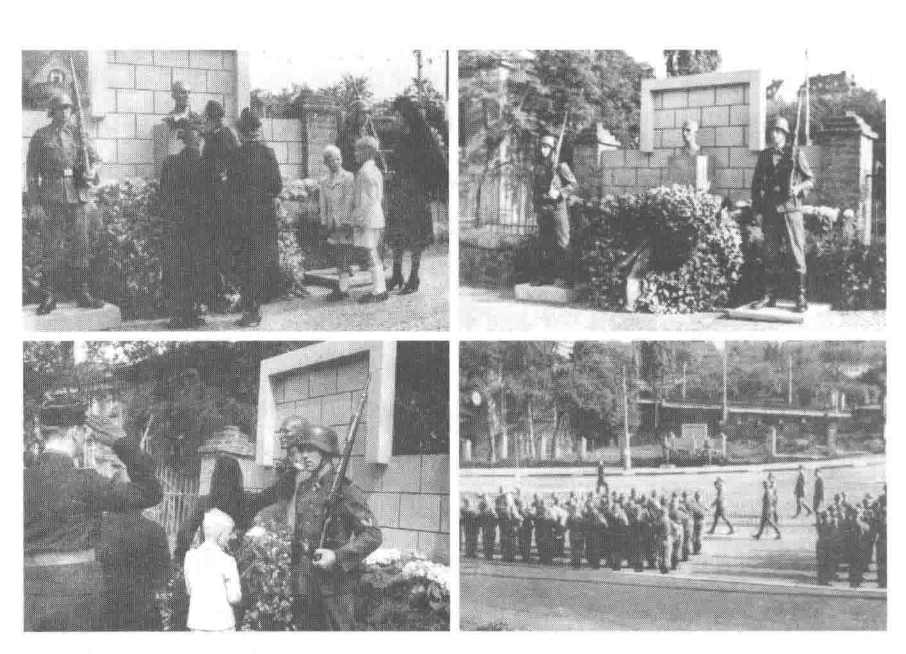
行的纪念仪式的参与者都获得了连号的特制邮票。编号1号的邮票由希特勒保留，编号2号的邮票则留给了莉娜·海德里希。卡尔·赫尔曼·弗兰克还为希姆莱预留了一枚特制邮票，可能是编号3号的邮票，装在一个丝质的文件夹里。1943年7月24日，弗兰克在给希姆莱的信中写道："尽管特制邮票数量并不少，但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不到两天时间就销售一空。大家对于特制邮票尤其是出版物所展现的兴趣，将会把对海德里希的纪念扩散到远离党卫队的地区和一些海外国家。"

1943年初，希姆莱决定让帝国中央保安局出版一本纪念册来纪念其已逝的领导。该书共有三种规格。质量最好的版本采用精良的手工纸印制，其次则使用质量好的铜版纸制造，最次使用标准的印刷纸。成品的封面是软皮的，但是也制作了两千到三千册硬壳书。这批硬壳书应当就是质量最好的版本，用于特殊分配。这些书最终毁于一场盟军空袭。现在已知存世的仅有用于一般分配的第三种规格的书，当时发行了超过十万本。书的黑色封面上印着书名《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书名下面印着两道党卫队的闪电。书中包含海德里希亲笔文件的照片及摘录，另有希姆莱为他所作的葬礼悼词，以及鲍曼和达吕格对海德里希的评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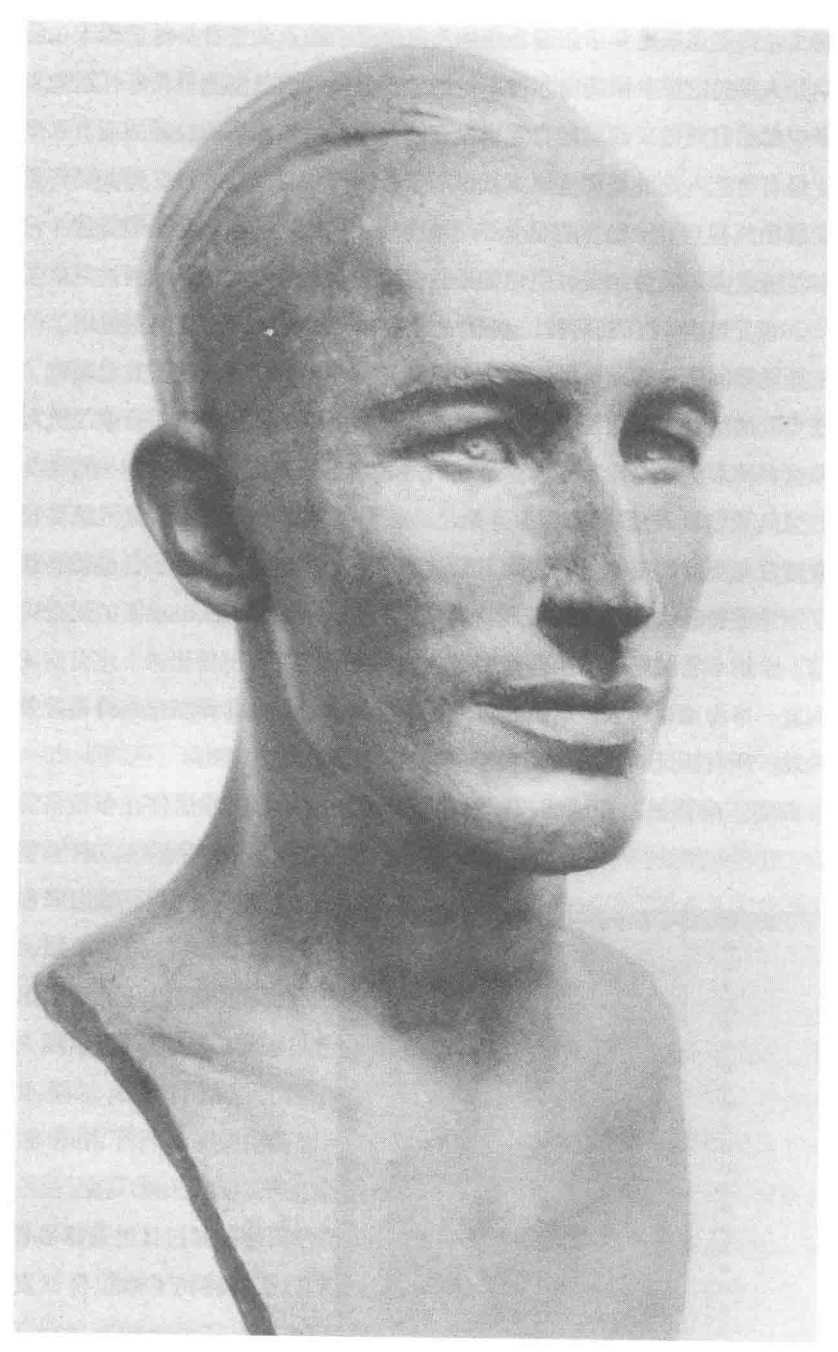
现在希姆莱必须要面对安全首脑的替补问题了，他甚至询问莉娜，海德里希生前是否有提过某个人有能力取代他。党和国家的机密可以放心地交给谁呢？在海德里希死后，希姆莱接管了海德里希私人保险箱中的全部文件。在找到合适的替代者之前，希姆莱暂时亲自管理帝国保安总局，而直到次年1月，



◎ 纪念仪式上，里希哈德·希尔德布兰特携海德里希的两个儿子克劳斯和海德进入会场。



◎ 一组海德里希去世一周年纪念仪式的照片。



◎ 1990年展出的原纪念碑上的海德里希雕像。

希姆莱才提名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为海德里希的永久替补。他选择卡尔滕布伦纳让人稍感吃惊，因为卡尔滕布伦纳并不像他的前任海德里希那样在党卫队圈子中那么有威信，而且他肯定也没有能与海德里希比肩的过硬的业务水平。原本最有可能入选的是那些原本就供职于帝国保安总局的才俊，例如斯特肯巴赫、穆勒，甚至舒伦堡，而安全部门外比较热门的候选人则会是理查德·希尔德布兰特或卡尔·沃尔夫，但他们最后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被忽略了。

20世纪30年代在威斯特法利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北部一地区）的维维尔斯堡期间，希姆莱买了一个古老的三角城堡，并将其改造成自己新的“黑色密令”的精神中心，使其转变为党卫队圣殿。新的室内设计符合党卫队对建筑和家具的观念。希姆莱将海德里希的一名老下属齐格弗里德·陶伯特作为城堡的卫队长安插在SD中。战争开始之前，希姆莱常常带着一些党卫队高官显要来城堡参观，其中就包括海德里希。莉娜有一次也加入了他们，他们一起进行了短途旅行，去参观了埃克斯特恩斯坦因和赫尔曼（Hermann）的纪念碑。据信，希姆莱将城堡中的一间客房命名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室，房间里陈列着一尊海德里希去世后由罗特雕刻的半身像。1945年该城堡部分被毁并遭到洗劫，所有能证明该房间切实存在过的证据都已遗失。

莉娜·海德里希和她的孩子们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仍然居住在布拉格。丈夫去世后不久，莉娜就带着孩子们去了他们家在斯托尔绍夫的狩猎小屋，在那里莉娜展开了对未来的深思。她把斯托尔绍夫给了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并出售了柏林的房子，赚了1600马克。



◎ 海德里希纪念邮票。

12月7日，莉娜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布拉格，发现家里多了一些来自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人区的犹太

工人。莉娜坚持她事先对此并不知情，而且她尽量给予犹太工人适当的待遇。不久之后，尽管不太情愿，她还接收了一批来自弗洛森堡集中营的耶和华·维特奈斯（Jehovas Witness）的俘虏。出于这两点，莉娜后来被战后的捷克当局缺席审判为战犯。

希姆莱和卡尔·赫尔曼·弗兰克仍然关注着莉娜家，这可以被看作是残存的交情。希姆莱曾费了很大力气去为莉娜找一个特别的瓷器，因为他知道莉娜的品位很特别。而党卫队领袖希姆莱也曾一度指责莉娜掺和与她不相干的事务。莉娜曾去丹麦拜访维尔纳·贝斯特博士，后者早些时候曾是海德里希的助手，但后来成了海德里希的对手。莉娜还打算进一步冒险去挪威和法国。1943年8月7日，希姆莱写信给莉娜反对她在战时到处乱走，并且还不动声色地指出莉娜的房产所有权问题还没有最终敲定。他非常直白地告诉莉娜，说她先前与海德里希一起度过的政治生活早已结束，而她现在应该多留在家里照看孩子。然而，那年10月，希姆莱却接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莉娜的长子克劳斯·海德里希骑着自行车走出家门后被一辆拉着当地足球队的卡车撞倒了，重伤致死。莉娜将克劳斯的遗体埋葬在了自家的院子里。

1944年7月，莉娜愤怒地抱怨她现在唯一的儿子，9岁的海德每天下午7:30都穿着希特勒少年团的制服在布拉格的街道上漫游，无人问津。她搞不懂为什么，连希姆莱都认为他家仍然需要保证配置24小时党卫队保安，当地的希特勒少年团领导却让海德自己到处走。似乎有天晚上，已故的斯塔莱克的小儿子晚上直到11:15才回家。鉴于此事，莉娜决定让海德离开希特勒青年团，直到战争结束，她还要求党卫队领袖作为海德的监护人支持她的行为，希姆莱最终也同意了。

到了1945年1月，海德里希一家显然是不得不离开了。莉娜与希姆莱通了好几次信。1月9日，她去信感谢希姆莱对她小叔海因茨之死的慰问，并且向希姆莱说明了海因茨的遗孀是如何在波兹南的党卫队旅队长舒尔茨的帮助下待在维尔斯琴的。她还向希姆莱报告说市长受命对海德里希之弟的死保持缄默。这显示希姆莱担心已故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胞弟的自杀被太多人知道。莉娜还提到了“她的”俘虏们，并提到她计划放了他们。她允许俘虏们穿便服，也允许他们接待亲戚的拜访，但莉娜指出他们绝大部分的亲戚也都是集中营里的俘虏！希姆莱在1月22日回复了莉娜，他先是表扬了莉娜的计划，接着要求莉

娜保持向他报告自己一家人的近况。到了1月27日，莉娜问希姆莱如果被迫离开，她该怎么做。她的弟妹现在为了躲避正在日渐逼近的红军的抓捕，已经从维尔斯琴逃难到了柏林。

1945年3月，莉娜见了希姆莱最后一面。这天，希姆莱毫无预警地出现在莉娜的门前，要求在她家洗个热水澡，并让莉娜为他做了一顿早餐。莉娜后来说，当她向希姆莱言明现在的形势而希姆莱却没有给她一个明确的答复时，她就已经意识到大势已去，自己应该另做打算了。巴恩·冯·里恩霍夫（Baron von Ringhoffer）提供给莉娜一辆货车和一辆拖车，就这样，莉娜把她的家人及财产运回了柏林。莱因哈德的母亲之前和莉娜住在一起，现在被送到了萨克森州去投奔自己的女儿玛利亚。莉娜最终于1945年4月中旬离开了布拉格的房产，向西往巴伐利亚去了。战争结束后，莉娜在罗塔-埃根（Rottach-Egern）听到了关于特格尔恩湖（Tegernsee）的事，那时她正与卡尔·沃尔夫的发妻弗里达·沃尔夫（Frieda Wolff）在一起，莉娜知道自己已故的丈夫被认定为战犯了

莉娜早些时候将两个年龄稍长的孩子托付给北方的同胞照料，她自己冒险带着最小的女儿马尔特回到了费曼。抵达费曼后，莉娜发现自己另外两个孩子已经被安全地送回了父母家。莉娜对自己已经回到费曼的事实未做任何隐瞒，向德国当局以自己真实的名字登记。她经受了漫长的去纳粹化过程，最终于1953年得以搬回自己的家。她的家之前先是住了一批难民，后来还被英国的地方官占用了一段时间。

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卡尔·赫尔曼·弗兰克被美军抓获并移交给捷克人民进行审判。他最终被判定犯有战争罪并于1946年5月22日在潘克拉克监狱被当众处以绞刑。库尔特·达吕格由于健康状况实在太差，于1943年8月被下一任保护国总督取而代之了。他在战争结束时也遭遇了与弗兰克相同的命运，于1946年10月被处以极刑，那时的他已经病得几乎都站不起来了。

埃米尔·哈查仍然是他的德国主人们的傀儡，他甚至在1945年4月的时候还给希特勒送上了生日祝贺。他也同样被逮捕了，但是由于他的健康状况实在太差，因此避免了上绞刑台，自然死在了狱中。伊曼纽尔·莫拉维茨自杀身亡，就像康拉德·亨莱因那样。爱德华·贝奈斯胜利地回到了布拉格，但他的兴奋是短暂的，他最大的噩梦是他于1948年再次被一个忠于莫斯科的行政机构

取代了。

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不莱梅沃尔德被英军抓获，1945年5月23日在吕内堡（Luneburg）服毒自杀身亡。关于希姆莱死亡的英国官方档案不向公众开放，这一点很可能在未来数年内都不会改变。这导致人们推测希姆莱的死亡有可能另有隐情，而事实的真相就要留给我们的后人去发现了，如果那时英国已经将文件公开了的话。

海因里希·穆勒在1945年神秘地消失了。一些人认为他去了瑞士，一直活到了1973年。还有人认为他住在美国，并与美国的情报机构进行了某种交易。但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在希特勒德国的最后时刻，穆勒在英国被杀害了。

阿图尔·奈比卷入了1944年7月20日冯·施陶芬贝格（von Stauffenberg）的刺杀希特勒事件，他一直东躲西藏直到次年1月才被抓获。被捕后，他被送到了一个集中营，在战争结束前夕遭到了处决。

威廉·卡纳里斯上校，海德里希在海军时的好友，遭遇了和奈比相同的命运。他也是在冯·施陶芬贝格事件的调查中被咬出来的。他被监禁在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的盖世太保牢房里。党卫队旗队长瓦尔特负责调查卡纳里斯在该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1945年2月3日，盖世太保总部在一场空袭中遭到了毁坏，于是卡纳里斯被转移到了弗洛森堡集中营，他于2月7日晚抵达该集中营。瓦尔特发现很难找到卡纳里斯犯罪的证据，直到1945年3月末或4月初，布勒（Buhle）上将在卡纳里斯在佐森（Zossen）的保险箱里发现了能够证明其罪状的文件。布勒将这些文件递交给了党卫队旅队长汉斯·拉登胡伯（Hans Rattenhuber），后者转而又将其移交给了卡尔滕布伦纳，4月5日将其上呈给了希特勒。对卡纳里斯来说，这个不合时宜的发现意味着他这只狡猾的老狐狸已经穷途末路了。最后资料被发到了瓦尔特手上以确保这个老上将无法逃脱刑罚。一场在弗洛森堡集中营中匆忙召开的法庭审判找到了证明卡纳里斯有罪的压倒性证据，判决其死刑。4月9日早些时候，这个谍报局的前首脑给他旁边囚室的狱友留了一张字条。他辛酸的最终遗言如下：“最后一次刑讯折断了我的鼻子。我气数已尽。我不是叛徒。我作为德国人履行了我应尽的职责。如果你活了下来，请代我向我的妻子问好。”大约那天早上6点，时年58岁的卡纳里斯上将赤身裸体地吊死在了监狱的院子里。

瓦尔特·舒伦堡在海德里希死后先是逢迎希姆莱，后来又转而讨好美军。他曾作为证人出现在国际军事法庭上。而他本人直到1948年1月才因为威廉大街的案件站上了被告席。他只是被判了监禁，并且于1951年6月因为健康原因被释放了。他最终于1952年3月31日死于都灵。

阿道夫·艾希曼逃到了阿根廷，并住在那里直到被摩萨德特工绑架。最终他在以色列受审，并于1962年5月31日被处以绞刑。

维尔纳·贝斯特在丹麦被捕，他从1942年起一直担任丹麦的国家专员。他被判处死刑，但最终活了下来并于1951年出狱。1989年6月死于德国。

奥托·奥伦多夫在1948年4月审判的别动队案件中被判定有罪，成了兰茨贝格监狱里穿着“红夹克”等待处决的人之一。1951年6月7++日，奥伦多夫和包括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奥斯瓦德·波尔（Oswald Pohl），三个别动队成员保罗·布洛贝尔（Paul Blobel）、维尔纳·布劳内（Werner Braune）、埃里希·瑙曼在内的其余6人被处决。这是西方盟军所执行的最后的处决。

到了1960年，当局认为可以正式宣布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战犯了。莉娜在小女儿马尔特的陪同下参加了听证会，然后她带着小女儿去看了柏林东部埃恩瓦里顿公墓里的海德里希的墓。“我想让马尔特知道自己的父亲在1942年之后的长眠之地。”



◎ 被英军俘虏后服毒自杀的希姆莱的尸体。



◎ 莉娜的家庭旅馆。

莉娜和马尔特将费曼的房子改造成了家庭旅馆，并将其经营得很成功，还于1965年将房子扩建了。莉娜后来嫁给了一个芬兰导演，冠夫姓曼尼宁（Manninen）继续生活，但她再一次地失去了丈夫。1969年2月18日，她的家庭旅馆被大火焚毁，似乎是由于旅馆内进行的焊接工作引起的。莱因哈德和莉娜·海德里希原本的房子全部被大火吞没了，只剩下一小部分新扩建的房子幸免于难。该旅馆后来被拆除了，新建的旅馆取而代之。后来莉娜搬到了托登多尔夫（Todendorf）村庄的一个新旅馆。莉娜作为轮渡上的餐饮部经理工作直到退休。她一直忠于和自己第一任丈夫的回忆，经常站出来替他说话，还写信给报纸纠正她认为有误导性的文章。莉娜最终于1985年无疾而终。



◎ 在经受去纳粹化的教育后，1953年莉娜才回到自己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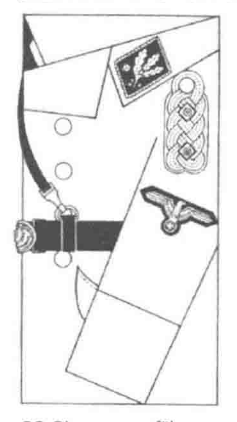


◎ 战后海德里希的小女儿马尔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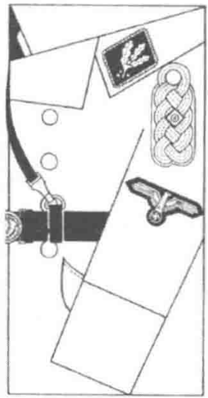


◎ 战后海德里希的大女儿希尔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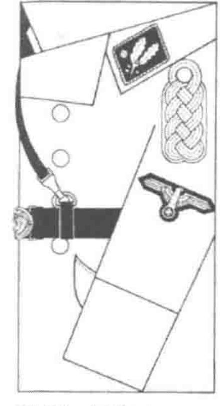
党卫队军衔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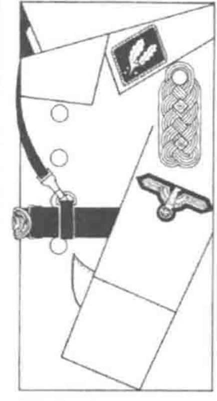
SS-Obergruppenführer
全国副总指挥/上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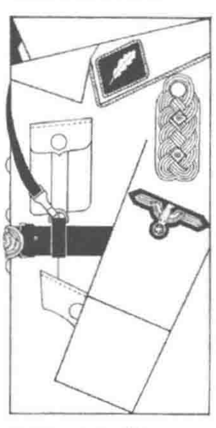
SS-Gruppenführer
地区总队长/中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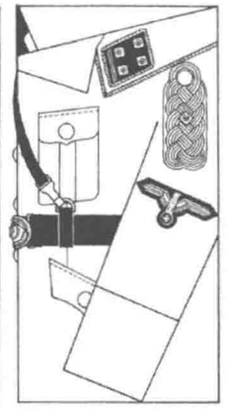
SS-Brigadeführer
党卫队旅队长/少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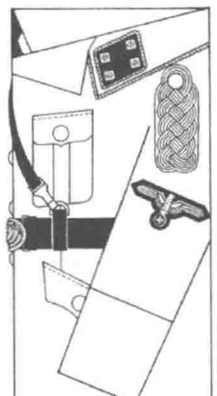
SS-Oberführer
党卫队区队长/准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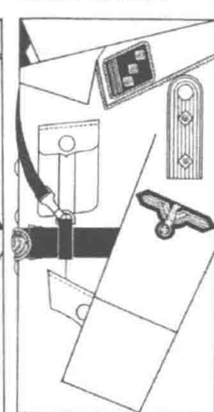
SS-Standartenführer
党卫队旗队长/上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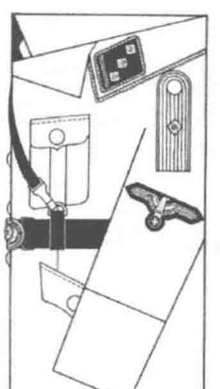
SS-Obersturmbannführer
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中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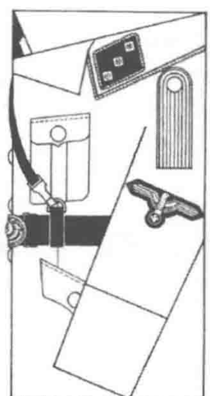
SS-Sturmbannführer
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少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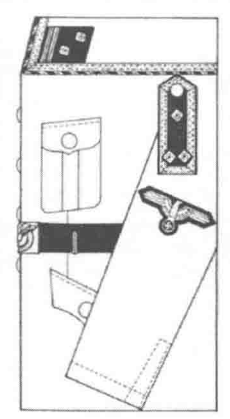
SS-Hauptsturmführer
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上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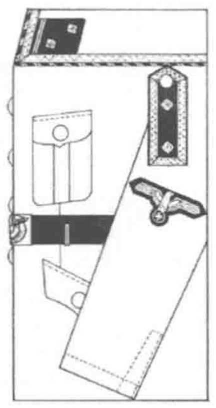
SS-Obersturmführer
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中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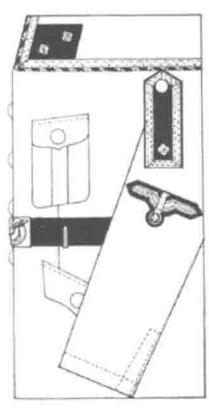
SS-Untersturmführer
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少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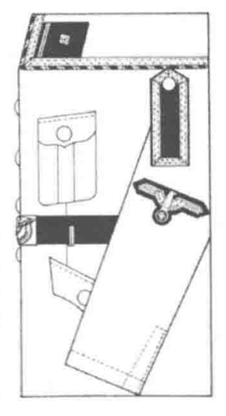
SS-Sturmscharführer
党卫队突击小队长/军士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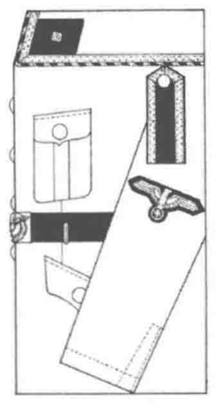
SS-Hauptscharführer
党卫队一级小队长/二级军士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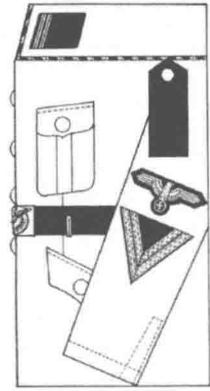
SS-Oberscharführer
党卫队二级小队长/上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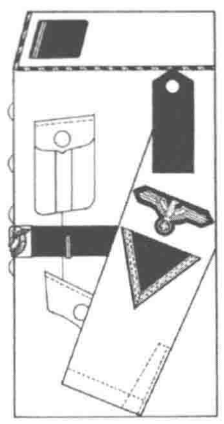
SS-Scharführer
党卫队三级小队长/中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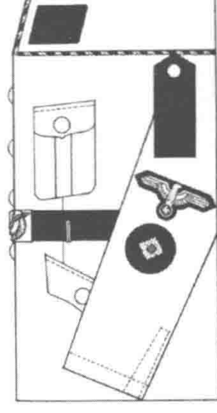
SS-UnterScharführer
党卫队四级小队长/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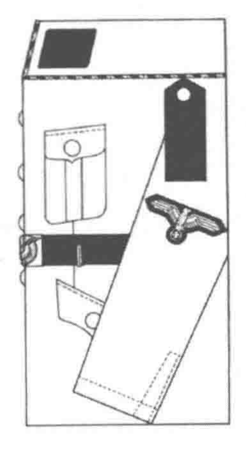
SS-Rottenführer
党卫队组长/代理下士



SS-Sturmmann
党卫队突击队员/上等兵



SS-Mann
党卫队队员/一等兵



SS-Anwarter
党卫队队员/列兵

参考文献

[1]Robet Gerwarth. HITLER’S HANGMAN The Life of Heydrich[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Max Williams. Reinhard Heydrich[M]. Ulric Publishing, 2002.

[3]Lina Heydrich, Heider Heydrich. Mein Leben mit Reinhard[M], 2012.

[4]Gunther Deschner. Reinhard Heydrich[M], 1977.

[5]Macdonald, Callum. The Killing of Reinhard Heydrich[M]. Perseus Books Group, 1998.

指文® 武器系列

《潜艇 100 年》
《轻兵器 100 年》（两卷）
《现代空中武力》
《苏俄驱逐舰全史》（两卷）
《日本驱逐舰全史》
《美国驱逐舰全史》（三卷）
《德国驱逐舰全史》
《英国驱逐舰全史》
《法国驱逐舰全史》
《英国战列舰全史》（三卷）
《世界近代巡洋舰发展史》
《战地先锋：二战德国半履带装甲车全史》
《特种武器：二战德国的隐秘航空技术》
《特种武器：冷战中的航空器》
《特种武器：二战苏联轰炸机》
《特种武器：苏联特种军用车辆拾遗》

指文® MOOK 系列

战争事典（系列丛书）
邮发代号：78-550

号角（系列丛书）
邮发代号：78-551

战场决胜者（系列丛书）
邮发代号：78-554

信史（系列丛书）
邮发代号：78-558

指文® 图史系列

《二战美国陆军单兵装备》
《二战德国陆军单兵装备》
《二战德国空军单兵装备》
《二战苏联陆军单兵装备》
《二战日本陆军单兵装备》
《二战法国陆军单兵装备》
《二战美国海军陆战队单兵装备》
《二战美国陆航队单兵装备》
《二战德国海军单兵装备》
《世界航空母舰全览》
《战争总动员：美国二战国内史》
《战地先锋：二战德国半履带装甲车全史》

指文图书®
ZVEN BOOKS

主创：刘晓 黄晓诗 张雪
视觉：王星 舒正序
营销：何单 牟燕红 胡小茜 陈晶 王婕

官方网站：www.zven.cn
天猫店：zwhxts.tmall.com
投稿信箱：zven@zven.cn



指文官方微信平台
请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搜索 ID：zvenbook 即可！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传　第三帝国代理人
作者=巴超，王玉莹著
页数=316
SS号=13933928
DX号=
出版日期=2016.01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